

【作 者】中共舟山县委宣传部，中共蚂蚁岛人民公社委员会编

【形态项】 285 : 21cm

【出版项】 农业出版社 , 1959

【ISBN号】 1252

【原书定价】 0.87

【参考文献格式】中共舟山县委宣传部，中共蚂蚁岛人民公社委员会编. 解放前后的蚂蚁岛 蚂蚁岛人民公社的历史. 农业出版社, 1959.

# 解放前后的螞蟻島

## ——螞蟻島人民公社的历史——

中共舟山县委宣传部  
中共螞蟻島人民公社委员会 合編

农业出版社

## 內容提要

這本書用記事的體裁、短文的形式分階段的敘述了祖国東海面上的一個小島——蠣蠻島從黑暗走向光明、從窮困逐步走向富裕的歷史事實。它體現了黨的總路線的偉大勝利，體現了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

全書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從三個方面追述了海島人民解放前的痛苦生活、與黑暗勢力的鬥爭以及對共產黨的嚮往；第二部分主要描寫的是海島解放後各項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第三部分敘述了島上漁民在發展生產中表現出來的沖天干勁和鑽勁以及協作精神，從而為海島生產的大躍進作出了出色的貢獻；第四部分描寫了人民公社化後海島上的新氣象和燦爛遠景。

## 解放前后的蠣蠻島

——蠣蠻島人民公社的歷史——

中共舟山县委宣傳部 合編  
中共蠣蠻島人民公社委員會

農業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什胡同 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 106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書

850×1168 毫米 1/32·9 印張·205,000 字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別

印數：1—8,000 定價：(7) 0.87 元

統一書號：4144·116 59·12·京製

## 序　　言

—螞蟻島人民公社屹立在祖國東海面的螞蟻島上，它在舟山漁區來說，是一個生產和各項工作一直跑在前面的公社。這本書着重向讀者介紹這裡的人民，聽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話，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由貧困變為富裕的發展過程。它將這裡的人民各個時期的鬥爭和生產飛躍發展以及生活迅速改善等等，用許多篇文學形式的短文表現出來，以生活本身證明：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党中央領導的正確、英明和偉大及漁民和黨的密切的血肉不可分離的關係；證明漁村走向公社化的必然性以及人民公社這一新的組織形式的强大生命力和無比巨大的優越性。

這本書是螞蟻島人民公社的歷史。這個公社可說是舟山漁區的縮影。幾年來，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舟山漁區過去“一窮二白”的面貌迅速地改變着，而螞蟻島只是在生產和工作比其他公社先走了一步。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舟山漁區的歷史。

“窮桃花、富六橫、討飯虾峙夾中央”，從前，舟山群島上流傳着這麼一句話。桃花、六橫、虾峙是螞蟻島附近的三個比較大的海島名稱，桃花窮，虾峙窮得討飯，除封建剝削和壓迫外，還因為是半漁區和純漁區。雖然，那時“富六橫”的勞動人民在地主剝削下，也是過着“糠菜半年糧”的困苦生活，不過，從這句話里也反映了解放前漁區比農區還要“窮得多、苦得多”的這個事實。螞蟻島是個純漁區，這裡漁民生活更痛苦。漁民受不了封建漁霸、漁行主和漁業資

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常常抛妻别子逃到外地谋生。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渔霸同样狠，哪里有出路呢！于是，渔民受尽了地主剥削后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家乡等待他们仍然是非常痛苦的生活。“毛节节当点心，花莽菜整枝香，草子根挖干净，白头娘（野草）无处寻，小囡卖给财头人，小娘（小女孩）卖给沈家门，”这是过去流传在蚂蚁岛上的一首民谣。它道出了蚂蚁岛渔民生活的痛苦和辛酸，真实地揭示出了在封建制度统治下渔民挖野菜充饥，卖儿女换粮的悲惨情景。

一九四九年祖国大陆解放后，处在黑暗中的蚂蚁岛人民见到了一线光明，他们日夜殷切盼望着解放军和共产党来解放自己。但是，盘踞在岛上的蒋匪军妄想垂死挣扎、负隅顽抗，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岛上生产停顿，渔民失业，处于饿死的边缘。蒋匪军溃逃时，劫走了岛上六十二名青壮年渔民，给岛上人民增加了更大的灾难。

解放后，岛上人民抑制住了对蒋匪军切骨之恨，拭干了眼泪，化悲愤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在遍地是断墙残壁、破船烂网……满目凄凉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家园。

九年来，这里的人民经过了土改、斗霸和渔改等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全民整风，迅速恢复了生产后，又循着党指出的方向立即走上了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一九五四年春，实行“四社合一、乡社合一”以来，生产和各项工作一直跑在舟山一般渔业社的前头。现在，这个小岛已经基本上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面貌，成为“公社财百万、社员有靠山”的富岛了。渔业生产与解放初期相比，产量翻了十五番。公社每年纯收入平均每户社员超过了千元，社员的收入和生活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地的富裕渔民。

这个岛上的人民，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

成績，不是由于自然条件特別优越，基础特別好；而是因为这里原来比其它地区更穷更苦，所以，他們要求改变貧困落后面貌更为迫切，决心更强，干勁更足。他們受尽了旧社会的苦，更知道新社会的甜。远在一九五三年互助組时，他們以为集体吃飯就是社会主义，于是，实行了糧食供給制形式的“大鍋飯”。虽然，这样做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是不很恰当的，但是，从中也可理解漁民一心响往社会主义和迫切要求改变历来为吃飯而耽忧的局面的願望。一九五三年秋，这个小島在原中共舟山地委的直接領導下，漁民的这种願望被引上了正确途徑。島上人民在一九五四年春就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創造性地实行了“四社合一、乡社合一”的組織形式，并且在以后隨着生产的迅速发展，这种組織形式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而成为乡社合一、一乡一社、工农（漁）商学兵相結合的基本上具有人民公社性質的一种新的組織形式，更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飞跃发展。不过，那时人們只知道这样做对生产发展有极大好处，大家管它叫“大生产合作社”。

毛主席指出人民公社好后，大家才知道，螞蟻島迅速地由穷变富，正是由于人民公社这种新的組織形式發揮了一般高級漁业生产社所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的結果。

螞蟻島人民公社是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和全国各地人民热情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螞蟻島的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庆节那天，島上人民欢呼螞蟻島人民公社正式成立。接着島上又傳頌着一个激动心弦的大喜訊——我們的領袖劉少奇同志来舟山视察工作时，接見了螞蟻島公社的党委書記和社长。这消息一傳开更大大鼓舞了螞蟻島公社全体社員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勁。他們为回答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把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島，建設成为祖国的海

上乐园和全国海島漁区的榜样！

螞蟻島公社成立后，就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取得了很大成績，这是島上人民在中央和省委正确領導下苦干、实干和巧干的結果。但是，由于公社成立不久，难免有一些缺点和急待改进的地方，希望全国各地人民不断地給予批評和帮助。螞蟻島公社的干部和社員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导：“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正在不断克服前进中的缺点，大踏步地前进着，信心百倍地为把祖國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貢献着力量。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螞蟻島公社的关怀，使县委感到有責任把螞蟻島公社的历史用文字形式記錄下来，向党中央和祖國人民汇报。于是，抽調了呂石均、胡肇成、賀斯福、方之果、陸岑松等同志具体負責編寫工作。在党委的直接領導下，广大社員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經過他們近四個月的努力和鑽研，这本小冊子終于与讀者見面了。但是，公社史編寫还是个新工作，尤其是對呂石均等同志來說，他們甚至对一般的文艺創作知識也懂得很少，由于受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因此，本書的缺点还很多，祈望熱心的讀者給以寶貴的批評和指教。

最后，我們对上海中國画院等单位的画家应野平、袁松年、黃子曠、华三川等同志为本書作了若干幅精采的插图表示深切的感謝。

中共舟山县委第一書記王裕民

1959年7月1日

# 目 录

序言	3
宝島的发现	9

## 第一部分 斗爭在黑暗的日子里

苦难的岁月(鬼年关、地獄、賣女、黎明前的黑暗)	21
斗争的日子(痛打鹽警、智打戒嚴船、大罷工)	42
响往着光明(抗日宣傳員給留下的、投新四軍、天亮前的斗争、斬斷魔爪)	59

## 第二部分 紅旗插上螞蟻島

螞蟻島復活了	93
漁民協會領導的斗争	103
訪問民兵指導員	113
向集体化迈开了第一步	121
斗倒漁霸，繼續前进	132
不能走那條路	145
粉碎反党小集團的猖狂进攻	151

## 第三部分 發展生产中的故事

向远洋进军	163
-------	-----

大协作.....	178
万众一心，战胜灾害.....	182
丁阿光捨身救漁船.....	188
第一批女輪机手.....	193
刻苦鑽研，发展淺海养殖业.....	203
鄒善清动脑筋.....	211
“多面手”姑娘.....	220
技术革命的尖兵.....	228

#### 第四部分 螺螢島的新阶段

海上业余中学.....	243
兒童乐园.....	248
春元伯的变化.....	254
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节.....	259
偉大的理想，美好的前景.....	274
党中央关怀着我們.....	281

## 宝島的发现

——賀斯福——

夏天的傍晚，火紅的太陽剛落入西邊的海中，銀白的月亮已經浮在東邊的海面，好象兩個士兵警惕地守衛在祖國的海防線上，一上一下互相輪換着休息，海洋上白天閃爍着萬道金光，晚上星星月亮倒影着，魚兒在跳跃着，不時激起一個個銀圈圈，慢慢的擴散着……，海鷗栖息在海涂上，清脆的叫着。濕潤的海風吹來，使人感到特別涼爽、舒服。

經過一天緊張勞動的人們，坐在海灘邊乘涼，三五成群的東一堆、西一堆，嘻嘻哈哈有的談笑，有的講故事。在一株象雨傘一樣的楊柳樹底下，有五、六個紅領巾，圍繞着一個頭髮蒼白的老人，天真地要求老人講故事。那老人年紀很大了，但耳沒聾，眼沒花，精神充沛，體格挺好，棕紅色的臉龐上，有着一對慈祥的眼睛，高高的個子，寬闊的肩膀，說起話來，聲音象鋼鑄一樣的響亮。

紅領巾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叫他“太爺爺”，好象“太爺爺”就是他的名字。解放前，太爺爺一直是給漁業資本家做雇工，有六、七十年的捕魚經驗，東海那個洋面有幾個山頭，几塊暗礁，水深多少，什麼泥質都摸得烂熟。在他當老大的時候，只要你告訴他在什麼洋面，他睡在船艙里可以指揮生產，真是大海洋上的一部活字典。他對螞蟻島很熟悉，故事講起來沒有個完，一個接一個，如果用小船裝，恐怕几百船也裝不下。因此，紅領巾看到他，就

要他講故事。他很喜欢小孩子，特別是紅領巾。当孩子們要求他講故事时，太爷爷总是捋着半尺长的白胡須，笑嘻嘻的問講什么故事，小朋友說講打海匪，他就講个“沃保康开头刀，廿二个强盜見閻王”，从来不使小朋友失望。这天晚上紅領巾要求太爷爷講一个“螞蟻島的过去”，这可使他作了难，因为他也不知道螞蟻島过去了几百年、几千年，又沒有書可查；就是有書，太爷爷也不識字，过去他穷呀！哪讀得起書。但他看看这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忽然覺得故事又来了。太爷爷理了一下花白胡須笑了笑，然后发出了鋼鐘样的声音說：

“在二百多年前，螞蟻島还是个沒有人烟的荒島。山上树木成林，茂盛的枝叶遮得看不見天，树上长滿了果子，~有甜的、有酸的，也有苦的，葛藤象桅杆一样粗，还有水仙花，薔薇花、映山紅各式各样不知道名字的花。有野猪、山麂、也有紅眼睛的小白兔，也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蛇。野鴨、山鷄、杜鵑，画眉各色各样的鳥都有，有紅的綠的，有会唱歌会跳舞的。”

“那时有人住嗎？”一个紅領巾問。

太爷爷点燃了一支烟，巴答巴答的吸了几口，慢慢地繼續說道：“我也听太爷爷說的。从前鎮海关里有个姓周的漁民，一年到头在海洋里捕魚。有一天，天忽然变了，霎时，狂风怒吼，雷声大作，瀑布似的大雨，激得人喘不过气来，被风雨掀起来的浪濤，象小山一样，哇哇地叫着，一个紧接一个的直扑过来。在洋面上的漁船，給汹涌的浪头，唿的一下，推出了水面，唿的一下，又被拉回黑洞洞的浪窝里去。姓周的漁民那条漁船，就逃到螞蟻島附近抛錨避风。过了几小时以后，风平浪靜，云消雨住，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暖和和地照着海洋和大地。

姓周的漁民見有一个这样美丽的海島，就备着把雪亮的利斧，

在靠西北角的嶺口<sup>①</sup>登陸上岸，他踏着沒過膝蓋的樹葉走上山來。突然，腳底下踩着了一件軟綿綿的東西，還沒來得及看清楚是什麼東西時，就覺得身子被一條鐮繩綑住了一樣，再也開不了步。原來他踏在一條碗口大的蛇背上，這大蛇用烏黑發光的蛇身，將姓周的漁民從腳跟起，一直纏到腰部，睜大二只吓人的眼睛，張開血盆大口，吐出火紅舌頭，一扭一扭的伸向他的喉頭。一時，他吓得臉孔蒼白，兩脚直打抖索，黃豆般的汗珠，象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從前額上滾了下來。正在這緊要關頭，他立刻用蒲扇大的左手，抓住蛇頭用力向外推，不讓蛇頭伸攏來，然後又用右手抽出備在腰間的利斧，朝着大蟒的七寸，使勁地砍了一刀，纏在他身上的蛇身，扑哧地松散在地上，象鋪繩一樣堆得膝蓋高，把他圍在中間，他跳了出來，連連捏了幾把冷汗，心裏象小老鼠一樣跳個不停。

但這個驚險的遭遇，並沒有動搖他的決心，他定了定心繼續往山上爬。走到半山腰，有條鉛杯口大的葛藤，爬在大樹上、草叢里。他好奇的伸了手去拉了它一下，一動也不動，就索性站下來，兩手用力一拉，只見滿山遍野的樹林、草叢都在抖動，發出噠噠嗦嗦的響聲，受驚的小鳥、小白兔、山麂……亂飛亂窜，象這麼大的葛藤是很多很多的。他走呀走的，走到一個山嶺，忽然看見一個很大的山洞，他走進洞口向里一看，黑沉沉陰森森的只聽得裏面滴滴答答的水滴响，別的什麼也沒有。他正要回头走時，看見一只黃皮毛的山麂，朝山洞跑來，跑到洞口不远的地方，忽然兩耳向後一翹站住了，畏怯地將兩只比後足短几寸的前足，插在草叢里，作好溜之大吉的姿勢，扭着頭用一種狐疑的眼光，長久地望着洞中這位陌生的“客人”，它那柔軟光澤的皮毛多么惹人喜愛啊，它突然閃電一樣的轉身逃走了。大概快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吧，姓周的漁民才恋戀不捨

① 嶺口：即山谷口。

的离开了这座美好的宝島。回到了停在畧口的小漁船上。

第二天，风向潮水不好，他还是回不去，可是漁船上連吃的小菜也沒有子，他用旧漁网劈成頂張网，然后把它漲在附近的畧口里，沒过吸支烟的功夫，就起了上来。嘿！一看，真喜人，满满的一网，大黃魚呀、小黃魚呀、目魚呀、帶魚呀、鯧魚呀、白水虾呀、箬鰯<sup>①</sup>呀、虾蠣<sup>②</sup>呀……什么魚都有。據說过去魚多得篠子插在水里也不会斜倒，有时潮水退了，海灘上擋着很多的魚。他只化了半天功夫，就滿滿裝了一船。”

“魚倉！真是个魚倉！”小朋友都高兴得跳起来。

“呃，太爷爷，虾蠣嘴巴为什么那么大呀？”一个紅領巾天真的問。

“虾蠣嘴巴大也有个故事，講起来可有趣啦！有一天，海龍王貼出了招亲的告示，要給二公主找个漂亮的小伙子。这消息傳遍了正个东海，水晶宮里可忙坏啦，今天沙魚去，明天螃蟹去，可是一个也沒有被海龍王看中意。梅童魚知道了这件事，也一心要娶二公主作老婆，它挽箬鰯魚去說亲，但又怕箬鰯魚傳錯了自己美丽的相貌，不放心，所以也悄悄的跟了去，箬鰯受了梅童魚的委托，兴冲冲的来到了水晶宮，見了海龍王，說明了为梅童魚說亲的来意，海龍王一听就怒气冲天，拍着桌子，連連罵道：“畜生！你們把我的二公主看成什么样的人物啦！这个小东西也要來說亲，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說罢，狠狠的一个耳光，打得箬鰯象張棕箬，眼睛也挤在一边了。梅童魚在門縫里偷看，見到龙王发了怒，拔脚沒命的奔逃，慌乱中不小心，一头撞在水晶宮的紅漆大柱上，頓时，头就肿得象銅鑼柱头。幸亏跑得快，才算逃出水晶宮。虾蠣恰好在路上碰到了它們，

① 箬鰯：魚名，体扁，形如手掌。

② 虾蠣：魚名，嘴巴特大。

見他們倆個的狼狽相，一看到箬鰯眼睛并在一起，梅童魚頭肿得象銅鑼柱，就幸灾乐禍的哈哈大笑不止。笑得時間太長了，下巴骨再合不攏來啦，所以嘴巴就那么大。”太爷爷还唸了一首詩：“大头梅童起禍殃，箬鰯眼睛一边生，幸灾乐禍烂虾蠣，下巴脫落活該應。”

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太爷爷逗趣的說：“當心你們的下巴骨也象虾蠣一样脫落來。”大笑一陣之後，小朋友都用焦急的心情詢問着：“島上究竟怎么住人的呢？”

“別忙！”太爷爷慢条斯理地說：“那個姓周的漁民，見有这样好的漁場和山头，隨后就經常到這裡來捕魚了。起初每逢春季來，秋季滿載而歸，後來感到來來往往很不方便，所以索性把家小也都帶出來，在靠東南面的嶴口，選擇一塊空地，用樹枝和茅草搭起一間小草屋住了下來，因為他們是采用張網捕魚，所以將這個地方命名為“捕嶴”。但也有人這樣傳說，那個嶴口一步跨下去就可以張網，所以稱他為‘步嶴’。按照當時生產方式，叫‘捕嶴’是对的。

姓周的漁民回故乡時，碰到亲戚朋友，總要豎起大姆指把這裡的好漁場、好山頭誇耀一番。這樣鎮海的漁民就接二連三搬來了，他們同樣用樹枝和茅草搭成草屋，在附近嶴口張網捕魚。以後人慢慢多起來了，‘捕嶴’住不開啦！他們又發現有塊比較大的空地，就搬了幾戶過來。因這個地方比捕嶴大，所以叫“大嶴”。四面八方的漁民知道這裡有個資源豐富的寶島，也都陸續的搬了來。據說最早是周家，其次是顏家，劉家，李家……。地少人多需要向外發展，大嶴住滿了，就翻過山頭找地方，一看後面一塊空地比大嶴還要好，他們又搬了幾戶過來住下了，因它是大嶴山後面的一個嶴口，所以稱為後嶴。後嶴往南沒有多少路，就是你們讀書的學校附近，原來都是泥塗<sup>①</sup>，沒住人時，泥塗上面擋着一只破烂不堪的紅船。

① 泥塗：即海灘。

(紅大對)，後來，海濱<sup>①</sup>慢慢漲出，住了人，大家就把這個地方叫“紅船嶼”。紅船嶼外面有一條天然的沙塘，所以命名為長沙塘，(簡稱為長沙)，島上漁民越來越多，住人的地方就顯得越來越小，後來的人為了尋找落腳的地方，就從長沙塘穿過山來，發現塊很大的空地，因為是穿過山來發現的，所以命名為穿山嶼。穿山嶼繞過一個山嘴，有個小嶼，前面有塊爛田，所以命名為爛田嶼。從爛田嶼翻過一條嶺，嶺腳有個一間屋大的岩洞，據說，有一天，不知什麼地方一只大船，碰到颱風撞碎了，船里的一尊娘娘菩薩，隨着海浪飄來飄去，身上的爛泥被水沖光了，光剩一根木頭心子，它在洞邊撞來撞去就是不肯再走開，人們看到了就把它拾起來，建造了一座娘娘廟。以後仙人洞出了名，那個嶼也就叫仙人洞嶼了。這島的北面向着沈家門的地方，從遠處看過去很象一只停着的老鷹，一年到頭，太陽照到的時間很少，所以有的稱它為鷹背，也有的叫陰背。我看‘鷹背’、‘陰背’兩種叫法都可以。螞蟻島還包括五個小島，東有老鼠山、里小山、外小山，南有小螞蟻山，西有點燈山。正是：

螞蟻山，螞蟻山，  
螞蟻大小六塊山，  
前有嶼，後有嶼，  
灣灣曲曲九個嶼，  
姓周漁民來此島，  
他給後人獻了寶。

紅領巾聽罷太爺爺吟完了詩，又好奇的問：“我們島上有這麼多嶼，这么多人，為什麼這山還叫螞蟻島呢？”

太爺爺好象沒有聽到小朋友在問他，笑了笑繼續說道：“那時搬到螞蟻島來的漁民，大多是鎮海關里人，大家一看這小島與鎮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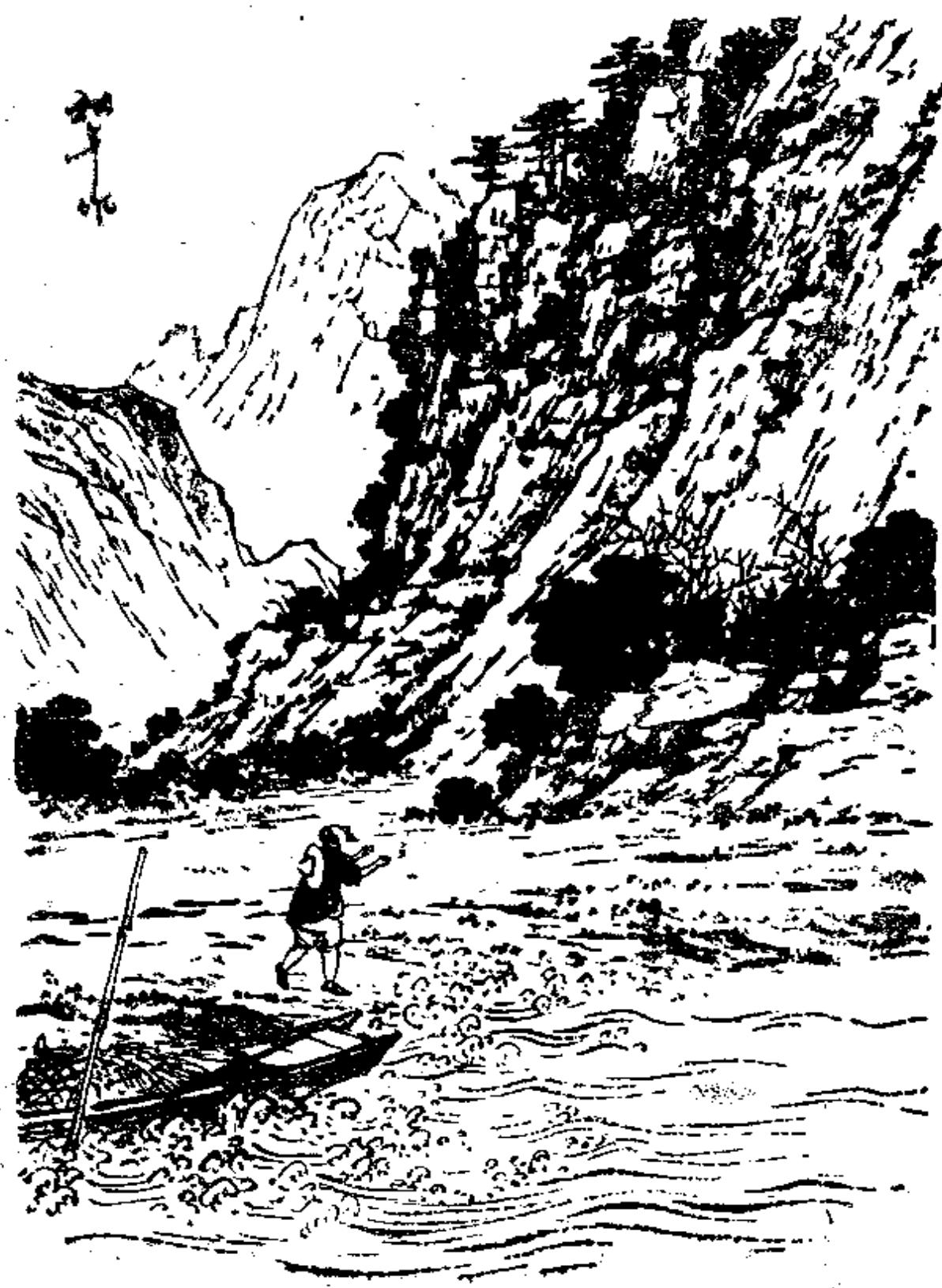
① 海濱：即泥濘。

关里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太小了，与滾滾的汪洋大海比起来象只螞蟻一般大，因此，‘螞蟻’就成了这个島的名字了。历朝以来的皇帝、軍閥、县官、强盜、財主、漁行主、‘刮民党’瞧不起我們这个小島，他們說：‘哼！你們小小螞蟻島，一脚就可以把你們踩得粉碎，有啥骨头好硬’。在島上的地主、魚行主更是厉害，他們看我們不是人，打死一个长工好象踩死只螞蟻。我从十二岁起就給长元主呂朝风做长年。呂朝风死了，他大兒子呂阿熊当了家，我和兒子給他做年，呂阿熊比呂朝风更凶更恶，真象毒蛇，因此大家叫他‘百步蛇’。呂朝风的孙子当家时，我的兒子和孙子还是給他做长年。呂朝风家从几頂破网几十塊錢的資本成了螞蟻山頂富的財主，我却只剩一副硬骨头包層皮，兒子死了，孙子被‘百步蛇’逼着在风暴天出海捕魚，翻了船死在海里。“唉！”太爷爷說到这里沉痛地嘆了一声，低声說：“过去的苦多啦！”紅領巾見太爷爷伤心得要流出眼泪，同情地望着太爷爷，激动的說：“那时为什么不把这个‘百步蛇’鎮压掉呢？”太爷爷昂起了头，臉上深深的皺紋微微一动，苦笑了声說：“鎮压！那时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就是反抗一下，也象是大风浪的黑夜里燒烤<sup>①</sup>，自来火划一根，亮一下被大风吹灭了，就是点不着。不过，我們螞蟻島的人沒死心，漁民的斗争可多啦！打盐警，打强盜，打日本鬼子，經常暗暗的与魚行主、长元主斗，大伙相信，終有一天会天晴出太阳的，只要多划几根自来火，終会把烤柴点着，把网烤結实的。一九五〇年解放了，地主、漁行主、长元主、县官、强盜和‘刮民党’象烏賊、帶魚、海蜇一样落进我們这頂結实的漁网里了，一九五〇年第一次开乡人民代表大会时，有的說螞蟻这名字不好听，要改一改，有的反对改，为螞蟻島这名字爭得面紅脖子粗，結果大家一致認為螞蟻島小，形状象螞蟻，是名符其实，另方面螞蟻虽小，但行

① 烤：是一种染漁网的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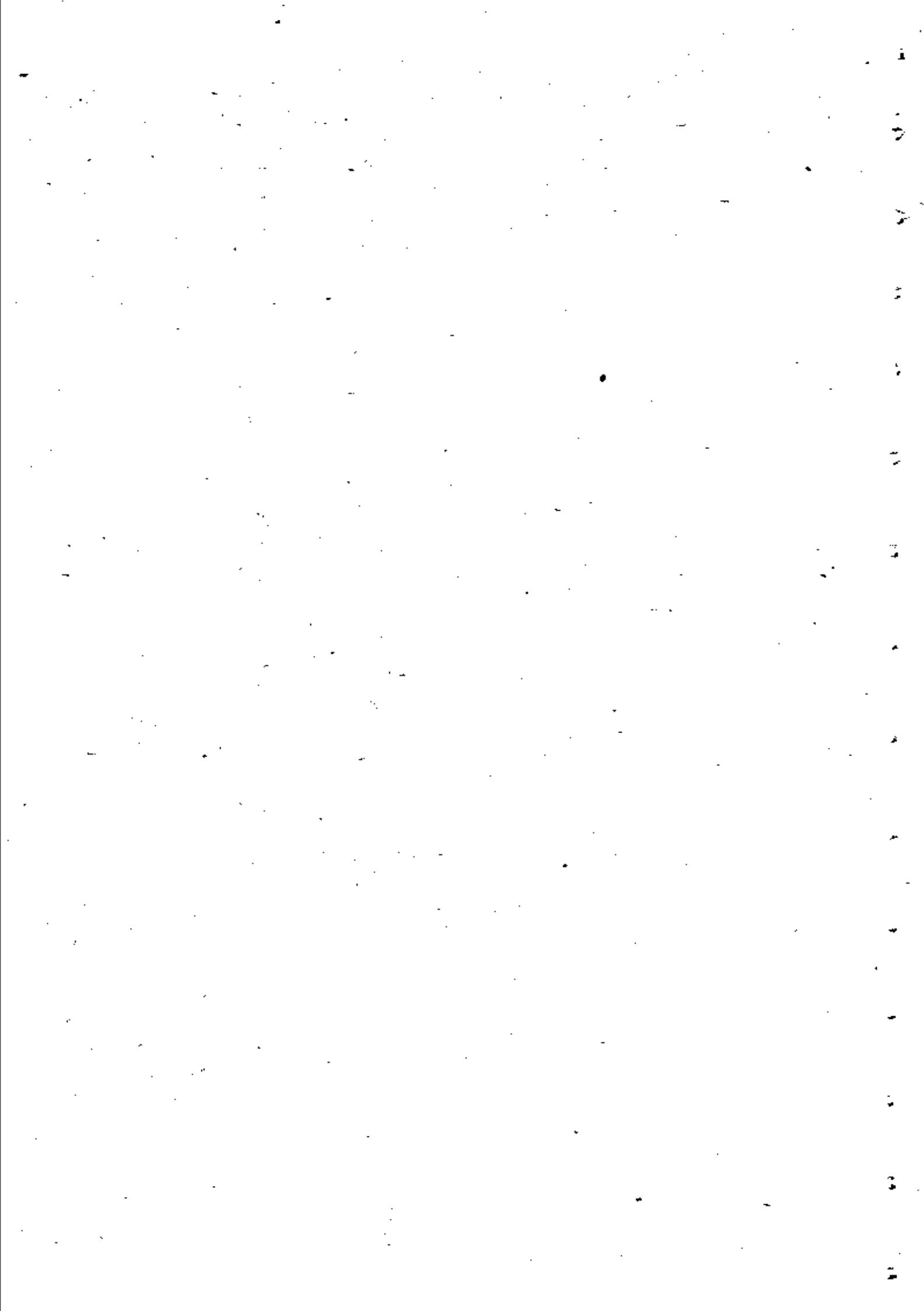
动起来总是成群结队，如果发现了食物，一个螞蟻拉不动，就会有許多个螞蟻冲上去帮忙，它們齐心合力把食物拖回洞里储存，它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因此，它們洞里食物很多。‘螞蟻’这名字象征着团结、勇敢、勤劳、富裕。从此，螞蟻島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勤劳勇敢搞生产，由貧困走向了富裕。”太爷爷說到这里露出了无限幸福的微笑，慈祥的看了看紅領巾，意味深长的說：“螞蟻搬倒山，团结事好办。”

太爷爷抬头看了看皎洁的月亮斜挂在楊柳树頂，說：“小朋友，你們明天一早要上学，該回去休息了，只要你們願意听，我以后一定詳細的再給你們講。”





第一部分  
斗争在黑暗的日子里



## 苦难的岁月

### 鬼年关

——编写小组——

过旧历年，习惯上有个大事情，人们总想在这个日子里全家团圆，欢聚一堂，过得热热闹闹，快快乐乐。可是在旧社会中，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却是过着凄凄惨惨，哭哭啼啼的苦日子，那里能分过年过日，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正月初一到年卅夜，天天难过。

当时，蚂蚁岛上有三户渔霸<sup>①</sup>，廿一爿漁行，重重的压在渔民头上，渔民称为“三道衙門”“廿一把刀”。特别是三道衙門最有恶势力，統治全島，渔民有这样二首歌謡：

三道衙門“百步蛇”，強买鮮魚熬魚价。

昧着良心当汉奸，吃喝赌嫖大惡棍。

桁地<sup>②</sup>捐稅水面糧，年年要獻“百步蛇”。

渔民家产都蕩光，錢糧流进廿一爿行。

这就是当时对反动势力的写照。渔民对自己的生活却是这样的感嘆：

头頂人家屋，身穿破衣服，

一年分四季，年底无碗粥，

① 渔霸：即漁区里的恶霸。

② 桤地：即漁場。

世代受飢餓，妻兒抱頭哭。

\* \* \*

这是抗日戰爭前夕的一個舊历年关。

天色灰濛濛的，下着大雪，刮着西北風，高山平地一片雪海，山峯倒映在大海中，象一把把銀刀插入海底；長沙塘山腳邊下的那間微微向西斜着的民屋，積雪蓋沒了屋頂上尺把高的烟囱。

屋裡住着漁工陸阿強一家，全家夫、妻、子、女四個人。陸阿強從十二歲起就替“長元”<sup>①</sup>做年，今年已經卅多了，有一手好技術，勞力又很強，三百斤擔子挑得象飛一樣，他妻劉秋菊又很勤儉，用一分錢也要細細的盤算盤算。可是家里還是窮得夏无帳子，冬无被，二個孩子拚條褲，吃了上餐愁下餐。

年底到了。陸阿強躺在牀上，長嘆了一聲，轉了个側，憔悴的臉上滿罩着愁雲，秋菊傷心地坐在牀邊，二個孩子抱着媽的腿，吵着要买东西過新年。男孩海濤說：“媽，去年过年你給我做了這件新衣裳，今年給我買一頂小帽子吧！”海珠舉着凍得紫紅的小腳叫媽看，嚷着：“我要買雙新袜子，新年我要到舅舅家去。”阿強跳下牀，打了小女孩子二個耳光，罵道：“一點不懂事的，窮到飯都吃不上了，還要買這樣，買那样。”打得女孩子哇哇直哭。

秋菊摸着孩子的臉，生氣地說：“小孩子懂得什麼，自己火大也不該在孩子身上出氣呀”，接着又对孩子說：“好孩子，不要哭，等過了年阿爹錢賺來了，再給你們買吧！”阿強又倒在牀上蒙頭大睡。秋菊看到小孩吵着買新衣，又看了一眼阿強，想：去年這個時候，阿強還笑着對孩子們說：“今年就算這樣湊着過吧！明年積幾個錢買件小棉袄給大家過一個好年。”但是，今年連過年飯米也沒着落，輕嘆了聲“唉！苦呀！”走到小衣櫃旁邊，打開了那個油漆已經剝落的

① 長元：漁區里僱工剥削的老闆。

旧箱子，对着箱子悲嘆着：“今年盼望明年好，年年穿个破夹袄，过年又想新年发，年年过得結巴巴。”她在箱子里翻了一陣，拿起了一个銀項圈，看了看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看着，突然她拿着銀項圈轉过身，头也不回的走出了門。把銀項圈托阿林嫂去卖掉。

晌午，云散天晴，山上、地下、屋頂都还积着厚厚的雪。一个身穿青綵綉花馬褂，披着黑袍披风的中年人向阿强家里走来，他后面还跟着二个佣人。

这中年人是“百步蛇”的大兒子叫呂才夫，他在島上开了一爿“順興”号魚行，雇用着十余个夥計，要算島上最大的魚行，是三道衙門的头道衙門。呂才夫除靠着这爿魚行剥削外，每年还放五、六千元的銀元債，利息可高啦！有三分利、五分利，还有“印子利”。到了年关他就討債迫錢，有的被迫得卖田押屋，有的被逼得逃出本島到普蛇山当和尚，甚至上吊投海，每年总得逼死几个人，所以这里的群众背地称他“坐地虎”。

秋菊看到坐地虎走进来，忙端了一条凳子，请他坐下。坐地虎拂拂凳上的灰塵对着阿强說：“今天已是十二月廿六了，錢准备好了沒有？”阿强忙起身坐在床上回答說：“大老板，你也曉得，穷到这样了，还到啥地方去弄錢啊，还請大老板寬限几天吧！”“再寬限几天就是过年了，早就通知你，昨天又对你講把錢准备好。”坐地虎眼睛骨碌碌的打量了一下房子又說：“沒有錢！不怕你說我大老板不講理，也沒法呀！你替我想想，要都是象你一样，我的几千元債到明年也收不齐。好吧！沒有錢用貨抵，沒有貨用屋抵……。”正在这时，阿林嫂右手里攥着二塊銀元，一脚跨进门看見坐地虎气冲冲地向阿强說話，心里一怔想回头走，却被坐地虎看到了，她叫着：“大老板在这里”，正要对秋菊說什么，秋菊向她丟了个眼色，她就把到口的話嚥了下去，忙把右手插进衣袋，拿出一塊手帕塞在秋菊

手里說：“這手帕還給你”，秋菊摸着手拍裹着的銀元，銀元還有點熱，心里盤算着：這二塊銀元買几升過年米，秤斤肉，給海濤買頂氈帽，給海珠買雙袜，再買……。要買的東西太多了，想着想着好象她已到了街上，在雜貨店里挑好一頂軟綿綿的小氈帽，選了一雙袜……，把銀元放在櫃台上。叮的响了一声，原来手一松，二塊銀元碰响了，她吃了一惊。坐地虎一直象野狗盯死戶一样看着她手里的手帕。听到“叮的”一响，一把从秋菊手里連銀元帶手帕都抓了过来，把手帕丟在地上，然后，用大姆指和食指夾着銀元一手一塊輕輕地敲着，銀元发出清脆悅耳的叮叮叮的响声，臉上露着驚笑說：“沒有錢這是什麼啊！”秋菊忙說：“這是用孩子剛脫下來的銀項圈兌的錢啊！家里晚飯米也沒了，正等着買米哩！”她傷心地泣啜着，坐地虎冷笑着說：“裝得倒象，有銀貨又有銀洋還說沒錢，哼！不管你有錢沒錢，債一定要還，給你們二條路，一是還錢，二是押屋抵債，我沒有這閑功夫同你們這些窮鬼齷牙，”說着轉身就要走，阿強生來是個倔強的硬性子，在有錢人面前是不願多說好話的，只是憤怒地看着他走出去，秋菊哭着苦苦哀求着，坐地虎那里聽這些，回過頭來淡淡地說了聲：“這二塊銀洋算利息还不够數呢？”阿強一家和阿林嫂看着坐地虎搶着銀元，帶着二个佣人搖搖擺擺的出了門。

坐地虎逼了一家又一家，到處討債，他又大模大樣的走进顏自發屋里，顏自發的頭髮几乎掉光了，面龐象燒紙一樣焦黃，無力地坐在竹椅上，頭靠着柱子，見他們進來，敢忙讓坐，向坐地虎說：“今年秋汛我曾想賺幾個錢把帳還清，誰想生了一場傷寒病，二個月沒有起床，吃藥打針，卖掉了漁網，再賣家俱，唉！再沒東西可賣了，求你讓我明年再還吧！”

坐地虎狠狠地說：“借錢那有欠過年，況且你的借期已經超過

了十天，今天非还不可哩。”

顏自发說：“家里可卖的卖光了，可当的当光了，实在是还不出呀，你一定要还，只有我一条老命去抵吧！”这可触怒了坐地虎，他把三角眼一瞪說：“呸！你还敢耍无賴哩。”說完，揮了挥手，二个狗腿子直闯进房里去，不一会，一个狗腿子抱出一条半新旧的印花棉被，自发赶上去紧紧抱住棉被，边夺边說：“大老板，大小五人就是这条棉被呀！千万不能拿走啊！你生生好心吧！”顏自发的妻子还紧紧拉住坐地虎的衣角边哭边說。坐地虎拔腿一脚把顏自发的妻子踢倒在地。三人就走了。

那天夜里，顏自发全家用了几只破麻袋盖了一夜，第二天，顏自发将仅有的一只衣橱卖掉，去取棉被。坐地虎算盘一撥說：“借款十元，三个月利息四元五，十天过期息按照‘印子利’計算，一元还一元，共計应还本息二十四元五角”。顏自发一听，气得发抖，本想再說几句，一时喉嘴好象塞住了棉花团，再也說不出来，气呼呼的回头就走。

陸阿强的屋被迫押給坐地虎后，全家住在大舅娘舅家里，娘舅家虽然人少，但只有一間草屋，因此挤一点也只好住下来。住的解决了，接踵而来的就是吃的問題。穷人总是穷根連穷根，阿强跑遍了所有亲戚朋友，一分錢也未借到，家里再也沒有东西可变卖抵当了。后来听人說：呂吉夫家里正在放債，利息虽然高一点，但还能借到，秋菊就叫阿强去借，可是阿强再也不願去，秋菊沒有办法，只好自己去借。

呂吉夫是“百步蛇”的第二个兒子，也是三道衙門的第二道衙門，每年雇漁工二、三十人，張网捕魚，除剥削漁工外，每年也放几百元債。这个人很怕老婆，老婆說白，他就不敢說黑，可是对待漁工却极其阴險毒辣，所以群众称他“烂腐蛇。”

这几天，“三道衙門”可忙啦，一面筹办过年，屋里布置得富丽堂皇，高墙门上，吊着三盏大红灯籠，上面贴着：“福、祿、壽”三个大字，祖宗堂里，二张八仙桌上供着二十四只大盘，口头二只大架上摆着全猪，全羊，大盘各盛鷄、鵝、魚、肉、燕窩、魚翅……山珍海味，南薯北枣，样样俱全；一面箇东奔西挨門逐戶討債。到了年卅正所謂“越富越奔、越穷越晒。”

秋菊走到“三道衙門”，象进閻王殿一样，抖抖顫顫的走进去。走过东首正房，坐地虎張着半啞嗓子“七个巧、八仙寿啦……”的在豁拳喝酒，喜喜哈哈的笑声，碰杯声……鬧热极了。秋菊悄悄走到西首正房門口，正迎上“花蝴蝶”。“花蝴蝶”是“烂腐蛇”呂吉夫的老婆，为啥叫她花蝴蝶呢？那是在她十六岁那年，正讀着書，高小未毕业，吵着要出嫁，当时她爹娘不同意，認為年紀小，不懂事，可是她就作起嬌来，飯也不吃，茶也不喝，她爹娘没有办法，就答应了她。嫁到呂家后，每天打扮得妖形怪状，把臉上白粉涂得土石灰磚牆一样厚，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一点事也不做，有时还和烂腐蛇呂吉夫吵嘴打架，所以一些人叫她“花蝴蝶”。

花蝴蝶看到秋菊走来，眼睛一瞪說：“十二月二十八了，还到这里来干什么？”秋菊說：“我来找二老板商量个事情。”“花蝴蝶”嘴一噘說：“到了年底，狗也忙哩，去討債還沒有回來，你在外邊等一等”，說着屁股一扭，走进屋里去了，边走边叫着：“小毛——小毛，你只顧自己玩，把鷄也餓煞了，快拿碗米去喂一喂。”

秋菊站在門口，深深地嘆了一口气。

大概等了燒一餐飯功夫，烂腐蛇搖搖擺擺的进来了，秋菊忙迎上去，說明了來意。“烂腐蛇”眉头一皺，迟疑了一下，本想不借，后来想到，陆阿强劳力强，技术高，如果能把他雇来，真是一举二得，于是便皮笑肉不笑的說：“你來借米，我自己少吃一口也要借給

你一点啊”，接着又問：“陸阿強明年到誰家做年，雇出了沒有？”秋菊回答說：“人穷了要雇的人也少了，還沒有哩！”“那好极了”，烂腐蛇高興地說：“明年就到我這裡來吧！”

秋菊想了一想：不答应吧！米是不会借的，答应嗎？不知阿強是否同意，本来想說，回去問問阿強再肯定，后来一想，又恐触怒烂腐蛇，反而会借不到米，反正阿強是做年人，东家也做，西家也做，于是便吞吞吐吐的問：“薪工是多少呢？”“薪工嘛”烂腐蛇拉長了聲音說：“那難道還會給你吃亏嗎？人家是多少？我也是多少，只顧來吧！”秋菊說：“那還是預先講明為好，免得以后大家不滿意。”“那也好，你說吧。”烂腐蛇說。“還是你先說吧。”秋菊說。“我說你不要嫌少哩。”“烂腐蛇”嘻皮笑臉的說：“你阿強勞力好，出九元一月吧，換個人可沒有這許多哩”，“烂腐蛇”眼睛張了一張又說：“不過這裡的規矩你也曉得，在年前出雇拿錢，就應該打個八折呀，那么八九七十二，每月七元二角吧。”秋菊一听，要打个八折，心里又气又不願意，这明明是到了年卅在煞旁彌，想回头就走，后来一想，家里一粒米也沒有，吃什么呢？難道餓嗎？海濤，海珠怎麼餓得了呢？他們不是还要着买小帽子、袜子吆？吃亏一點算了吧！只要以后阿強腳骨健朗一點就是了。于是便答應了。

烂腐蛇听到秋菊答應了，忙吩咐“花蝴蝶”量米来。“花蝴蝶”在里房細聲細氣應了一聲，“噯，曉得囉”，走到另一間屋子，這屋裡擺着二只大缸。這是他家早就准备好了的，一只缸盛米，一只缸盛糠，窮人來借米的時候，一斗米里就摻几升糠。花蝴蝶聽到“烂腐蛇”說拿米來，于是便從二只缸里量了起來，先從一只盛米糠的大缸里，兜了几升放到盛米的大缸里，拌了一下，連米帶糠一升一升量到麻袋里，够了數，然后再拿到門口來，放在秋菊面前說：“這是上等好米，又燥又白，是二老板自己吃的呀？”

秋菊看看这些連糠帶米的糧，又傷心起來，但也沒有辦法，只得背起來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三道衙門”。

等秋菊走遠了，烂腐蛇朝着花蝴蝶“嗤”的冷笑一声，說：“看這些窮鬼！不干有什么办法啊”。

## 地 獄

——編寫小組——

过了年初五，陆阿强就去“烂腐蛇”家上工了。

在烂腐蛇家里做年有一條規矩：

不管漁工家里离他家多近，都必須住在他家里，不准在自己家里吃飯、睡覺。这家規，还是他父亲“百步蛇”傳教給他的。一次“百步蛇”对“烂腐蛇”說：“做年的住在自己家里，做工就会迟到早归，难以監督。”于是，几年来一直就叫漁工們擠着廻在一間大草屋裏。

這幢草屋，朝向西北，七洞八孔，象个破涼亭，西北風吹來，使人直打顫。与“烂腐蛇”自己住的黑大門、白牆壁、紅漆地板、高高閣樓、三进四大院相比，真是一个象天堂一个是地獄。草屋中間用一扇草扇隔着，一大一小；大間是漁工住的，去年住二十四個人，已經很挤了，今年住二十八個人，簡直是密不透風。小間里，喂着二只大豬，四只小豬，東南風一吹，臭得透不过气。晚上猪獾還要鬧架大叫，鬧得漁工半夜睡不好覺。“烂腐蛇”还吩咐喂猪的：晚上这一餐，東西可以少喂一點，多喂了，也不会长肉。于是正当半夜漁工睡覺的時候，猪獾肚餓，挖地掘棚地叫着，吵得漁工无法休息。

那个花蝴蝶呢，自己每天中午睏过大覺，早晨鶲啼头遍就起來，来到猪間里，指猪罵人，看看漁工們一个个都起床了，她才慢慢

的溜回去。有时候，花蝴蝶遇見漁工們還沒有醒來，就嚷叫：“懶豬猡，天已經大亮了，還睏得象死豬一樣”，順手又拿起木棒，打起豬來，豬被打得“吭！吭！”直叫。漁工們都从睡夢中惊醒，只好起來，眯眯眼睛，上工去了。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過去，漁工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殘。一天，漁工顏自發累病了，渾身发热，热退发冷，全体難友們都急坏了，有的把自己的棉被往他身上蓋，有的还到他家里去报訊，“小补网”李大根还从廚房里偷来一碗糖粥，低声地说：“自发叔，糖粥很甜，你吃一点吧。”

顏自發戰戰兢兢从床上坐起来，吃了二口，搖搖头說：“吃不下”，手一发抖，“嘆通”一声，碗掉在地上，碎成了几塊，粥濺得滿地都是。花蝴蝶剛从門口走过，到猪間里去看豬，听到打碗声，就走了进来，看到这个情景，真是气上加怒，气唬唬一个箭步上去，左手扭住“小补网”李大根的耳朵，右手狠狠的二个巴掌，又拔下头上的簪針，往“小补网”李大根臉上戳。霎时，“小补网”李大根嘴巴鼻孔涌出鮮紅的血，臉上也流着一条条香棒細的血，“小补网”李大根瞪着二只小眼睛，怒視着花蝴蝶，他一點也沒有哭。花蝴蝶罵道：“你有这么大的胆子，偷起东西来了呀，不把你的二只手骨拷断，以后还是会偷的”。罵完，又狠命的拷了几下李大根的臂膀，又朝顏自發冷冰冰的說：“真舒服呀，睡着眠床，吃着糖粥，又不做活，生病的人，难道还要吃东西嘛，不如趁早回家呀。”顏自發气得发抖，說：“二老板娘，你不該这样刻薄呀，生病不是自己要生的，一个人生病头痛总是有的，換給你二老板生病了，是不是也要瞓眠床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必这样子呢”。花蝴蝶一听，更加发火了，跺着脚大罵：“你这个黑心黑肝的黑心腸，你咒我二老板生病嘛！簡直无法无天了！”

烂腐蛇听到长工的草舍里吵吵嚷嚷，也走过来，看到这幅情形，心里也发着火，但臉上却装得很平静地对着花蝴蝶說：“去吧，不要同他爭了”，随后又用棱眉横眼的看了看顏白发和李大根。一只狗正舔着地上的粥，花蝴蝶又罵了一声：“給狗吃了还能管管家，甩甩尾巴”。然后，夫妻二个走出門口，烂腐蛇低声地对花蝴蝶說：“以后自有办法治他的……”

他們走后，李大根趴在顏白发腿上，嗚嗚的哭起来，顏白发的泪水也涌出来了。

顏白发病倒后，二十八个人的工作，由二十七人做了。漁工們要求“长元”喚一个替工，暫時頂一頂。但“长元”那里会同意啊！他說：

“二十八双手”缺一双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你們抓紧一些就好啦！”

漁工們只好恨在肚里，記在心里。幸而顏白发回家調养了几天，不久病好了，又来上工了。

到了月底发工鉢的时候了，烂腐蛇对顏白发說：

“你本月休息了十天，我雇短工每天工資六角，你就应付代工鉢六元，原工資七元，扣下六元，还多一元”。

顏白发忙說：“我生病休息十天，你也沒有請过代工的人呀！怎么能扣代工鉢呢？”

烂腐蛇三角眼一瞪說：“你躺在眠床里，还想拿工鉢嗎？”

顏白发說：“就是扣代工鉢，你也不能拿呀！应分給大伙們，干活都是他們頂替我的。”

“放你的屁，要扣就是要扣，不扣你的工資，你可以忙头忙脚多生生病哩。”

顏白发一肚子悶气，气呼呼的奔到協和乡公所去評理。

协和乡的乡长叫呂光夫，是百步蛇的小兒子，是烂腐蛇的弟弟。他依仗伪勢力明盜暗搶，敲詐勒索，傷財害命，無惡不作。所以这里的漁民都叫他鯊魚刺<sup>①</sup>。这次，顏自发到他那里去評理，那簡直是在老虎面前求饑。不要說是自己兄弟的事，就是別家的事，只要那家对他有利，他就庇护那一邊。

顏自发說明來意以後，鯊魚刺冷笑了一聲說：“這事情就是你無理啊，你自己瞞在眼床里，怎麼还能要人家工鈿呢？”顏自发說：“他根本沒有雇過代工人，生產由夥計們代我完成，他怎么能扣代工鈿呢？”顏自发反問着。

“哎呀！雇代工人應該你給他雇，現在你沒有給他雇，少漲了多少魚虾，你算得出嗎？”鯊魚刺轉溜着夜貓眼又說：“依我看來，你還應補他損失費哩！”

顏自发有理无处申，有气无处出，咒罵着走出了乡公所，气冲冲的回到自己家里，发誓說：“我情願餓死在家里，也不死在你毒蛇嘴里。”

他再也沒有到烂腐蛇家去上工。將父傳的二間破瓦屋，变卖了錢，买了些竹、网，自己開始張網捕魚了。

## 賣女

——王阿金——

一天中午，衣衫破烂的秋菊，坐在草屋門口，看着愁云慘淡的天，不時地長聲悲嘆，用袖口擦着从眼眶里流下來的淚水。海珠和海濤伏在母親的大腿上，海珠雙手捏着一根細長的網線，忽上忽下地扯着。

① 鯊魚刺：舟山地區稱赤紅魚為鯊，尾棘有毒能傷人。

“阿媽”，她噘起咀唇把那根纏滿結的網綫舉得高高地說：“結解不开了。”秋菊接過了網綫，仔細地看了一下說：“你結了个死結咋解得開呢？”

“那咋辦呢？”海珠失望的望着母親說。秋菊一面把網綫遞給海珠，一面又斬釘截鐵地說：“用剪刀剪開！”

海珠接過了網綫，左右端詳了一下，然後不滿意地說：“媽，用剪刀剪開那不成二段了嗎？”

秋菊沒有回答，可是她的神色變得更加陰沉、淒涼，她慢慢接過海珠手里的網綫，輕輕地說：“海珠，一根網綫剪成二段好比一戶分成二家”。說着，淚水從眼眶里流下來。海珠右手向上伸，替母親擦淚水，一面又說：“媽，你又哭了，你哭起來我和弟弟也難過。”秋菊擦了一下眼眶里的淚水，眼淚汪汪地望着二個孩子，內心彷彿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溫暖，說：“你們姊弟倆個同小根哥去玩吧！”玩了回來吃……吃中飯，去——快去”。海珠、海濤輕輕地應了一聲，海珠低着頭，手里仍拿着那根打着死結的網綫，委屈似的和海濤向門外走去。秋菊目瞪着飢餓而長得矮小瘦黃的孩子，自言自語地說：“孩子，你們投錯了胎，投着一個討飯的母親。”

秋菊含淚跨進門檻，邁着沉重的步子向曾放过甘薯干的白木桶走去，走到木桶跟前，輕輕地揭開木桶的平蓋，裏面空空的，除一股扑鼻的甘薯干氣息外，連米虫也死光了。她无力的蓋上木蓋，走到落滿灰塵的鍋灶，二只黑頭蒼蠅“嗡嗡”的在灶上盤旋了二圈，向外飛去，她走進灶前，用揩桌布輕輕抹着上面的灰塵，看着那滿布鏽鐵的鍋子发呆。

“媽，突然海珠、海濤沖了進來，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母親跟前說：“好吃飯了嗎？”秋菊惊奇地朝孩子瞟了一眼，然後指着鍋灶溫和地說：“孩子，鍋子還沒有洗好，再等一等，你們再到小根屋里同

小根去玩玩，阿姆洗好鍋子，燒好甘薯干湯一定来叫你。”海珠說：“媽，小根阿姆还叫我吃饭呢？我說，阿姆快要燒了，小根阿姆又叫我吃饭，我就逃回来了，阿姆，我不去了。”

“不！你們去，小根阿姆叫你吃饭，你就吃一点吧！快——快去！”海珠拉着海濤，噘起小嘴微微一笑，又飞快的向門外奔去。

秋菊望着孩子长长地嘆了一口气。

“秋菊姊在家嗎？”突然一个中年妇女探进头，輕輕地叫了一声。她答着：“在家，阿有嫂进来吧！”进来的是个中年妇女，看到秋菊就問：“吃过饭了吗？”秋菊嘆了一口气說：“阿有嫂，活了三、四十年一点好处也沒尝到过啊！象我这样苦人，命里老早注定好是要餓煞的啊！可是讓这些孩子餓煞实在太伤心了，要死讓我一个人死。”阿有嫂看了一下秋菊，以同情的口吻說“秋菊姊，不要伤心，阿强明后天回来也不一定呀”。“阿有嫂，我想来想去想了好长时间，阿强在六橫做年，如今讓千刀万剐的东洋人封了海面，不知几时才能回来，二个孩子拖在身边，不但孩子要餓煞，我也不可能动了，我想，你同我托托人家，把海珠卖給人家做童养媳算了。”阿有嫂被她这样一說霍的呆住了。

“阿有嫂”，秋菊擦了一下眼泪又說：“我总这样想，小女孩反正要出嫁，还不如現在去做童养媳好，叫我再养到她长大，不但几年养不起，就是現在几天也活不下去啊！”說着又嗚咽的哭起来，边哭邊說：“我……对不起小囡……”。

阿有嫂沒有声張，她怀着痛苦的心情走到秋菊面前輕輕地說：“那我給你托托人看，中饭暂时到我家里喝几碗甘薯干湯去，現在只有穷人靠穷人呀”！秋菊含泪低头，阿有嫂慢慢的轉过身子，二滴泪水噗的掉在地上，皺着眉头緩步向門外走去。

近些日子海珠那張消瘦的臉蛋更加显得可怕，眼圈微微向里

回进，嘴唇上长了几夥热癩；站在桌子旁边，吃着一小碗从小根屋  
里要来的甘薯干湯，秋菊坐在床坎上，整理着海珠的衣裳、褲子，然  
后紧紧地包了个小包裹，安放在床中央。海珠吃完了甘薯干湯，擦  
了一下嘴唇說：“媽，你吃过嗎？”秋菊朝海珠瞟了一眼說：“我吃过  
了——海珠，你过来。”海珠慢吞吞的走到秋菊跟前，望着母亲那  
副不安的臉色問道：“媽，啥事啊？”秋菊用双手托住了海珠的头，輕  
輕地說：“你听媽話嗎？”海珠天真地說，“我听”，秋菊順手掠了一下  
倒挂在額上的头髮，俯視着海珠說：“媽实在沒有办法再扶养你了，  
你看，你多么瘦啊！昨天小根阿姆對我說，富強屋裏還有點甘薯干  
吃，我今朝想了想，你住到富強屋裏去，媽一個人去做工，过几天再  
来看你，好吧！”

“那你一道去。”海珠噘起小嘴說。“媽不去，媽要去做工”。“那  
我跟阿姆一道去，富強屋裏我不去，富強要欺侮我的。”

“不，富強哥不会欺侮你的，乖乖你去”。秋菊扶摸着海珠的  
头，为女兒的命运而痛心。自己的亲生兒女卖給人家好比是割心  
割肉啊！她一陣心酸，彷彿自己的一幕历史悲剧又在眼前重演了。

那是在秋菊七岁的时候，父亲欠人家十多石米鈿的債，为了还  
清这笔債和減少負担，父亲下了狠心，瞞着他母亲，把她卖給一家  
小商人做童养媳，到了小商人家里，吃的全是野草子，毛节节，几天  
吃不到甘薯干湯，小商人一不如意，就动手打、开口罵秋菊，她狠透  
小商人，就在一天夜里逃了出来。秋菊想到这里，泪水又从眼眶里  
漱漱地淌了出来，呆望着海珠，彷彿自己小时候遭受的痛苦頓時降  
临在海珠的头上，她多么希望这唯一的女兒永远在自己的身边啊！  
但是現在的生活环境象套在脖子上的繩子越拉越紧，气越喘越急  
刷了。秋菊慢慢地把自己臉靠在海珠那張瘦小的臉蛋上，苦苦地  
說：“海珠，好話你要听，我們是穷人，誰能同情我們啊！海珠，你不

去，要餓煞的，乖，听阿媽話。”

“媽，我——不去啊！——啊——”海珠猛地抱住母亲的头放声大哭了。秋菊一面替海珠擦泪水，一面又悲嘆的說：“海珠媽也心痛啊，你不曉得这几天我多难过，媽也沒有办法啊！为了你将来长大了能很好的过日子呀！过几天媽有了鈔票，你再回来。”海珠漸漸地停止了哭声，仰着头，含泪說道：“阿媽，那——那我过几天再回来”。秋菊微微地点了点头，一手拴起小包裹一面攏着海珠的手，緩步走出破草屋。

## 黎明前的黑暗

——編寫小組——

一九四九年六月的一天，太阳还未露出海面，一只“三星”登陆艇，从沈家門方向駛来，停泊在桃花港面。艇上裝滿了穿着破破烂烂淡黃色軍服的兵，面黃飢瘦，生着滿身疥瘡，吵吵嚷嚷，驮着背包，扛着槍械，一个一个从艇上跳下舢舨，在螞蟻島長沙塘上岸了。

这是蔣匪軍九十九軍一部分的殘兵敗將，从宁波逃窜到海上来的。島上的一些偽乡保长、漁霸、地主、流氓們……象聞着糞味的狗，搖头摆尾，奔东窜西的忙起来啦，扛着猪羊，提着鷄鳴，到处叫人去迎接匪軍，可是漁民們逃的逃，躲的躲，有的喊着：“糟糕啦！烂脚兵来了”。这些偽乡保长找了半天，一个人也沒有找到，沒有办法，他們只好叫了几个狗腿子去迎接。

不到半天時間，螞蟻島上各个村子都挤滿了狼狽的匪軍。有的叫喊着，有的吵鬧着，有的敲門，逼着漁民二戶住間屋，三戶并一家，讓出房子給他們住；有的抓起晒在地上的生魚虾，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活象一群夾着尾巴快餓死的惡狗，貪婪的眼睛盯着島上的人

們，这一切預兆着更大的灾难，将要降临到螞蟻島人民的头上。

匪軍持着枪，借檢查为名，闖到漁民屋里，翻箱倒櫃，連偷帶搶，看到一件好的衣服、一双好的鞋子，搶着就走，如果漁民們去阻拦或爭奪一下，那末，水缸，眼床……所有家俱就会被敲得粉碎。

漁民們養的鷄、鴨、鵝、豬都搶光了，連不到半斤重的小鷄，不到二、三十斤重的小豬也搶得一只不留。有一次，匪軍两个班为了爭搶一只鷄，打得头破血流，把一只活活的鷄撕成两半。

匪軍將搶來的鷄、猪、鴨、鵝、魚乾、海蜇、虾干……卖的卖，吃的吃，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在路上橫冲直撞，手舞足蹈，咀里哼着淫穢曲調，歪戴着帽子，橫咬着香烟，見到妇女，百般侮辱，吓得妇女白天也不敢走路。大路小巷間成天响着噼哩啪啦的牌声、打罵声，真是搶刦敲詐，吃喝嫖賭，样样俱来。

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与螞蟻島一港相隔的桃花島解放了。盘踞在螞蟻島上的蔣匪軍，日夜不安，胆战心惊。梦想垂死掙扎，“反攻大陸”，就把桃花港封鎖起来，不准漁民下海捕魚，把所有的漁船擋在海涂上，好的作軍用船，坏的敲碎当柴燒。强迫漁民日夜做工，挖壕沟、造碉堡。連五、六十岁的老年人至十几岁的孩子也都放过，甚至有病的人，也被逼着去做工，上工退去五分钟，匪軍就举起皮条、枪托劈头盖脑的打。

螞蟻島本是一个綠树成蔭林木參天的一个美丽海島，不到半年時間，就被蔣匪軍破坏得成了光禿禿的禿頭山，連路边村口的“神树”，“水口树”也被砍得精光，他們把大树，漁民張网用的大竹蓋碉堡，余多当柴燒，漁网蓋大砲，燒柴不够就拆門窗板壁当柴燒，仅仅一年時間，島上房屋被破坏得殘垣斷壁，很难找到一幢完好无損的房屋。

当时的螞蟻島，真是人間地獄。山上壕沟直一条横一条，象烏

龟背上的花紋，山崗上的碉堡东一个西一个象坟堆一样多；海涂里地雷埋得扦不下脚，铁絲网縱橫交錯，海摊泥涂扦滿了竹笆。蔣匪軍不許島上人民外出，强迫男女老小做工事。大嶼有一个哑子名叫丁三，被逼着去做苦工，走过泥涂，踏响地雷被炸得粉身碎骨。白天只能看到如狼似虎的匪軍，押着一群面黃飢瘦的男女老小在做苦工，夜間，連犬吠鷄啼的聲音也听不到，簡直象一座无人的“死島”。漁民們悲嘆當時的情景，心酸的唱着这样一首歌謠：

草根樹皮都吃光，漁網漁船全敲光，  
海蜇皮子拿精光，毛竹當柴都燒光，  
山上青苔都挖光，猪羊鷄鴨都搶光，  
万惡蔣匪“刮命黨”，弄得螞蟻处处光。

島上这些偽鄉長、保長、漁霸、地主、流氓……搖頭擺尾，諂媚奉承，勾結匪軍，依仗惡勢，更加橫行不法。他們趁匪軍要糧要錢要人的时候，往人民头上多派多攤，借此敲詐勒索，貪污中飽，这时苛捐雜稅名目可多啦：土地稅，住房稅，耕地稅，椿頭稅，壯丁費，月捐費，保甲費，魚肉費……达数十种之多。为虎作張的狗腿子們，挨門逐戶催逼，少一分一厘，就会遭到拳打腳踢，漁民無錢拿出，他們就搜括漁民歷年来积存的魚貨，裝到沈家門出售，謀取重利。每天魚肉酒菜，吃喝玩乐，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恥的生活。劳动人民戶戶飢寒交迫，个个面黃飢瘦，連甘薯干湯也喝不到，只能以草根樹皮度日，当时劳动人民痛苦的說：

白頭娘无处尋，草籽根挖千淨，  
花蓮菜整株吞，毛節節當点心，  
小娃賣給福建人，小娘賣給沈家門。

請看看做苦工的悲慘命运吧：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大雪紛飞的日子，从天空到陸地都是阴森

森的，远远的望去，只看到山上岸边和海涂上挤满了人。一个斜白眼匪軍，拿着鞭子，来来去去的監視着。

漁民王阿青原是一个蛮结实的中年人，但做了二个月的苦工，使他变得面黃飢瘦，皮包骨头。他的头髮长得遮住了耳朵，两只眼睛充滿了血絲，身上穿着千疮百孔的衣服變得墨黑，吃力地剷着土。

家里穷得每天只能吃到几两甘薯干，而且要把这几两甘薯干燒上二次，头次燒湯以后，光喝湯，将鍋底里的甘薯干再煮第二次。这种吃法，也不是王阿青一家，已經有很多人家是这样吃的了。漁工們把这种吃法叫喝“人參湯”。确实，对将要断糧的人來說，比甘薯干更宝贵的东西再没有了。

阿青双手拿着剷，肚里餓得厉害，一陣一陣在发痛，連腰也直不起来。“斜白眼”被軍大衣裹得紧紧的，头上戴着防风帽，拿着鞭子气汹汹的走了过来，大罵道：“他媽的，慢吞吞的等共产党来嗎？”撩起手里的鞭子，往阿青头上打了过去。在一塊做工的李大根忙說：“先生，他已經餓得沒有力氣了呀，嚷他歇一歇吧”。“共产党來了杀你的头曉得嗎？还嚷他歇一歇，裝死”。斜白眼罵着，“再慢吞吞的，就看老子的鞭子厉害”。鞭子一甩大搖大擺的走到对面工地里去了。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王阿青是拖着病体給匪軍做苦工，他越来越恨匪軍，真想与匪軍拚了算了。

这天傍晚，烏云滿天，海里刮着大风，做工的人們拖着疲劳的身子都回家来了。在一間破得快要斜倒的小屋里，住着阿青的一家，小屋緊閉着門，屋里沒有点亮，阿青娘、阿青俩夫妻和两个兒子坐在小桌周围在喝甘薯干湯，阿青愁面苦臉的嘆了一口气，阿青妻子在責备着丈夫，今天中午不該去打那个斜白眼，自己去找了一身

禍，幸亏漁工們趕過來，不然早被打斃了。

突然，“砰砰砰”有人在敲門，阿青妻子忙放下飯碗去開門，只見一道雪白的手電筒光射進來，“鯊魚刺”跨進屋來，身上噴出一股難聞的酒氣，對着阿青說：“阿青，晚上輪到你和齊根兩人做船伕，趕快到穿山嶺去，那裡國軍等着”。

“鄉長先生，阿青這二個月來日做夜做，累得不象人了，今天身體又不舒服，求你調到明天去吧”。阿青妻子求着。

“哼！每天裝病，不行，今天晚上非去不可”。鯊魚刺瞪着三角眼命令似的說。阿青眼看沒有辦法，喝了几口甘薯干湯，就被鯊魚刺逼着走了。阿青妻子拿了一件衣服要阿青穿上，阿青娘還囑咐了一句，“晚上風大要當心”。

阿青和“鯊魚刺”兩人，一前一后的向穿山嶺走去。

“三道衙門”的大門口，只見客堂里點着雪亮的汽油燈，擺着一桌熱氣騰騰的酒席，圓桌上放着很多菜，周圍坐着匪軍營長，“百步蛇”，“坐地虎”，烂磨蛇和一些漁行老板。豁拳聲、談笑声充滿了整個客堂，穿得妖艳怪狀的花蝴蝶輪流給他們斟着酒。

“鯊魚刺”揮一揮手，打發阿青獨個走了，自己進屋，忙向匪營長說：“失陪”、“失陪”，花蝴蝶忙端上一條凳子，給他坐下。

王阿青恨不得飛進去打個痛快。穿山嶺海邊等着的蔣匪軍在大喊：“船伕，快開船了”。王阿青聽到喊聲，帶着憤怒的心情走過去。

海上，夜潮不斷的在漲着，大風刮得人們站不住腳，阿青看了這個天氣，朝着旁邊的一個匪軍連長說：“今晚風大，船有危險”。另一個老大齊根也扦上一句：“看天氣半夜還要下大雨”。

“媽的屁，狗性命倒緊要，八路來了，就槍斃你們”。匪軍連長狠狠的罵道。周圍站着的四五個小兵看看天氣也吓壞了，但不敢

开口。

阿青和齐根俩人无法只得跳到海涂里，脚被冻得象針在刺似的，船上载着五个匪軍，阿青和齐根一步一步的将船从海涂推到水里。小船在大风浪里颠簸着前进。阿青整整的忙了一夜，第二天回来，终于累得病倒了，发着高热，一连翻了几天，两只眼睛凹了进去，臉額上找不到一点肉，头发掉了一半，連走路的力气也没有。“鯊魚刺”还派狗腿子天天往阿青家里跑，有时偷偷在外面听着，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

一天，“鯊魚刺”亲自来了，走到阿青屋里，向着站在床边的阿青妻子扫了一眼，上去就揭开王阿青睡的破棉絮，三角眼一瞪說：“天天瞓眠床，小病裝大病，裝得好象”，一把将阿青从床上拖起来，“上工去，瞓在眠床里等共产党来嗎”。“乡长先生，不瞞你，阿青发热还没有退，一口饭也吃不下去，怎么能去做工呢”。阿青妻子苦苦求着。鯊魚刺又破口大罵：“哼！裝病裝了四五天，这笔帳怎么算”。轉身看到床后面放着一籃甘薯干，跑过去搶着就走，說：“不去做工，拿糧去抵”。阿青妻子奔上去，拖住了鯊魚刺的长袍，“求求你呀，一籃甘薯干拿去了，全家五人怎样活命啊”！“鯊魚刺”甩掉了阿青妻子的手，拔腿又走，阿青妻子又紧紧的追了上去，“哎喲”，一籃甘薯干总要还我呀，人就明天上工吧”。“明天上工，明天來拿吧！”“鯊魚刺”乡长說。

第二天早上，阿青只得拖着带病的身子，上工去了。

海边上，許許多人排在一起，有的去挖壕沟，有的去扛木头，有的去抬石头，分配好任务，阿青站在一边，身子顫抖得厉害。“他妈的，站在这里叫你来看热闹嗎？快动手去搬石头。”斜白眼罵着。

山上都是磨盘般的大石头，阿青和大根俩人开始抬了，大根尽量把繩子拉到自己的一边，来減輕阿青肩上的重量。可是阿青连空

手走路也搖搖晃晃，要他肩上再抬磨盤大的兩塊石头，走起來更是踉踉蹌蹌。一會兒，就累得滿頭大汗，皺着眉头，咬緊牙關，二只手用力抱住杠棍，尽量不使杠棍壓到自己肩上。剛到轉彎的地方，突然阿青的腳一滑，“嘆”的一声坐在地上，大根連忙把抬着石头的繩子用手捏住，不使石头掉下去，可是，两只手那里來这么大的力气呢，霎時，一塊大石头壓在阿青的背上，阿青尖叫了一聲，待大根把石头扶住，阿青的背脊骨已經壓斷了，滿身是血，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大根被吓得二脚直蹬，久久喊不出話來。

山上打石头的漁民看到這一慘景，丟掉鐵錘，飛奔下來。

“斜白眼”看到一群人圍在一起，忙跑過來吆喝着：“他媽的，又在偷懶了，快去做工，再偷懶槍斃，一個不剩！”李大根上去說：“誰偷懶呀，死人了你們一點不管嗎”。“死就死了，死几个人有什么關係呀”。“斜白眼”把這群人都趕散了。

后来，等王阿青家里知道，赶来，王阿青已經不省人事了，抬回家里，就死了，全家人哭个不停……。

# 斗争的日子

## 痛打鹽警

——编写小组——

初夏，海上一縷縷的白霧飄游着，一輪火紅的太陽浮出了海平面，波浪閃爍着金黃色的光芒，后浪推前浪，一浪跟一浪的滚动着，拍打着礁岩嘩嘩的响着；銀白色的海鷗，时而掠过海面上，时而升上天空自由自在地扑打翅膀尖叫着。一片片白帆，裝載着满怀希望的漁民，探索着海里的宝藏，漁民們高唱着：

海是聚宝盆，  
山是万宝山，  
塗能产黃金，  
岩礁处处藏白銀，……

宏亮的歌声象波浪一样向四面扩散，响徹辽闊的海洋。

大埠头停靠着一只小船，川流不息的人群緊張地扛卸着一包包的漁盐。

晌午，从定海方向駛来了一只名义上保护漁民实际上敲榨勒索欺压百姓的扮商船，在长沙塘門口独唧唧的抛下了練条錨，走下了十多个鹽警，个个背着大枪，斜带着帽子，向卸盐处走来。埠头边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正和一只見人就摆尾巴的小黃狗逗着玩。一个身材瘦长，长着二只鼠眼，滿臉灰黑的鹽警走过旁边时飞起一

脚，将小黃狗踢得半天高，小黃狗在空中翻着滾发出汪汪的哀鳴声，“噗通”一声掉进了海中央，浪花四濺，一会小黃狗被湍急的潮流冲走了。小女孩吓得面色鐵青，哇哇直哭，拔开小腿，头也不回的跑回家去。正在卸盐的漁民看到这情景个个憤怒非常。有个叫李芳虎的青年漁民还輕輕地罵了一声：“賊豬猡又要來敲竹杠找麻煩了”。

“私盐，沒有盐印統統充公”，这是坐船老爷張三元在敲榨勒索时常用的一句話。今天張三元看着卸盐的漁民仍旧用这句話威脅着，虽然这是漁民們用鈔票买来的，但“民見官怕三分”，只得忍气吞声恳求着：“老爷，盐是我們的命根子，有啥閑話慢慢商量”。这些搜括民脂民膏的貪官走卒，見有油水可揩，那里肯听。只見張三元抖了抖滾圓肥胖的身体，冷笑一陣說：“私盐，人勿犯法已經給你們便宜了，盐一定要充公”，人們好說歹說还是沒有用。

在船边卸盐的厚林伯見盐警蛮不講理，腦門里冒出三丈火，真想一拳擂过去，但为大事化小事，不把事件扩大，还是按捺住火性子說：“有話同你們老爷講去，盐只管先給卸上”。

說起厚林伯这人，島上人民沒一个不說他好的，看起來中等个子，五十开外年紀，真是貌不惊人，但仍然声如銅鐘，力如猛虎，体格挺好。他为人渾厚善良，秉直硬气，遇到不平之事总要講个公道話，因此島上男女老小，碰見他时都尊敬地叫他厚林伯”，有一回夏秋之交时，人們都忙着晒魚貨、打桩，漁民陳春根和“併头船”<sup>①</sup>的伙計連清，这年秋汛打到好桁地，漁壩陳歪种却强橫地在春根他們打的樁头前面打樁張网。陳春根气得直跺着脚，他袖子勒勒，褲脚捲捲赶了过去，平时行着“无理三分壘”的歪种那里肯讓，二人在桁

① 併头船：是互相合伙的意思。

地里就撕打起来。当伙計連清气急敗壞地跑回来把这事向厚林伯一講，他緊跟着連清坐船趕了去，把二人勸开。厚林伯問明原由，對歪种說：“小兄弟这是你的不是了，人家已經打好了的樁头，你半路里杀出程咬金来，如果你打的樁头，春根把你當面拦住了，心里痛快不痛快，張网人要將心比心，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海闊天空，任憑什么地方好打，你为何偏要打在这里不行”。漁霸虽霸，但也被駁得理屈詞穷，无話可答，只好拔起樁头，另打別处。經厚林伯這樣一調解，以后大家就議了个規矩：不能在已經打好樁头的桁地上前栏后阻，再打樁头。这為貧苦漁民減少許多受“冤氣”的麻煩。从此后，島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來請他去講几句，經他調解的事，人們也无不心服口服。

当时，張三元見是個年近花甲的老頭兒，在自己面前既不叫老爷，又不講好話，腦羞成怒，严厉罵道：“你这有眼无珠的老头，我張老爷面前，還有你說話的余地”，厚林伯也強彭彭的嚴詞的責問說：“扮商船是保護老百姓的呢？還是搶劫老百姓的？你們可以無故打罵群众，我們連講都不行，難道只許官兵放火，不許百姓点灯”。这下更触怒了張三元，他三脚二步气势汹汹地走到厚林伯面前抓住前襟，不問青紅皂白，就勢朝厚林伯啪啪二記耳光，厚林伯踉蹌地倒退了几步，感到臉上热辣辣，耳边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他內心燃起了不可抑制的怒火，罵道：“狼狗养的野种，你們太平吃錢糧，扰乱勿管帳，专敲老百姓竹杠”，越說越气憤，他顧不得“王法、白法”，呼呼二拳回击了过去，打得張狗熊滿地乱爬亂滾，十余个盐警眼巴巴看到主子被人毆打，七手八脚上前帮助。船上漁民見事情鬧翻了，噹噹的敲起了銅鑼，島上群众聞声四处赶来，一瞬間聚集了几个漁民，他們个个怒气冲冲，人人磨拳擦掌，几百年來受到盐警压迫勒索的仇恨，今天象着了火的炸藥暴发起来，打死王八蛋

狗盐警的吼声此起彼落，大家一窝蜂似的涌了上来，盐警见势不妙，一付兇相象洩了气的皮珠，拖着枪，抱着头窜回船上，赶紧起锚拉蓬，似丧家之犬狼狽地逃到定海去了。

滿臉灰黑瘦骨伶仃长个子盐警李阿三，因来不及逃跑，被漁民捉牢，痛打了一頓，然后用繩捆了起来，有的說吊在花角里喝大江老酒(海水)；有的說柱上石头往海底里沉，吓得他渾身顫抖，象死猪一样的躺在地上爹呀媽呀的直求饒。漁民們看到他这付尷尬相，个个高兴。人們赤手空拳打退了依仗官勢，欺压百姓的盐警，无不欢欣鼓舞。

## 智打戒严船

——編寫小組——

舟山淪陷后，駐定海、沈家門的日本鬼子經常乘着小汽艇或登陸艇出来巡邏海洋，燒漁船、劫魚貨、杀漁民，有时在小島上登陸，搶魚貨、燒房子、强奸妇女，真是无惡不作。鬼子的絕灭人性的兽行，激起漁民們无比仇恨，心里蘊藏着的怒火象将要暴发的熾热的岩浆。东海游击队在漁民的支持下神出鬼沒的襲击着鬼子的小汽艇，活跃在东海面上，每当游击队的胜利消息傳来，漁民們无不欢欣鼓舞，互相傳送，鬼子日夜寻找游击队的踪跡，对游击队进行殘酷的“扫蕩”，但是葫蘆倒了瓢起来，英勇的游击队仍不断打击鬼子，使鬼子伤透脑筋，因此，兽性更加瘋狂，对洋面实行了戒严，要口派了戒严船，小汽艇的活動更頻繁，有时迁到出海漁船，不是用炮击沉，就是澆上火油連人帶船燒燬。漁民对鬼子、对海洋戒严的小汽艇更是恨之入骨，称它謂“小疙瘩”<sup>①</sup>。东海游击队襲击鬼子“小

① 小疙瘩：指专找漁民麻煩的日本鬼子小汽艇。



疙瘩”的事，时常在島上的漁民中傳說着。

一天的下午，在成忠家里聚集着五六个漁民，商量着打馬峙門后的戒严船的事。

李阿三不时的挖挖脚，抓抓头皮，悶悶不响。李阿青見他二心不定，就問：“阿三，心里害怕嗎？怎么不說話呀？”阿三見人家猜透了自己的心，頓時从脖子根到面孔都紅了起來，不好意思地遮遮蓋蓋的說：不是害怕，就是在想，手无寸鐵，怎么个对付法。刘海昌生氣的說：你怕死不去就拉倒。你沒有听流动施教团同志說过，要自由要幸福就得和鬼子拼，都象你这个样兒，抗日可怎么抗法。李阿三也火了，你怎么就是瞧不起人，我怕死也不到这里来商量了。

李剛強見大家頂了牛，忙勸說：鬼子還沒打，自己人先吵了架，这可不能的哇。大家才又心平气和起来。李剛強說：“打蛇要打七寸，打鬼子要打腦門”。盛金龍一只脚擋在圓凳上，彎曲着背，手心托着下巴，粗声粗气的說：“我們別的少嘀咕，就商量下打鬼子怎么打法，这玩艺兒搞不好可不是鬧着玩的”。李阿青說：“咱們选个头兒，訂几个條兒，这样上起陣來就不会慌亂啦”。大伙都嚷着說：“有理有理”。大家推胆門最濶、蛮力最大的鄒成忠作當頭。然后你一言、我一語的訂了很多條條：上陣胆要壯心不要慌，只准上前不准退縮，动手时要听指揮不能乱动等等；訂完了條約，李阿青又說：那咱們怎么打扮去呢？用什么傢伙打呢？这一下，大伙都楞住了。有的說，咱不是去作客还打扮什么，有的說不打扮会暴露馬腳。爭論結果，大多数人同意打扮一下比較好。怎么打扮呢？大伙抓抓头皮，輕輕敲着桌子，想不出个法子来，鄒成忠唿的一拍大腿嚷着說：“門兒有啦，今天阿定哥不是剛从定海販来一百斤西瓜、五十斤黃金瓜、三十斤水密桃嗎？还有李連峰漲来了一些老黃魚和鯧魚，

咱们装扮着做小贩的，捕魚的，嘿！这不是个法兒嗎？”鄒成忠象放連珠砲似的說着。“武器就用斧头、菜刀”，李剛強补充着說。大伙都說：“好，就这么着”。等大家覺得这个办法已經沒有什么破綻了，才分头去作准备。

后半夜，沒有月亮，是星亮夜，磧門口有二个小黑点在向馬峙后門挪动着。这就是去打鬼子戒严船的二只漲网船出发了。鄒成忠、刘海昌、李阿三三人坐在头里一只小販打扮的漲网船里。李剛強、盛金龙、李阿青三人坐在漁船打扮的漲网船里。这晚上风平浪靜，二只船一前一后的搖着櫓。海水被櫓叶激起来，亮晶晶的水珠兒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閃爍着，鄒成忠板着桨輕声地哼着：

滿天星斗掛桅杆，  
打起櫓槳舟似箭，  
報父仇，雪國恥，  
消灭鬼子和汉奸。

.....

突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扫了过来，接着戒严船上傳来了“那一个”的吆喝声。紧跟着是一阵枪机的扳动声。搖大櫓的李阿三可慌啦，咀里結結巴巴的說：“糟了！鬼子要开枪啦”，吓得“噫”的一声，連大櫓也丢了。鄒成忠虽然胆門濶，这样場面沒有碰到过，也有些慌了手脚，他嘀咕着：媽的，这可打的什么仗呀，敌人是枪，咱們是刀，況且又是第一次上陣。当他想起这回是为报杀父之仇来的，如果逃回去会引起鬼子怀疑，将更坏了时，立即鎮靜下来，暗罵自己：我真他媽的糊涂，这样胆小还能报杀父血海深仇嗎？他壮壮胆，一面叫李阿三馬上擋起大櫓，繼續搖向戒严船。一面向戒严船回答：“老百姓”。

“干什么的，靠攏来檢查”。

“做小販的”，“拏魚的”<sup>①</sup>二只漁網船先后回答着。

張網船橹槳打个快，船兒象飛一样地在水面疾駛。待靠攏戒嚴船后，戒嚴船上跳下一个便衣漢奸。大伙立即把“派司”<sup>②</sup>舉得高高地說：“先生，我們是良民”。漢奸接过鄒成忠的派司在手里反來復去的看个不停，眼睛可老早对着大西瓜啦，漢奸把派司還給鄒成忠隨即捧起一只十来斤重的西瓜，用中指彈了二下，听西瓜嘣嘣作响，說：“嘿！好瓜，好瓜”，邊說邊流出滿口饑涎。“这只瓜你就孝敬孝敬太君吧”！鄒成忠看在眼里，心里暗罵着：“漢奸，無恥”，但臉上却堆笑說：“先生要，多拿几只去吧”！他吩咐大伙將船里的西瓜、黃金瓜、水密桃各分一半給“先生”（漢奸）和“皇軍”，自己也弯下腰帮着忙，裝了滿滿一籮筐，几个人七手八脚的送上了戒嚴船。那一邊的一個漢奸也向盛金龍說开了，“我們‘太君’正想吃大王魚，叉魚，你們留下几条孝敬孝敬”！“金龍搖搖頭不同意說，“不行不行，大街头‘東洋先生’吩咐过了的，凡是拏上来的魚，都要給他送去，別人誰也不准動一動”，他又陪了个笑臉說：“先生，对不起，以后拏來再來孝敬你們吧”。漢奸一听发了火說：“什么‘東洋先生’，‘西洋先生’，我們這里不是一樣嗎”？說着他索性將兩框子王魚，叉魚都掣上戒嚴船。金龍等三人講着好話，求着饒也跟了上去。戒嚴船上三個鬼子看着一個漢奸捧着一個大西瓜，在甲板上輕輕一砸，西瓜摔得四分五裂，鬼子兵連忙放下槍各搶一塊，扑噠扑噠地象猪吃食一样地啃了起来。掣黃魚的漢奸也奔了过来，拿起一塊西瓜皮啃着。六個漁民左右分成兩行站着，看他們吃西瓜。鄒成忠還殷勤的說：“太君，中國西瓜甜不甜”，隨即又捧起一只斗桶大的西瓜放在他的手里。鬼子小隊長眼一睸，鼻子一抽，露出一口大黃牙，哈哈的狂笑着，点了点

① 拏魚：即捕魚。

② 派司：日伪时期发给群众的身份証。

头，說：“西瓜的，大大的，好的好的！买卖人，好！”他将大姆指一翹，手一摆！“开路开路”。鄒成忠看了暗暗好笑，他隨即手一揮，那边李剛強、盛金龍早看好了二个汉奸，看到鄒成忠在做手势，跨上一步，将二个汉奸象老鷹抓小鶲一样的掣倒海里吃“大江老酒”去了。刘海大海，李阿青看已經干开了，索的一下，抽出早已准备好、藏在魚框底里磨得雪亮的斧头，朝着一个鬼子沒头沒脑的砍了过去，那个鬼子看情况不好用手一躲，一只还拿西瓜皮的右手被砍了下来，痛得鬼子哇哇直叫。刘海昌見未砍中要害，連忙窜了过去，飞起一脚，扑通一声，这个鬼子也掉进大海里去了。那边鄒成忠压在鬼子小队长的身上扭成一团，看来鬼子小队长蛮力很大，霍的一下反了个身，成忠又被鬼子騎着压在下面，驟的一下，鬼子抽出大战刀，李阿青見了暗暗吃惊，盛金龙眼快手快，一个箭步，跨上去朝着鬼子脑門，一斧头砍了下去，鬼子小队长慘叫一声，象死猪一样立即倒了下去，白花花的脑浆流个滿門头，大战刀滚在一边。李阿三也和另一个大块头鬼子拼打着，看样子阿三有些招架不起，阿三被重重的摔了一跤，鬼子隨即端起三八枪刺了过去，阿三骨碌一反，但左腿已挂了彩，鬼子正要再刺时，刘海昌窜了过去，倒反着抱住鬼子的脖子，鬼子朝天开一枪，成忠拿起鬼子小队长的大战刀，一刀正砍着鬼子的前脑，順手一拉，臭哄哄的肝肺流了一船板。三个鬼子，两个汉奸都“報銷”了。六个漁民把戒严船里的所有枪枝，彈药，都扑通扑通抛到大海里后，立即跳上了小船，飞快的离开了戒严船。

## 大 罢 工

——呂石均——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地区，劳动人民的痛苦

有增无减。蒋介石向人民残酷掠夺的魔爪伸向每个角落，强迫劳动人民出钱出命出粮，滥发纸币，物价一日三涨。新的灾难降在蚂蚁岛的劳动人民头上。

“百步蛇”剥削更毒辣残酷了。他利用物价暴漲的机会，指使三个儿子用拖欠鱼款、拖欠工钿来做投机生意，大发横财。渔民鄒忠心春汛卖給“順興”行二千五百斤漁貨，討了几次貨款，一直不給，拖了几个月，眼看快到端午了。鄒忠心又去要貨款时，“坐地虎”算盤一撥，仍按春汛漁价付款，鄒忠心一算，二千五百斤漁貨卖给他时可以买十石好米，如今这点錢只能买一斗米，他与“坐地虎”講理，“坐地虎”却蛮橫地吆喝走狗把鄒忠心毒打了一頓。鄒忠心被打断了肋骨，伤了內脏，吐血不止，不久就死了。这事可激怒了漁工和漁民，都憤憤不平。

端午节前后，正是漲海蜇的旺汛。“坐地虎”的弟弟“烂腐蛇”做贼心虛，胆颤心寒，害怕漁工为这事鬧起来，影响海蜇收入，赶忙把拖欠了二个月的工資全部付給漁工，还假惺惺的对漁工說：“伙計們，这次工钿退发了，但也沒有办法呀！市面紧，現款实在太少，以后一定按期发給工钿”。他想这样来籠絡漁工，漁工們理也沒理他，鼻子里輕蔑地哼了几声，代替了愠怒的回答。

李大根知道“烂腐蛇”的底細，更感到气愤，他說：“誰不知道，他把我們的血汗鈿屯积了大米，我們家里饿肚皮，他却把糧食堆得山样高”。大伙听了大根这一說，更加气恼了，都嚷着要与“烂腐蛇”去算帳，阿生老头对大伙說：“这样与他去算也算不成，再說全家老小肚皮貼脊梁等着吃，还是先用这錢买点米，解解眼前的急好”。大伙覺得他說得也有理，也就拿回去了。

端午那天，陆阿强等漁工正在埠头上把海蜇搬上岸来。秋菊拿着厚厚的一疊“关金”跑到阿强面前，怒冲冲的說：“这种鈔票有

“啥用”。說着用力往地上一摔，又說：“揩屁股還嫌擦不掉屎”。正在搬貨的漁工被這突如其來的行動楞住了。一張張還沒折痕的“关金”被風一刮，滿地都是，有的被刮上了天，好象祭鬼神時的紙灰，在空中飛舞。長沙塘的大路上，成群的婦女，老的年輕的都拿着厚厚的一疊“关金”向大埠頭繼續奔來。秋菊激惱地在說着：“我跑了上街跑下街，沈家們的米店全跑遍，走一爿問一爿，問一爿走一爿，米價一爿比一爿高，後來，我想那怕買一升米也好煮一餐粥，可是等我回头時米店都上了牌門，挂着牌子，說米賣光了”，阿強眼看二個月的血汗錢成了一錢不值的廢紙，眼里冒出火星，氣得話也講不出。李大根在對大伙大聲說：“走，與烂腐蛇算帳去”，這時陸阿強的話從牙縫迸了出來，說：“走，把這‘錫箔’去退給他，要他發米”嘆的一陣，大伙丟下了正在卸的海蜇，象潮水一般涌向“烂腐蛇”家去。烂腐蛇這兩天提心吊胆，派狗腿子到處探聽消息。大伙擁向他家來的消息早有人向他報了信。他見擠擠攘攘一大群人向他門口衝過來，忙派人請出他的父親“百步蛇”來擋陣。

“百步蛇”姓呂名阿熊，為人陰險毒辣，無惡不作，群眾背地里不叫他名字，都叫他“百步蛇”。近二年來，他專門指使三個兒子為非作歹，自己不大出頭露面，躲在家里吃“煨飯”喝酒食肉。

阿強、大根二人走在人群前面，遠遠看見“烂腐蛇”門框上好象掛着一個剛出白的肉豬。一看到就知道“百步蛇”擋在門口。這時，有的人故意放慢了脚步，有的不聲不響的走出人群，回家去了。阿強、大根他們走近“百步蛇”時，回头看看只剩下二十多個漁工了。“百步蛇”穿一件紡綢長衫，反背着手，站在大門口第一級石階上，看着阿強、大根等漁工慢慢走近，他“嘿嘿！”一聲冷笑，嘴巴兩角拉近耳跟，露出一排焦黃牙齿，兩顆門牙特別大，嵌在蒼白的下嘴唇上，鷹嘴鼻尖上冒着幾顆麥粒般大小的汗珠，肥大的肚子急促的忽

上忽下起伏着，那顆上尖下方細小的三角头正象出自肉猪割了头的刀圈，深深地埋在高領子里，圓圓的賊眼向来人扫了一圈，喘了口粗气說：“小兄弟們，邻舍隔壁，出門就見面，何必劳师动众伤了和气呢，有話好商量嘛！”他咳嗽了一陣后，又說：“我吉夫兒有什么对不起大众的事，統由我老头子承担”。

漁工們中間有的被他這一說，剛才的怒氣好象也跑了。阿強也吃惊，想不到“百步蛇”來这手軟功，但仍鼓了鼓勇气，走上一步，緩緩的說：“二老闆付給我們二个月工鈔，我們上沈家門买米也買不到，要二老闆算給我們米价，該九斗的我們也不算一石，公平合理”。 “百步蛇”伸出了头，瞪大圓眼睛，好象想把阿強囫囵吞下去似的，他皮笑肉不动的說：“噢，原来为这个事来的，吉兒前天已把工資付給了你們該十万元的吉兒也沒有給九万元。要米也可以，不过，一天一个价，今天报上登的米价是一百万一担，按照昨天情況早晚剛好漲一半，算一百五十万元一担，我做个中間人，現款交易。” 大根一听，一百五十万元一担米，一摸袋里那疊硬梆梆的“鈔票”，一算二个月工鈔，买不到一斗米，正要說話，忽覺有人牽他衣角，回头一看是阿生老头。“我看算了吧！算自己悔气，前世不修，今世受苦，穷人就是該苦啊！”阿生老头輕声向大根說，后面还有几个人似乎附和阿生老头的話。有的沒精打采的站着，只是暗暗的嘆气，大根看到这种情景，走上一步，向阿强丢了個眼色，对“百步蛇”說：“一百五十万元一担的米，我們做漁工的吃不起”。百步蛇以为漁工們被吓倒了，就气势汹汹的說：“吃得起吃不起由你們自己便，放着烂掉也要当好米。你們給我上工去！誰搗蛋，誰吃亏！放明白点！”陆阿强轉过身向大家眨了眨眼說了声“弟兄們，走吧，那么貴的米我們吃不起呀，走吧！”人群嘩啦一声朝后散去，陆阿强匆忙跑了几步赶到前头。

人群去远了，“烂腐蛇”才从门背后贼头鬼脑的走了出来，用絲綢手帕擦着汗，“百步蛇”冷冷的对他說了声：“当心点”，这班穷鬼結在一起不好办呐”。

二、三十个漁工，在大埠头一面搬着海蜇；一面談論着，“真糟糕！在这里气鼓鼓象要炸，一見百步蛇象見閻王爷，又吓得不敢上”。大根埋怨着。說完又看了看阿生老头。阿强說：“是啊，去时一大群，走到半路溜掉一半，說不上三句話又跑掉一半，事情就难办了”。大家都說开了話：“如果这样弄下去，妻子兒女連西北风也喝不上了，米价漲，鈔票跌，一月工鈿拖到月底，可买牛的錢只能买只鷄”。

“这回二个月工資一定要折米。”

“今后工資一定要折米。”

“算米价恐怕他不会同意，弄不好把我們解雇，到那时，連自己肚子也不会飽，不要說全家老小了。”阿生老头耽心地說。大根心想罵一頓出出气，他冲着阿生老头罵了一句：“放屁”！阿强忙阻止了大根接过了話头，說：“阿生伯，說願意，他見錢如見命，当然不会願意的，不过只要大伙心齐都不給他做工，他也沒办法了，上海这样大的工厂，工人一罢工，老板也只得被工人牵着鼻子走。”又轉向大伙說：“我看我們也来个罢工”。“什么叫罢工？”一个青年漁工不等阿强說完就問。阿强繼續說：“罢工，就是大家都不給老板做活，提几个条件，老板不答应就不做活。”那个青年漁工高兴得大声叫了起来。“好呀！那我們就罢他一个工吧！”旁边几个漁民也說：“对，罢工！”阿强向大夥擺了摆手說：“輕一点，輕一点，別讓走狗听到了。”大根在一旁早把条件想好了，他看大家同意罢工就說：“我看条件有二个，一是上两个月工資要按米計算，补足鈔票，那天付錢算那天米价。二是今后工資以米作价，按月付清”。大伙都說好，阿生老

头却說：“这样好是好，恐怕人家勢大財多，肯依我們話嗎？”阿強态度坚定的說：“条件就这二条，大伙一定要齐心，这两天正是海蜇旺发，大家分头商議商議，从明天起就不給他上工，誰上工，工資就問誰拿。”罢工就这样决定了。大嶼、川山嶼、后嶼的漁工听到长沙塘漁工的罢工消息，也都約好明天不出工。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空中一絲云也沒有，蠣島几个嶼口，張网船一动不动的吊在纜索上，桃花港比往日显得冷清多了。那天漁工們都在家休息，沒有去上工。“百步蛇”听到漁工真的罢工了，他急得在房子里团团轉，嘴里唸着：“造反了，造反了”走到藤椅边猛的坐了下来，冲着站在旁边的“烂腐蛇”罵：“笨得象猪糞一样，×你娘的，叫你留心点，留心点，你却还摟着个烂女人寻死作乐”。“烂腐蛇”象“屎缸棒”一样直挺挺的插在桌子旁边，胆怯地分辯着：“我昨……昨天看……看到他們还老实……实在搬海蜇，誰知今……天会鬧出这个事。”正在他們說話間，狗腿子連云癩头在房門口探出了半个禿头，說：“老爷，外面沃成康，鄒全德等老板請您出个主意，怎样对付这帮穷鬼”然后走前一步獻殷勤的又叫了一声：“老爷，我看請三老闆派自卫队来彈劾一下，否則，太不象話了。”“百步蛇”忽的站了起来，厉声說：“放屁，自卫队只能治小病小痛，如今全蠣島山鬧起来了，不要說自卫队，就是“國軍”开来一个連也不頂用，自卫队頂屁用。”連云癩头被罵了一頓，連忙“是，是是”的弯着腰灰溜溜的退出房門。“百步蛇”阴險地对“烂腐蛇”說：“我們家底实，就是一年不張网也不伤脾胃。这帮穷鬼不給我們做工自找苦吃，餓他三天，就会到我們面前磕头求饒了。这几天就是几万元一斤米也不卖給漁工，讓他們餓着。”“烂腐蛇”也沒主意，只是低头应是。

第三天早晨，太阳光透过薄薄的海霧，桃花港面上好似蒙上了一層粉紅色輕紗，一排排的張网船上，停着三三两两的海鷗，注視

着潮水，慢慢地向海涂鋪过来，忽的飞起，落在海涂上唧住了一条小魚又飞回漲网船上。四周靜靜的，沒有人来惊动它們。

陆阿强匆忙喝了两碗甘薯干湯，正要站起来往外走，大根匆匆忙忙的跑进来，一見阿强就說：“阿强哥，沃成康，邹全德两个‘长元主’已經答應以米計工資付給漁工了，有的弟兄家里米甏里連甘薯干也擰光了；嚷着还是上工算了，上工多少拿几塊錢，自己肚子总可以吃饱的，这样紅赤猛日头閑着多难受，阿强哥，你看怎么办？”阿强听了微微一笑說：“你吃过飯了嗎？”

“吃飯！？連甘薯干湯還沒沾过牙呢，肚皮餓得象犁癟了”。

“秋菊，还有甘薯干湯嗎？”阿强轉过身問。

“还亏你問得出，早晨这点也是昨天自发家借来的一斤甘薯干吃了一天，还有！”秋菊同情地望了望大根，又說：“还是上工去吧，在別人家做工自身好孬总能吃饱的。”阿强这两天來只喝了点照得出人影的甘薯干湯，沒一点囫囵的东西嚥到肚里，只听肚子咕咚咕咚响，身上沒一点力气，真想去上工吃一頓飽飯，但一想：如果这样去上工，“百步蛇”会更加毒辣地对待漁工，不能，絕對不能上工。所以一直熬着，他坚信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斗过“百步蛇”的。阿强深深的“唉”了一声，对大根說：“我們現在餓一餐将来可以飽几天，我們肚子餓的慌，“百步蛇”心里这两天一定也是急得慌，走，我們到外面去看看。”

大根隨着阿强走到大埠头，两人收住了脚，同时看着一个个魚籃般大的海蟄，一批一批的隨着潮水漂向远处。阿强对大根說：“百步蛇，看到这些海蟄不性急嗎？”大根会意地笑了笑，阿强又說：“这样吧，我們分头告訴大家，一定要等‘百步蛇’答應条件才上工，打蛇要打头。”他們正要回身走，連云巔点头哈腰的趕上前來說：“阿强，老爷請你”阿强一看这平日作威作福，仗勢欺人的狗腿子裝

成这付模樣，估計一定是“百步蛇”叫他去談條件，故意裝做沒聽清問：“誰請老爷去？”連云頭忙說：“是阿熊老爷請老爷去”阿強手一揮“呸”的吐了口唾沫，說：“我不吃他飯，有事叫他出來說”。

阿強待連云頭轉身走回時，忙對大根說：“快，快去叫大伙到這裡來。”還輕輕的在大根耳邊嘀咕了一陣。

一會，大埠頭擠滿了人，緊張的看着“百步蛇”好象看一場精采的猴子戲，“百步蛇”裝着笑臉，小圓眼眯成了一道縫，向阿強等漁工一口一個好弟兄的說着好話：“好兄弟，看着我的面上，還是請大伙上工吧！”“百步蛇”還想要他那套把戲，誘騙漁工上工。“閑話少囉嗦，你的面子有屁股樣大我們也看不見”不知誰罵了一句。接着又是一个人大聲說：“兩個條件答應不答應。”“百步蛇”一直認為漁工們餓了三天了，只要再吃一回“牛皮糖”就可解決了。一看漁工們勁頭還很足，說話象吃了炒麥粉樣硬，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這才慌了手脚。一想海蜇正是旺汛，漁工再不上工光自己就得損失千把担海蜇，哪有多少錢啊！”忽然人群中又大聲地叫了聲：“兩個條件答應不答應”大家都嚷了起來。“百步蛇”有些胆寒，想答應又怕丟了自己面子。因此，還是板起臉孔，聲嘶力竭地嗥叫：“你們想造反嗎？沒有家法，還有國法。”阿強看了着這個陣勢，心里暗暗高兴，他知道“百步蛇”的脾氣，“百步蛇”有幾根肋骨阿強都摸得清清楚楚，每當“百步蛇”象惡狗樣叫的時候就是心勞計盡的時候。阿強看时机已經成熟，連忙上前一步說：“老爷！大伙做工是为了圖口，如今物价比潮水漲得還快，月頭定價，月底發工資，鈔票變得比草紙還不值錢，這叫我們大伙全家老小怎麼過活呢？大伙不是故意與老爷為難，不是造反实在是逼不得已啊，你答應了我們兩個條件，我們上工，还能委曲你嗎？”“百步蛇”眼看大伙气势汹汹，如不答應海蜇白白漂过毫无办法，于是才吱吱唔唔地說：“好吧，兩個條件我

答……应了算！請大伙今天下半天就上工。”人群中又有人叫起来：“不行，那有这么便宜”“上两个月工資几时补足几时上工？”“百步蛇”一想“大头”已經答应了，“小尾巴”也不在乎了，忙对站在他旁边的“烂腐蛇”說：“叫帳房馬上算清，馬上算清，越快越好”。

一場自发的罢工斗争胜利了，漁民們清楚地了解：这次斗争，只是开始。更大規模的斗争还在等待着他們！

# 响往着光明

## 抗日宣傳員給留下的

——编写小組——

一九三八年，定海处在抗日的前哨，我党地下組織團結了抗日青年，四处出发对群众展开了抗日宣傳。

这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白茫茫的雾气籠罩着螞蟻島，礁岩、山峯、漁船、村庄被沉浸在雾海里。

太阳漸漸从东方升起，輕輕地把雾幕撥开，放射出万道紅光，它給人們帶來了溫暖和希望。一会，雾气消散了，大地上出現了一片清新的气象，一切都象洗滌过一般的新鮮。露水珠在漁船上閃爍得格外美丽，好象綴上了一層明珠。島上的漁民們都忙着整理漁具、漁网，准备揚帆出海。

这时，从沈家門方向駛來了一只大捕船，漸漸向螞蟻島靠攏。船到长沙塘时，嘟——嘟嘟嘟的角螺声响徹海洋，山谷里震盪着角螺的回声。大捕船在大埠头靠岸后，船艙里走出四个青年人，都二十来岁上下。为首的一个身穿一套已經褪色但很干淨的黃卡曇中山裝。两道濃眉微微向上挑起，銳利的眼睛閃耀着和善的光芒，留着烏黑的青年头，看过去更加年青英俊。这是党的地下組織派到这里来搞抗日宣傳工作的青年陈海紅同志。他揉着眼睛探詢老大，这里是什么地方呀。老大笑咪咪的回答說，这里是靠船埠，过去点

就是长沙塘……。陈海紅以感激的心情向船員一一握手道謝，然后和三个青年登船上岸。他們提着行李、油印机和鉛桶……等东西，向长沙塘走来，边走边唱：

起来！

不願做奴隶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八一三，

东洋兵艦开进上海灘，  
开大炮，  
甩炸弹，  
杀我同胞千千万！……

唱完一个又一个，歌声激昂慷慨。

次日上午，大埠头廣場上圍着一大堆人群，中間高凳上站着四个青年人，他們一忽兒捏紧拳头在空中揮手，一忽兒又咬牙切齒，控訴着灭絕人性的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这是流动施教团的同志在宣傳，他們把抗日战争的消息告訴給全島人民，他們給全島人民講解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告訴全島人民真正領導抗日打鬼子的是毛澤東、朱德，八路軍号召全島人民要幸福、要自由只有和鬼子併，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等等，給全島人民帶來了新的氣息和希望。

島上漁工李忠耿的兒子李大根，一个生來個性倔強的小伙子，很快就和流动施教团的同志們混熟了。通过他，使流动施教团得到了有力的宣傳助手。島上組織了六、七十名漁民的孩子，在施教团的领导下，一面讀書，一面作宣傳工作。整个島上沸騰起来了。

流动施教团的同志們領着这帮小战士整天不是向群众宣傳演出，就是帮着粘浆糊，貼标語。沒有几天功夫，墙壁上、礁岩上全部写滿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只有一致抗日，才是民族的最高利益！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打倒日本鬼子！”“反对卖國求榮！消灭汉奸！”“扫清國恥，最后胜利必屬我們！”……的巨幅标語。特別應提出的一件是：一次外号叫“惡瘋狗”的长沙塘伪保长沃大狗欺压漁民刘海昌的事，被施教团的陈海紅同志遇上了。陈海紅同志当场給惡瘋狗教訓了一頓，要他拥护抗日，不准亂罵共产党，八路軍；要好好做人，不准橫行霸道，刁难穷苦百姓；要把在群众中擰來的漁船，背来的漁网統統物归原主，今后不准再来这一着……。施教团的同志教訓“惡瘋狗”的事，大大鼓舞了全島漁民。流动施教团更受群众信仰和拥护。島上的抗日气氛也大大活跃了起来，很多爱国青年都自动組織訓練，有的投奔了新四軍，走上了抗日前線。

一天，太阳象熊熊烈火，晒得墙上可貼熟麦餅。陈海紅等几个青年人領着大根等孩子，整齐地排着队，唱着歌又出发去宣傳了。

吹起小喇叭，  
噠噠噠噠噠，  
打起小鋼鼓，  
咚咚咚鼉咚，  
手拿小刀槍，  
冲锋到戰場，  
一刀杀汉奸，  
一槍打东洋，  
不怕年紀小，  
只怕不抵抗！……

前面走着是李大根，他化装着头戴西瓜皮帽，三羊胡須翹得半

天高，带着一付用高粱杆子制成的太阳鏡，身穿一件刚刚洗过留着摺痕的白紡綢衫，大得与身体很不相称，手里摇着芭蕉扇，大模大样的一搖一摆地走着，活象个长沙塘漁霸伪保长恶瘋狗，后面十余个肩背漆得擦黑的木制大枪，其中三四个是鬼子模样，五六个都头包毛巾，是个民兵打扮。宣傳队在长沙塘的一个广场上站了下来，小銅鼓“咚咚咚”敲得震天响，看热闹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圍了攏来，外三層里四層，把他們圍得水洩不通，他們演着戏。

几个鬼子兵端着枪，气势汹汹的从左面走了出来，很熟練地走进伪保长的家里，伪保长连忙打躬作揖，倒茶递烟忙个不停。一个腰挂一炳用竹片做成指挥刀的日本軍官，向伪保长囁哩咕噜不知說些啥名堂。伪保长連忙一躬到九十度象似听懂了什么，諾諾应是，正这时“砰”的一声，右角冲出来几个头包白毛巾的民兵，包围了伪保长的家，鬼子听到枪声慌乱得混成一团，提着大枪朝着枪响处窜了出来。外面几个民兵早已四下埋伏好了，等鬼子兵逃出来时，一枪一个鬼子都倒了下去，伪保长也慌乱得不行，二只脚顫抖得走不动路，东逃逃、西窜窜急得干巴巴直踩着，他想別处都被堵住了，只有通往后山的一个狗洞可以鑽出去，他三脚二步走到洞边，四下里張望一下，屁股一扭从狗洞里鑽了进去。洞外早有二个民兵兜着一只麻袋守在那里了，等伪保长头一鑽出，象魚一样落到网袋筒里去了。小宣傳队员又唱开了：

要自由，要幸福，  
大家只有和鬼子拚，  
偽保長，投鬼子，  
把他臉皮剥千淨……。

这个精彩的小演出，場外群众个个都十分痛快。刘海昌在人群中高喊着：“打死这个卖国贼——伪保长。在旁边看热闹的鄒瘸

三，恶狠狠二个伪保长，脸上顿时青一块、紫一块，从人群堆里鑽了出去，一溜烟的跑开了。

次日，朝霞照得螞蟻島滿山通紅，看样子又是一个好晴天，人們站在大埠头为流动施教团的同志送行，角螺“嘟嘟嘟”的催客下船，大根、永康、兴发、銀花等小朋友揮着小手对站在航船上的四五个青年說：“同志，你們以後一定要来啊！我們盼望”，陈海紅同志在船上回答：“小同志，回去吧，我們馬上会回来的”。

船离开了岸，流动施教团的几个青年又到另一个地方作抗日宣傳了他們在螞蟻島虽然只住了一个多月，但他們的宣傳却深深的在螞蟻島人民心中生了根，螞蟻島人民从此知道了共产党和毛澤东为穷人謀幸福，好象航船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了大海中灯塔一样响往着共产党和毛澤东。

## 投 新 四 軍

——編寫小組——

一九四九年是螞蟻島人民最痛苦的一年，漁霸、伪乡保长与匪軍勾結在一起，折磨得人民实在过不下去了。

漁工刘海昌和几个漁民，在一个暴风雷雨的黑夜，駛着小船，冒險的离开了螞蟻島。經過一段緊張的航行，張网船終于平靜地停靠在宁海码头。以海昌为首的三个漁民，很快的找到了新四軍，說明从舟山来，因为家里被刮民党弄得屢空精光，沒吃沒穿，特地出来投共产党，新四軍。

新四軍的班长听海昌一說，笑了笑，又看了看海昌他們的模樣，粗手大脚，被海风吹打得黑黝黝的面龐，衣服东一塊补釘，西一个窟窿，就知道是帮貧苦的劳动人民，因此對他們更亲近了，經過

仔細的了解，并和大队部商議以后，看这三个漁民决心都很大，就把他們留下了。并分配他們仍干本行，做船老大。

新的生活开始了。

当时，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了解放舟山和祖国的沿海岛屿，他們跟随漁民学习搖櫓、拔篷、掌舵等船上操作。海昌的一只小張網船安扦在三班，班长姓王，是个直性子，班里还有个爱开玩笑的万精通，他才十八岁，因为全班他年紀最輕，平时又爱說笑話，所以人家都叫他“小調皮”。

海昌到部队当船老大时，部队正开展着积极准备渡海作战的运动，部队首长要求老大耐心教，战士虛心学，提出在一个月內每个战士都能駕駛漁船，不到二天功夫，海昌和班里战士混得很熟了，能叫出每个战士的名字、綽号，因海昌个子高，在部队吃得飽、睡得足，身子骨又結实了，所以大家叫他“大个子”，海昌也乐意接受这亲热的称呼。

当时为了避免蔣匪軍飞机的轟炸扫射，都是白天休息晚上練習渡海作战，海昌开始不习惯，白天就是睡不着，一到晚上眼皮就重重的往下沉，不久也習慣了。每当天上星星冒出来的时候，他就推着船下海，挨个的教战士搖櫓、拔蓬。一天海昌教着“小調皮”搖大櫓，“小調皮”左手握櫓手，右手握櫓帶，蓬咚蓬咚淨倒“櫓潭”，櫓在他手里，比拉山炮还笨，累得他滿头大汗，嘴里嚷着：“这一—这么搞的呀！”

海昌用双手捺在櫓中間，狠命往下压，不讓櫓潭脫出櫓柱。他半开玩笑的說：“小調皮这下可够你喰的啦，搖櫓这玩艺兒，真是挑担三百斤，有力用不上。”“这傢伙真气人，尽摔跤，連档也不給我擋起来。”小調皮委曲似的說。海昌拿过櫓，比划着說：“看搖櫓的要領，推櫓左手要用力往外推，板櫓捏櫓帶的左手要用力往后拉，眼

晴朝前看……。”小調皮真佩服海昌，一到他手里变得十分听话。

风浪越来越大，船身颠波也越来越厉害了，小調皮說头昏，就爬在船舷上，低头看着翻滚着的浪头，一会就嘔吐起来，其他同志也都暈船了。你也吐，他也吐，把个張网船吐得一塌拉糊塗。

船靠了埠，海昌一个个扶上了岸，同志們都躺在沙滩上。小調皮面孔蜡黃，只觉得山在动地在搖，天要蹋的样子。

休息了吸一支烟的功夫，班长問大家：

“同志們洩气了吧？”

“沒有！”战士齐心回答。

“为什么老躺在地上不走呢？”

“情願岸上日跑五百里；就是不想下海当水兵。”小調皮輸了一回稍微感到舒服了，又調皮地說。

惹得战士們都哄笑起来，班长一声命令，大家又上了船。

勤学苦練三个星期后，大多数战士不仅都習慣了海上生活，而且還掌握了一般操作技术，提前完成了部队首长提出的学习任务。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軍乘风破浪渡海作战，接二連三的解放了金塘、六橫、虾峙……等沿海島屿，海昌由于在几次战斗中工作积极，出色的完成了运输任务，在虾峙解放后評了个二等功，并担任了小組长。

八月二十七号，天下着毛毛雨，我軍駐虾峙部队向桃花蔣匪軍进行了猛烈的砲击，战士們都忙着烙油餅，准备干糧。海昌也在帮着忙。

后半晌，班长悄悄地对战士們說：“晚上有任务，大家准备好。”屋子里立刻沸騰了，战士个个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班长严肃的对海昌說：“今晚船很多，为了使各船队不紊乱，在手电筒上将用紅、黃、藍、白、黑……各色布条包扎作記号，带头的

船用手电筒在船舷亮一下，其他有关各色所屬的船都要紧紧跟上。首长命令我班要跟上紅色信号，不能掉队。”

海昌听完班长傳达命令后，真是又惊又喜。因为他虽然随着部队参加过几次战斗，但是沒打上几枪，敌人都乖乖的繳枪投降了，这次听说要大打，真是高兴极了。他盯着班长問：

“当真哪……？”

班长连连搖手：“你小声些。”

海昌自己也感到太魯莽了，随即吐吐舌头縮縮脖子，又慚愧又得意的笑了笑，然后低声地問：“打那兒？”

这回班长可沒告訴了，他搖搖头，說了声“不知道”。然后又說：“咱们准备好等待命令就行了，問那么詳細干嗎？”

海昌内心疙瘩沒有解开，他独个兒思索着，踱了出来。他想：打那兒啊？班长为什么不同我講个清楚呀？不告訴拉倒，反正錯不了打这些王八窩，桃花、螞蟻，登步，沈家門……他想呀想的，把全舟山沒解放的一些大小島屿都想遍了。每想到一个島子，好象就是他停船攻击的对象。

突然，后面有人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

“誰呀！”海昌問着，接着又說：“小調皮，你……”小調皮忍不住咯咯的笑了起来。

“我知道定是你这調皮鬼。”海昌笑着說。

“又在想嫂子了吧？怎么独个兒呆在这里。”

海昌一本正經的說：“去你的，螞蟻島不解放，我一輩子也不去想她。”他突然低声問：

“嗨，万精通，你消息比誰都灵通，說說看，阿啦今晚上打那兒？”

小調皮向来好和海昌开玩笑，这回却绷着臉，搖搖头，說了一

声“不知道”！拔脚就要走开。

海昌忙拦住他。

“嘿！你这调皮鬼，到会保守秘密！”

“好！不保守秘密，告诉你。”

海昌高兴极了，乐得把小调皮抱了起来又放下。他挺认真地刚把头伸过去，侧着耳朵听他说，小调皮却在海昌头上轻轻地拍了三下，压着小声说：“打蛋、打蛋！”不等海昌回手回言，就一溜烟的跑开了。

海昌瞪着两只眼睛，看他远去的背影，脑子里还是盘算着，到底打哪里？

夜，不知不觉来临了，海雾很浓，淅淅沥沥下着雨。部队都早跳到船舱里等待命令出发。忽然在礁石山咀的隐蔽地方燃起了一股茅柴火。顿时，一百多条木帆船象脱了弦的箭，嗖嗖地飞射出去。

海昌把舵的那只船，紧紧跟着打红手电筒的带头船。小调皮站在他身旁，挺神气的说：

“海昌老大，桃花解放后，你可得第一功啦。”

“小鬼，可也少不了你的一功呀。”

船到港心，我军阵地的六〇炮、迫击炮格咚格咚……地叫开了。不一会海昌那只船里的轻机枪也嗒嗒嗒……地叫开了。

敌人的枪炮也开了腔。嘘嘘的炮弹一个紧接一个落在木帆船的周围，炸起来的水柱冲得半天高，倒下去一棵又立起一棵，子弹在头上呼啸。幸亏薄雾遮住了船身，使敌人没法找到正确的目标。子弹、炮弹飞来飞去，在天空中划了一道道的红线在桃花港上空好象撒着一顶红色大网。

“哎！真糟糕，风没有了。”老大刘海昌急促地叫了一声。在战斗中任何一分一秒的时间都是十分宝贵的。风早不小，退不小，偏

到战斗紧要关头小下来，帆船沒有风一点也驶不动了。怎么办呢？  
摇橹。

就在这时候，嘘的一颗迫击炮弹飞过来，落在海昌船头边，轰的一声炸开了。船被炸起来的浪头摇晃不停，硝烟味薰得呛人。

海昌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碰了一下，咕咚一声倒了下去。班长、小调皮忙喊：

“海昌！海昌！”船上的机枪达达达达……的又朝岸上打了一阵。

海昌慢慢爬起来，摸着脑袋问：“这下谁打着我了吧？”小调皮说：“是锚里打飞的半截横柴，碰了你一个青疙瘩。”

海昌感到有些胆怯，两脚哆嗦不停，手也软得撑不起橹，但他想起部队首长在出发前的动员报告和多条性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给他产生了巨大力量。当班长问他有没有关系的时候，海昌笑着说：“不碍事，子弹打不着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他们干到底。”他看到船离岸很近了，就振作精神，拿出吃奶之力，拼命地摇向预定登陆地点。

“嗤——一颗重迫击炮弹又飞了过来。

“快，快伏倒！”班长大声叫嚷着。

“班长，你挂了花。”海昌叫嚷着，看到班长左脚绑腿打散了，流着血，想放下橹，去救班长，被班长阻止了。

“快……快摇，一点点皮擦破，没关系，时间就是生命，上岸就是胜利。”班长命令着。

小调皮立即掏出急救包，把班长炸破酒杯口大小的伤口包好。

船快要靠岸时，突然在死角里嘟嘟——冲锋枪朝海昌船里打来。一个高个子战士倒下了，小调皮腿上、手臂上都挂了花。

班长忙扶起倒下的战士，叫喊着他的名字。那个战士睁了一

眼，吃力地看了一下同志們，斷斷續續地說：

“班——班长，我——我不——不行了，你——你們不——不要管我，消灭——敵人要緊。”

怒火在每个人的內心燃燒，船艙里全付武裝的戰士們，都以準備冲锋的姿勢匍匐着，二眼紧盯預定登陸的地點。

海昌見到這一情況，眼睛放射着仇恨的怒火。他雖然右腿上也挂了花，但鋼鐵般的人民戰士，給他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復仇的火焰使他忘記了疼痛和一切。他加大一把勁，使船尽快的靠岸，能使戰士們及早消灭這些可惡的強盜——蔣匪軍。

嘹亮的冲锋号声响了，海昌他們那只船首先靠了岸。班长喊了一声：“同志們沖呀！”象小老虎一樣的戰士奮勇的向前冲去，摧毀了敵人在海灘上設置的三道防禦工事——竹籬笆、地雷和鐵絲網，跨過了盤在山上一條條長蛇一樣的塹壕，炸碎了烏龜壳似的碉堡。打得蔣匪軍死的死，傷的傷，活着的都乖乖的繳了槍。

海昌也跟着戰士冲上了山，看着山上路边蔣匪軍官兵的尸体，看到敵人舉手投降的丑態。心里真是又氣、又恨、又高兴。當看到解放軍押着匪軍團長走出敵掩蔽部時，他和解放軍指戰員高呼着：“我們勝利了。”

經過幾小時的激烈戰鬥，桃花島上的蔣匪軍被全部、徹底消滅掉了。

漁民海昌又為人民立下了功。

## 天亮前的斗争

——編寫小組——

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個早晨，薄薄的海霧環繞在螞蟻島周圍，

阳光彷彿含羞似地时隐时出；海浪拍打着岩石发出有节奏的吼吼叫声。兰地礁停泊着一条破烂的小渔船，三个渔民光着脚，在礁口宽阔的海涂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船边。

自从国民党匪军盘踞在螞蟻島后，漁工被迫冒着风霜雨雪，忍着酷热严寒，熬着飢餓，沒有冬夏，成天到晚干着繁重的苦工——壓礮堡、挖壕沟……，人們被磨折得个个臉色暗黃，神色憔悴。

特別是桃花解放后，蔣匪軍妄想与解放军頑抗，固守舟山，对桃花附近的小島上的漁民用的手段更加殘酷毒辣，匪軍內部的特務活動也更加頻繁、严密，經常逮捕无辜漁民，枪斃士兵的事也常有发生。但尽管如此，螞蟻島上的貧苦漁民和漁工仍然是日夜盼望解放军，蔣匪軍士兵在桃花島上解放军的政策宣傳感召下，大多想逃出这痛苦的地方。

螞蟻島和桃花島中間有个小島，叫小螞蟻山，山上住着匪軍的一个班，每五天換一次；小螞蟻和桃花島相隔不到三里多路的海面。与螞蟻島只隔一里多路，来往以小船摆渡。

陸阿強、李九大、劉善和三个漁民常被派去搖船。蔣匪軍的一个班正要到小螞蟻去調防，他們一步步地走向小船，肚子里都嚥住了一股怒火。陸阿強个子高大，身體結實，長着一双烏溜溜的大眼，这半年来他的額骨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大了，但二眼仍炯炯有神。剛勁的西北風象刀一样刮在他的身上，冻得发紫的脚插进海涂象針穀进一样一直痛到心头，他身上穿着一件露着棉絮的薄棉袄，推了推小船沒推动，就靠在船沿上歇神，等劉善和和李九大走近来深深地嘆了口气說：“这样的日子，不要再过几个月，螞蟻島上的人都要餓死、做熬，象我們這輩人享福是甭想了”。

“国民党这批畜生，沒有好人，这些娘子生的不走，迟早总要死。”李九大不管三七廿一的脫口大罵。过去，人家都称李九大是老

好人，他从小就開始就屬於長元打魚，風里來浪里去，苦了一世仍舊今天愁吃，明天愁穿；特別是四十三歲那年因欠“百步蛇”一百斤魚貨拿不出，被“百步蛇”打得死去活來，養了三個月才慢慢的好起來，但被打傷的背脊骨每逢陰雨天就隱隱作痛，他想總有一朝會跳出這苦海的，所以他從來沒有吭過一声，而這樣的希望却越來越渺小了，當今天死正在他頭上降臨的時候，內心中燃燒着的火焰再也按捺不住了。

陸阿強看着九大怒沖沖樣子，怕被蔣匪軍的“情報”聽到，壞了事，連忙扭頭慢吞吞地向李九大解釋着：“也不能這樣看啊！九大，國民黨是壞的，這些當官的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可是有的兵也是被強迫拉來的，你看到那天做工時有個士兵在那裡哭嗎？”

“老——老乡們！——你——”當李九大又要開口時，從桃花島的山崗上、山腰里傳來隱隱約約的幾聲八路軍廣播筒的喊話聲。

“聽八路軍又喊話了！”陸阿強突然驚喜地叫了一聲。他們傾聽着斷斷續續的、使人精神奮發的聲音：“你們馬上要解放的……，歡迎你們帶槍來投誠……”

這宏亮的聲音越過了桃花港迅速地擴散着，陸阿強聚精會神地聽着忘記了寒冷，忘記了疲勞，在瘦黃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向桃花島出神地望着。突然，聽到背後九大在問他：“阿強，你說八路軍馬上就來呀？”“馬上會來的”。阿強堅定地回答着。李九大正要開口再說什麼，站在旁邊的劉善和牽了牽他的衣角，他連忙向四周掃視了一下。只見譽口沙灘上有八、九個蔣匪兵跑步來到塗邊，一個帶隊的在大聲叫嚷：“他媽的，快把船推上來。”陸阿強他們三人這時才動手推船，約摸過了一刻鐘，才把船推近沙灘。

那個叫朱麻子的匪班長，活象個稻草人插在沙灘上，側着顆尖腦袋，斜肩上披着一件黃大衣，二只小腿扎得直細直細象二截竹

簡，臉上長滿了紫黑的粉刺疙瘩，一對三角眼摟在中間分不清那是疙瘩，那是眼。他平時作惡多端，几乎每個民兵都被毒打過，不但老百姓恨他，背地罵他“海哈蟆”，就是他班里的幾個兵也經常背地里說他的狠毒。他見小船推近了沙灘就瞪着疤巴般大的三角眼滾頭臭罵：“他媽的！怎麼搞的，叫你們五点半把船推上來，六点多才推上來，誤了大事你們負責嗎？下次這樣就槍斃你們。”說着命令士兵上船，這些蔣匪軍士兵，有四十多歲滿臉胡子的“胡子兵”，有身子還沒步槍高的娃娃兵；有的歪戴着帽子，有的敞着懷，第一個上船的士兵穿着一套與他身材很不相稱的軍裝，上衣幾乎遮住了膝蓋，褲腳管卷了厚厚一疊還挨着腳面。他挂在船沿上二脚蹬几下也沒上來，那班長狠狠的在他屁股上打了一下罵了聲“狗熊”，用槍托一挑才算爬了上船。一個士兵中等身材，寬肩膀，左眼下長了一大塊黑疵，他叫胡維均，他看都上船了，一竄竄上了船。等朱麻子上了船，日头已一竿子高了，阿強三人又弓着腰吃力地把船向海里外推去。

時間一晃二天過去了，這天氣晴朗，陽光照耀着浩渺無垠的海洋，那只破爛的小漁船橫臥在小螞蟻的泥塗里，陸阿強等三個漁民和二個蔣匪軍士兵正忙碌地整理着船具，準備去螞蟻島裝糧餉。

“老乡！你們跟着國軍一起去反攻大陸好嗎？”胡維均坐在船头上似笑非笑的突然問道。

三個漁民以惊奇的目光對視了一下，陸阿強立刻搶着說：“先生，國軍打大陸這是應當噃！可是象阿拉实在是不行啊！年紀又大了，家里有妻子，有小孩，走了家里難過倒不去管他，可誰去養活他們呢？”李九大疑視着胡維均接着說：“唉！象我虽然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家里還有七十多歲的母親，四、五個孩子，大的擡腰高，小的膝蓋下，頂小的用手抱，先生，你說去得了嗎？甩掉這些老老小小

人叫他們餓死，良心上怎么对得过去呢？”

陆阿强看到胡維均和那个士兵默默不言以試探的口气問道：“先生，你們家里沒有父母，沒有妻子嗎？”

胡維均低着头，被这一連串刺心的发問楞住了，在他面前浮現着自己被抓壮丁的情景：一天中午，潰逃的蔣匪軍到了他的家乡——穿山，他背着鋤头回家吃中饭正碰上到处抓伕拉丁，他沒到家門就在路上被抓来当了兵，就这样离开了温暖的家庭，成为失去慈母照料的孤兒。現在他多么的慘痛啊！恨不得立刻裝上二个翅膀飞回那温暖的家庭。当三个漁民的眼睛都盯着他时，他头也不回伤心的“嗯”了一声。但是这种不自在的回答，使那三个漁民的臉上喚起了同情的神色。

船——漸漸地离开小螞蟻，迎着起伏的海浪前进，但是每个人的心情却好象顛簸着的船只一样忐忑不安。

“先生，你們是啥地方人，为啥当國軍啊！”陆阿强沉默了一会，終於大胆地说，打破开船以来的静默。

“老乡，我們也是被抓壮丁抓来的，住在那边。”胡維均一面坦率地闡明自己的来历，一面伸出手向峙头半島那个方向指去。当大家正注视着这个痛苦的士兵时，从桃花島方向傳来了广播声，远处傳来了几声轟轟的炮声。

“放心吧！有老百姓在漁船上，八路軍不会把炮朝船上打的。”陆阿强看着那惊慌失措正往船里鑽的士兵解釋着。

那个士兵听到阿强这样說，从船里探出个头說：“唉！这样下去等着死吧！”

“死！年紀輕輕的死，多么可惜啊！”刘善和朝着剛才說話的那个愁眉苦臉的士兵打趣似地反駁道。

“先生，八路軍在广播筒里說的話你說是真的嗎？”陆阿强意味

深长地，臉孔上帶有几分疑慮的說。

“如果真的話，有办法嗎？你的意思……。”

“不，我的意思并不是說真的，這一給班长知道那了得；不过，一个人死也要死得有个名，比方說，一只恶狼，咬了你一口，你总不会呆呆地站着讓它再把你咬死吧！不是想法逃开它，就是想法打死它。”

二个士兵望望桃花島，望望陆阿強的臉孔，彷彿从中得到了啓发和鼓舞。

船慢慢地靠了岸，那个矮小的士兵第一个跳上了岸，微笑着說：“老乡，我們先上去，你們等着。”“好啊，”三个漁民几乎是同一个時間应了一声；李九大、刘善和欽佩地看着陆阿強，阿強也看着他俩，三人会意地露出了笑容。

过了二天，小螞蟻島蔣匪軍逃跑的消息象風一样在螞蟻山傳开了，漁工們在做苦工时背着監工的匪兵在議論，有的說小螞蟻山的一個班，班长就是那個“海哈蠻”，一個姓胡的士兵殺死了“海哈蠻”，當夜就逃到桃花投了新四軍；有的細声的說：那天夜里聽說是陆阿強送過去的。駐在登步的匪軍師部又派來了個姓韓的情報官，他一來就到处打听送“國軍”投“敵”的船伕，挨家挨戶的查戶口，到處敲竹杠，但也沒查出個名堂，後來就委托缺魚刺呂吉富查辦。缺魚刺一心想顯顯身手，一則在上司面前邀功，二則這事關係重大，若新四軍一來自己財產也保不住。因此，他假惺惺的進出漁民家中，間長間短，有時深更半夜還站在別人門口，偷聽里面的動靜，一站一个鐘頭、二個鐘頭也不嫌腰痛腿酸。但結果還是什麼也沒得到。蔣匪軍營長為這事受過上司指責後，雖然心里不滿，但行動上更加小心了，在兰地界山嘴上設了二個樹哨，監視着小螞蟻山上的前哨班；島上的軍事部署都作了變動，島與島之間管制的更加嚴格

了，島上实行了宵禁，对部下要求更苛刻了，命令士兵除执勤外不准随便走动，并扬言要拿陆阿强查办。

尽管蒋匪設了三道崗二道哨，陆阿强却在一个伸手不見掌的黑夜，悄悄地回到了螞蟻島。走到家門口忽見一个黑影一閃，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他心里砰砰跳着，从后門走进了自己的房屋。陆阿强妻子秋菊見阿强回来真是喜出望外，一見面就叫了声：“阿强……”就一头倒在阿强怀里，心里千头万緒，就是說不出話来。自从阿强走了之后，她日夜为他的安全耽着心，蒋匪軍迫着她代丈夫做苦工，伪乡长缺魚刺叫了他去查問阿强的下落，她說不知道又挨打罵一頓，有次特工队的人說：“阿强是不会回来了，他早死在小螞蟻了。”前三天住在隔壁的一个蒋匪兵告訴她：“阿强已經逃走了。”他告訴她二班逃走后，一班去換哨，只看見班长象死蛤蟆一样躺在地上，整个小螞蟻山都查遍了，再沒有一個人，秋菊却相信了。因此，日夜盼望，看着太阳上山盼天黑，一到天黑盼天明，一天二天……盼望着！想念着！她想說的話三天二夜也說不完，可今天見面了，却不声不响的流着眼泪；海濤看到媽媽哭，她也伏在她媽膝下放声大哭起来。阿强挽秋菊坐在竹椅上，撫摸着海濤的头說：“濤，不要哭了，爸爸回來了。”阿强抱起了女兒亲了亲。

秋菊擦干了臉上的泪水恳求似地說：“只要你活着回来，心事总算就出了，今后再也勿要去冒險。”这时她才想起替阿强燒水做飯，她剛要站起身来，突然隔壁的一間房里叫了一声：“陆阿强回來啦，快睡吧！”阿强吃了一惊，秋菊連忙分辯着說：“沒——沒有回來。”

“这是誰？”阿强走近秋菊压低声問了一句。

“不要怕，这是蒋匪軍的一个兵，最近才搬到这里来的，也是被拉壮丁拉来的，你活着的消息也是从他咀里得到的。”秋菊輕輕的

恬近阿强耳朵回答着。但是，阿强还是耽心着恐被国民党特工队发觉，还是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早晨，为了遮人耳目，秋菊带着二个孩子到她娘家，托她母亲照看，自己仍去做苦工去了。阿强不敢出门，横臥在閣樓上的那塊門板上，悒悒不乐地翻身、嘆气，仿佛坐在牢监里那样的难受。

“吱呀……”一声，突然灶間里的后門敞开了，阿强吓了一跳，接着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叫了一声：“陆阿强在家嗎？我有个事情要找找你。”

阿强想恐怕是国民党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来抓他，因此更加紧张了，身子越縮越紧，忽然禁不住的抖索起来，那个蔣匪軍士兵听到閣樓上吱吱作响，端了一把椅子站在桌子上把头探进了閣樓，和声和气地说：“阿强，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回来了，沒有出过門，我不是来抓你的，有个紧急事情与你商量商量。”阿强听到只有一个人又不象是抓他的声音，心才慢慢地寬了一些，他想既然被发觉了，不出来也不行，反正只一个人，好来好說，否则，一个頂一个也要同他拼一下，他壯了壮胆从閣樓的梯子上走下来，注視着这个蔣匪軍士兵，冷冷地说：“先生，找我有什么事？”那个士兵見陆阿强余怒恐惧未消，連忙向他解釋說：“阿强哥，我叫金誠，請別誤會，我是來同你商量一樁事情，就是你送二班到桃花去以后，不知那里的情况怎样，我們班里的三个人写了一封信，想叫你送送去。”那个士兵說着，胆怯地回头看了看外面，見門紧紧地关着，才从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一指寬的折得整整齐齐的紙头递到阿强面前繼續說：“你路道熟，胆子大，请你想想办法送到桃花去。”

阿强犹豫了一下，沒有把信接过来，但他考虑着：“会不会是国民党用阴險毒辣的手法来引誘他呢？”为了謹慎起見，他沒有用正

面的回答来动员他，鼓房他，还是以试探的口气反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到那边去有啥好处呢？”

“那么你说不好吗？”那个士兵仿佛迎头一棒似的低下了头，失望地说：“照你说法出头的日子永远是没有了？”他说着慢慢地把信放进自己的口袋，泪水从眼窝里滚了出来，他没精打采的正要转身往外走时，突然陆阿强窜上一步用那粗大的手掌摟住了他，激动地说：“刚才我说的不是那边不好，我想反正你没有办法逃出去，新四军待人和气，欢迎你们弟兄们投诚，上次去的八个人愿意回家的已全部回家了。”金誠听到阿强这样一说，慢慢地抬起了头，虽然眼窝里的泪水还在流着，但是嘴角上却露出了几分微笑，他为人家的幸福而高兴。陆阿强又把右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现在我看这样，你先回去，信也拿回去，有机会时，我会来找你的，但是除了你和同事知道外，任何人不能告诉啊！”那个士兵点了点头，用袖子擦干泪水慢慢地说道：“我知道，那么我们一定等着你。”

陆阿强看着他的背影，看他走远了又重新关上了门。

当天下午陆阿强被国民党特工队逮捕了，晚饭后听说金誠也被拉到沙塘嘴枪毙了，还有二个士兵被送到登步的师部去审问了。事情发生的突然，使岛上的人都猜测起来：有的说陆阿强躲在阁楼上被发觉了；有的说那个士兵是共产党方面的人，被查出来了；有的还说陆阿强听了他的话，送小蚂蚁的一班人到桃花去的；但是谁都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来。

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陆阿强回家的那天晚上，缺鱼刺正在阿强门口偷听，听房内没有动静，刚要回头走的时候，阿强走到了门口，阿强只看到黑影一晃也没留意，待阿强走进了屋子，他又在窗户下贴着耳朵听了长久，阿强和秋菊的说话全被听去了。缺鱼刺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姓韩的情报官，得意忘形，心想这回可

是升官机会了，那知姓韓的情報官反叫他不要“打草惊蛇”，互相間還爭吵了一場，他心里好不服气，他又跑到蔣匪軍營部報告了匪軍營長，那匪營長也是个老牌特務，自从出了“一个班带枪逃跑”的事件后，心里懊惱，上司又派來个情報官來調查這事，他想这明明是上司瞧他沒能耐，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牢騷滿腹，他根本不把姓韓的放在眼里，見到韓情報官時还客客气氣，称兄道弟。当他听完了鯀魚刺的報告後，立即請了姓韓的一塊商量，他恭維着姓韓的說：“老兄見識廣大，能力超人，小弟實在佩服之至。”看了看鯀魚刺又繼續說：“得了這位助手，真是如虎添翼，小弟實是望塵莫及，不過，為了‘黨國’大事，小弟倒有一言奉告，如今軍心惶惶，部下有動搖分子，还想步彼后塵，陸阿強回來後，必有動搖分子去找他，我等何不來個‘放長線，釣大魚，’到最後，來個‘一網打盡。’”匪軍營長傲慢地說完了這番話，姓韓的直恨着鯀魚刺多事，但碍于情面，也沒當場發作，只得勉強答應了，因此那天晚上陸阿強倒睡了个安稳覺，真是“閉門家里坐，禍從天上来”，就在这群殺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陰謀擺布下，陸阿強等人作了他們陞官发财的垫脚石。

陸阿強被捕後，立即被解到蔣匪軍師部、軍部，三翻五次的審訊，迫着他說出是誰指使他送匪軍投誠的；新四軍派他回來做什麼。每次審訊，阿強總是這樣回答着：“是良心叫我把他們送去的，新四軍為了我要照顧妻子、女兒的生活才叫回來的。”

當國民黨特務在陸阿強身上沒有得到一點東西，就將阿強严刑拷打，打得昏厥过去了，用冷水一激，但結果還是白費，氣得那個軍法官的臉象個紅燒豬頭。一天，阿強又被从霉臭的關房里拖出來審訊，腳鐐手銬叮呤噹啷的响着，他已被折磨得不象人了，三寸來長的頭髮雜亂地蓋在頭上，瘦削的臉龐顯得更加尖了，破棉祆被打烂了，一个个的窟窿露着血跡斑斑的傷痕，他神志昏迷，記不清這是

第几次审问了。审问开始照例是那个军法官问一句他答一句，原样的问，同样的答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了。不同的是今天又多了一人，阿强好象面熟，仔细一看才認出是第一次在螞蟻審訊他的姓韓的情報官，姓韓的見軍法官問完了話将要发怒連忙上前說：“老兄不必动火，这小事交由韓某来办好啦！”軍法官一想乐得清闲，說了声好就索索地直着腿走出大门。姓韓的回头問：“陆阿强，我問你，是不是呂吉富指使你去桃花的？”阿强对这突如其来的詢問感到有些愕然，他想：鯊魚刺是螞蟻山的“三道衙門”之一，他与匪軍是穿一条褲的。但是他懒得为这恶棍分辯，仍然紧閉着咀站着一动不动。其实姓韓的自从那次与鯊魚刺鬧了别扭，怀恨在心，时时刻刻想乘机暗算鯊魚刺一場，只是一直沒有机会。他見陆阿强不說話，又紧紧的追問了句：“据掌握的情况，那封信还是呂吉富寫的，”阿强听了这天大的謠話，心里覺得暗暗好笑，他真想說：“你們是恶狗搶肉骨头，自己咬自己，”突然手上伤痕一陣絞心痛，随即下意識的低下头看了看被燙針扎过的手指，姓韓的以為阿强低头承認了，獰笑了一陣，轉向站在門口的二个匪兵說：“把他帶下去。”

阿强回到了班房，听班房里有人在“阿哟！阿哟！”的叫痛声，昏暗的灯光下看清了是李九大和刘善和。从李九大口里，阿强知道他俩是昨天被鯊魚刺捉来的，今天才介到这里。鯊魚刺自从捕了阿强后，受到蔣匪軍營長的賞識，不但老百姓怕他，就是蔣匪軍的連長也得讓他三分，自从姓韓的情報官从螞蟻調回后，他成了特工队头目，出入匪營部，通行无阻，和匪營長拜拜干兄弟。这回他來沈家門蔣匪軍軍部一心想來請功，正在匪軍軍部同一个情報參謀談得得意忘形时，却被姓韓的情報官請到“刑訊处”当了“犯人”。

鯊魚刺进了“刑訊处”，連忙向坐在上面姓韓的微微的弯了弯腰，正想在桌旁右边椅子上坐下，姓韓的一拍桌子囁喝了一声：“呂

吉富，今天这里沒有你的坐位。鯊魚刺看勢頭不对，連忙毕恭毕敬地“是是是”唯唯应着：“长官在上，小的沒有坐位。”

“呂吉富，你知罪嗎？”

“小的不知，若有过錯，承蒙指正。”

“別裝蒜了，你口口声声忠于‘党国’，忠于‘党国’，暗地里勾結刁民，与匪通信。”

“說那里話来，小的正欲为‘党国’……。”

姓韓的看鯊魚刺正要分辯，立即喊了声：“来人，”二个匪兵应声跑进了門，“格”的一个立正，打了个軍礼，姓韓的狠狠地說：“把他带下去坐神仙櫈，叫他知道韓某的厉害。”

鯊魚刺被打得半死不活，二个匪軍象拖死狗一样把他拖进了班房，“咔”的一声关上了半斤来重的鐵鎖。阿强在班房里蔑視着鯊魚刺的这付狼狽相，冲着鯊魚刺吐了口唾沫說：“这就是走狗的下場。”

在国民党統治下，一方面对正面的劳动人民进行血腥的鎮压，草管人命，一方面内部互相倾軋，爭名夺利。“卑鄙、无恥、恶狗。”阿强又愤怒地罵了几句，耳朵嗡嗡轟鳴，好象远处响着炮声。阴森森的鐵窗櫺間漸漸地由灰色变成了朱紅色，阿强推了一把昏迷着的李九大和刘善和兴奋地说：“天亮了。”

## 斬斷魔爪

——陆岑松——

一九五〇年五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下着濛濛細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分不清那是天，那是海，喧鬧的叫罵声、杂乱的脚步声交織在一起，淹沒了海浪的砰击声。

貫穿全島的几条大道上，一队队人群迈着沉重的脚步，挑着杂乱的彈药箱、粮食、皮箱……在蔣匪軍士兵的催逼謾罵下朝后沙嶺方向蠕动着；所有的路口、要道几乎都放上双哨，除了那些负责搬运的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通行。在傍晚时分蔣匪軍營部借口“防止新四軍的进攻”，强迫二、三十岁的青壯年漁民都集中在一起睡觉，在川山嶺、长沙塘和兰地嶺放哨的蔣匪軍士兵不时地莫名其妙的放几枪，以此一面壮自己的胆，同时，恐吓島上的居民。整个螞蟻島就籠罩在这种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中。

在鯊魚刺一間作倉庫的南屋的二扇門上，挂着一把开着的大鎖，屋內躺着廿多个被强迫編入担架队的青壯年漁民；鯊魚刺呂光富家的大門口四个国民党士兵披着防雨布象看門狗一样把守着，坐在門檻上的那个匪兵背靠着門框抱着枪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大概是那个匪兵用稻草在他鼻子里插了一下，他“阿嚏！阿嚏”连打了二个噴嚏，大声地叱呼着說：“做什么，十二点鐘以后还要坐船，現在休息一下你們就吵个不停，真是他媽……棺材里头拉胡琴——死作乐。”另外几个匪兵发出一陣嗤笑声。

躺在南屋里的李大根一忽兒地翻个身，一忽兒轉个侧，正在激烈地想着：为啥今天晚上八点鐘那些士兵就命令大家休息呢？而且又自由地躺在門板上；門口从来就是一个人站崗，今天四个人站崗？外面街道上的拖沓、紊乱的脚步声、叫罵声又是为什么？这一連串的疑問在他脑子里翻着，弄得他一点都睡不着覺，他猜測着……，当他正要想起来小便，以便听听外边的动静时，清晰地听到了門外那个匪兵大声叱呼声，引起了他剧烈的揣測：十二点鐘……坐船到底到啥地方去呢？……那些人去呢？……到那里去做什么呢？他越想心情越紧张，但最后，他还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几个鐘头以后将要发生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件。

李大根慢慢地侧过身体，推醒了在他身旁的刘阿祥，“啊！做啥？”阿祥仿佛受惊似地大声叫嚷起来。

“干什么，他媽的……”门口的一个匪兵听到屋里叫起来，照着手电筒推开了门朝李大根睡的门板边走边罵。二个人听到门口匪兵的詬罵声一动也不动，李大根一面假装鼾声，一面又慢吞吞地说：“大黃魚——逃——出——网了。”

“他媽的，講夢話！”那个士兵憤火似地罵了一声又向门口走去。

李大根听着士兵的脚步声走出大门槛后輕輕地向刘阿祥說：“阿祥，今天晚上的情况有点不大对啊！可能我們要給他們抓到沈家門去。”

刘阿祥恐惧地說：“那——咋办呢？”

“我看这样，你一个一个叫醒他們，准备逃。”“门口站着崗怎么逃呢？”

“先叫攏七、八个人，把门口四个傢伙搞掉了再逃。”

刘阿祥正在推醒熟睡的人，当他叫到第四个时，突然从門外傳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声音由远而近，慢慢地从门口停住了，站崗的四个匪兵一連喊了个敬礼，隨着一声稍息声，那个当官的命令站崗的說：“把屋子里的灯点起来，”匪兵应了一声“是”，慌忙扭着手电筒闖进了南屋，把挂在牆上的煤油灯点亮了，当官的大搖大擺地走了进来，胡桃大的眼睛朝咽着的人橫扫了一下，又命令士兵把所有的人喚醒，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大英牌香烟刁在咀角上点上了火狠狠地吸了二口，屋子里的人全部坐起来了，他傲慢的用命令口吻說：“奉上司指令，你們这些人統統跟着國軍去反攻大陸，現在都起床准备出发。”他稍停了一会接着說：“不願意的站出来。”

屋子里的人个个面面相覷誰都沒有开口。

“沒有站出来的，現在就走，”他說罢立即轉身向大门口走去。

“长——长官”突然一个廿多岁名叫亚平的青年从床上跳下来，跑到他的面前哭着哀求道：“我——我不能去啊！——家——家里”他不等那青年说完，就阴险地笑了笑，那二股象扫帚样的眉毛向上一提，那一对核桃眼珠死死地盯着那青年说：“你不能去——你怎么，你头上生了二个角可以特殊吗？这是蔣委員長的命令，嗯！”說着“咔嚓”皮鞋跟一靠来了个“立正”，一把揪住那青年的头髮，狠狠地抖动几下。

“不——我家里还有六十多岁的母亲，走——走了咋办呢？”那个青年一面說着，一面放声大哭起来。

“他媽的，不去我就枪斃你，”他撩起一脚把那个青年踢得朝后一仰“啊”一声地倒在地上。

李大根坐在床上再也忍耐不住了，好象无数枚細針触着他的皮肤，他霍的下了床，冲着那匪軍官怒气冲冲地说：“长官，这样的人你总要饒饒他呀！你自己也有母亲，要是没人养活，你难过勿难过？”

“他媽的，穷小子，你是什么人，我当連長的倒要你教訓了，”他一面罵着，一面伸手朝李大根臉上“拍拍”二个耳光，斬釘截鐵地說：“現在誰都不准开口，跟着走，如果誰不肯去或者在路上怪叫一声，就枪斃誰。”

屋里的廿多个青壯年漁民无可奈何地穿好了衣服，一个个跨出門檻，虽然眼眶里含着泪水，但是誰都沒有哭出声息来。雨越下越大，一陣狂风吹来，雨点象黃豆般撒在他們臉上，微微作痛，黎明前的黑暗显得更加可怕，他們在崎嶇的盤山小路上被蔣匪軍驅迫着走向痛苦的深淵，前面离他們大約二百米的地方，另一群人也无声息地走着，螞蟻全島的青壯年就在这同一个夜晚，同一个时刻，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夜，多么的阴沉，荒凉，海浪砰击声和嘯嘯的风声仿佛为他們伴奏着悲伤的哀乐；他們不时地回头望望螞蟻

的山头，好象在說：“家乡！亲人！与你們永別了！”

二只砲艇拖着开洋船，船上装载着被抓来的漁民。他們虽离开了螞蟻島，心却牢牢地和螞蟻連結着，有的人一面长声悲嘆，一面向漸漸离远的螞蟻島望着，島上隱隱約約傳来了亲人的嚎哭声，呼兒喊夫的喚叫声……；有的人目瞪着被黑暗盖沒的大海，眼窩里的泪水漱漱地淌着。

砲艇拖着一串串的小船吃力地、参差不齐地驶向沈家門，后面一艘大概拖得太多，噗嗤噗嗤喘着粗气，掉队了，大根就坐在这砲艇拖着的中間一只开洋船上，后面还有二只；前面三只挤满了蔣匪軍士兵，先前还有几个匪兵哼着“郎啊！妹啊！……”的下流小調，几个大浪一激，船身晃盪了几下，就呃呃啊啊地吐开了，有的吓得象死猪一样躺下了。

大根用銅鉗大眼珠扫視了一下黑咕隆咚的大海，然后又看了看被拖着的那队船影，慢慢地靠近刘阿平的身边輕声說：“阿平，你說我們就这样讓他們活活地抓去当砲灰嗎？”

刘阿平側过头失望似地說：“事到如今，又有啥办法呢？人、船都掌握在他們手里。”

大根有点不服气地說：“难道掌握在他們手里就是沒有办法了嗎？”

“大根，跟着國軍反攻大陸，要我們去打仗呢还是做担架？”躺在中艙里的一个卅来岁的人突然問大根。

李大根又把臉轉向中艙，以解釋的口气說：“富良叔，你想想，反攻大陸，不叫我們打，要我們做啥呢？难道就是叫我們做担架嗎？”

那个叫亚平的青年听大根这样一說，却慌了，他急忙拉住大根的手急促地說：“大根，你总得出出主意，讓大家逃出这个虎口啊！”

“大家不要怕，只要齐心，有办法逃出虎口！”大根鼓励大家说。

富良斜视了一下李大根，显然，不信李大根的话，他以绝望的神色说：“大根，在老虎口里逃命，除非是天老爷帮忙，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

“富良叔，现在天老爷已经在帮忙了，只要大家一条心，是好逃出去的。”大根又加重了语气地解释说：“蒋介石不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是个吃人不吐骨的魔鬼，迟早总要死在孙悟空的通天棍下的。”

全船的人默默不言，李大根又缩回身体坐在船头上。船，在起伏的长浪里前进着，好象被拖着的失去游动能力的大沙鱼，将要离开这生活的大海。当大根转过头，向西北方向望去时，突然使他愣住了，他急忙跨进中舱向大家紧张地说：“大家看，不对呀！船好象不是到沈家门去，现在快到普陀山了。”船里的人昂起头向四周惊奇地扫视一下。“我看这样。”李大根忍不住的叫了一声随即压低嗓子说：“今天晚上天黑，又下着毛毛雨，把锚索斩断，我们摇回去！”

“好，这个办法好。”阿祥乐得要跳起来赞同大根的意见说。

停了会，富良犹豫地说：“他们真的追起来怎么办呢？”

“富良叔，看情况他们不是去反攻大陆，要逃跑呀！如果给他们抓到普陀山去，天一亮是更难逃了，反正一样要死，先逃不好吗？再说，“国军”真的要追，我们就一个人拿一块船板跳海！”

大家不作声，默默同意大根的做法。

船队仍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前进着，李大根拿起了渔船上的利斧慢慢的跨到船头，向系在前面那只渔船上的锚索狠狠地斩了三下，只听得“沙沙”一响，后面的那三只开洋船随着潮水向后漂着，前面的船只象卸下了牛轭的牯牛一样一个劲的向前冲去，蒋匪军发觉只“乒乓砰砰”乱打了几枪，他们逃命也只恨娘给他少生二

只脚，那还顧得追趕，越來越遠了。

“阿順伯”大根朝着后面拖着的那条船大声叫喊道：“繩索已經  
斬斷了，大家可以逃喲。”

“曉得喲！大根，現在落潮怎么办，船擺不過去。”后面的船上一  
个带有沙音的人回答道。

大根停了一下，听了听远去的碰艇声，然后急促地说：“砲艇駛  
到普陀山去了，沈家門不会去了，阿拉向沈家門方向靠攏。”

船沒有櫓，沒有篷，他們就用船板迎着潮水的冲击力逆水前  
进，有时由于动作不一致，向后倒退了几十米。“为了逃命大家加油  
啊！”李大根还不停地催促大家，处在生死关头誰肯洩氣呢？都用最  
大的力气划着，汗水、海水、雨水交流在一起，他們的全身衣服湿透了，  
水滴往下滴着，分不清那是汗水，那是海水、雨水，心里又惊又  
喜，暗暗庆幸着死里逃生、虎口脱离，虽然船上坐着的都是习惯于  
海上生活的青壮年，但是現在也感到疲憊不堪了，一阵冷风吹来打  
了几个寒颤。

东方映現着魚肚白，天亮了，雨也停了，脫險的开洋船乘着漲  
潮向沈家門方向划去。

“大根，你听，啥地方哭得这样厉害？”阿祥突然惊奇地向大根  
問道。

“从沈家門……不！朱家尖也有。”富良急忙插咀道。

李大根听着从四面傳来的隐隐約約的哭声，心底里燃起了怒  
火，沉痛地自言自語着：“国民党反动派，临死抓替身，不但在螞蟻  
島抓，到处都抓，我們虽然逃出了虎口，但是不曉得有多少人家被  
弄得妻离子散了，有多少青年人將去受苦喲！”

大約是早晨六点鐘光景，李大根、刘阿祥等廿多个漁民就在离  
沈家門一、二里路远的一个小山崕上了岸，他們都挤在一塊岩石

旁，有的經過疲勞的一夜，肚子里在咕咕地叫譙着，有的冷得緊縮着身子发抖，但是每个人的恐惧心理還沒有完全消散，他們怕国民党的砲艇会突然追來；耽心沈家門“國軍”沒有走完，如果再遇上又得找麻煩。富良坐在李大根的对面，他移了一下坐位靠近大根焦慮的說：“大根，肚子又餓煞又冻煞怎么办呢？”

“富良叔，冻煞、餓煞現在办法是沒有的，我看这样，”大根慢慢地站起来对着大家繼續說：“人这样多，在一起容易給人家看到，是不是三三俩俩地在这个山嶺里分开躲一下，我一个人到沈家門去打听打听消息，如果“國軍”全部走了我馬上來叫你們，大家看好不好？”

“好是好，你一個人去要當心喎！”富良关切似地說。

“沒啥，真正沒有办法时，跳海亦要游到螞蟻。”大根抖擗了一下邊說邊离开了大家朝沈家門方向走去。

李大根跨上了山崗，沈家門一片悽慘嚎哭声听得更加清晰了，他站在一棵沙婆樹的背後，俯視着沈家門。他一直从沈家門港口看到碼头，又从碼头轉到街道，甚至連周圍的山谷、山崗都看遍了，当他完全確信沒有任何疑跡的时候，鼓氣了勇气走下山坡。

繁鬧的沈家門現在象死一样沒一点生气，港內停泊着几只殘破的小漁船，迎着微浪前后晃動，象是受惊的兔子在混身发抖；商店有的关着，有的牌門板被拆斷散亂地倒在地上；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坐在潮湿的石板上哭泣着，喉嚨已經哭啞了；有个滿头白髮、衣服破碎的老头呆呆失神地站在丁字街上；糧食、家具、彈藥、衣服、魚鱗……什亂地拋棄在街道上。

李大根走近一个正在哭罵着的中年妇女，用溫和的口气問道：“阿姊‘國軍’都跑光了嗎？”那个妇女突然停止了哭声，用那惊奇的目光盯着李大根急促地說：“你——你阿哥啥地方來？”

大根又走近一步弯下腰說：“我是螞蟻島人，昨日夜里被国民党抓去以后逃出来的。”

“国民党天还没亮就逃到台湾去了。”

“台湾！”李大根突然被这两个可怕的字眼楞住了，他急忙向那个妇女問道：“昨天夜里抓去的人那么都到台湾去了？”

“是啊！听说有的是到西码头去上船的，有的是到普陀山去上船的。”

大根現在完全明白了，那妇女見到李大根好象看見自己的亲人一样，哭得更加痛心，心里一陣难过，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安慰几句。当他轉身正要回小山巒时，突然从侧面的小巷里窜出一个人大声地喊了一声“大根”，大根看清楚了喊他的人急步迎上去握住了他的手，惊喜地說：“阿强，怎么，你沒有死……沒有被他們抓去？”說着喉嚨象被一团棉花塞住了說不出話来。

“我沒有死，沒有被他們抓去！”陆阿强机械地重複着大根的問話。

“那么你怎么逃出来的啊！”

陆阿强陷入了痛苦的回忆，呆呆地站着，大根又問了一句，阿强才把离开螞蟻后如何被国民党殴打、审問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最后說：“到了限期的第四天，国民党只顧自己逃跑，牢监的門崗也吓得逃走了，我这样就与李九大、刘善和三个人一起逃了出来。”

“那么他們二个呢？”

“他們逃出来就到亲眷家去了。”

“烂腐蛇呢？”

“他呀！哼！在监牢里比我們平常过日子要好多，他还求爷爷拜奶奶地要跟着去；他們家有錢，塞了些腰包，五天前就放出来了。”

陆阿强含着鄙夷的口气說完了烂腐蛇呂吉富在监牢里的作

为，又問大根是如何到沈家門來的。大根把昨夜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阿強，最後邀他一起到小山嶺里去，阿強點了點頭。

二個人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向小山嶺肩并肩地走去，陸阿強意味深長地說：“嘿，大根，這批強盜去了，窮人就站起來了！”

“是啊！過去總認為窮人只能低頭彎腰過生活，現在可要腰板挺起來過活了”。

“大根，共產黨真是為窮人啊！這次我們到桃花去他們多客氣啊！他們說，只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才能使窮人翻身，等共產黨來了我們總得為螻蟻島爭口氣才是哩！”“阿強哥”二個人正在熱烈地談論着，突然從右側傳來了熟悉的叫聲，他們停止了脚步，昂着頭向喊話的方向望去，只見七、八個人揮着手快步奔來。

“大根，我們逃出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的人奔到前面急喘着氣愉快地說。

“啊！阿良叔，你們在登步做船伕怎麼到這裡來啊！”大根一面握住了阿良的手，一面驚奇地問。

“昨天晚上國民黨把我們船伕也抓到普陀山去了，到了普陀山以後天又黑，人實在太多了，國民黨急着要什麼‘反攻大陸’，火輪又裝不下，看看我們年紀又大，就這樣放我們回來了；大根，阿順還跳海呢？”阿良一口氣地回答着。

李大根轉過臉，朝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說：“阿順，你咋跳的海？”

阿順瞪着大根，默默不言，淚水從眼眶里流了出來。

阿良看到阿順沒有回答就把跳海的經過講了一遍：“國民黨把他抓上了火輪，逼着他到上船去，阿順走到第五級步梯，就二腳一蹬跳到海里去了，國民黨還朝阿順跳的地方亂打槍，但是他已經潛到開洋船的船屁股，拉住了舵，一直等火輪開掉才爬起來。”

“真不容易呵！阿順是好样的！”陆阿强微笑着又撫着阿順的肩膀安慰着“別难过，古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厚祿。”然后又轉过身子提議道：“現在我看点点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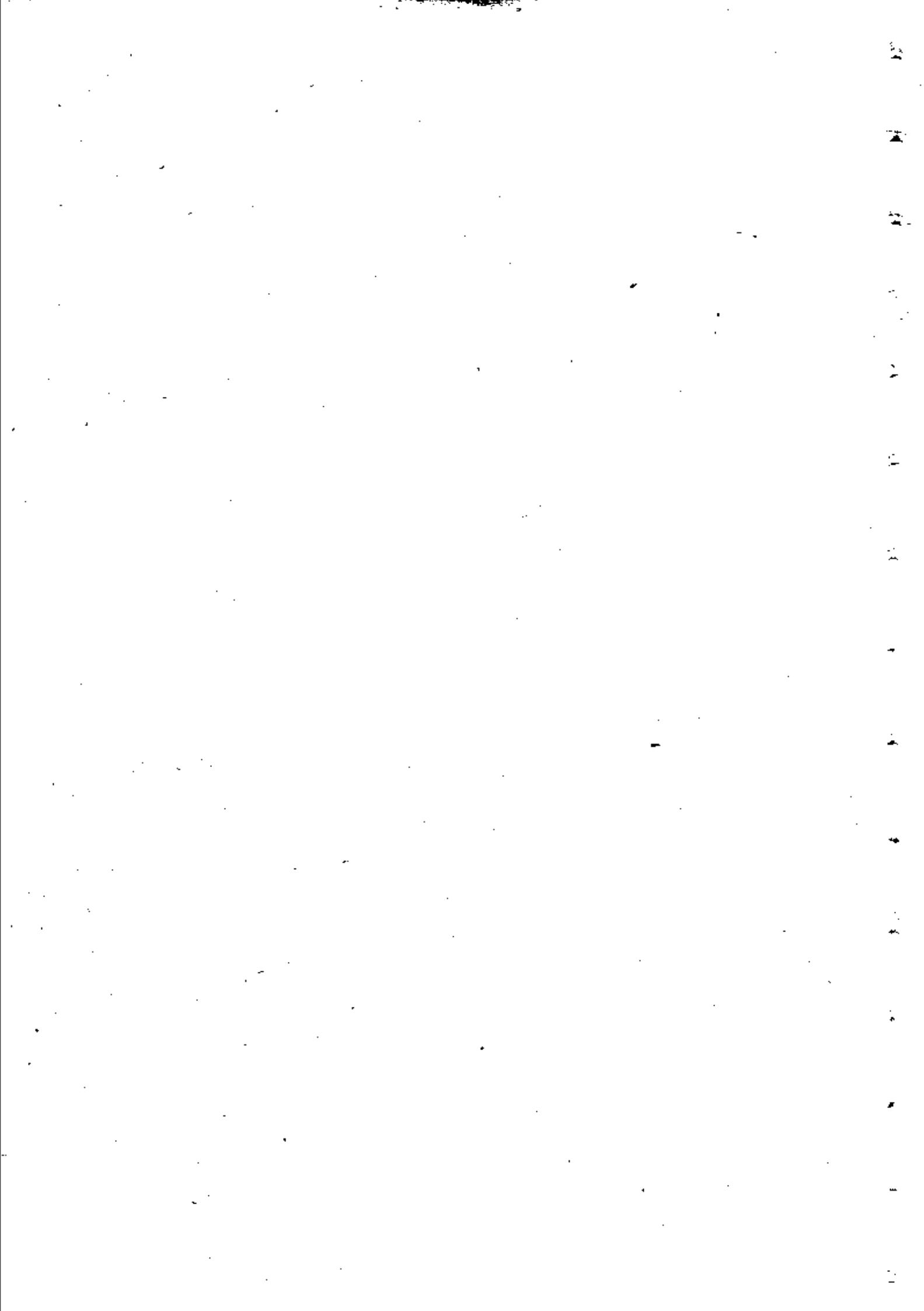
“登步一共去二十一个，逃回来八个，还有十三个被抓去了。”

“螞蟻一共抓去七十一个，回来二十二个，还有四十九个沒有回来。”

“这样沒有回来的一共六十二个了；我看这样吧！我們这些人总算是虎口脫險了，可是还有六十二个人被抓去了，我們先回去吧！相信这六十二个人一定会回来的，这笔帳暫時記着，将来与蔣該死算总賬。”

李大根、陆阿强带着大家离开了沈家門，回到螞蟻島，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部分  
紅旗插上螞蟻島



## 螞蟻島復活了

——方之某——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螞蟻島插上了自由解放的紅旗。螞蟻島人民永遠也不会忘記這個新生解放的日子；永遠也不会忘記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共產黨和解放軍。

這天早晨，虎口脫險的李大根、陸阿強等三十人在朝陽的光輝照耀下，坐着小船回到了螞蟻島。李大根和陸阿強兩人立即又搖了一只小船向桃花島駛去，準備把蔣匪軍潰逃的消息向解放軍報告。小船駛到桃花港中心，就看到兩只帆船迎面駛來。船上面坐滿了穿着淡黃色軍裝的人。他們目不轉睛地望著兩只帆船，知道是解放軍來了。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溫和的陽光照著大地和海洋。微微的南風迎面吹來，帆船離他們越來越近了，人們的心情感到格外清新爽快。

“呃！那個老大好象那裡看到過？”阿強用手指著駛在前面的一只帆船對大根說。大根邊搖櫓邊瞪著大眼睛朝那船上的老大仔細打量了一下，興奮地說：“姆！好象很面熟”，說著用力地搖起了櫓，迅速地向帆船靠攏。

帆船越駛越近了，船上的情景也越看越清楚了，每條船上坐着二、三十個人。前面的一只船上，一個漁民打扮的老大旁邊坐着一個中等身材的大軍同志，一支匣子槍擺在膝蓋上，兩個人親切地談

着話，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皺眉。

“海昌！”大根兴奋地大声喊了一声。帆船上的大軍立即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大根。那漁民打扮的老大好象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用手揉了揉眼皮，“大根，阿強，你們……”他激动得話都說不來了，只顧看着大根和阿強，臉上露着微笑，眼眶里閃爍着淚水。他就是刘海昌，一年來，他隨着解放大軍，參加了解放桃花、登步……等战斗，時刻想念着還在蔣匪統治下的家乡人民，今天，終于駛着船回螞蟻島來，内心是多么激动啊！看到了一塊受過苦的亲人，真是有多少事想問，有多少話要說呀！但不知說什么好从那說起呀！他看了看坐在旁邊的大軍同志說：“李指導員！他們都是从小替人家做工的”。這時小船已靠上了帆船，大根、阿強帶住了船，就竄到帆船上，熱情地拉着大軍同志，海昌挨個地介紹着。指導員李堅同志詢問着螞蟻島的情況，他們一一作了回答。談話口音雖然不同，但不一会大家好象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無拘束地談着。

船駛到离岸約摸還有半里路的時候，就聽到岸上的人們大聲地呼喊着：“歡迎解放大軍！”“慶祝螞蟻島解放！”几百雙眼睛向二只帆船投射着希望的光芒，憔悴的臉上露出了微笑，螞蟻島人民日盼夜盼的共產黨解放軍終於來了。李指導員和大軍同志一齊向岸上的人們招着手；人群轟動起來了，“中國共產黨萬歲！”“解放軍萬歲！”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人們高兴得跳着，揮着手！

指導員李堅同志帶着戰士們上了岸，人們以久別重逢的心情，簇擁着解放大軍同志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象小孩見到爹娘似的控訴着蔣匪軍的滔天罪行。戰士們一邊安慰着歷盡苦難的漁民兄弟，一邊向他們表示出復仇的決心。

被蔣匪軍劫掠和破壞后的螞蟻島一片荒涼。海灘上布滿了竹籤、地雷、鐵絲網，雜亂地散布着支離破碎的漁網、東倒西歪的破

船，村子里遍地是倒墙破壁、碎砖烂瓦，大路上东一堆西一堆的垃圾，破衣破裤、破书烂纸、皮带、弹壳、海蜇皮……丢得到处都是，一面“青天白日旗”一半浸在污水坑里，另一半踩满了杂乱的脚印……。这一切证明了蒋匪军的垂死挣扎、疯狂破坏和溃逃时的狼狈相。

李坚同志向大家安慰了一阵之后，就布置了任务，一路由刘海昌当向导清除山上的地雷；一路由陆阿强当向导清除海滩上的地雷；李坚自己带一路由大根当向导调查渔民生活和社会情况。解放军迅速的分成三路出发，立即干了起来。渔民们看到解放军一上岸就为他们清除威胁生命的危险物，又问寒问暖，心里充满了感激，由此更燃起对蒋匪军的仇恨，大家不约而同的奔到山上跑到海滩上和解放军一起动手起出了地雷、竹籤……。

晚上，李坚同志听完了清除地雷的两组的彙报，心里感到轻松，岛上的地雷全部扫清了。接着是调查渔民生活的各班班长的彙报：“我们調查了二十三户，有二十户人家已經一顆糧食也沒有了，有个叫阿生的老头，一家三口，已經两天沒吃沒喝的了，他自己的腿被蒋匪军打伤了，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我們調查的情况和一班长說的差不多，二十户人家只有一户人家还有三斤甘薯干，其余都断了糧。”“山上光光的，連野菜都挖光了，有一个叫顏自发的渔民，前几天挖了观音土吃，吃了之后就肚子疼。”大家沉痛地彙报着，每个人的心几乎要裂开了。

“情况十分严重，时间不等人”，李坚同志听了大家的彙报和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况果断地作出了决定：“上级的指示是不准饿死一个人，先把我们的糧食当夜給已經两天沒有吃饭的渔民送去，并且由三班星夜赶回桃花島請示上级运糧食来进行紧急救济。另一方面，在岛上建立临时医疗站，替受伤渔民进行治疗”。李坚講完后，

派定了人員，就分头去进行各項工作了。

临时医疗站設在宏瑞墨<sup>①</sup>的小学校里，被匪軍打伤的漁民，輕的自己走来，重的被抬来，一个个进了医疗站，卫生員忙碌着給受傷的漁民在伤口上消毒打針上药，此刻被医治的漁民，呆呆的望着正在替自己打針包扎的医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清晨，太阳剛爬过对面小島上的山頂，一船船的救济米运到了，一下子全島漁民都知道了。起初許多人都不相信，悄悄的跑到岸边来看，果然看到大軍同志背着一袋袋的大米，往岸上运着。当天早上全島分了十多个地方发放救济米，有的老婆婆領到救济米感激得在大軍面前打躬作揖。陈仕长老伯，領到了一袋白米足足有五十斤重，他伸手往米袋里一摸，惊喜得半天沒有拿出来，自言自語地說：“白米，多少日子沒有看到了呀”，他猛的一抽手，拿出了一撮雪白的白米，摊在手心上，象觀察珍珠一样仔細地看了又看，拿了几粒放到嘴里一咬，“咯嘣”一声，真是上等白米啊。陈仕长老伯吃力地背起了米袋，不停地叨唸着“救命恩人，救命恩人。”螞蟻島上空炊烟嫋嫋，家家戶戶的屋頂上冒出了白烟，人人都吃到了香噴噴的大米飯，这是一年多來沒吃到过的飽飯。

解放大軍完成了救济，扫雷，治病等突击任务以后，奉命去执行新的任务了。为了建設新的螞蟻島，留下了李堅等四位同志开展工作，领导漁民恢复生产。解放大軍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給螞蟻島人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們永远也不会忘記自己是怎样在垂死的边缘活下来的，群众依依不舍地送別了亲人——解放大軍。

李堅接受了新的任务以后，向领导表示：一定要依靠漁工和貧苦漁民，迅速恢复生产，把荒涼的螞蟻島建設成为新的螞蟻島。

李堅同志知道要迅速恢复生产，面前困难还很多，眼前除了一

① 宏瑞墨：地名。

些伪乡保长、渔业资本家的工具未受到破坏以外，所有渔民的工具，几乎破坏得一点不剩，渔民无船无网靠什么去生产呢？想到这里又感到担子的沉重。

当天晚上，李坚同志召集了漁工积极份子會議，会上，阿强、大根，海昌等人反映了群众万分感謝共产党对他们的关怀；反映了群众要求恢复生产的願望，也提出了恢复生产中的困难和不少克服困难的办法。討論結果，大家一致認為必须尽快恢复生产，决定一面发动群众立即搜集破船破网，进行修补，投入生产。一面請求上級設法帮助解决資金困难。会后，阿强、大根，海昌三人配合李坚等同志分头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了。

第二天黃昏，島上忽然傳出了一股謠言，說什么“共产党是百日王，只有一百天皇帝好做，國軍馬上要反攻大陸”，“現在領了一斤救济米，今后要还一百斤魚伙<sup>①</sup>……”，一下子象傳染病一样蔓延开来，許多人听了都不知是真是假，疑惑不定，紛紛跑來問阿强、大根和海昌。海昌對他們說：“共产党、解放军永远不走了，国民党反动派象一只落入海里的惡狗已經氣都不能喘了，哼！想反攻大陆真是做梦，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力量可大呢！”經過解釋才算放心。但胆子小的人还是把救济米退回来了。

原来謠言是从“三道衙門”之一的漁霸呂財富那里傳出来的。自从我軍來到螞蟻島以後，这个傢伙表面上假装积极，暗地里寻找机会，进行破坏。他看到了我軍发放救济米又要恢复生产，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唆使狗腿子散布謠言。

原来紧閉着門很少在街头露面的伪保长、渔业资本家，一听到这些謠言，也象黃狗嗅到大糞似的都跑出来，暗地里到处进行活動。

① 漁伙：魚蝦的總称。

謠言是經不起駁駁的。經過李堅、阿強、大根、海昌等干部和积极份子的宣傳解釋，謠言很快就被揭穿了，群众情緒又安定下來，把救济米退回来的人又領回去了。但大家都不知道謠言是誰放出来的，他們也懷疑是漁霸、漁業資本家放的，可是又沒有証據，一時又追查不出。

李堅斷定有暗藏敵人在破壞，但在群众沒有發動起來之前，要把這些敵人清除出來還有困難，因此，一方面布置了积极份子注意那些坏傢伙的行動，繼續揭发謠言，一方面發動群众，向漁民講清大勢，宣傳黨的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紀律，提高群众階級覺悟，徹底孤立敵人，揭穿敵人陰謀，于是，召開了一次漁民大會，由李堅同志向群众作一次報告。

解放以後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人數到得特別多，把學校操場擠得滿滿的，李堅站在台上，笑呵呵地在報告，台下的人都悄悄地用心听着，臉上不時地露出微笑，緊張恐懼的心情消失了，好象早晨海上的濃霧被東風吹得無影無踪一樣。

李堅同志講完話，台下响起了一陣熱烈的掌声，接着是一陣熱烈的議論：

“我一看到解放大軍，就知道他們是為窮苦人辦事的，李堅指導員的官比國民党的營長還大呐，可一點架子也沒有，和當兵的一樣，我看他從前一定也是個窮苦老百姓。”

“解放大軍說的句句是實話，國民黨那批王八蛋，官壓兵，兵壓我們老百姓。”

“那還用說，解放軍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怎能同國民黨比呢？毛主席你們沒見過吧！我也沒見過，可我看到過他的相片，和真的一樣，臉上露着笑，下巴上還有筷頭那麼大一夥痣呢！”刘海昌在解放軍队伍住了一年，他十分激动，恨不得把在部队里听到和見

到的，一下子倾吐出来。

“解放军一定会打到台湾去把我們螞蟻島被刮民党捉去的人救回来的”，被蔣匪軍抓到沈家門跳水逃出来的阿良激动地说着。这时李坚同志走过来看看阿亮，微笑一笑，立即又严肃地说：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湾，把敌人从螞蟻島、登步島……以及全国各地抓去的人都救出来！”

这次大会使群众相信共产党解放军确是人民的救星，增加了对党的热爱和信任，纷纷揭露谎言，原来受騙的群众愤怒地说：“这些喪尽天良的狗东西，解放前吸我們的血，食我們的肉，解放了还不死心，还想兴风作浪，把他們抓住，我真要咬他們几口。”

自从这次会后，漁民們的觉悟提高了，积极性也大起来了，他們起早貢黑地修补船网，阿强、大根等漁工积极份子更是带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群众也被他們带起来了。海滩上修船的修船，扎綆<sup>①</sup>的扎綆，有說有笑，非常热闹。

一天中午，火热的太阳把海滩上的石子晒得烫脚，大家累得满头大汗，呼呼喘气，刘同斗揩了揩汗邀阿强休息，阿强指了指突出在海滩上的石岩，說：“好，到那边去歇一歇。”大家在岩石的蔭影下休息談笑着，汗水被微风吹干了感到特別舒适，都想多休息一会，阿強看了看大家說：“告訴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家批准給我們七千元貸款，帮助我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大家听了这个好消息，虎的一下站起来說：“嘿，这就有了生产本钱<sup>②</sup>啦，还休息啥呀，干嘛！”說着蜂拥到海滩上又干了起来。

第二天，一只三桅大船，运来了满船的漁需物資，漁民們象螞蟻出洞似的从船上卸下了漁网、麻繩、毛竹、木料，堆在大埠头，堆

① 扎綆：蘆葦外面包上稻草打成綆索。

② 本綆：即資本之意。

得象小山一样高。大家出神地看着这坐“小山”，不禁又回忆起了蔣匪軍在的时候怎样拔掉海上椿头，敲破船只，强迫做工……一幅一幅的悲惨情景。而摆在他們面前的又是另一种情景——人民政府运来大批物資帮助他們恢复生产，这样一个鮮明的对比，活生生地教育了人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反动派的憤怒又在每一个人的心头燃燒着。

贷款发放工作已經开始，漁民借款小組先后在各个村子建立起来。全島还成立了一个贷款委員會，阿強、大根、海昌都担任了委員，这几天他們忙碌地做着贷款发放工作。漁民們得到了贷款后，个个笑逐顏开，馬上就去購買生产資料。

轰轰烈烈的生产恢复工作在全島范围内开展起来，漁民們为了紧赶海螢旺汛，不分晝夜地搓繩、扎綫、修船、打椿，島上出現了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李坚每天和漁民一起参加劳动，更鼓舞了大家的积极性，經過十多天来的奋战，第一批 220 个椿头<sup>①</sup> 終于打下去了，都挂上了新网。

解放后第一次开洋生产了，这天天不亮漁民們就来到了海边把剛修好的小船推下桃花港，冷靜了一年之久的桃花港頓時又热闹起来，拔篷声、欢笑声、海螺声……交織一片，12 只开洋船挂起了嶄新的白帆，乘风破浪地駛向漁場。

桃花港上，响起歌声：

想起害人国民党，  
弄得家破又人亡，  
沒吃沒穿真難熬，  
一家老小泪汪汪。  
翻身来了共产党，

① 椿头：打入海底的一段大毛竹。

漁民头上出太阳，  
給糧貸款搞生產，  
家家戶戶喜洋洋。

开始是一个漁民輕輕的哼着，后来大家一齐大声地唱起来，歌  
声由低到高，由抑鬱到兴奋，向浩浩无边的大海扩展开去。

第一天，仅仅半日功夫，只只漁船，滿載而归，个个漁民臉上充  
滿着微笑。

螞蟻島复活了！



## 漁民協會領導的斗争

——李阿旺——

一九五一年二月上旬，人們剛過了解放以後的第一個春節，歡樂的情緒還沒有減退，現在，又被另一種歡樂所激動了。

成立漁民協會的消息，象個春雷，立刻傳遍了全島。岸上扎纏的漁民們，一股勁地把三天的活在二天中就做好了。老人們雖然還不知道漁民協會是個啥？但是當他們知道是李堅同志組織的，就認定漁民協會一定是替窮人辦事的。

李堅到螞蟻島工作八個月了，他處處熱愛群眾，關心群眾，深深受到了全島漁民兄弟的愛戴，只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大伙就會滔滔不絕述說着他的笑貌言語，把他看作自己家里的亲人，都喜歡他來自己家里坐一會，能夠喝上一壺茶，談談心，則更是高興。孩子們看到李堅同志，就把他團團圍住，要他講小八路的故事。

這幾天，李堅在忙碌地籌備着成立漁民協會。他認為只有成立漁民協會，才能把漁民組織起來，漁民才能當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因此，他決定先召開一個積極份子會議，具體醞釀一下干部人選，把漁民協會馬上建立起來，以便進一步地去發動群眾。

晚上，來參加會議的有十多個人，其中有陸阿強、李大根、顏自發、划同斗、刘海昌……等，這些都是漁工出身的積極份子。今天他們特別高興，知道李堅要與他們商量漁民協會的事。會上，李堅向大家講了漁民協會是怎麼一個組織，做些什麼事，那些人可以入

会，那些人可以做干部……。然后，大家提出了漁民协会委员的初步名单。最后，李坚要求大家以村为单位，首先发展會員，两天內把漁民和漁工都組織起来。

第二天，报名入会的人踊跃极了，每个要入会的人都写了一張申請書，不会写的忙着找人代写，不到一天时间，除了不够条件入会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报名入会了。

第一步工作做得很快，第二步工作是要选举漁民协会的領導。这天晚上，人們急急忙忙吃了晚飯，放下筷子，敲鑼打鼓地說着笑着往小学校門口大操场跑去。大操场被挤得满满騰騰的，会場旁两条路口还有人站崗，只有漁民协会会员才可以进入会場。

不多时，會議开始了，李坚同志首先向大家宣布螞蟻漁民协会正式成立。接着，他詳細報告了成立漁民协会的道理。最后他說：“今天晚上要选举漁民协会的领导人，选举出来的人，是以后替大家办事的，大家一定要把最好的人选上去”。为了使大家有目标地选举，他把前天晚上与积极份子商量好的候选人名单告訴大家，要大家慎重考慮审查，然后說：“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可以不举手，另外，如果还有更好的人，可以再提出来”。台下有人說：“行啦，李同志說的十三个人我个个都滿意，用不着再选啦”。

李坚在向大家講明了选举的意义以后，接着即进行举手表决。选举結果，陆阿强、李大根、顏自发、刘同斗、刘海昌……等十三个人被选为委員，讚成陆阿强的人最多，被推选为漁民协会的主任委員。提起陆阿强，螞蟻島的人沒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一个为人忠实、斗争坚决的老漁工。解放前，他替“三道衙門”做漁工的时候，就團結了所有漁工，向“三道衙門”进行过以米計工資的罢工斗争。解放以后，表現得更加积极了，担任了“漁貸委員會”委員，每天奔东跑西，替大家办事，成为李坚同志的一个有力助手，李坚有事总先找

他商量，这次又被大家选为漁民协会的主任委员，广大群众对他的信任，使他的内心更加激动了。漁民协会成立以后，立即领导漁民投入了春汛生产的准备工作。

正当春暖花开的好时候，县里要召开全县第一届漁民代表大会，这件事又轰动了全島，第一次听到漁民可以上县开会，大家生产热情更高涨了。选举結果，陆阿强、李大根等五人代表全島漁民上县开会去了。

漁民协会成立以后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替大家办了两件好事：第一件是組織漁民自由借贷，帮助貧苦漁民摆脱經濟上的困难，发展生产；第二件是有关今后生产資料的采購，漁伙的推銷都由漁民协会派专人代办，再不需要每戶漁民东奔西跑，这样大大节省了劳力，漁民們也不再心挂二头，可以集中心思搞好生产。

这两件事受到了广大漁民的热烈拥护。

陆阿强等人上县开会已經第五天了，漁民們都盼望他們早些回来，大家猜想上县开会，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兒，許多人还每天跑到船埠头去探望。

陆阿强第一次上县里开会，样样事情他都感到新鮮，听了許多报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使他感到最兴奋的是大陸上开始土地改革了，农民斗争地主，分了土地，穷人真正翻了身。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两个晚上沒睡好觉。

回島以后，他立即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訴了大家。一下子，四面八方傳开了。

往往同样一件事情，馬上出現了两种不同反映：漁工和貧苦漁民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象盼望共产党、解放军一样的盼望着这件大喜事。

島上的漁霸和渔业資本家听了这个消息，象吃了砒霜的老鼠

急得乱轉，一天到晚心惊肉跳，惶惶不安。他們成天聚集在沃成康屋里議論策劃，妄想逃避這一斗争。沃成康是島上漁業資本家，島上除“三道衙門”外，要算他財產最多，狡猾陰險，鬼計多端，漁民們把他叫做“狐狸精”。他有10條漁船，400 多個槳頭，雇了30個漁工；另外，還有四、五十亩好地；國民黨統治的時候，他做過偽保長，抽丁，逼稅，派工，勒索。解放前，他放的高利貸，別地不算，單是螞蟻島就有二、三十戶，解放以後還在暗地里放出去。當他聽到借地主的債可以一律不再付還時，真是急得象熱鍋里的螞蟻一樣。漁民協會成立以後，被列入“黑人”一类，表面上不敢再象過去那樣神氣活現了，心里總想趁機報復。他在島上几戶漁業資本家中間，是說話最愛聽的人。

他們高談闊論，認為：“形勢非常有利，美國人打到鴨綠江邊，第七艦隊進入台灣，蔣介石已經宣布國軍馬上要反攻大陸。”這些使他們得意忘形。唯有沃成康，會看氣候辦事，他認為，他們前途是凶多吉少，應該是小心謹慎，趁現在大風浪還未來到之前，把全部工具卖掉，不使自己有一點吃亏，不給漁民一點便宜。他狡猾地說：“萬一共產黨走了，我們有的是鈔票，還怕買不回來嗎？”其他的漁業資本家非常欽佩他的“高見”。但是，最使沃成康耽心的是：怎樣把全部漁工解雇掉。他知道世道變了，漁工也不是好惹的了，而且更難對付的還有漁民協會。自从漁民協會成立以來，被大家叫為“黑人”，漁民們當面也叫他“狐狸精”。有一次，脫口罵了漁工應再根一句，被漁民協會主任陸阿強狠狠訓斥了一頓，後來還寫了悔過書，向應再根當面道歉。根據這一點，他認為漁民協會是他們實現“計劃”的死對頭。

深夜，漁民協會辦公室里，陸阿強主持着開漁民協會委員會議，熱烈地討論着如何提高漁工的工資問題。解放以來，一般漁民

不再受到封建剥削，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許多漁民还有了不少积累，可是，漁工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难，最强的劳动力每个月工資也不过七、八斗米，比起一般漁民的生活，还相差很远。

會議決定由漁民協會出面与漁業資本家进行一次交涉，漁工的工資至少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30% 以上。这个任务交給了陸阿強和勞保委員劉同年。他們兩人根據漁民協會的決議，原先准备个别协商解决，为了节省時間，迅速解决問題，后来又决定采用开会方法解决。漁業資本家心里万分恐惧，他們以为自己的“計劃”洩露了。等到陸阿強提出是要增加漁工工資的事以后，才寬了寬心，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話，因为事先沒有料到这件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十多双眼睛都偷偷看了看沃成康，等着他开口。沃成康也察覺到这一点，灵机一动，就皮笑肉不笑地說：“陸主任的話很对，解放了，漁工翻了身，工資么，应当提高！应当提高！陸主任不說，我也想到过；不过，我也要打开窗戶說亮話，現在的時候，誰沒有困難呢？大家都有困難啊！就以我來說吧，每天漲上来的魚貨，除去了漁工的工資，还不够做漲网本鈿。簷竹都要換，網要拷<sup>①</sup>，船要修，可是鈔票呢？还在天上飞。那里还有鈔票再来加工資呢？就連這個月的工資也发不出了。”他呆了一会，愁眉苦臉地說：“陸主任，我宁可苦一点，漲网这碗飯不想吃下去了。”

沃成康趁此机会，施出了他的阴谋鬼計。这时候，原先不敢作声的几个資本家都搶着說起来了，假惺惺的“訴苦”了，这个說漲网生产不干了，那个說漁工雇不起了。好象漲网生产逼得他們无法生活下去似的。陸阿強對誰都不回駁，犀利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們，但是心里觉得奇怪，这些人在前两个月还买了竹和网，想拼命雇工捕魚賺錢的，为什么現在都不想漲网了呢？为什么叫苦連

① 拷网：即染网。

天呢？难道是工資問題引起的嗎？不，決不是工資問題所引起的，一定有其他的原因。陸阿強心里找着一个个的原因，一个个又被否定了，他越想越感到問題很大。剛才听到这些傢伙胡說八道，已經沉不住氣了，准备要狠狠的教訓他們一頓，但不斷地提醒自己：头脑要清醒，事情还未弄清之前，不能太盲目，又不得不忍耐下来。

看情形，今晚工資是不能解决了，为了防止頂牛，會議不准备开下去。最后，他要每个渔业資本家好好考慮一番，下次會上再作决定。

散会后，陸阿強馬上到李堅那里彙報了剛才會議的情況，李堅也感到奇怪，思索了一会，对着陸阿強說：“看来，是打草惊了蛇，大陸上的土改對他們的影響極大，這些傢伙非常狡猾，假裝各種困難，企圖破壞生產，逃避鬥爭，趁此機會，放出空氣。”他又沉思了一会，說：“現在不是解決漁工工資的時候，而要警惕這些傢伙搗蛋、解雇漁工，防止漁工失業。”李堅要漁民協會迅速开一次會議，研究对策。

沃成康回家以后，覺得一陣輕松，他感到今天會上所講的話，句句起到作用，不但沒有增加到工資，还自信漁民協會也是可以对付得了的。他身上的一个最大包袱放下了一半，又开始了他新的破壞活動。

在沃成康家里的漁工，大家覺得奇怪，本来在他家做年，漁工晚上都要關在船里，半夜五更隨時可以开洋，不会錯落潮水。但这几天来，“狐狸精”允許漁工回自己家里睡覺了。还有伙食上也不是每餐烂魚虾了。漁工們开洋回来，“狐狸精”还笑嘻嘻地要大家到他屋里去坐。每天晚上夜工也不要做了。大伙都猜不透什么原因，有的說：“要土改了，對我們客氣一些，免得門口栽刺自討苦吃。”有的人說：“黃鼠狼向鷄拜年，沒有好心腸。”可是，“狐狸精”究竟玩的

什么花样，大家还是猜不透。

漁民協會根據李堅的指示，正在研究着下一步的斗争，大家的意見是一不做、二不休，如果這些傢伙敢于破壞生產，那末就不給他們一點便宜，粉碎他們的阴谋鬼計。正在熱烈討論時候，鄒善清急匆匆地奔來，進屋就向李堅和陸阿強報告說：“我們開夜潮回來，走到沃成康樓屋邊的時候，忽然樓上的亮熄滅了，接着又聽見桌椅挪動聲音，我們覺得奇怪，就一動不動的隱藏在牆脚下，大約過了四、五分鐘，亮又點起來，只聽到裏面嘁嘁喳喳地輕聲講話，講些什麼聽不清，現在再濤和再根在那裡監視着。”陸阿強請示了李堅，馬上要到沃成康家里去查看一下，李堅同意了，并叫李大根、顏自發二個人同去。三個人還沒跨出門檻，再濤、再根跨進門就說：“不要去啦，人都走了。出來的一共八個人，沃連成、鄒奎五這些人都在”。陸阿強問他們聽到些什麼？他們回答說：“講得很輕，只听得什麼第一批解雇二十個人，第二批解雇三十個，最後聽到‘狐狸精’的聲音說：‘大家心要齊，漁民協會就沒有辦法。’……”陸阿強听了氣得臉色鐵青，心想：竟敢到漁民協會頭上來搔癢，恨不得一口把這些傢伙吞進肚里去。李堅走過來，拍着他的肩膀說：“老陸，我們的估計沒有錯吧；到老虎頭上來搔癢，沒有便宜好占的。但我們還要注意政策。”李堅又和大家繼續研究下一步的斗争計劃，才散會。

第二天，“狐狸精”等反動資本家的阴谋赤裸裸地暴露了，“狐狸精”首先解雇了七個漁工，接着其餘几家資本家也解雇了部分漁工，全島失業漁工由十二人增加到五十三人，嚴重地妨礙了生產和漁工的生活。

漁民協會發覺這個情況後，立即召開了失業漁工會議，向漁業資本家進行了說理斗争。

陸阿強等人到齊了，立即站起來，一对有力的眼睛環顧着到會

的渔业资本家，这些资本家自知理亏，低着头，偷偷的看看陆阿强，但狡猾的“狐狸精”却装着一付若无其事的神态，两手贴在膝盖上轻轻的拍打着，突然，陆阿强用拳头在桌上狠狠一击，厉声说：“你们的戏法变得很不离明，骗不了人，只害了自己，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老老实实把你们搞的鬼把戏坦白出来。”“狐狸精”的两只死鱼眼睛呆呆地看着陆阿强，还想诡辩掩饰，他重复着上一次那一套派不起网的鬼话，又向其余几个渔业资本家丢了眼色。那些渔业资本家看到他们的头子说了话，也抬起了头，附和着。这可激怒了在座的漁工，老漁工鮑德和忽的站了起来，激动地说：

“沃威廉，这些話你騙得过誰？你說冬春二汛产量不高，我在你家做了十年漁工，還沒有看到过这样好的年口，別的不說，单是去年海蜇一汛，三网就有一船，你說說，那一年有这样好的海蜇？另外，你說漁具破得不能用了，更是胡說八道。蔣匪軍統治的时候，你和他們穿一条褲，根本沒有损伤你的一只船、一頂网，全島每一家的工具，哪一家比得上你啊？你說生产本餉也沒有，这个月工資也发不出，別的我不說，今天一下子拿出的工餉鈔票，是那里来的啊！”

“今天早晨，你叫我們七个漁工到你房間里，你也是哭穷，說这困难那困难，还假心假意地向我們許願，‘你們欠我的債，現在也不叫你們还，到以后再算。’发給我們两个月工資，叫我們回家。当时，我們很奇怪，你这个吃人不見血的人今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菩薩心腸了。听了陆主任的話，我們才知道上了你的当，受你騙了，你想破坏生产，把我們漁工餓死。哼，別做梦了，你这个虛伪傢伙，头脑放清醒些，現在是人民的天下，只許你們老老实实，不准你們为非作惡，你老老实实坦白。”

漁工們揭穿了这些不法资本家的阴谋，把“狐狸精”駁得張口结舌。

“你們解雇漁工的理由是什么呢？”陸阿強質問着其余几个不法資本家。这些傢伙看了在座的漁工，吓得沒有一个敢說話，头低得碰着膝盖。阿強又轉向“狐狸精”問：“哼！事情真湊巧，你們同一天解雇了漁工，這是誰出的点子，嗯？”这时，“狐狸精”可慌了手脚，揭着他的痛处，慌忙站起来，强装笑容，点头哈腰地說：“陸主任，这……這我怎么知道，天下事湊巧的多着呐！我們誰也沒有商量过，你不信可問在座的連成和奎五兄弟，这可都是實話。”說完，看看他的伙伴都不說話，阿強的眼光象刺刀一样逼着他，他臉上由白变紅，由紅又变青，身子也抖动起来了。“你說的句句是‘賊’話，我問你，”盛再濤輕蔑地看看“狐狸精”，又指了指低着头的沃連成、鄒奎五說：“四月二十一晚上，你們這些傢伙在你家樓上搞什么鬼名堂？”“狐狸精”还想掩盖事實，“你是說前……前天晚上嗎？沒……沒有那……回事，那是我……我睡不着覺，点着灯看了一會書。”可心里慌，嘴里說不成句，好象口里含着一粒梅核似的，舌头也困了。

“呸！裝得倒象，前天晚上你們商量的怎样解雇漁工，第一批多少，第二批多少，你还說！‘要心齐，漁民協會就好对付！’出来时，沃連成走在前头，賊头賊腦的看了看沒人，才出来。這是我們两个亲眼見到的，你还想賴！”漁工應再根憤怒說完，“狐狸精”渾身上下籠灰一样顫抖着，臉上冒着豆大的臭汗，活象一只落水狗，拖着尾巴，再不敢作声了。

陸阿強站起來說：“好，漁工們把你們的阴谋都揭穿了，把你們假面具剥下来了，你們的目的是破坏生产，逃避斗争，严重違反政府的法令。为了保护漁工利益，不使生产受到破坏，現在我們代表漁民協會宣布三項決定：第一，沒有經過漁民協會批准，不准变卖工具，不准解雇一个漁工；已經回家的漁工，哪一家来的，仍回到哪一家去。第二，从下月开始，漁工的工資一律增加百分之三十。第

三，原来失业的漁工，由漁民協會根据各戶漁業資本家的情況，進行分配，參加生產。”漁民協會還根據“狐狸精”等不法資本家的罪惡大小，分別給予不不同程度的處罰。

一場斗争勝利了。當夜，全島召開了群眾大會，會上，陸阿強向大家揭發了漁業資本家的陰謀，又宣布了漁民協會的三項措施。群眾聽了，一致讚揚說：“漁民協會又替我們辦了一件好事。”

## 訪問民兵指導員

——編寫小組——

當我沿着石階步上了新落成的碼頭時，面前就展現了一幅美麗的圖畫：橙黃色的大海，淡藍色的天空，火紅的太陽把她的光輝均勻地鋪在螞蟻島上。農民們正在忙碌地收割着一塊連一塊的金黃、飽滿的大麥。一片接一片的葱郁茂盛的幼林正在成長。工人們正在為一幢紅色的瓦房按窗裝門，粉牆刷漆。一陣海風吹過山上，泛起了彩色的波浪；一排排開早洋<sup>①</sup>回來的張網船整齊地停在海涂<sup>②</sup>上，臉色紅黑放光的漁民說着、笑着把一簍簍的魚蝦搬上岸來。我出神地欣賞着螞蟻島，在碼頭上停了長久。

面對着這一片和平建設的景象，不能不使人意識到保卫海島的勝利、保卫海島的安全、保卫海島漁民的生命財產，是一件多偉大的事情！在這種心情下，我訪問了海島民兵指導員盛再濤同志。

訪問是在一次緊張的練習實彈射擊結束後開始的。

這個年青的民兵指導員盛再濤同志帶着勝利的微笑首先對我介紹了民兵訓練的成績。他說：“很好，比上次又進步了。”接着他就告訴我下面的數字。

“前後兩次參加射擊的都是六十二人，第一次滿堂紅五人，這次滿堂紅七人，第一次優秀三十人，這次優秀三十五人，第一次良

① 開早洋：出海生產之意。

② 海涂：即海灘。

好十八人，这次良好十三人，第一次及格九人；这次及格七人，总評成績优秀”。

“你們个个都是神枪手！”我敬佩这些神枪手，心里想着不覺喊出声来。

“哪里称得上神枪手，都还是新手，我們这里民兵組織成立得很早，但正式練习射击还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事，”盛再濤同志謙遜地回答着，我們迎着夕阳余暉往村走，路上，盛再濤同志对我談了螞蟻島民兵的成立經過和斗争事跡。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螞蟻島解放不久，我們都忙着恢复生产，因为島小，沒有駐大軍部队，也沒有民兵組織。一天晚上，从桃花港上駛來一只帆船，在川山嶺靠了岸，跳上岸來的是十八个衣衫襤襠，滿面凶气的土匪，每人帶着两支枪，吆喝着走进村子來搶劫。那天晚上，兰田嶺李連木正在办結婚喜酒，亮堂堂的汽灯光露在屋外，这帮土匪就象餓狼似的，闖進了他家，狼吞虎嚥地吃喝了一頓。然后醉薰薰地跑到后嶺沃連成家里。这个为非作歹的伪保长，就替土匪出了一个害人的主意：每村（当时全島分四村）要送大米二十袋，棉被十条，海蜇皮三十担，猪十只，还要鈔票、金子、銀子、魚鲞①、魚鰯②等东西。当夜，由沃連成把村干部、漁協會主任的名字都告訴了土匪，匪徒就到各村漁協會主任那里，用枪逼着要求明天中午前把全部貸款交齐，不能少一样，不能迟一个鐘头。这夜，恰巧李指導員和村干部都上桃花區里开会，沒回来，留在村里的手无寸鐵的村干部，有什么办法呢？十村漁工出身的漁協會主任夏品极，就是因为沒有在这个期限內把东西交去，第二天被土匪打死了。土匪搶着这些东西，也就跑掉了。島上人民个个悲痛，憤怒，

① 魚鲞：加工晒干后的魚。

② 魚鰯：加工晒干后的小魚。

一致要求，成立民兵，保卫自己。螞蟻島上第一批民兵就这样根据群众的要求組織起来了。每村一个队，每队二、三十人，四个村共一百余名民兵。每队都选一个队长，十村民兵队长李大根和十一村民林成信，都是現在公社党委副書記。

为了解决民兵的武器問題，我們每个民兵都自願的拿出一万元錢(旧币)，到鉄店打了几把龙刀，在村上也搜集一些过去打鬼子用的矛和国民党匪軍逃跑丢掉的烂刺刀。民兵背起这些土武器，白天搞生产，晚上站崗放哨，早晨，一起床就在操上“一二一”的出操。

那时，正是朝鮮戰場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盘踞在台灣的蔣介石，派遣特務到海島进行破坏活动，島上的反革命分子，也翹起尾巴乘机活动。于是，民兵們就提出：志願軍在前方打击美國狼，我們在后方做好防奸防特。当时上級也派干部来帮助我們整頓了民兵組織，又发給我們枪支彈藥。白天由妇女民兵放哨站崗，从长沙塘到后嶺，不到二里路，就有五六道崗哨，每只井关、吃水潭都有人看管。外地的人到我們島上来，必須帶証件，沒有証件就不能走路，甚至会被扣留。

一到晚上，男的民兵活跃了。在后嶺，长沙塘、大嶺、兰田嶺、川山嶺的小山頂上都設有“了望台”；海边有游动哨，有情况用紅綠灯作暗号。每一只船靠岸过港，都得檢查。

这位年青的民兵指导員介紹了这些情况之后，信心百倍地說：“自从有了这一支海島民兵以后，島上的漁民真是个个防特，戶戶防奸，不要說坏人进不来，就是一只蒼蠅也飞不进来呀”。接着他又詳細地介紹了海島民兵配合解放軍消灭海匪的故事。

那是一年春季，正是春暖花开魚类旺发的季节。

南井山海面是南洋最好的魚場之一，每到春季小黃魚群在那里迴游产卵，撒一网就能打一滿艙魚，可是洋上有个南龜山小島，

方圆不到二里地，形势险恶，三面都是数丈高的陡崖，潮汐汹涌，很难停船靠岸，只有南面的一个小港湾，才能停泊船只。岛上有一股土匪，常在海上抢劫，渔船经过那里就会被一抢而空，船上渔民常被打死，所以渔民都不敢去这里捕鱼。为了发展海洋渔业生产，驻在桃花岛上的解放军配合蟠桃岛上的民兵，决心要去控制这个小岛，消灭这股土匪。

出发那天，火红的太阳照得大海金光灿烂，海洋上风平浪静。四只木帆船载着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海岛民兵，直向匪占海岛进发。

四只木帆船经过一昼夜的疾驶，南基山渐渐地出现在面前。就在这时天气变了，猛南风呼呼刮来，掀起丈把高的浪头，这怎么办呢？那潮汐汹涌的南基山的浪头更高，根本没有办法靠船，解放军连长指导员与我们民兵干部研究后，命令往回驶。船就迅速的调转了头，驶了一阵，南基山只能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一声命令“抛锚”船就在那里停了下来。解放军不但在战场上是英雄汉，在海上也是个英雄汉，他们有的虽然晕了船，不断的呕吐，但却一点不吭声，还硬撑起来帮着抛锚，落蓬。民兵们看到这种顽强的精神，本来有些胆怯的心情，也慢慢消失了。

太阳西沉，黄昏来临，风渐渐的减弱了，浪也慢慢的平了。船驶着风后余浪又向南基山驶去，将近南基山时，天已经黑洞洞，船上挂起了鱼网，船尾竹杆上也挂起了渔民的衣服、裤子。这是出发前早就准备好的东西。解放军都躲在船舱里，壁壳上坐着几个民兵，唱着渔歌。装扮成渔船，摇摇晃晃的驶进港湾里去。刚进港口，山上突然射来一道手电光，接着是山上放风的土匪查问声：“干什么的？哪里来？”船上的民兵沉着的回答：“捕鱼的，从洋面上来呵！”

“到这里来干什么？”

“想暫停一宿，明天再开洋。”

土匪認為肥肉送上门來啦，又打量打量船上的裝束，與漁船沒有二樣，“好吧！靠岸檢查。”另一個土匪又補上一句：“先靠一只船。”一只漁船就靠了岸，上去的是五、六個民兵，另外還有兩個漁民打扮的解放軍。跳上岸時，土匪喝道：“举起手來。”一個土匪照着手電燈，橫握着一支長槍，另一個土匪就來搜查。兩個人被搜過了，沒有發覺什麼可疑東西。接着就搜第三個。第三個是解放軍扮的，他褲袋里有一支短槍，民兵們就知道了的。眼看這個土匪，從上身慢慢的摸到下身去，幾個民兵都非常緊張，就在這一瞬間，這個解放軍一個咳嗽（這是早就訓練好的暗號），前面兩個民兵一個箭步衝上去，各抱住一個土匪，後面幾個人也擁了上去，拔出手槍喝道：“老實點，交槍不殺。”兩個土匪被這突然的情況吓破了膽，放下槍跪地求饒。緊接着後面三只船也靠岸了。解放軍指導員，嚴厲地對這兩個土匪說：“老老實實帶路，立功贖罪。”這兩個土匪回答：“是，是，人絕不違抗。”指導員又把這兩個土匪教訓了一頓，講明政府的政策，問明一些情況，然後就由這兩個土匪帶路，向匪窩進軍了。港口留一部分人馬，守住船只，以防土匪逃跑。

队伍在靜悄悄地前进，翻过一个山背，就到一个小寨。在微微的星光下，模糊的可以看到有十余幢草屋，正中的一幢草屋里还透出了一絲灯光，其餘几幢都是黑洞洞的。一个带路的土匪指着点灯的草屋对指导員說：“这幢是队长住的，其余都是弟兄們住的。”

“哦！”指导員應了一声，問：“点灯的这幢屋子有几个門，几个窗？”

“前面一个窗，一扇門，后面还有一个窗子。”土匪回答。

一会儿，就走近了草屋，从屋子里发出熟睡的鼾声，每幢草屋

留下了十来个人前后守住，指导員領着另一部份同志悄悄地走到点灯的草屋子旁，里面傳出来噼拍噼拍的声音，从草屋破洞里看了看，只見有四个土匪正打着麻将。指导員分配几个解放军和民兵守住門、窗，然后又叫这两个土匪带着到其他屋子邊巡視了一遍，命令等訊号一发就一齐动手。安排停当后，指导員又带着这两个土匪回到点灯的草屋邊来，叫一个土匪敲門，这个土匪就乖乖的敲了两下，里面麻将声立即停止了，只听里面問：“誰？”敲門的土匪忙回答“队长是我，老刘。”

“什么事？”

“有一只漁船被我們捉来了。”

屋里的土匪忙出来开门。等他們剛把門打开，几个解放军和民兵一齐冲了进去，枪口对着土匪喝道：“不許動，举起手來。”一个滿臉胡須高大个子的土匪，正想去拔腰間手枪，当即被一个解放军一枪撂倒在地上，站在門口的指导員立即“乒乓”放了两枪，发出了訊号。这四个土匪一个被打倒后，其余三个吓得象关进籠子的凶狗一样，抖索索連声求饒。解放军和民兵把这三个土匪和一个打倒的土匪，枪支、彈药都解了下来。其余的几幢房子看到訊号彈后，都冲了进去，睡得死猪似的土匪，在惊慌中被俘，有个别的想越窗逃命，結果被把守窗口的民兵抓住了，有的想拿槍回击，立即被打倒在地上，被捕的土匪都集中在中間那幢草屋里。战斗結束后，发现土匪少一个，民兵也少一个。原来当民兵小队长陈友夫同志帶領的一組民兵与三个解放军同志包围西邊那幢草屋，听到行动的訊号后，大家都冲进进了草屋，几道手电灯光都射向睡在一排統舖上的土匪身上，不料有个土匪却睡在屋角边，一骨碌鑽入床底，床底下草屋壁上有一个小洞，他就从这个小洞那逃了出去，这时被陈友夫发觉了。于是就追了出去，直追到跳入海里。当陈友夫正

和这个逃跑的土匪在海水中追逐搏斗的时候，被指导員派出去尋找的几个同志發現了，于是一方面把陈友夫扶到岸上，同时两搶結束了那个想逃走的土匪。大伙們都贊揚着陈友夫勇敢的精神。忙着把脫下来的衣服給他換上，当他剛脫掉上衣，有人惊叫起来“呀”，原来他手臂上中了一彈，同来剿匪的卫生員馬上替他上了药包扎好。这时，队伍都会合了，指导員紧握着陈友夫的手称贊着。这次我們配合解放軍，一共消灭了三十五个土匪。

管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更是我們民兵的任务，我們对这些人建立十天一彙报的教育制度，督促他們劳动改造。

公社成立后，民兵的觉悟大大提高，去年，美帝国主义派兵艦掩护蒋介石騷乱大陆进行战争挑衅，更激起我們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憤怒和仇恨，全島民兵一致提出，一手拿枪，一手生产，練好本領，保卫国防，狠狠打击美国狼的口号。掀起了轟轟烈烈學習軍事技术的高潮。

去年冬天，在大雪紛飞的日子，民兵們还穿着自制的桐油雨衣，躺在半尺来厚的雪地里練习瞄准，雪花落在身上，积起白白的一層，連人也看不到了，他們抖一抖雨衣又繼續的練习。老年人从旁边走过來說：“小伙子們，埋在雪地里，当心冻出毛病来呀！”民兵們回答：“好天那有工夫啊，志願軍在朝鮮打仗也不是在雪地里。”老年人也不示弱挑战似的說：“好呀，来一下吧”他也伏倒在地上拿起枪來練习。拴着紅領巾的小朋友更是兴高彩烈，也想揮弄揮弄枪杆子。早晨，天一点朦朧亮操場里就是一片民兵的操練声音，今年春节，趁休息时间，我們还抽出两天時間进行了練习。大家高兴地說：只有練好了本領，才能和解放大軍一起保卫咱們美好的生活。我們还根据生产季节訂出訓練計劃，忙时少練，少忙多練，不忙大練，一月一評比（評比五好民兵）。

远洋队的漁民，也是同样的練习着，每只船上都带着步枪，南下大陈，北上沿泗。在风暴天攏洋时，就練习射击瞄准，学习政治。

由于，苦学苦練，終于取得現在这样的成績。

当盛再濤同志說完这些，夕阳已經西沉，我們匆忙往村庄走去。但我的心情始終不能平靜，不斷的称贊着：好一支勇敢的海島民兵。

## 向集体化邁开了第一步

——陈森林——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螞蟻鄉土地改革剛勝利完成，陳祥林、劉岳海和劉再忠三個人，組織了一個漁業互助組。當時，全國的互助合作運動象雨後春筍，蓬勃的發展起來。螞蟻島因為解放較遲。所以他們組織的互助組，還是全島第一個。

那天，鄉人民代表會議剛結束。劉岳海對陳祥林說：“祥林哥，你聽到李鄉長在會上講的話嗎？組織起來，發展生產，是由窮變富，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我們不妨先組織一個，你看好嗎？”老陳遲疑了一下，想：自己一個人生產困難很多，開洋要併船併人，打椿時候又要雇人。一到漁汛，總是奔東忙西，不是丟了那頭，就是放棄了這頭，要是組織起來，這些事情就可以少麻煩些。於是，就高興地回答說：“好呀，我們先試一下吧！”老劉聽到老陳同意了，很高興，後來又動員了劉再忠參加。這樣他們的互助組总算組織起來了。

人員雖湊起來了，互助組到底怎麼搞法？生產資料怎麼解決？三個人心里都沒個數。老劉是兩手空空的漁工，从小給漁業資本家張網捕魚，“腳娘肚當米缸”<sup>①</sup>做一天吃一天，腿歇下來了，肚子也得休息，一年到頭起五更落半夜的象牛馬一樣做，到年底走出資本家的門檻，又得打算來年給那家干活。這樣做了十多年，資本家

① 腳娘肚當米缸：意即干一天活吃一天，不干就沒有吃。

小船“生”大船，旧网变新网，越来越富，老刘从小孩变成年，还是一身精光，越来越穷，不但沒船沒网，連根舵牙<sup>①</sup>也沒有。再忠与老刘差不多，也是漁工，只是年紀比老刘輕些，胆子小些，捕魚的經驗少些，是个十八、九岁的好小子。老陈与他俩比起来，矮子中間挑將軍，比他俩好一些，是一般漁民（相当农村中农），但也並不富，两只小船还是祖上傳下来的，几十頂网已經破旧不堪，还有就是一些船上用的另星工具。老陈同意把这些漁具全部給組里使用，作为互助組里的基本生产工具。看到老刘、再忠生活困难，打算把家里仅有的三、四百斤大米和千把斤甘薯干也借給組里。为出工生产方便，饭也和在一塊吃。这样一来，互助組里生产工具也有了一，饭也有得吃了，該开始生产了吧。可是鶴糠<sup>②</sup>搓繩起头难，老陈同意了，他妻子却又哭又罵，吵鬧不休，一天，老陈从家里往外拿漁具时，他的妻子張彩云就向他哭訴着說：“亲兄亲弟也要分家，各爹各娘的人怎么搞得攏呵。今天是互助組，明天就会成吵咀組，何必惹是生非，自己張几頂网多安稳呀”。看見老陈把漁具、糧食拿出来，更是心疼地說：“你把自家东西拿出去，不怕用烂吃光嗎？”还背着老陈把一袋米藏了起来。擋在門口不讓老陈把东西拿出来。“哎呀，你真不懂事”，老陈心里埋怨，但还是一个勁向他解釋。“互助組里不是白用啊，工具有报酬，季季有分紅，糧食是暫借漁貨張上卖买，米就能还清的，还怕什么不是呀。”她还是哭哭啼啼，老陈也不管她通不通，把东西搶过来，就往外面跑。

当老陈拿着网具往外走时，在門口碰上了沃天成。这个人解放前当过伪保长，替国民党反动政府向漁民追粮、抽丁。家里还雇着二十多个漁工張网。解放后，假装着一个劳动人民，有名无实的

① 舵牙：把舵用的硬木棍。

② 鶴糠：大米外面的谷壳。

自己参加張网生产了，长年也不雇了，但雇了些短工，大水旺汛时張网，小水淡水就讓船网歇着，剥削比雇长年还狠。土改时，打倒了地主，漁壩。他一根汗毛也没动着，于是在土改后，他伪装成清白人。但群众却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大家都叫他“伪白人”。老陈鄙視地看了他一眼，不想理他。但他却嘻皮笑脸地指着老陈拿的东西問：“你把这些拿到什么地方去呀？”老陈冷冷地回答說“拿到互助組里去！”他張大着一双死黃魚眼，二片薄嘴皮一噘，假惺惺地說：“你这个人真傻瓜，把东西白白地送給人家吆？”他稍停了停，又獻殷勤說：“你有船有网，雇一、两个人打上几个椿張張网、自己帮着做做，又当不了漁壩、資本家，收入也会比互助組多得多，这样多好呀。”老陈一听就硬声硬气地說：“我开过了会，懂得組織起来的道理，自有主意，用不到你来做諸葛亮。”說着就走了。沃天成討了个沒趣、十分尷尬，老陈背后譏諷地說：“噢！你原来是乡人民代表哩，开过了会，思想可通啦，不要吃进白糖裹砒霜，后悔来不及喲！”老陈急着办組里的事，沒有理他，只顧自己往前走了。

不几天，互助組开始生产了。大家的勁头可高了，东方还没有发白，就出去生产了，晚上星宿齐了还不願休工。单干一天只能打七、八个椿头，他們就能打十二、三个。“伪白人”沃天成看到互助組勁头十足，生产又快又好，十分气恼，他雇了几个短工，暗暗的同互助組比高低，督促着漁工为他起早落夜的拼命干。可是，解放后，漁工那能怕他，誰也不肯替他死干，因此他挖空心思，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赶不上。“伪白人”跑断了腿，到处求人，人馬齐了又錯落了潮汛。互助組打下了四十多个椿头，他还只打二十个，互助組已經張上了一簍簍的魚貨，他还在一个个打。一次，黃昏已过，夜来临了，天上盖滿着烏云，刮起了大风，張网船顛来倒去的。刘培海大声地說：“加油！把最后一个椿头打下去再回家”。說着轉过

头去問劉再忠：“小伙子，怎么样，肚子餓了嗎？”劉再忠回答說：“肚皮早在吵空城計了，为了干活，就讓它歇一會兒吧！”說着老劉老陳轟然大笑。正笑着，放在船上的一个高蒼架因浪大船斜，倒了下来，眼看要压着劉再忠的脚骨，老劉立即扑了上去，擋住了，但老劉的手背却被擦去了一塊皮，流出了血，老陳馬上撕下破衣服上的一塊布条給他包扎住伤口，劉再忠拖住老劉的手，叫他到后船休息，老劉大声說：“不！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輕傷不下火線哩，我這一点伤有什么关系呀，他忍着痛又打起樁来了，老陳打趣地說：“羅通扫北，挂腸打仗，你是今世的羅通啊！”說得大家又一陣大笑。

互助組这种生产干勁，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伪白人”沃天成只好在肚里鬧火，啞口无言。

組織起来后，大家的积极性高了，想多打几个樁。可是增添一个樁头，毛竹网具等生产資料就需五、六十万元錢（旧币），当时那有这許多錢呀！怎么办呢？这天晚上，老劉躺在床上东想西想就是睡不着……过去为資本家做死做活，添了一个樁，就增加一份苦，如今互助組，收入归大家，增一个樁多一份收入。可是增樁資金那里来？他猛的翻了个身，半新旧的棕床吱格响了一声。忽然又想到这棕床，这床是土改时分来的胜利果实，头几夜高兴得睡不着觉，平时总把它弄得清清爽爽，朱紅色油漆床架晶亮发光，可以照出人影，这张棕床占去了小房間的一大半，显得很不相襯，但老劉还是十分欢喜它，爱惜它。互助組成立起来后，他一心想把互助組搞好，早出晚归，也顧不得整理它了，有时候，他为出海生产方便，抱了被舖在船上过夜……。“把它卖掉！”老劉自言自語的說。第二天中午老陳和再忠在路上看到老劉拿着厚厚的一疊鈔票，再忠惊喜地問：“这錢哪来的！”老劉說：“管它哪里来的，反正不是偷来的。”老陳估計这么厚的一疊鈔票有一百多万元（旧币）可以增添两个

椿。他对老刘的家庭是一眼見到底的，除了一張床，沒有值錢的貨色“你把眠床卖掉了。”老陈說得很肯定，老刘以为老陈已經知道了，也不再隐瞒了，故意說：“这床睡着不舒服，将来生产搞好了，添張彈簧眠床”。接着又認真地說：“先把这点錢买些毛竹，买几頂网。唉！說真的生产搞不好，就是睡在彈簧床上也睡不好覺啊！”老刘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老陈和再忠，老陈激动地說：“对放鋼要放在刀口上，我也去想点办法”說着回头就往家里跑。他一口气跑到家里，看彩云不在，就匆忙走进房里，打开箱子，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紅布包，朝衣袋里一塞，就往外面跑。事情真不湊巧，老陈刚跨出門檻，彩云闖进来了，碰了个满怀，她埋怨着：“什么事呀？快四十的人啦，走路还象小娃娃，跌跌蹌蹌”。老陈說：“沒什么……”急着往外走。她看老陈慌慌張張，反而怀疑起来，又看見老陈双手插在衣袋里，衣袋里飽鼓鼓的。猛一把将他右手拉了出来，“嗤啦”一声小紅布包散了，有几个銀元叮叮噹噹掉到地下，她边哭边弯下腰去拾，老陈趁此机会，一步从她背后窜了过来，三脚二步往外跑，彩云追出門口，看老陈跑远了，他只得停住脚步，生气地罵着。“白偽人”沃天成剛从路上走过来，看到彩云朝着老陈背影罵，就鬼鬼祟祟地說：“祥林老伴呀！罵有什么呢，还不是想个办法哩。”彩云好象得到了救星一样說：“天成叔，你真不知道我的心哪，我的心窝好象刀割似的痛呀，为了这个互助組，我飯也吃不下，茶也不想喝，和祥林鬧了几次，还是沒有用，你看有什么办法啊？”彩云絮絮叨叨向沃天成訴着苦，沃天成象个狗头軍师似的，一看附近沒有人，就在彩云耳边輕輕地說了一陣，說完了又叮嚀了一句：“我是为你好呀，千万不能說是我出的主意”，然后挤一挤眼色就走了。

那天深夜，老陈高高兴兴从互助組里开完会回家，他父亲和彩云也坐在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老陈看看彩云眼泪汪汪象剛哭

过，他父亲板着臉，臉色鐵青，眼睛象兩顆綠燐燐的火星閃爍着，冲着老陳，怒沖沖地說。“你想把我這個家拆散，還是想成圓呀？”老陳知道，父親為什麼冒着这么大的火，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只得小心翼翼地耐心地說：“我又沒有做錯什么坏事……”，沒等老陳說完，他父親站起來瞪着老陳大聲喝道：“你沒有做坏事，你做得好事，把家里的東西往外搬，害得媳婦一天到晚哭哭啼啼，象死了人，这不是拆家是什么呀？”“哎呀，又是为了这个互助組”，老陳想說但沒說出口，几天來，老陳正為這個互助組高興哩，工具有報酬，勞力有評分，生產又比人家跑在前頭。他想：女人家氣量小，一時生氣，事情過去就沒事了。不料一向不聲不響的老父親，今晚也發这么大大脾氣，這樣下去怎麼辦呢？老陳把互助協議書上的規定講給父親聽，工具報酬多少，勞力分紅多少……。老头說老陳空口說白話，無憑無據。老陳可火了，囉的從口袋里拿出了互助組的協議書，摊在他父親面前，說：“白紙上寫黑字，不但有我們三個人的圖章，而且還有鄉政府的長印呢”他父親雖認不得幾個字，但看到方方的，長長的朱紅印，點了點頭，嗯了一聲，拿着協議書說：“這個是靠硬①，不過，人多心不齊啊”老陳又把這幾天互助組里打桩跑在前頭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通，他父親微微一笑，接着嘆了口氣說：“只要大伙能心齊，人多力量大呀！唉！你還記得民國三十五年秋內的事嗎？”老陳怎麼會忘記呢？那年秋內海蟄發得很旺，家里父子三個病倒一對，他父親差點死去，不但不能下海，眼睜睜看着張上來的海蟄發霉腐烂，弄得家里連甘薯干湯也吃不上，但是保長沃成天還逼着要交捐納稅，只好忍痛賣掉了大半漁網，一只漁船才完清了捐稅，現在爹提起這件事，他心里還難過。“爹，過去的事讓它过去了，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要組織互助組呢！”他父親忽然湊近老陳的

① 靠硬：靠得住的意思。

身边，神秘的說：“听说共产党是‘百日王’住不长呀？”老陈說：“爹，别听那套鬼話，共产党永生永世站得牢……”老陈說了全国大陆解放，大陈、台湾等地方一定要解放，蒋介石一定要完蛋，又講了志願軍在朝鮮打败了美国鬼，他父亲一时变得年轻了，好象一个小学生在听老师講故事，听得出神，撥了一下灯芯說：“是呀，共产党是好人呀，是人心所向啊！”老陈笑着点了点头。从此，他父亲就开始帮組里晒貨，干些輕活。彩云虽然思想还是不通，但当面也不大吵鬧了。

老陈家里的思想剛平靜，外面又傳來了一股风說互助組是“共产組”，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呀，看到互助組勁头很高，生产很好，又說：“新造毛廁三天香呀”，“过不了几天就会头破血流散夥呀”。老刘他們三人听到这些話，都很气愤，但他們相信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不会錯，因此坏人对互助組的謠言和攻击，反而促使了他們互之間的团结，生产搞得更出色了。新打七、八椿头，眼看丰收在望。

不料，清明一过，刮起了风暴，天空阴森森的，西北风特別大，掀起浪头屋頂高，張网船都吊在岸边的纜索上。老刘他們也只好眼巴巴的等着风平浪靜。一直等了三天，暴风过去了，老刘他們就去开洋撩伙<sup>①</sup>。張网船象匹草原上的駿馬飞馳着，一忽兒就到了桁地，只見原来一排排的网簷，現在疏疏落落东倒西歪的，大家吃了一惊，手也軟，橹也搖不动了，人好象暈倒似的。原来是：互助組打的桩头朝西北口，吃风最猛，五十多个网簷被风括走了十多个，漁网被冲走了許多。这些东西是互助組的命根子，为了多搞些生产，借債卖物东拼西湊的添了一些資金，买了一些工具，一旦被风暴刮走了，誰不心痛呢？等大家清醒过来，他們的張网船已被潮水衆得老远了。这时，刘岳海咬咬牙說：“东西已經損失了，这是天灾，現

① 开洋撩伙：出海生产的意思。

在也沒有办法呀，还是把这些殘存的東西收拾收拾罢”。于是他們便有气无力地重新搖起船，然后架上了破网断簷，只馬馬虎虎的掠了一些殘存的魚伙，把船駛回到岸边来了。

該时，人們中的諷言冷語可多了，一些“長元”指着老劉他們說：“互助組力量大，網簷怎麼給風刮跑呀。”“組織起來優越呀，還不如單戶哩”老陳的妻子更是哭哭啼啼，怨天咒地的說：“不搞互助組多好呀，自己少打幾個桩頭，就不要背這個風險了，一個簷一頂網該值多少錢，看你以後怎麼生活呀。”老陳本來已垂頭喪氣，被這些話一刺，不覺有些後悔，心想：如果不搞互助組，當然不會張這麼多的桩頭，桩頭少了，就在門口港打幾個，根本不會遭到這個損失，唉！這些漁具大都是我的，叫老劉他們拿出什麼東西來還給我呢？越想思想越糊塗了，悶悶不樂的坐在家里。

壞人，總是無縫不入，無孔不鑽的。“偽白人”沃天成可高興呀，幸灾樂禍的走到老陳家，裝着一付仁慈的樣子說：“祥林，不要難過了，還是悬崖勒馬吧，早回头走正路。”老陳不作聲，他接着又說：“我家里還有几頂新網，你的破網來不及修補，可把我的網暫時用一用”。老陳仍舊沒有理他，但是他的思想却象無舵的船，在猶豫動搖。正在這時，老劉和再忠來了，看到老陳愁眉苦臉的神態，劉岳海安慰老陳說：“天災人禍總是難免的，以後的路正長，只要有青山在，不怕無柴燒，互助組是有力量來彌補這些損失的。”劉再忠正要開口說話，老奸巨猾的沃天成忙插嘴說：“祥林互助組不參加了，你們也不要再象吊死鬼討替身似的來動員啦。”“哎呀”劉岳海和劉再忠大吃了一驚，同時問：“祥林哥，你真的不參加了嗎？”老陳只是支支唔唔的，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么，頭也沒力囁囁作響，但老劉堅定的說：“互助組是我們的命，你不參加，我們仍要搞下去”接着他轉過臉去，對沃天成輕蔑地說：“你到這裡來干什么呀？我們

的事用不到你来多管閒事。”“噢”沃天成嘲諷挑撥地說：“你是組員，我是單戶，當然管你們不到，不過，赤手空拳的人參加互助組，刮走了工具，當然是无关痛痒呵！”老劉一聽，正冒火星星子，狠狠啐了一口說：“呸！你就是希望互助組垮台呀，互助組垮台了，可以給你雇工，用血汗來喂飽你，哼！別做夢，告訴你互助組垮不了，互助合作是毛主席指給我們的光明大道。解放啦，你不勞而食的剝削飯吃不成啦！”劉再忠憤怒地盯了沃天成一眼，同情地看了看老陳，老陳抬着頭看老劉，一言不發。再忠拉一拉老劉的手急躁地說：“走！我們走我們的。”正這時，鄉長李大根同志來了，他問清了原由，把沃天成訓斥了一頓，沃天成心虛，低着頭灰溜溜地走了。李鄉長對老陳說：“風暴是天災，不是互助組不好，是橋是路應該分得清清楚楚，路是路，橋是橋，橋壞了，再修，不能因橋壞了就不走路了。有人混淆是非硬要把路說成是橋，把橋說成是路，又加上個人有點小算盤，這樣就会上人家的當，走錯了路！”他又說：“以後應該接受這次的教訓，把桩打得更結實一些，這才是積極的想法，不應該碰到一些困難就消極退縮了……”他還講了互助組的發展方向和社會主義的美好遠景。他的話真象一帖仙丹良藥，句句打動着老陳的心，老陳心里象枯樹抽出了茁壯的嫩芽，精神振奮的說：“我一定聽黨的話，跟共產黨、毛主席走”。李鄉長走出陳祥林家後，想：壞人對互助組的破壞是很猖狂的，根據所掌握的材料，沃天成就是其中的一個。第二天李鄉長把这个情況向上級司法部門作了報告，後來，上級司法部門通過詳細的調查了解，按照法律，處罰了沃天成，交群眾管制；并在群眾大會上斗争了。

以後，李鄉長還派了一個鄒同志來幫助劉岳海互助組巩固提高的工作。通過重整旗鼓，災後生產全部恢復了。互助組又象春天的樹木，抽出嫩綠的葉芽，飽滿的蓓蕾，越來越茂盛，勞動的果

实，即将来收。

立夏来临，大黄鱼旺发，互助组抽出一只船，派刘岳海与别人合夥去远洋捕鱼。近洋张网三个人的活就由再忠和老陈来担负。自古以来，螞蟻島張网开洋就是要三个人四个人，互助组却是二个人，打破了历史上的常规。到了夏汛结束，互助组的产量可高呀，四十多个桩头，张了四十多部海蛰，远洋也捞来了不少的大黄鱼，组員的收入大大的增加了。“伪白”人沃天成打的桩头和互助组一般多，可是产量要比互助组低一半哩。于是在群众中沃天成对互助的坏话再也没人听了。沃天成成了六月夏天的臭狗屎，见了他大家都捏鼻。四近邻居的渔民、漁工們也同互助组組員一样高兴，他們讚揚互助组决心强，走对了路。当时，还傳誦着这样一首歌謡：

共产党啊象太阳，  
只要众人决心強，  
人人向往光明路，  
互助合作好方向，  
最高山峯也能跨，  
齐心协力靠互助。

秋天，是草枯叶黃的季节，但螞蟻島上却象风光明媚的春天，遍地开放着鮮艳的花朵，就在这年的秋天，螞蟻島迅速地成立了十八个互助组，入组的渔民、漁工五百多户，占全島漁民数百分之九十五。刘岳海的互助组也由三户扩大到六十二户。这时，他們眉开眼笑地唱着：

秋风吹吹紅叶飄，  
斗倒漁霸鬧翻身，  
挖掉窮根靠互助，  
共产党啊毛主席，  
要比太阳还光明，  
照亮了千万顆漁民的心。

中秋节晚上，組員們一起过着这个佳节，漁工出身的互助組長  
刘岳海，大口地喝着酒，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年青无忧的刘再忠  
更显得活跃了。彩云捧着酒壺向大夥斟了杯，然后不好意思地朝  
着老陈說：“吃吧，看你这几个月瘦多啦！”說着，也滿滿斟了一杯  
酒，摆在老陈面前。她对老陈这样亲热的举动，自从搞互助組来还  
是第一次哩！他的父亲也笑呵呵的說：“来吧，大家吃个互助組圓滿  
酒吧！”……。

## 斗倒漁霸，繼續前进

——胡肇成——

清明前后，正是張網生產大忙季節，又要開洋攢伙，又要打柱馬蒼<sup>①</sup>，還要漁貨加工。陸阿強互助組的人，從早到晚，都忙個不停，可是“黑人組”還是空空閑閑，早上太陽三丈高才干活，晚上太陽未落山就休工。那個老奸巨滑的綽號“狐狸精”的沃連成更是吃吃坐坐，飯前老酒一壺，飯後清茶一杯，朝門坐着。一次，陸阿強剛路过他的門口，“狐狸精”就傲慢地說：“你看，我們的互助組，多快活呀！人舒服，錢又多，生產還比你們跑在前頭。”這可使陸阿強惱火了。“呸！雇工剝削，吮吸別人汗血，自己一點不知恥，還在人家面前顯威風。”陸阿強說。

“嘿！”“狐狸精”冷笑一声說：“雇工自由，還叫你管嗎？自己窮，還罵人家吮汗血。”

“我們窮，窮自己，不是象你們靠剝削，搶柄地<sup>②</sup>得來。”

“海洋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誰早打柱，就給誰。”

“放屁，以前每年是我們打的柄地，今年，你就搶去了，還胡說八道。”

他們兩個正爭得難分難解的時候，有人來叫陸阿強開洋，於是才算結束這場爭論。

“黑人組”是漁業資本家（當時，還未漁改，漁霸、漁行主沒有划

① 打柱馬蒼：用一根竹棍打入海底，再用繩索系住網架。

② 搶柄地：即爭漁場。

分，根据土改时所評的成分，籠統稱‘漁業資本家’)的一個合伙組織。解放初期，他們解雇漁工的阴谋被漁民協會制止後，又想出另一個詭計。當時，島上掀起互助合作高潮，他們趁機又拉攏有錢漁民，組織了一個“互助組”，把漁工、貧苦漁民排擠了出去。

全組共十三戶，八戶是漁業資本家，一戶游民，三戶有錢漁民，一戶被欺騙的漁工，并推他任組長。這些人，大部分在舊社會干過壞事情，歷史上不清白，所以叫它“黑人組。”他們“組織起來”後，名義上是“互助組”，實際上不象互助組樣子。不參加勞動，為了瞞騙群眾眼睛，有時假裝成一個勞動人民的樣子，暗地里，却屢了幾個失業漁工搞生產，組內不提公積金，也不評分，記工，扣上漁伙<sup>①</sup>，“船板登”<sup>②</sup>分紅，與解放前“長元制”<sup>③</sup>一模一樣。因為原來有錢，別人還沒有打柱，他們就把好衝地搶去打柱了，因此產量高，收入多，仍舊過着解放前那樣的“老板”生活。同時，還把政府對資本家限制利用、改造的贖買政策，當作了擋箭牌說：“土改也搞了，就是改不到我，資本家的財產是法律上保護的呀，”于是尾巴翹得很高。

那天晚上，陸阿強互助組的人剛吃过“大鍋飯”，準備評一天的勞動工分，評分前，大家就談起了白天陸阿強與狐狸精爭吵的事，不談則已，一談起來大家就有滿肚子氣。劉同斗憤怒地說：“解放前是他們的天下，解放後仍然是他們的天下，這還象什麼話。”阿生老头接着說：“政府政策太寬大了，‘長元’仍舊是‘長元’，漁工仍舊是漁工，這怎麼能發展生產呀！”大家都紛紛的說個不停，只有坐在屋角邊的陳順安默默無言，陸阿強象摸透了他的心事一樣，問道：“舅舅，你為什麼不說話呀？”陳順安淡淡地回答說：“黑人組”錢就是比

① 扣上漁伙：意即捕上來的魚蝦。

② 船板登：意思是船艙的甲板上面。

③ 長元制：漁業資本家壓工剝削的一種制度。

我們分得多呀！搞互助組也不是为了多收入一点么？那还有什么可說的哩。”

“他們錢分得多，是靠雇工剥削，是靠搶好地得来的，难道我們也去这样做嗎？”陸阿強反問着，坐在桌旁的劉同斗也站起來說：“我們不眼紅這些臭錢，窮要穷得有志氣。”陳順安看到眾人都在批駁他的話，只好又点着头，默默的坐着。陸阿強看看時間已經不早，忙叫大家評分，于是才把話題拉回到評分的事情上來。

數天後，到了五一劳动節，島上漁民們熱熱鬧鬧慶祝着解放後第三個五一節。就在那天，傳來了一件大喜事——漁區民主改革。中共舟山地委派來了漁改工作隊，四十多人，漁民們高興極了，盼望已久的事，今天盼到了。

漁改工作隊到了島上後，分成四個組，以長沙塘、后嶼、大嶼、川山嶼四個自然村進行工作。鄉長李大根，民兵隊長劉同斗，漁民協會主任兼互助組長陸阿強，他們幾個主要幹部也就更忙了。陸阿強因為不是脫產幹部，原來是在互助組里，干一天活，評一天分的，沒有去干活，當然也不能記分了，因此家里的生活發生了困難。餐餐甘薯干湯，一天吃午飯時，陸阿強的小兒子二海吵着要吃大米飯，這可把他媽秋菊鬧火了，抬手一個巴掌，罵道：“要吃大米飯，到你阿爸那裡去吃大鍋飯好啦！”二海哇哇直哭。秋菊又想起晚飯下鍋的薯干也沒有了，於是心煩，拉着二海往食堂走，走到屋裡，看到陸阿強正和大伙們吃着大鍋飯，雪白的大米飯，一碗碗的鮮魚，秋菊氣呼呼的說：“你在这里吃得飽，家里沒有吃了，你就不管嗎？”二海仍舊哭着、吵着要吃飯。陸阿強左右為難，無話可說。正在這時，漁改隊的王隊長走進食堂來，他問清了情況後，安慰秋菊說：“吃大鍋飯的事，以後我們會解決的，生活困難，暫時向互助組借些錢吧？”然後，秋菊只好拉着二海又回家去了。秋菊走後，王隊

長对陆阿强說：“我看把大鍋飯解散算了吧，現在办这样大食堂还没有条件哩。”陆阿强听到要解散吃大鍋飯，吃惊地說：“这怎么可以呀，解散大鍋飯，就是解散社会主义呀。”王队长解釋說：“你把社会主义弄錯了，吃大鍋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呀！”陆阿强又說：“吃大鍋飯对生产有利呀？时期到了就吃饭，吃了饭就干活，不会拖拖拉拉，上工不会你早我迟。”王队长又說：“这方面当然是好的。但是，群众觉悟还没有提高之前，反而会造成对社会主义的誤解，影响生产积极性，同时，办食堂要有坚强的骨干，才能不浪费，使大家吃得好，吃得饱，現在你在这里吃一天是五角一，就够家里二、三人吃的，錢又节省，团结又可搞好。”陆阿强說不出理，只好默默无言，但是思想上总象有个疙瘩似的。

第二天，乡政府里召开互助組长以上的干部會議，大家都在热烈地討論着解散吃大鍋飯的事，起初大家也都不同意，認為吃大鍋飯要解散了，就是解散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慢了，后来通过漁改队的解釋，才提高了認識。这个會議开二天才結束，干部回去后，各个互助組才把大鍋飯解散了。

自从漁改工作队到了島上后，这些渔业資本家象吃了砒霜的老鼠，急得团团乱轉。“狐狸精”看到人还裝出一付假笑，也不象过去那样傲慢了，原来真嘍嘍衣服也不穿啦，換上一件补补丁劳动布做的单衣，也裝着样子下海生产了。还对沃天成等几个渔业資本家說：“現在可要百倍小心呀，不能象过去那样莽莽撞撞啦！”尽管他怎么裝样，大家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几天乡里正在召开漁民代表大会，研究划分阶级成份的事，村里的一些干部都去参加会议了。夜里九点光景，秋菊坐在灯下补衣服，二海等都睡熟了，突然一陣敲門声，秋菊以为阿强开完会回來了，便放下針線走去开门，門刚开开，进来的两个以往从不來的人。一个是“狐狸精”，一个是

沃天成。手里还拿着两个纸包，嬉皮笑脸地说：“陆主任在家吗？有个事情同他商量商量”。秋菊看到他们奸猾的臉就有一陣恶心。冷冷地对他们說：“这样晚了，来我們家干啥，阿强也不在家，有事明天来找吧！”沃天成忙接上說：“陆主任不在，我們就同你談談吧，請你轉告陆主任就是了。”秋菊忙說：“我不会轉告，你明天找阿强好了。”說着就准备要朝里房走，沃天成用眼睛向“狐狸精”打了一暗号。“狐狸精”忙将两包东西递在秋菊面前說：“陆主任日夜忙着为大家办事，可辛苦啦，我們两个沒有什么可謝的，这一包桂圓，一包黑枣，表示表示我們的一点心意吧。”“呸，誰要你这些东西。”秋菊惱火地說着往里房走。“何必这样，又不是生人，阿强嫂，东西放在桌子上啊！”“狐狸精”一边說着，一边拉着沃天成的手，象两只偷食的狗，飞步出去了。秋菊忙回过头来嚷道：“拿回去，不要这些臭东西。”可是他們已經跑得无影无踪了。秋菊又气又怒，想立即把这些东西送回去，看看天色这么黑，又近深更半夜，决定明天再送。

午夜后，陆阿强才开完会回来，秋菊还在灯下一針一針的做着針線。陆阿强走进房里，一眼看到桌上这两个纸包，不解地問：“这是什么？”秋菊回答：“是‘狐狸精’、沃天成送来的桂圓黑枣。”“砰”的一声，陆阿强将这二个纸包丢在地下，发怒地說：“誰要吃他这个东西。”接着又埋怨秋菊說：“你怎么这样糊涂？收下这些东西干啥？”秋菊把剛才經過的事情說了一遍，阿强才心平气和地說：“明天一早給他們送回去，告訴他們放老实点。”

复查阶级成份的工作开始了。那是一次群众大会，阿生老头激昂地說：“乡亲們，眼睛可要擦亮一点呀，阶级敌人可再也不能讓他們滑过去呀。”一个青年也站起来說：“那个是敌人，那个是朋友，我們都看得一清二楚！”你一句，他一句，会場鬧哄哄的，李大根大

着嗓子說：“大家靜一點，一個個的說吧！劃分階級按政策辦事，該劃什麼就劃什麼。”李大根的話剛落，“狐狸精”就站起來說話了：“李鄉長的話說得對，該劃什麼的就劃什麼，大家當然是不會冤枉好人的，象我這樣的戶，可難劃呀，爹當家的時候，開漁行，雇人張網，是有剝削，可是他在解放前三年死了，傳到我手里，只剩半分家產，以後全靠自己勞動起家，雖雇些工，那是一些微薄的剝削，存的錢還不夠付工鈔，我想最多只能劃上一個一般漁民。”他的話聲剛落，會場里又吵鬧起來了。劉同斗說：“每年雇着二、三十個人張網，說是微薄的剝削，鬼話。”陸阿強就責問說：“漁民整天到晚在海洋里生產，還吃不上薯干湯，你在家裏三餐酒肉，坐坐吃吃，這就能勞動起家嗎？”駁得“狐狸精”啞口無言，接着，就由工作隊江同志把漁民代表會上研究的初步劃分成份的方案交給大家討論，他說：“土改時的成份，通過复查，根據劃分階級成份的政策，將原十三戶漁業資本家，改為漁霸六戶是呂財夫、呂吉夫、呂光夫、沃連成（狐狸精）、沃天成、李業生；漁行主三戶；漁業資本家三戶，一般漁民一戶……。”江同志把方案公布完後，讓大家討論修正，這時，會場里又是一陣轟動，爭着說：“對啦，代表討論的事，還會錯嗎？”有的說：“這樣的劃分合我們的心呀。”李大根嚷着說：“大家要仔細的考慮一下，是不是有錯划，漏划，現在可以補充修正啊。”可是大家再也提不出意見了。坐在會場里的漁霸，漁行主，漁業資本家都點着頭，臉孔鐵青的。“狐狸精”沃連成還替自己辯護了一通說自己不是漁霸。可是大家一下子就把他的家底罪惡活動都揭發出來了。最後，還訓斥他們不許亂說亂動，老老实實守法。會議開到夕陽西沉才結束。

階級成份劃分後，漁民們對敵我分得更加清楚了。元月上旬的一個下午，長沙塘小學操場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人山人海，几

乎全島的人都來了。“公審大會”開始了，土改時被逮捕的漁霸呂財夫、呂吉夫、呂光夫也押回來了，另外還有沃連成、沃天成、李業生都被押上了台，人群中高呼着口號：

“打倒漁霸！”

“堅決鎮壓反革命！”

“要求政府槍斃血債累累的三道衙門！”

鄒善清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了，跑上台，訴起苦來：“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爹剛開洋回來，坐地虎逼着我爹要把漁伙賣給他。我爹說：‘今天一担漁伙錢放到明天就買不到一升米，存錢不如有伙。’坐地虎就瞪着一付三角眼說：‘不賣也要賣，除非你不住螞蟻山。’接着就指使狗腿子把十籠漁伙搶去了，我爹氣得飯也吃不下。第二天，爹就去問他討漁伙錢，坐地虎算盤往桌上一丟說：‘沒有現款，再過兩天。’第一次沒有討到，只好過了兩天，爹又去討了。那天，坐地虎正睡着午覺，爹把他喊醒了，坐地虎大发雷霆翻着臉，罵：‘窮鬼就是小里小氣，老子賴你這幾元錢嗎？’我爹是個60多歲的人，他只有40多歲的人，反而做起我爹老子來了，爹也火着說：‘錢不付，反做老子，你這屁眼洞里放出來的東西。’這可激怒了坐地虎，他擦手三拳，爹被打得躺在地上，嘴里直吐鮮血，又叫來二個狗腿子把爹拖到大門口的路上，等我家里知道，忙將爹抬回，可怜的爹已經不省人事了，家里也無錢醫治，在床上躺了幾天就……死了……。”鄒善清再也說不下去了。眼淚象斷了線的珠直往下淌。台下的漁民們都在流淚、啜泣、悲痛、難過。陳順安心里也是一陣难过一陣，一陣激动一陣。他默默的回忆了以往一段事：

五一節前，陳阿強與“狐狸精”爭吵的那天晚上，陳順安評完分，就往回家的路上走。剛巧，在三岔路口就碰上了“狐狸精”。“狐狸精”看看周圍沒有其他人，假裝親熱的樣子說：“哎，我道是誰，還

是順安弟，一起走吧，反正是同路。”接着又問：“你們互助組分紅好嗎？”陳順安回答：“多不多，少不少，與單干時候差不多。”狐狸精一听，話里有因，對互助組有點不滿情緒，認為機會來了，於是便煽動他說：“順安弟，象你這樣有船有網，勞力強的人參加互助組實在是不合算啊。勞力強倒沒有關係，反正是評分，就是工具議價低一點，我解放後打的一只新船，實價五百元少不了，現在互助組里只議三百元，全年船具報酬十五元，比租價要低百分之九十哩。”“狐狸精”認為有了苗頭，更進一步的說：“是呀，象你互助組就是有吃亏便宜，沒有工具的人剝削有工具的人哩，我們互助組船具報酬就可合理啦，折價入股，按股分紅，股多多分，股少少分。”他停了一會接着又說：“小弟若不見怪；我可替你出一個主意：干脆提出退組，參加到我們組來。”陳順安猶豫地說：“好雖好，就是有些難退，阿強是我外甥當然不會同意，別的人也不會同意啊。”他們有便宜好占，當然不會同意，“你真呆呀，明明吃了亏，還猶豫不決。”狐狸精挑撥地說。說着就到了家門，陳順安和狐狸精是鄰居，各人往自己屋里走。

這夜，陳順安睡在床上，反來復去的想着，不退自己吃了亏；退了，參加到“黑人組”，不要抽公積金，現撉現分，每天能得四、五元一工，可以比陸阿強互助組多几倍。但是參加“黑人組”名譽不好聽。左想右想，再也睡不着，忽然又想起“狐狸精”的話：“你真呆呀，明明吃了亏還猶豫不決。”他就斬釘截鐵地自語着：“退，明天一定去退。”下半夜了，才朦朧地睡熟。

一覺醒來，天已經芝麻亮，他慌忙地穿上衣服，往陸阿強家走去，走到陸阿強家里，阿強剛起床，陳順安就對他說：“阿強，我家里吃口多，你也知道的。在互助組里搞下去，全家就會連薯干湯也喝不上。你不要說我思想壞，再讓我在組外等一年，以後互助組好了

再进来吧！”

陆阿强被这突然的事楞了一下，說：“舅舅，互助組收入不比单干时候少呀，怎么說在互助組里搞下去全家就会連薯干湯也喝不上呢？”陈順安說：“劳动收入虽不少，工具收入总低了一点。”

“噢！”陆阿强說，“你原来是顧慮工具吃亏，那可以再商量改进的。”陈順安忙說：“不，不，不要商量了，商量反而与大伙为难，还是讓我退組好。”

“舅舅，你不能退呵，你退了組，別人就会批評我，連自己的舅舅也不能动员。”

“退組是我自己要退的，你可以向大家說明呀！”

“話是这样說，可是別人不是这样想呵！”

“我已經決定了，今天不上工啦。”陈順安斬釘截鐵地說，邊說邊往門外走。陆阿强心里一急，生硬地說：“你要好好考慮考慮呀！”陈順安头也不回，往前走去了。

陆阿强气得早飯也吃不下，就去开洋了，組員們知道这事后，个个很气憤，議論着陈順安的私心太重。

陈順安退出陆阿强互助組后，就去找“狐狸精”商量，要參加他們互助組。“狐狸精”奸笑着說：“你来，我們十二分欢迎，不过人来，工具也該带来，否則人多工具少怎么生产呀。”接着又說：“你来参加，我个人也很难作主呵，要和組里的人大家通一通。”陈順安一听楞住了，火要从头顶冒出来，罵道：“老奸巨滑的严嵩，原来是上了你的驅，我也不参加你組啦。”說完回头就走。

“狐狸精”还在背后叫着：“順安弟，何必这样心急呀，再商量商量吧。”

陈順安心里象乱麻一团，想着：怎么办呢？再回到陆阿强互助組里嗎？那还有什么臉呵！走到海边，眺望着大海洋，大夥們都忙着

生产，内心觉得空虚、惭愧，一陣难过一陣，看到陆阿强互助組的張网船回洋了，忙往自己家里奔。剛巧，这天晚上，刘阿土来陈順安家串門。刘阿土是长沙塘的互助組长，談起了他組里少人的事，陈順安便要求參加他們組。起初，刘阿土也有些为难，怕人說挖陆阿强互助組牆脚，后来，陈順安再三要求，于是也只好同意了。

这时，会場里响起了一陣呼声：

“血債要用血來還，”

“有仇报仇，有恨雪恨！”

.....

陈順安被这突然的声音惊覺过来，他根本沒有听到以上二十多个人的控訴。他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憤怒心情了，一个箭步的冲上講台，控訴起来。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說了一遍。等他剛說完，台下又是一陣高呼：

“堅決鎮壓反革命”

“要求政府逮捕漁霸”

控訴的人不斷朝台上拥去，但時間已經是深夜了。

最后，漁改队王队长，宣讀了省人民委員會槍決漁霸呂財夫的布告和县人民法院判決呂吉夫无期徒刑的判決書，以及沃連成、沃天成的逮捕令。李业生依法受群众管制劳动改造。呂光夫虽然罪惡严重，因有立功表現，將功贖罪，釋放受群众管制劳动生产。王队长宣布完，山谷里响起了“砰砰砰”的枪声，呂財夫就地槍決了。这时人心大快，會議开到深夜十二时才結束。

斗倒了漁霸之后，沒收了漁霸的財產，漁工、貧苦漁民分了胜利果实，李大根、陆阿强、刘同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島上第一个临时支部。在入党宣誓仪式結束的那天晚上，刘同斗对陆阿强說：“我們的互助組已經搞了一年多，不能老是互助組呀！”陆阿

強回答說：“是呀！互助組搞基本建設就困難哩，對發展生產都有很多不方便地方。”劉同斗說：“那我們何不打個報告給工作隊要求轉社呢？”陸阿強也高興地說：“好，今晚就寫。”劉同斗就寫起來，他只識了幾個硬字，寫了很多時候才寫好，第二天和組員們一說，大家都很高興，於是就將要求轉社的申請書送到工作隊去了。

這天下午王隊長對陸阿強說：“你們的報告已經收到了，很好，今晚上就研究轉社的事吧。”晚上，陸阿強互助組的人，熱熱鬧鬧的在討論轉社的認識，王隊長對他們說：“轉社時首先要解決的是二件事，一是工具的報酬，二是勞力的評分，工具原來折價入組要進一步審查，折價過低的要糾正，象陳順安的事，就因為漁船折價低了，又加上他本人有個人主義思想，結果就被漁霸騙了；原來工具分紅比例過低的可適當提高，使有工具的也不顧慮。勞力評分，過去死分活評當然是好的，但做的時候往往是死分不評，這樣也就會影響生產積極性……”大家根據王隊長這些話展开了討論，這天晚上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見和改進辦法。然後，才散會。

因為這是一個複雜細致的工作，以後，又經過了多次研究，才作出最後決定：將原來工具折價過低的按照市價提高，分紅比例也由原來千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六點六，漁業資本家的工具按照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勞動評分將死分活評改為“按件計酬”。

這些政策確定之後，真所謂是人人滿意。

劉阿土的互助組也自願的要求并到陸阿強組來，原來“黑人組”一個漁工、三個富裕漁民也都和給“黑人組”捕魚的漁工要求參加到陸阿強組來，“黑人組”二個漁壩逮捕了，“黑人組”就散夥了。

因為原來互助組都折價入了組，勞動分紅公共積累等都已相近初級社的政策，所以轉社工作就很順利。

那是七月上旬的一個晚上，陸阿強的互助組正式宣布轉社了，

这是島上第一个初級社。人們欢天喜地欢呼合作社的成立，并选陆阿强为社长，正当陆阿强从講台上跳落台下的时候，不覺就看陈順安，陆阿强不好意思的叫一声“舅舅”。心里又回想起：自从陈順安退出互助組后，自己就没有去过陈順安的家，路上碰到了也低着头过去，今天才又叫起“舅舅”。当陆阿强叫出“舅舅”的时候，陈順安拉着阿强的手眼睛里拥着晶瑩瑩的泪水說：“我又回來了。”

陆阿强互助組轉社的消息傳开后，申請入社的决心書不断的送到漁改工作队里，有集体的、有个人的，真是：一呼百应，众志難移，伴随欢呼声，轉社高潮成。整个蠛蟻島的生产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 不能走那条路

——编写小组——

一九五四年年底的一个夜晚，螞蟻島在皎洁的月光下，好象籠罩上一層銀白色的輕紗，月光下三五成群的漁民在各條崎嶇小道上邊笑邊談地朝長沙塘方向走去。一個漁民說：“今年合作社第一年辦，好处不少呀！几千年来一直要爭耕地，而今年解決了。”一個又說：“要是沒有合作社，要發展远洋去那才是做梦哩。”老年漁民又問：“聽說今年產量夠到拾萬多擔，收入三十六萬，是嗎？”“嘿！昨天剛講過你就忘啦，產量夠過十萬擔，收入是六十三萬。”一個青年漁民糾正了老漁民的話。

李阿發也與漁民們一起去參加會議，他是个四十來歲有風趣的漁民，中等身材，前額禿頂，大眼睛，一雙手掌象蒲扇那麼大，平時他好說好笑，愛嚷愛鬧，一張嘴什麼話都裝不住，什麼秘密、心事也存不住，要是有誰把心底話說給他，叫他不要說破，當時他會立誓打賭，一定要嚴格拘管自己的嘴巴，但幾天後，那張拘管的嘴巴變成了漏斗，什麼話都會漏出來，如果有人再順他几句，他準會把心都挖出來給你看。在會議上，他總是搶先带头發言，不管說好說不好，一說就是幾十分鐘，要是在沉寂的場合，他一走進去都會攬起一陣哄笑……，所以有些青年人也不尊敬的稱他“老蝦囉”意思是蝦囉嘴大，從不閉口。可是近幾天來他一直閉着嘴、餒着氣，心事重重，除了生產時間去開几次洋外，一有空就在家裡睡覺，或者

找几个知心人閑聊天。要是今天晚上生产队长不通知他參加社員大会，老早也就鑽在被窩里了。路上，人家都欢欢喜喜談論着，他却嘆着粗气，人家急步走着，他远远的掉在大伙后面，有时背后的漁民跟上来了，他也不理睬，要是別人招呼他几声，他只是吱吱唔唔的应付几句。当他快走近会場时，迎面碰到李菊昌，李菊昌鬼鬼祟祟的朝他瞟了几眼，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进了会場。会場里坐得满满的，分不清那是笑声，那是談論声。他俩避开了充满喜悅和欢乐的人們，找了个屋角并肩的坐在一起。說起李菊昌，性格完全与李阿发不同，他是个肚子里打算盘的人，万事总要自己細細盤算一翻，在平时他不要講話，从来也不願参与人家的爭辯，人家說长，他也說长，人家說短，他也跟着說短，有人說几句对他不利的話，当面陪笑地应付着，可是一到背后却怨言滿口，准会把人說得一錢不值。

現在两个人坐在一起抽着烟，低声說着話，“阿发，前天晚上討論会上你不該說這些話啊！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嗯”李阿发輕声的应着。

“阿发，要是真的这样，現在反正入社自願，退社自由，俗語說，三十六計，和为上計，我看現在还来得及，还是來个三十六計，出为上計。”

“我倒不是想退社，这样搞我有意見。”

“意見，你一个人意見他們能听嗎？今年吃亏，明年甭想占便宜，入社，入社，把家當都蝕光，我看呀！再过二年把人都要充公了。”

“那么你說我們提意見等于白提囉。”阿发說。

“那还用說，你还在怕这怕那，我是已經打定主意了。”

“你还想单干囉。”

“不单于还有啥办法，退社自由是他們講的，比吃亏总要好，阿发，你也与我一起退吧！为啥思想不通呢？”

李阿发沒有吱声，嘆了口长气，沉默了。

“啪——啪”，会場里响起了掌声，二个人同时望了望台上，只見生产队长刘阿土已經跳上台，大声发着言：

“我們队里对今年的分配問題有两种不同的意見，一种是同意社里提出的公共积累百分之二十五和租金、工具利息的归还办法，認為这样做是符合合作社按劳取酬和扩大再生产要求的，不过希望社里要公布帳目，越快越好，这样的人占我們队里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可是李阿发和李菊昌他們不同意这样分法，他們說‘今年的分配，漁工剝削一般漁民’，‘留公共积累明叫社員減少收入’，‘租金和工具利息这样低，吃亏的是一般漁民’，‘李菊昌在背后還說合作社是鷺鷥社，喉嚨勒得紧紧的’。到底啥理由呢？沒有講出来，我們队其他人都不同意这样的說法，到底对不对，还是請大家來講講。”

会場里鬧哄哄一陣，有的瞪着眼睛气憤地朝李阿发和李菊昌坐的方向瞅了几眼；有的交头接耳地細声談論着。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壯年漁民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大声发言說：“我不同意李阿发和李菊昌的說法，大家曉得解放前我一直是雇給人家張网的，那时，連薯干湯都喝不上，解放后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組織了互助組、合作社，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可是他們說合作社是漁工剝削一般漁民，这話到底咋会說出来呢？我們漁工憑自己的一双手吃饭，也不拿工具利息，又沒拿租金費，怎能說剝削一般漁民呢？再說，勿留公共积累，那末明年合作社的生产費从啥地方来呢？如果你們明年甭生产了，就不要留，我們明年要生产一定要留。”

他的話虽急促，到給人們很大的啓发，有的点头說是，許多人

朝他使了个眼色，显然，是同意他的說法的。周圍的青年人都湊近他，你一句我一句的說：“過去他們雇人剝削忘得一干二淨啦”，“合作社好象為他們几个人生產似的，自私自利透頂了”，當青年們還在細談時，台上陳祥林在發言，使會場里的人被他的語音吸引住了，屏聲息氣的聽着：“勿留公共積累，好比一戶人家吃食勿留種，餓死無人擁；阿發兄和菊昌兄說勿留也是為了不減少社員收入，這倒不是這樣講，留公共積累是社會主義因素，說明合作社力量大，再說，勿留是不是會減少收入呢？我看不見得，因為現在一般漁民的收入不能與雇人時那樣比呀！解放前象我是雇了兩個漁工的，收入當然比現在多一點，可是那是剝削來的呀！那末現在的收入與過去一個人的勞動收入來比較一下是不是會減少呢？依我來說從來沒有減少過，我算的這筆帳今朝一早菊昌兄到我屋裡來已經算給他聽了，可是菊昌兄的思想還很不对頭，他說，真不行，就干脆退社單干，我看菊昌兄細細的考慮一下就會明白的……”

陳祥林的話音剛落，激起了一陣掌声，發言的漁民還在接二連三的涌上台，這個說不留公共積累存心殺雞取蛋，那個說增加工具利息、增加租金是為個人利益打算的。這時，李阿發把椅子移到一個遮住燈光的大個子漁民背後，右手掌托住下巴，二道濃眉緊縮，帶有黑色的嘴唇在微微抽動，他想：大家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呀！菊昌堅決要退社，我看出了社实在是沒有辦法，生不了產這倒先放在一邊，被人家講資本主义思想、小農經濟思想更難听了，照陳祥林這樣的說法收入也不會減少呀！粗算一下，今年的收入達到一千一百多元，而互助組時呢？小生（孩子）和荷花（妻）雖然參加了勞動，收入只有一千零九元。再說，解放以後不論是鎮反、也不論是土改、漁改，我沒有比人家落后呀！一九五三年組織互助組時，我積極報名入組，大家都說我是个好樣的，還被組員推選為副組長，到了

一九五四年上級号召办合作社时，我从来就是欢欢喜笑的，报名入社的那天晚上，我还在二百多个渔民面前表示了态度，立了誓，到了第二天有些一般渔民思想上还有顧慮，他們說参加合作社一般渔民要吃亏，当时我为了打通他們的思想，还打了赌：如果到冬季减少收入向我算帳。現在冬季到了，我却要同合作社鬧个理……李阿发想到这里好象屁股上被无数枚鋼針刺着似的怎么也坐不住了，气也急了，他剛想站起来表示态度，却被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又搶前講着：“李阿发和李菊昌說工具利息太低、租金太低我是不同意的，我認為工具是劳动换来的，一般渔民的船、网当然也是劳动换来的，可是我就不明白？！为啥漁工劳动了几十年，甚至一世，連一只船一頂网都沒有呢？而一般渔民劳动几年就有船有网呢？难道依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能发展得这样快嗎？我看一般渔民的船、网很大一部分是从漁工的劳动中得来的，現在合作社是要消灭剥削，怎么能說漁工剥削一般渔民，这样講是脑子里的資本主义思想在作怪。”

这时会場里的几百双眼睛都朝李阿发、李菊昌看着，坐在李阿发前面的那个大个子渔民也有意移了一下坐位，使李阿发暴露在灯光下，讓众人看見。李阿发怎么也等不住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鼓足了勇气从牙縫里挤出了几句话：“只怪我思想落后，沒有考慮，剛才祥林和各位社員講的話是有道理的，我已經是四十岁的人了，老道路苦也吃够了，过去真是心事耽擱，苦未苦煞，結果还要餓死，可是前几天我也想过，我想今后自己或許可以張网、釣魚，現在知道这是資本主义思想，現在我不想多說，同一同意社里和大家的意見，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搞好生产，勿曉得菊昌兄咋样打算。”說罢，又坐了下去，这时好象肩上放下了千斤重担似的感到輕松了許多，气也慢慢的平靜下来了，他一面望着会場里的动态，一

而又偷偷的朝菊昌瞟了几眼。

李菊昌的心情本来就忐忑不安，一見李阿发站起来表示了决心，同时又偏偏提到自己，心情更加惊慌了，当他正朝李阿发气愤的瞅眼时，被会場里那些严肃有神的眼光包围住了，头又緩緩地低沉下去，二腮微微颤动着，他沉默了，想着：今天大会上要提出退社是不可能了，俗語說，乖人勿吃眼前亏，为啥我去开个头炮呢？复又一想：不表示一下态度也不好啊！那到底講些啥呢？李菊昌灵机一动，霎时间，神色又变得非常鎮靜，微笑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說：“剛才大家的发言都对，我一时思想糊涂，我——我还要考虑考慮現在暫时不退社了……”

“菊昌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漁民激动地叫了一声說：“你这样講亦不是心里話呀！你要好好想想，一个人只忖自家好，勿忖大家好，到底为啥呢？”

李菊昌听着老漁民的話臉色灰白了，头越沉越低，几乎与膝蓋碰在一起。这时候李大根書記走到台沿面向大家說：“今天大会上大家的意見都是对的，我們組織合作社是为了大家好起来，但是社員們也对阿发叔和菊昌伯提出了批評，特別是阿发叔在会上表示了态度，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剛才菊昌表示的态度我們認為还是不滿意的，有这样思想的人在富裕漁民中不光是菊昌一个，而今天对菊昌的批評，等于教育了大家，叫大家不要走資本主义道路，我看菊昌是不是回去考慮一下，在明天晚上生产队的討論会里再詳細表示一下。”

一宣布散会，李阿发看了看旁边的坐位上已不見李菊昌，环顧了一周，連他的影子也沒看見，阿发知道他怀着不滿的心情偷偷溜走了，便紧赶了两步，跟上了熙熙攘攘的人流，和陈祥林說笑着走出会場。

# 粉碎反党小集团的猖狂进攻

——编写小组——

那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初的一个早晨，白茫茫的海雾笼罩着蠋蟻島，迟迟沒有消散，太阳透过霧層映現着淡淡的紅光，海浪彷彿象一群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不息地怒吼着。

小学校操场的北面角上搭着一座半人高的木板台，台簷柱子上高高悬着一塊紫紅色橫額，上面貼着六个淡黃色大字：“說理斗争大会”，台的四周張貼了許多醒目的紅綠標語：

“徹底粉碎反党小集团”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反党小集团現在正是向人民徹底交代的时候了”

“反党分子陈仕里、繆石文赶快向人民低头認罪”

从各个村落涌来的人群陸續走进会場，有年迈的老人，有漁民、农民和妇女，也有系着紅領巾的兒童。一会，人群挤滿了操场，足有五、六百人，会場显得严肃、緊張。几百双激怒的目光不停地射向站在台西邊的中年人，这傢伙一張蒼白瘦臉，兩顆黃板牙露在紫黑的嘴唇上，一縷亂髮披在左眼角上，象狼一样眨着眼，阴森森地望着台下。

这时，坐在台上的李大根書記、陆阿強社長等乡社負責干部細声交談了一番，然后李書記走到台沿大声地講話：“今天的大会，大家都已經知道。說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分清敌我，进一

步端正螞蟻社的政治方向，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必須大胆地揭发、檢举、斗争，我們要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坚决斗争到底。但是我們也希望陈仕里等反党分子及早回过头来，向人民低头認罪，重新做人，今天的大会正是你們選擇自己的出路和命运的时候，如果再抗拒坦白，玩弄花样，这将自絕于人民，那么人民也不会寬恕你們的”。李書記鋒利的眼光看了陈仕里一眼，又朝向台前大声說：“現在宣布斗争大会开始。”

李書記的講話象一陣战鼓，頓時有五、六个人跳上台，爭着发言。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他輕蔑地朝陈仕里瞟了一眼說：“陈仕里、繆石文的目的想是拔掉所謂‘李大根、陆阿強的二棵大树’，把螞蟻島的党、政領導权全部由他們来掌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第一枚毒箭就是朝着李書記放的，捏造李書記和×××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大家看，他們的手段毒辣不毒辣……”，他的話還沒有講完，一个右腮上长着一颗痣的中年漁民气呼呼地看着陈仕里，沉痛地說：“我非常对不起党，我也是被他們拉攏过的人，我过去思想不明白，不知道他們搞的暗名堂，跟着他們跑，現在我明白了，他們搞的是反党、反人民的勾当，我要揭发他們的罪恶活動：今年三月份，陈仕里秘密召集了地主、反革命分子等几十人在刘洪年楼上訴苦，說李書記、陆社長是压在螞蟻人民头上的‘坏蛋’，說解放以后受到压迫，比螞蟻島二百多年来的封建压迫还重，連一口气都透不过来。大家想想解放以后誰在受压迫呢？解放以后广大人民的确把地主、反革命管制起来了，广大漁民再不受封建剥削和压迫了，現在我亲身体会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螞蟻島发展了远洋生产，有了机帆船，造起了大礼堂，生活一天天在好起来，可是陈仕里这些傢伙还想把我們螞蟻人民拖回到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痛苦日子里去，我警告陈仕里、繆石文，螞蟻島人民不会被你們

哄騙过去的，如果你們仍舊要這樣干下去，那只有自己找死。”

发言的人象浪潮一样一个紧接着一个，有的暫時輪不到发言的就憤恨的怒視着陳仕里等右派分子。发言的人群中有揭发反党小集团的破坏活动的，也有指出他們前途方向的。我从大家的揭发中和这几天参加党支部的几次研究中了解了事件的經過还是这样的：

以陳仕里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早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就形成了。陳仕里的父亲是个破落地主，平时經常对他說：“仕里，你是上无兄姐，下无弟妹的人，我老了，全靠你重建門第，为人宁可鷄头，勿可牛后，大了以后为陳家創个好名声。”

这种沒落的封建地主思想深深地烙在陳仕里的脑子里。解放前夕，陳仕里为了重建家业，就投靠在呂財富門下，跑上海、宁波做投机生意，与呂財富分利时反了臉，他赌气不干，就趁兵荒馬乱的年头买了船、添了网，一面雇人張网，一面自己參加，干起了張网的活。解放以后由于他揭出了呂財富的一些隱私，又加他識几个字，平时能說会道，在村里又做了一段工作，騙取了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和同村青年对他的信任。到了一九五三年，漁区民主改革时，被評上了一般漁民的成份，这时他漸漸对党流露出一种不滿的情緒。到了一九五四年一島一社时，又把一般漁民的生产工具折价入社，他思想上的疮瘡更严重了。当时党、团支部几次找他談話，他表面上說得有道有理，可是在背后发牢騷：这下完了，自己的私有财产給人家夺去了。他想剥削致富的美梦破灭了。从此，对党、对合作化制度扎下了憤恨的根子，但表面仍假装积极。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当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文艺方針时，党、团支部由于被他表面現象所蒙蔽，对他还很信任和关心，要他代表螞蟻島出席省青年业余作者會議。在这次會議上

他听了浙江省文化界中的右派分子黃源等人的報告，又和新聞界的一些敗類臭味相投地結織成了朋友。开会回来后他象煞有介事的以“青年漁民作者”自居，在青年中誇耀自己，一時惹得不少青年的羨慕，有的当面对他說：“仕里，这会你是作家啦，可得帮助帮助我們呀！”陈仕里在听到这种捧場話时，先是得意的一笑，然后大言不愧的回答：“那当然囉，文艺創作这一門呀确实硬碰硬的，沒个人带咋可以呢？本人一定尽力而为，不过你們文化低，写作还是不行的”，青年听他这样一說，有的点头說是，有的却在背后說：“嘿！这有啥了不起，讀了两年書，开了一次会，狐狸尾巴就翹得这样高。”从此，陈仕里就一心向往“作家”的生活，嫌捕魚生活苦，到处托“朋友”到城市找个輕便工作。党、团支部几次教育他安心漁业生产，他却置之不理，还借口党支部沒有同意他去考漁輪机手的事，向团县委“控訴”，当时团县委一个干部不了解情况，說他的做法是‘对的’，是‘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积极表現’，还在他面前批評乡社領導。于是他得意洋洋的走到乡政府，傲慢的責問李書記：“为啥乡里不同意，这是压制新生力量”，李書記对他說：“你是青年团员，青年人将来都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对你來說應該克服驕傲自滿情緒，不然，你到上海去我們也不放心。”他还是不死心，反而更仇恨李書記等社干部，为了达到个人主义野心，他竟暗地里开始到处招兵买馬，他首先买通的是繆石文。繆石文解放前夕在沈家門开理髮店，由于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偷漏国税，生活作风上腐化墮落，曾經被判处四个月的徒刑，釋放后他心怀不满，在一九五三年就到蠣蠻他阿姨家来，时间长了，就一面定居，一面理髮。陈仕里找他时，他滿口答应。被拉攏后趁着自己的职业之便，一边理髮，一边宣布和捏造乡、社領導干部的缺点。有一次他在与穿山嶺阿洪老头理髮，剃了半个头又講开了，可是馬上遭到阿洪老头的反击，阿

洪老头說：“當了三年家連貓狗都有意見，不要說這樣大的一個社，就是當一戶人家的家也難當呀。”陳仕里、繆石文遭到這次反擊後他們就開始小心起來，看到鄉、社干部和積極分子除了拘謹自己的嘴巴外，還點頭陪笑或者叫上一声某某同志好，碰到思想落後群眾和富裕漁民則點火煽風，挑撥離間，說這個干部有貪污、腐化行為，那個積極分子強迫命令。利用某些群眾的不滿情緒，用挑撥性言語和幕後活動進行煽動和拉攏。到了一九五六年年底普選時期，活動的而更廣了，陰謀手段更毒辣了。當時為了擴大反黨小集團的人員，又拉攏了李品德。李品德原是漁業社副社長，由於他存在着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在改選社領導幹部時落選了，陳仕里在開始拉攏李品德時，捏造說鄉領導上歧視排擠，說是李書記、陸社長採取不民主的做法硬要李品德落選的，李品德聽他這樣一煽動也信以為真，就成了他們集團成員之一。反黨小集團形成後，他們還制訂了反黨綱領和計劃，提出反黨的方針是：依靠第一派（自己），團結第二派（群眾），打擊第三派（幹部和積極分子），並且首先把第一枚毒箭射向李書記，說李書記與×××發生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為了找到証據，還買通了陳仕里的小姨劉荷青，從林成信（共產黨員）家偷來了一張蓋有林成信私章的簿子封面，偽造成証據，使林成信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見証人。對陸阿強社長的攻擊上，說他在幾年來經營合作社的財務工作上有嚴重的貪污現象，並且要他在社員大會上作徹底的坦白交代。除了對李書記和陸社長進行重點攻擊外，還對准了盛再濤、李亞戎，硬說他們二個貪污了合作社的工分，並且在一九五七年元旦那次聯歡晚會上串通部分落後群眾，要他們出面，破壞大會，威脅盛和李在大會上坦白檢討。

陳仕里、繆石文一面煽動落後群眾，離間幹部和積極分子的關係，一面又打着社員有退社“自由”“民主”的旗幟，煽動富裕漁民反

对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要富裕渔民退社、闹社和四社重新分开，并且重点拉拢在一九五四年为了公共积累而在社員大会上批判过的李阿发，写了两张攻击合作社的大字报，要李阿发亲自在墙上張貼，可是遭到李阿发的严厉拒絕，李阿发說：“陈仕里，我沒有忘記一九五四年在社員大会上表示的态度，要退社、分社你自己去向乡里提吧！”陈仕里碰了一鼻子灰后，又去找李菊昌，这个富裕渔民几年来一直对社心怀不满，經陈仕里一点火，馬上点头答应。

反党小集团在进行“分散活动、暗地进攻”的隐蔽时期，陈仕里还筹集了五百多元反党經費四处奔波，先后到地委、省委和中央进行“控告”，但是沒有一次使他得逞。可是陈仕里結識的城市中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白力、王兵等却百般鼓励他，他們勾結在一起遙相呼应，于是陈仕里的反党、反合作化气焰更兇了。在家的繆石文等人一面繼續进行着“宣傳”、“爭取”、“拉攏”、“瓦解”的破坏活动，陈仕里回家后，一面又纠集地主、反革命分子秘密“訴苦”，并利用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何旺品回来的时机散布謠言，自称是“青天大老爷包公”，何旺品釋放是他向上申诉的結果，妄言要为所有反革命分子“申冤”和“翻案”，于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都成了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幕后策划人。

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城市資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反党小集团的活动更加露骨，成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他們从“分散活动、暗地进攻”轉入到明目張胆的重点破坏，陈仕里的家成了策划反党的“司令部”，大埠头一带的牆壁上出現了許多反动大字报，有署名的、不署名的或者署化名的，这个反党小集团进攻的目标与資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右派分子說“党天下”，他們說，对呀！連合作社也是党支部掌大权，李大根、陆阿强两棵大树遮得大地一片漆黑；右派分子說“肅反搞糟啦”，他們

說：“是呀！何旺品就是冤枉的”；右派分子說“定息不是剝削”，他們說：“正確，漁業資本家一樣勞動，船網給合作社，拿利息怎算剝削。”……他們的手段也是與右派分子同出一轍，陰險、毒辣、卑鄙無恥。利用部分群眾的落後情緒，利誘威脅群眾，把自己打扮成為“群眾”說話的“勇士”，一時迷惑了部分群眾，被裹胁在反黨小集團內。螞蟻島曾一度被他們搞得烏烟瘴氣，陰風慘慘。

那些為首的反黨分子看到干部、積極分子再也不是点头陪笑，而是噁眼吐沫，有時候露着一付陰森森的臉孔說：“咋話，‘群眾’提的意見你們這些當官的好答复了嗎？”几乎沒有一個共產黨員不會遭到辱罵，沒有一個靠近黨的積極分子不會遭到詛咒。整個情況是這樣：誰反對“大字報”的觀點，誰就是阻止“民主、自由”，誰靠近黨誰就是“走卒”、“爪牙”。

李大根和陸阿強正象二棵堅韌的楓樹，任憑烏雲狂雨吹打，仍然屹立不動，并且緊緊的依靠立場堅定的黨、團員、漁工和貧苦漁民，對反黨小集團進行了堅決的反擊，保衛着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在風浪中出現了許許多象盛再濤、李亞戎一樣的堅強人物，他們勇敢的向群眾揭露反黨小集團的陰謀活動。

反黨小集團向黨猖狂進攻達到頂點，反黨的首腦分子認為“大功”即將告成，就開始搖頭擺尾起來，以前不敢放的“毒草”，到這時也都一齊放出來了，他們的陰謀赤裸裸地暴露在群眾面前了，這時一時被他們迷惑，跟着他們大叫大嚷的漁民看出了他們的反動面目，也逐漸醒悟過來。

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開展後，螞蟻黨支部在地、縣委直接領導下，動員廣大社員起來粉碎反黨小集團的陰謀，打退他們的進攻。這時群眾情緒激昂，紛紛起來揭發、檢舉反黨小集團的罪惡活動，被拉攏的人也都反戈起義。這個小集團內部人員也互相

埋怨。反党分子陈仕里、穆石文等首脑徹底孤立起来了。党支部掌握反党小集团的全部材料后，一再指出他們的出路，要他們重新做人。但这些死心塌地的反党分子仍执迷不悟，拒不坦白交代，于是决定开这次大会。

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漁民李阿发激怒地说：“我要揭发的是陈仕里这个坏蛋咋拉攏我要我退社的，一月二十七日，陈仕里把我叫到他家里，我勿曉得到底为啥事，当我到他家后，他就对我说，合作社現在由李書記、陆社長掌握着搞得一塌糊涂，我們一般漁民吃亏实在太大了，應該要向社提出分社、退社。他一面講着，一面又拿出二張黃紙大字报，我看見一張紙上写着：‘撤換李大根、陆阿強的一切职务……’，另一張上画着一只鷺鷥，口里啣着一条魚，有一根稻草扎在头顎上，繩上写着几个大字：‘公共积累百分之三十’，他要我写上名字去貼，我当时思想很緊張，我想起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表示的态度，想陈仕里到底搞啥名堂，他看到我不願意，进一步威胁說：‘阿发叔，要站稳立場，讓李大根、陆阿強压迫我們呢？还是要民主、自由’，这时我越听越气，我說了几句回头就走出他家。社員們！过去我的思想虽然糊涂，可是象这样反对領導的事我总还是看得出呀！陈仕里要想把李書記搞掉当乡长，不用說这一世，就是阿娘肚里打上几个滚也認出你是陈仕里。”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农业排队员，他一上台就說：“陈仕里的目的不但要夺螞蟻島的领导权，而且还要想杀人。記得在六月十七日那天我在挑糞，他走到厕所边对我說：‘新根哥，李大根、陆阿強有血債嗎？’我被他一說呆住了，他見我不說，又接上講：‘李大根、陆阿強当了官以后，他們杀了呂財富就是血債， 血債就要用血来还， 这是他們自己講的’，这时我才惊慌地問：‘呂財富是漁霸应当枪斃，为啥說这是李書記、陆社長的血債呢？’他阴森森的朝我一笑說：‘呂財富坏啥呢？

他又沒有杀过李大根，而李大根現在当了螞蟻島的头杀了呂財富，这不是血債算啥呢？天地良心呀！呂財富这个吃人不吐骨的魔鬼，如果不解放，我看螞蟻島多半人要被他逼死，这难道还讓他在世上无法无天呢？我看你陈仕里要为呂財富算‘血債’，就向螞蟻島二千七百多人算，你有胆量向全国人民算……”。发言的人接二連三的涌上台，有老年人，有青壯年，有妇女，有少先队员，还有陈仕里、繆石文的亲戚朋友和曾經被他拉攏过的所謂“亲人”。陈仕里站在台上低着头，臉色鐵青，眼角上的一縷亂髮把左眼遮沒了，阴森森的眼光透过头縫隙往外看，身体在微微的打着战，突然，李大根書記走到台沿盯着陈仕里严肃地說：“陈仕里！向大家坦白坦白吧！”

陈仕里一听李書記叫他坦白，他不敢抬头正視，只是向台下瞟了一眼，然后又低着头移动了一下脚步說：“我——我低头認罪，剛——剛才大家揭发的非常对……。”

“响一点，听不出”台下大声喊道。

陈仕里提了一下嗓子接上說：“我——我非常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

“你懂得你犯的是什么罪嗎？”李書記問。

“我——我懂得，是——是反党反人民的罪。”

李書記朝台前跨了二步說：“我建議讓陈仕里詳細考慮一下，作徹底坦白大家同意嗎？”台下的人喊着：“要叫他考慮后詳細坦白……”，“要求依法处理这些坏傢伙！”李書記側过头对陈仕里說：“陈仕里，今天人民已經对你这样寬大，你要徹底坦白，否则，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明白嗎？”陈仕里无力地点点头。李書記又从新面对着大家提高了嗓音說：“今天对陈仕里的斗争大会就到这里，至于大家要求的处理这些人，政府会根据他們坦白的程度和政府的政策来决定的。最后我向大家再講几句話”，台下响起了暴风

雨般的掌声，李書記向大家擺了擺手說：“從反黨小集團的活動開始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在這一年中我們在上級黨的正確領導下終於粉碎了他們的猖狂進攻，我們感到這是螞蟻島人民在政治上的一次重大勝利。從這一大風暴中鍛煉和考驗了我們，它給了我們一條教訓：就是在任何时候，進行任何工作都必須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否則就不能保障各項生產和工作的順利完成。一九五六年帶魚汛損失產量約五萬多斤，一九五六年的公共積累幾乎沒有，我們應該努力生產來彌補這些損失。社員們！反黨小集團的陰謀詭計現在已經被徹底粉碎了，但是我們希望那些為首的分子，要認清大勢，徹底地向黨和人民交代，這才是自新的路，如果仍然抱着敵視的态度，那末，前途、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太陽撥開濃霧，露出笑臉，螞蟻島，一切都象洗滌過一般的清新，從有線廣播筒里播送出的雄壯的進行曲，人們含着勝利的微笑，步伐協調地迅速離開會場。

## 第三部分

# 发展生产中的故事



## 向远洋进军

——陆渭川——

清晨，初升的太阳，闪烁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黄澄澄的桃花港海面。

螞蟻島的大埠头和川山嶺一帶的海湾港口，停泊着許許多大大小小的漁船。一排一排的机帆船、大捕船<sup>①</sup>和开洋船<sup>②</sup>整整齐齐地并列着，烏黑发亮的高大的桅檣、黑漆的船身、朱紅的船舷在阳光照耀下格外引人注目，船上鮮艳绚烂的紅旗迎风飘展，面龐黧黑、精神飽滿的漁民威风凜凜地踏上了漁船，走上自己的崗位，一場向海洋要宝的激烈的战斗即将开始。这是一个螞蟻島公社社員向远洋进军的第六个年头的春天早晨。

說起向远洋进军，螞蟻公社的干部和社員就会自然地想到两对大捕船“火囱船”和“草繩船”。这是两对姊妹船，在今天的船队里，她們并不十分引人注意。机帆船比她們产量要高、身材要大，而且裝璜也要神气漂亮得多。可是干部和社員却把她們看成是机帆船的大姊姊，每次向參觀和訪問的人們介紹起她們的身世时，总流露出对她們的深厚感情，并以有了她們引以自豪，勉励自己。

一九五四年的春天，螞蟻島由四个初級漁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了一个高級漁业生产合作社，变成了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結合

① 大捕船：比較大的木帆船。

② 开洋船：小渔船名称。

的大社。整个螞蟻島成了一個新的大家庭。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全島範圍進行了安排和調度，更進一步發揮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抽出了一百個身強力壯的社員準備去远洋捕魚。

螞蟻島歷來是個窮島，雖然，兩年來通過互助組和初級社，漁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漁民生活比過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歷史上遺留下的窮面貌仍沒有根本改變，大部份漁工和貧苦漁民生活還是比較困難，甚至歷史上遺留下的失業現象也未徹底消除。因此，廣大社員迫切要求增加漁船漁網，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徹底擺脫貧困生活。當時，黨提出“向远洋進軍”的偉大號召，為發展漁業生產指出了方向。這一號召得到了螞蟻島漁民的熱烈響應。大家懂得了近洋漁場有限，如果無限制地發展，不但妨礙海上交通，而且不利魚源的繁殖保護，更有礙於漁業生產的大發展，影響漁民的長遠利益和國家利益。因此積極發展远洋捕魚生產更是近洋作業地區漁業生產發展的正確途徑。發展远洋生產已經成為漁民的迫切要求，這就要求大社辦大船大網。根據當時情況和社里的規劃，至少得有四對大捕船，才能初步解決勞動力多工具少的矛盾。但是社里當時只有一只大捕船，這只船還是漁改時從漁霸手里沒收過來的，所以社里派人向舟山船廠訂了七只大捕船。

沒過幾天，舟山船廠通知社里付款放船，舟山船廠職工對漁業生產大力支援的行動，使全體社員心裏十分感激。可是，放船得拿錢呀！錢呢？四個初級社交給大生產社的公積金現款只有舊市十萬元，打一對大捕船就要一億元，十萬元錢不要說放船，就是買支櫓也不夠呀！這怎不叫人憂慮呢？螞蟻島每天有航船上沈家門。舟山船廠在沈家門港西頭的海邊，是航船一定要經過的地方。每次路过，船員們總要看看船塢里停着的簇新的大捕船，朱紅色的船

舷，墨黑透光的船身，粗大的桅杆頂上还有一个紅紅的圓頂子，多好看呀！社員們看得那么細致，好象是看未过門的新媳妇一样，从头到脚，上下打量看个不停，虽然当視綫能看到那些一对对鑲在船头上の大眼睛时，心里不覺忐忑忐忑跳个不停，說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就連忙扭过头向魯家峙的山頂上望。但是，心里还是想着那些大捕船，一会又轉过头看看，触到那些大眼睛，又赶忙避开，真比过去年青小伙子娶不起媳妇还难受，而偏偏在这十分尷尬的时候，又有人打招呼：“喂，小伙子，几时成亲啦！”魯家峙、沈家門等地的漁業社社員常常对着螞蟻島航船上的人大声地問：“喂！螞蟻島的航船嗎？大捕船打好了，你們怎么不放呀？”有时指着那些停在船塢里的大捕船說：“嘿！看那七姊妹多漂亮呀！你們几时拿錢来娶亲啊！”他們知道螞蟻島历来只有近洋捕魚作业，以为螞蟻島漁業社不会用大捕船。因此，也經常說：“你們沒有大捕船老大，我們來支援好啦！”兄弟社社員是真心的想帮助螞蟻社，可是，当时螞蟻社社員听了之后，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有时硬着头皮回答几句：“我們馬上要來把她們娶回去的，你們准备着喝喜酒好啦！”以后，航船一进沈家門港，大家就鑽进了船艙，避着不給兄弟社社員看到，可是航船是只小船，艙里坐上五、六个人就挤得動彈不得。因此，上一次沈家門比挨一次打还难受。社員上沈家門去的一天一天减少，明明想到沈家門去买东西的也不去了。大家暗暗地下着决心：一定要想法把大捕船放來，大捕船不放來就不上沈家門。

党真象慈母对婴儿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漁民，象老农民培育幼苗一样关心着誕生不久的政社合一的螞蟻島大生产社。这年阴历正月初七早晨，党总支書記、螞蟻乡乡长李大根同志在干部大会上向大家宣布了舟山地委批准螞蟻島大生产社贷款三亿元，并用这笔貨款放來了三只大捕船的消息，要求大家积极設法把另四

只船也放来，这消息象和暖的春风吹着辽阔无边的草原，大家互相傳誦着，一傳十，十傳百，干部会結束不到一餐飯功夫，全島每个人都知道了。这消息大大鼓舞了干部和社員办大船发展远洋的热情，漁民們激动地說：“黨和政府對我們这样关心，我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另外四只大捕船也放来，一定要趕上小黃魚汛，北上呂泗去好好地干它一場。”准备去远洋的社員，看到新放来的大捕船，则說：“这些天來把我急死了，赶快讓我們出海吧！讓我們先去捕几船小黃魚把那兩对大捕船也放来。”

向远洋进军！办大捕船！一时成了螞蟻島社員談論的中心。党对社的关怀更使广大漁民高兴，个个笑逐顏开。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絕大多數社員希望赶快把另外四只大捕船放来，好早日出海。他們中間有的說：“螞蟻島漁業社是地委的重点，應該特別照顧一下，国家撥点錢好象是大海里舀桶水，看不出淺下去，还有四只船也帮我們放来算啦！我們保証把貸款还清。”少數富裕漁民，起初听到社里要发展远洋生产，就心里打了疙瘩；后来，听说社里只有十万元錢，他們又笑了。有的說，沒有大船大网光喊到远洋捕魚，也是旱天响雷——下不了雨。因此，他們透了口气，看看大家心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他們却暗暗喜欢。現在看到社里有了四只大捕船，大家办大船、出远洋的勁头越来越大，热情越来越旺，他們心里不免又紧了一陣。他們一个勁的往大家头上潑冷水，放出了冷言冷語說：“办事應該量力而行，大船打不起就打小船嘛！不到远洋捕魚还不是照样活过来了，螞蟻島周圍魚場的魚也捕不完，又何必去到远洋冒險呢？共产党办事講实事求是，这就是有能力就办，我們社沒有力量办大捕船，为什么要打肿臉充胖子，向国家貸款又不是白拿，到时候本息分文不能少，哼！这样下去真要減少收入背一身債勒！”他們的骨子里是反对党的积极发展远洋生产的方

針。党总支分析了干部和社員的思想，批判了伸手向国家要贷款的依賴思想和急躁情緒，坚定不移地貫徹了党的“积极发展远洋生产”的方針，并发动群众对“要不要发展远洋？”“要不要办大捕船、資金哪里来”……等問題进行了辯論。辯論中漁工和貧苦漁民社員对富裕漁民反对积极发展远洋生产的謠言进行了批判，說得那些富裕漁民啞口无言。

初八那天夜里，在长沙塘民校教室里召开了全社性的辯論会，大家发言热烈，爭得面紅耳赤也不罢休。对办大船提出了許多宝贵的意见。漁工出身的后埠生产队长刘海昌說：“我們是地委的重点社，这不錯，可是重点社不應該是貸款的重点啊！地委贷款，放来了三只船，曉得我們会想办法把另外四只船放来的，党在看我們的积极性高勿高。”說着他又看了看大家，正要开口繼續說，忽然，一个青年漁民站起来，接过了話头說：“我們是国家的建設者还是国家的少爷？大家忖忖看，国家建設工厂、矿山、水庫、电站、铁路要多少錢，沒有工厂，漁业生产将来实现机帆化、机械化、电气化，全靠工厂做出机器来；光靠国家贷款，这个社要，那个社要，全国几十万个合作社要多少錢呀？国家的錢是多，象大海里的水滔不干、用不尽。不过，大海里的水哪里来？国家的錢哪里来？全靠千千万万个工人、农民和我們漁民生产出来，如果大家不生产出来，光靠贷款，吃‘伸手牌’香烟，国家的錢就是比海水还多也要用光的。”这青年叫應再根，是个能說能干无忧无虑的人，七岁时死了爹，十五岁沒了娘，他就給漁业資本家当雇工，干了七、八年还是吃不上薄粥，住不上草屋，关了門餓不死小板凳的光身一条。解放后，分到了两間草屋，不久結了婚，俩口子都是生产能手，初級社时是社里劳动工分最多的一家，平时又省吃省用，在社里存了些錢，打算着再积攢一年，把草房掀掉盖两間瓦房。今天他这番話，不但使平时与他接近

的青年人信服，就是那些同他爹上下年紀的人也直点头称是，說他有出息。

時間最喜欢同人开玩笑，你心急它走的偏快，眨眼到了正月初十，听老漁民說，正月半水<sup>①</sup> 呂泗漁場小黃魚多得象碎石路的石子那么多，密密層層的魚群从船邊游过，人站在船上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小黃魚挤得太紧——跃出海面，在阳光下，象金子一样金光晶亮，一网打上百多担魚这不算最高产量。眼看着正月半水就要到了，但是那四只大捕船还是不能放来，这怎不使大伙心急呵！党总支真是看透了大家的心，就在初十夜里，在現在大礼堂前面的那塊空場上召开了社員大会。这天夜里，风平浪靜，鵝蛋鏡一样的月亮挂在头顶上，台上挂了盞汽油灯，月光灯光照得会場象白天一样。开始，会場一片說話声，大家还在交头接耳低声議論，來湊熱鬧的小孩子嘻笑打鬧着。当陆社長講起社里的五年計劃时，会場突然靜下来了，小孩子也瞪起烏溜溜的眼睛留神地听着，陆社長說出大家的心里話，全場上一千多顆心都被他的发言吸引住了。他說話的声音慢慢地越来越高，他說：“只要我們接着党指示的合作化的光明大道走去，我們的五年計劃一定能實現！不要看我們社現在穷得連半根桅杆也办不起，只要我們穷得有志气，勤儉办社、勤儉持家，不但会有大捕船，而且会有机帆船、漁輪，鷄生蛋，蛋孵鷄，船会越来越多，收入会越来越高，不用两年我們就可以趕过富裕漁民，我們不久將實現漁业生产机帆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到那时不要說富裕漁民趕不上我們，就是小日本也要被我們远远地拋在后面。”

大家靜靜听着陆社長的報告，唯恐漏了一个字，臉部表情时而緊張，时而兴奋。早春的深夜，隆冬的寒意还殘留着，但大家听了

① 正月半水：古历一月十五日前大潮汛。

合作社的五年計劃，心里热烘烘的，覺得渾身來了一股子勁，臉上露出了微笑。不過，當想到還有四只大捕船擱在船塢里的事，大家的心情又沉重起來，象壓着塊石头。

“國家貸款幫我們放來了三只大捕船，這是黨和政府對我們的关怀。”陸社長繼續報告着：“但是，我們不能光靠國家貸款，我們從娘肚里帶來了一雙勞動的手，一顆想計策的腦袋。我們要靠自己想办法用我們的双手把她們放來！我們社大人多力量大，只要大家用一把勁，出一點汗就可把她們放來，我們有困難，但總沒有象志願軍打美國佬困難，志願軍把美國佬都打敗了，我們這點困難算得什麼。”

會場突然沸騰起來了，這番話，好象砲彈落在平靜的海面，激起了高高的水柱，一起一伏的波浪向辽闊的海面擴展。

人們熱烈地高聲談論着。

“我們非把船放來不可，我們社这么多人家，一家一戶搜羅點舊銅爛鐵也能換對船。”

“再不把船放來，我們真沒臉上沈家門去了。”

“只要我們齊心，我們婦女搓草繩也能‘搓’出對船來。”

放大捕船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這時大家真有一伸手就能把大捕船放來的勁頭，各人盤算着如何為大捕船出把力。

“陸社長真是個好領導！”平時群眾總是這樣贊揚陸阿強同志，這是他能了解群眾的心。這時，他大聲地說：“為了把大捕船放來，黨總支号召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人人獻計，個個獻寶。”

陸社長報告剛結束，人群中又嚷嚷起來了。突然，應再根窜上了講台，在汽油燈光下，他紅黑的臉龐上一對大眼睛激動地閃閃發光，他用力地揮了揮手，等人群慢慢靜下來，他說：“我是个共青團

員，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本来我想积点錢造兩間屋，現在把这些錢作为办大捕船的投資，我会結网、染网，一定在三天內把大捕船的网弄好……”他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一陣热烈的掌声。再根不等掌声靜息又繼續說：“我妻子月清也积了廿塊錢也一塊投資湊个整數。”說完，一个箭步輕快地跨下講台。这时，看見他妻子月清正朝他迎面走来，他輕輕說了一声：“坏了！”再根以为月清捨不得这廿塊錢，想上去拉住她，向她解釋一番，但上台来的人多得挨挤不开，他被挤在一边了，月清却早在台上，解开了斜襟衣服的領扣，卸下了脖子上的銀項圈，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錢，再根都投了，我一百个高兴。”接着把銀光閃閃的項圈递给陆社長，說：“这个戴着真沒意思，也算表我的心意吧！”再根看了，真是心里石头落了地。这时，社員一个接着一个跑上講台，說着投資的数字和物名，有投銀手鐲的，投金戒指的，有投現款的，霎时，台上的方桌上摆滿了白的、黃的首飾。陈仕长老伯，把早年一个銅板一个銅板积起来的棺材本錢，在地下埋了四十多年的廿四塊銀洋也献了出来。他說：“我要为社会主义出力量，还要看看共产主义哩！”陈老伯伯今年七十四岁了，人家都喜欢叫他“老來勁”，一九五三年总路綫宣傳后，他見人就說：“我这老头也越来越年青了，社会主义越来越象样了，是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多么使人高兴啊！”中年妇女吳彩菊接着陈老伯伯的話說：“我没什么值錢的东西，就投这个吧！”邊說邊把一个金黃淨亮的銅火囱輕輕地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繼續說：“解放前，我連件破棉袄也沒有，冬天就烤火囱熬过的，去年我家添了新被，做了新袄，落雪下雨，結冰打冻也不冷了，这火囱也用不着了，湊着买几枚船釘也算是我的心意……”

会場上，激动的人們，不断的往台上拥，有的急匆匆的跑回家去拿投資的东西，爭先恐后的投資，大家感到能为大捕船买枚釘子

买块船板也是光荣的。台上挤满了人，陆社长大声地喊着：“一个一个来，不要乱！”但会场还是闹哄哄的，有的人急得在台下报开了投资数。于是台上台下一片报数声，有投铜盆的，有投锡瓶的。有些老太婆捧着烛台，嘴唇一张一合，说些什么却听不清。一会，台上人渐渐少了，铜器铁器堆满一台，那张方桌也看不見了，台上出现了一座金属堆成的小山，那个铜火函戴在小山顶上。

第二天早晨，长沙塘十字路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红榜”，人群向着墙站得满满的，里七层外八层，站得远的个子高的还能看见红榜上一行行密麻麻的毛笔字，身材矮小的连红榜也看不到，想往里挤看个清楚，但连点缝隙也没有，哪里挤得进呵！只得听着前面的人喊着：“应再根一百万元。”（旧币）

“陈社长银洋廿四元，折人民币廿八万八千元。”

“刘海珠九十八万元！”

“吴菊清火肉一个，计人民币四万元！”

.....

“总计人民币九千……”还没唸完总数的尾巴，人们就说开了：“嘿！真是人多力量大，这么一凑就凑了对大船钱。”人群中一个高个子青年兴奋地说着。站在他前面的一个老渔民回过头看了他一眼说：“凑了对大船钱，可还有对船钱还在天上飞呢？”人们的心情又突然紧张起来了。“没关系，还有一对由我们妇女包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那说话的人，那高个子听得是妇联主任刘海珠的声音，微微一笑说：“妇女主任，这不是整理卫生，而是一对大船，你们妇女包下来？口气倒不小呀！”刘海珠在旧社会是个被人瞧不起的童养媳，受尽了旧社会的冷酷，共产党象春天的太阳，照得枯树发出了茁壮的嫩芽，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土改斗霸，互助合作，漁改等运动中海珠总是跑在前头，去年参加了共产党，只要是党提出的

事，她就会不顧一切地去干。这些天来，她起早落夜和妇女姊妹們一起搓草繩，昨天夜里，大会上她把平时一塊一塊积起来的錢統通作了投資。散会时，虽已是深夜，但她还和后嶧、大嶧、川山嶧等妇女主任商量了一陣发动妇女連夜突击搓草繩的事；回家躺在床上还在考虑大捕船的事，她估計大家投資虽说办两对大捕船还差点，但也差不了多少。今早一睜开眼，天已大亮，她急忙穿好衣服，臉也沒洗准备去向李書記汇报。一出門就看到十字路口的牆跟圍了一大群人，走近人群想往里挤，但是挤不进，因此，也只得站着听前边的人唸。当高个子說只能办一对大船时，就吃了一惊，差一对大船錢，搓草繩要多少天才能湊起这个数，但当她想到近两个月来妇女起早摸黑搓草繩的干勁时，就坚信能湊起这个數，心里想着，不覺脫口說了出来。現在又听“高个子”說自己口气大，更使她激动，她冲着“高个子”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一定办到，別仗你高个子高得碰門框，小看妇女，你等着瞧吧！”“高个子”青年被說得紅了臉，但嘴里仍不服气地說：“哼！嘴吧硬得象鉄塊有什么用！”

刘海珠急匆匆地跑到社办公室，李書記不在，她想一定是到网棚間去了，于是，又三脚两步地奔到网棚間，李書記正和应再根以及几个网师整理着大网，看到海珠闖进来，笑了笑說：“海珠，听说妇女办船的勁头很大！”海珠似問似答地說：“李書記，还有一对大捕船包給我們妇女來湊錢行嗎？”

“怎么不行呢？不过得先把你們的条件說說。”李書記严肃的回答着。海珠立即簡短的回答：“三天，交一对大捕船的錢，我們的条件就是这些。”

“好呀！不过这任务很急，这你知道，但工作中不能心急，得做一番細致的动员工作。”李書記亲切地对海珠說着，海珠点了点头，激动地說：“我代表全島妇女向党保証，一定完成任务。”在解放了

的螞蟻島妇女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当海珠把党总支交给妇女的任务向大家一传达，沒有一个不心情振奋，勁头十足。她们說：“小社时我們想替社出把勁也用不上大勁，这回可使上勁啦！为了大捕船，就是三日三夜不吃飯不睏覺也沒啥。”

当夜，一場搓草繩的突击战就在島上各个自然村展开了。青壯年妇女全部参加，銀髮斑斑的老媽媽，留着小辮子系着紅領巾的小姑娘也自动地投入这个战斗。海珠一边和大家一起搓繩，一边还講着故事，做鼓动工作。她们連日連夜的突击，搓呀搓的，一个勁的搓，誰也不肯休息。累了就靠在稻草上閉一閉眼，但一会又被噃噃嗦嗦的搓繩声惊醒了。揉揉眼皮又忙着添草搓起来。搓呀搓，一个勁的搓。手上磨起了豆粒大的水泡，就用針戳破挤出了黃水还是繼續搓，草繩一寸一寸地从她们手上溜出来，一堆堆松散的稻草，变成了一捆捆結实的草繩，看看草繩慢慢多起来，大家好象看到大捕船已向螞蟻島駛来一样高兴。大捕船是实现美丽远景的开始，五年計劃更鼓舞大家的干勁。

三天時間是多么短促呵！正月十二这是她们苦战三晝夜的第三个深夜，临时作为搓繩工場的民校教室，中間悬着盞汽油灯，四周草繩堆得碰着屋簷，寬敞的教室現在显得有些狭窄了。她们背倚着草堆，稻草在手中不停地飞舞，刘海珠靠左边繩堆里坐着搓着，她那張瓜子臉的尖下巴更尖了，前額却显得更寬了，因为熬夜，眼皮微微隆起象复着核桃壳，眼球布滿了紅絲。她边搓边和大家談笑着。

“雪球，你該休息下啦！”海珠向坐在她对面的李雪球說。雪球抬起头，手仍搓着草繩說：“休息，亏你这妇女主任說出口呢？現在是什么时候？”雪球嘴里这么說，可眼皮却光打架，有时搓着搓着头慢慢地向下瞌，这时要是能睡上一覺該多舒服呀！但她想大家还不

是一样嗎？海珠身體比我弱，這些天來還不是和大家一樣沒合過眼。任務沒完成怎能休息得安穩，她朝旁邊的青年婦女嘮了嘴說：“喏！亞戎才該休息一下了，昨天手上就磨起三個蚕豆般大泡。”頓了頓向亞戎看看又說：“青年人到底是嫩皮細肉！”李亞戎不自主地抬起了左手看了看，手心上有幾個紅紅的血泡痕迹。搓着時到不覺得十分痛，一停下來，真象小刀刺在手心一樣，她却毫不介意地往手上吐了點唾沫又添了幾根草繩說：“哼！不到卅歲的人倒充老了，不怕朝阳哥另找對象嗎？”引得大家都笑起來。靠左边坐着的幾個老媽媽不知她們笑什麼，向她們看了看也跟着哈哈笑起來，愉快的笑聲充滿了教室，傳到室外，在寂靜的螞蟻山上迴蕩。一直點着頭默默地搓着草繩的許梅花，突然抬起头，興奮地說：“嘿！你們笑什麼呀！我做了個夢……。”海珠看看梅花的神氣不相信地問：“你別瞎說，搓着草繩會做夢？”

“是真的，我夢見大埠頭停着許許多大船，還停着三、四對大火輪，船上紅燈綠燈照得眼都發花，真好哪！我想上去看看，東找西找找到了一只舢舨，剛要向大船搖過去，大船上突然噠噠噠的一齊响了起來，我一驚，就醒來了。”說完，用惋惜的神情看看大家。“梅花阿姨，你沒看看船上的字嗎？”一個系着紅領巾的小姑娘天真地問。許梅花有些抱歉的說：“這我倒沒有看清，停在門口港的船反正總是我們的船……。”大家一時被引入了這個美丽的夢境，不！這不是夢，這是螞蟻島人民日夜嚮往的远景，正是這些美丽的理想鼓舞着大家的干勁，兩天三夜不歇的搓草繩也不覺得疲勞，反而越搓勁頭越足。

第二天早上，太陽剛從東海面上升起，海珠和島上婦女們就敲着鑼鼓，抬着“喜報”向黨總支和社管委辦公室走去，她們興奮地唱起了優美的歌聲：

发展远洋办大船，  
社里只有十元錢，  
大社有了千斤担，  
妇女也能擋半邊。  
社大人多力量大，  
搓搓草繩亿万斤，  
太阳跃出东海面，  
幸福生活在眼前。

螞蟻島婦女以二天時間完成二十天的任務，並將九千六百萬元的草繩加工費作辦大捕船投資的事迹向黨報了喜，社里用這筆錢又放來了一對大捕船。這時螞蟻島上有了四對大捕船。大生產社立即組織了這四對大捕船投入了远洋生產。一九五四年是螞蟻島開始向远洋進軍的頭一年，大家怀着無限興奮的心情給第一批出征远洋的戰船——四對大捕船取了名字。“螞蟻一號”、“螞蟻二號”……很快順利地定下了，但對後來放來的兩對大捕船的名字大家却有過一番爭論。一對是大家投資辦的，投資時有金銀首飾，銅鐵家具，還有現款和鷄蛋……，各色各樣東西都有，取個什麼名字呢？最後，大家認為在舊社會火燄給過人們溫暖，但新社會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人民生活迅速提高，食飽衣暖處處溫暖，因此，火燄成了紀念品，就把這對船叫做“火燄船”。另一對是婦女苦戰出來的，就取個“婦女號”的名字吧！但婦女不同意，她們說要辦了機帆船才取“婦女號”，辦大捕船是婦女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的開始。“搓繩起頭難，辦事开头難”就叫個草繩船吧！螞蟻大社才合併成，面前還有困難，用這個名字，可以勉勵大家，到我們過美好生活時，也別忘了开头的困難，要始終如一的貫徹勤儉辦社的精神。

草繩船和火燄船是螞蟻島小社并大社，實現政社合一的產

物，是螞蟻島人民公社向远洋进军的里程碑。

螞蟻島人民公社在短短五年时间，渔业生产上取得很大的成績，捕魚工具从小船小网到大捕船和机帆船。一九五八年就实现了远洋生产机帆化，螞蟻島人民的美丽理想——渔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大 协 作

——潘小夫——

蠣蟻島大社合併后，全島人大协作的勁也更大了。乡党支部和社管委会为使各行各业更好地为漁、农业生产服务，就把那些零乱分散和流动肩挑的匠人，分別成立了銅匠业、木作业、篾竹业、箍桶业和泥水业等专业小组。莫小看这些只有几把鋤头，几把火鉗，設備簡陋的各种专业小组，在勤儉办社，支持生产发展上可起了重大作用。

銅匠业是漁业机帆化后不可缺少的重要行业，誰能想到并大社前还是一些“修洋伞补鍋”的肩挑小銅匠，一經組織起来却能修配各种机器的技术工人了。还是一九五七年冬季帶魚汛的时候，为了支持远洋生产，銅匠业小组汪志成主动提出要跟隨漁船上漁場修理漁具，乡社領導考慮到为便利生产起見，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冬季的崂山漁場，桅稠如林，一排排、一行行大大小小的漁船，數也數不清。来崂山捕帶魚的有来自福建、辽宁、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各省漁民，漁船在大海洋中排得象一条长城。夜晚，海上一片灯光，点点閃閃宛如天上星星。白天，滿海篷帆，来来往往象穿梭一样。

大雪过后，冬至来临，帶魚旺发期也就隨着到来，可是蠣蟻島二号机帆船偏在这节骨眼上，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损坏了，自己不会修，附近也沒有人会修，怎么办呢？如果到沈家門舟山造船厂来修

理的話，花二、三百元修理費倒是小事，半个月修理時間，等船修好魚汛过去了影响生产是大事。汪志成看着被损坏的机器心里更着急：自己动手干吧！这玩艺兒过去从未打过交道，搞坏了不就更誤大事。不修吧！错过大好魚汛实在可惜。机帆船上二十多个漁民都以万分焦急的心情望着他，这更使他忧虑不安：怎麼說呢？說不會修吧！生产指标怎么完成？怎样回答站在身边的漁民兄弟。再则自己隨船上漁場，虽只打算修些紅綠哨灯，和修补些零碎的漁具，可这究竟也是自己的分內之事，咋好丟着不管。說会修吧！过去确实沒有摸着过。最后他还是爽朗地說：“修！咱們自己修。”

話虽这么說，可是机器問題出在哪里，他不知道。志成拿起小鏹头东敲敲西砸砸，根本找不出毛病来。他在書本子里虽然学到过一些关于柴油机的知識，可是沒有接触过实际的理論，碰到实际問題——拆修机器，还是沒有把握。为了把机器修好，他几次爬山过海去請教在漁場的、輪机訓練班的王老师。志成由于虛心学习和王老师的热情帮助下，毛病还是給找出来了。毛病找出后，他立即动手进行修理，为了使漁船及早投入生产，苦战了两晝夜，机帆船的馬达又隆隆地响了起来。看着銀刀一样的帶魚一网网往船上拉，社員們說：“要不是大社的合併，銅匠师傅那会到漁場上来修机器，如果机器到沈家門修，这两、三万斤帶魚，恐怕还是东海龙王的。”

过去有的漁民說木业組工人“磨洋工”、“大材小用”，現在木业組工人都轉变为起早摸黑，小材大用了。他們担负着渔业上漁船修理和各种工具的装配。螞蟻島过去漁汛結束后，船上所需的生产工具都还在天上飞，有时因为市場上采办不到，还耽誤了生产。現在漁船沒有“謝洋”<sup>①</sup>，倉庫里早已堆滿了各类漁船所需的漁具，做到了“工具等人，漁汛衔接”；在农业上木业組把全社的打稻机、犁、耙

① 謝洋：魚汛結束，漁船返埠的意思。

等农具修理和制造都承包了下来。同时，不分白天黑夜，按照生产需要，随要随修，随叫随到。有一次，一条大捕船手摇起网机里的一个零件损坏了，渔船从岱巨洋赶回来天已经摸黑，木业组立即派了两个工人连夜赶修，本需两天干完的，两个人只化半夜不到的时间赶出来了，远洋社员带着欢笑，深夜一点钟又扬帆直奔渔场生产去了。

箍桶、篾竹业也基本做到供应全社渔业生产上所用的大小谷箩、鱼簍、船篷、洗筭<sup>①</sup>、拖桶、蟹边桶、醃伙桶<sup>②</sup>、栲道<sup>③</sup>……等各种工具，自办社到现在，他们制造了成千上万件渔农具，为社创造了不少财富。

过去打道烧栲的煤灶，必须向外地请泥水师傅，向外请来的师傅要听双工钿<sup>④</sup>，付船费，听饭钿，一道煤灶至少也得花百来元钱，现在社里培养了自己的泥水匠，只化六、七元钱就可修起一道煤灶来了。社员们赞扬说：机器修理有机械修配队，打造渔船有木器队，修制零星渔农具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队……，真是社大匠人全，支援生产顶呱呱。

四社合一、乡社合一后，蚂蚁岛就处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乡党支部和合作社指到那里，社员就打到那里。这年夏季，近洋渔业旺汛期间，因为劳力不足，部分生产将受影响，大社从农业上抽调一百多个男女劳动力，投入渔业旺汛生产，保证了渔业的丰收。小水期间渔业生产稍空，大社又发动了六、七十个渔民社员，在四、五天内突击抢种了五百余亩甘薯，提前半个月完成了甘薯的插种任务，使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袭下，还得到了丰产。

① 篓笠、洗筭：渔业用的两种工具。

② 拖桶、蟹边桶、醃伙桶：前两个是装鱼用的木桶，后一个是醃鱼用的木桶。

③ 扒道：染漁网用的锅灶。

④ 听双工钿：付二笔工资费。

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刮来了大台风，把条“姚丰塘”的塘脚都给刮坏了，部分塘堤因年久失修被潮流冲塌，海水“嘩啦啦”轰鸣着往里直灌，严重地威胁着庄稼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过去这条海塘农民推给渔民修，渔民要叫农民修，大社合后，漁农亲如一家人。乡党支部研究决定一定要把海塘修好。李大根同志在会上說：“这条海塘关系着全島二千七百多人的命运，任务很艰巨，时间又紧迫，如果光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动员全島人民的力量，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用两个月時間把它修起来……。”

按照这条海塘的規模來說，虽不能算是大型的，但也称得起中型的工程了。海塘全长达一千米，塘脚闊四米，面寬一点五米，高三点二米。南起大埠头，北到碶門边，背部突起，远远看来象条横爬在大海中的蛟龙。如果光靠农民的力量，三、四年还修不起呢！現在提出两个月內竣工，这个任务可也实在不簡單。但在解放了的螞蟻島人民的面前，不知道什么是困难，全島人民不分白晝黑夜为两个月完成修筑海塘任务而忘我劳动着。塘堤上鐵鍬声、砸石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組成了一支有节奏的劳动交响曲。經過奋战五十天，提前完成了修筑海塘的任务，使全社三百七十多亩土地，和全島人民的生命財产得到了保障。因为漁民、农民、手工业、供銷等各阶层人民都为修筑海塘出过錢，流过汗，所以社員們又称这条塘是“协作塘”。

# 万众一心，战胜灾害

——陆渭川——

十二級台風過境，傾盆大雨也跟着來，山上的洪水，象無數條巨蟒，嗚嗚的吼叫着，直往山下奔來。海塘內的一大批棉地已積滿了黃泥水，仅有的一條通向大海的排水沟又剛遇漲潮，碶門<sup>①</sup>不能開放，一瞬間洪水沒過棉枝頂，平地成了黃色的大湖。

黎明後，台風回南，風勢漸弱，暴雨也停止了。社員們趕忙拔碶放水，搶救棉花、甘薯……。洪水放干後，一檢查大伙都楞住了，原來，棉花地的棉鈴結得跟葡萄一樣密，把棉杆壓得沉甸甸的，少講也能亩產皮棉百來斤，現在呢？只見灌滿泥漿，象鷄蛋一樣的青花鈴脫落在地上，埋在污泥里，到處都是，順眼往山上望去，七、八十亩被山洪爬過的薯地，露着縱橫交叉的水沟，本來被藤葉遮遍得茂密的薯地，現在成為東一個洞，西一個窟窿的癩頭地了。這場突如其來的災害，象晴天霹靂，打得社員心灰意懶。社管委員鄧阿根抱着鋤頭在地邊大哭起來。有的社員看到這個情景，將鋤頭一丟，地也不整，回家睡大覺去了。社員郭小根唉聲嘆氣的說：“花鈴都掉的掉落的落了，地整不整反正是那樣。”

螞蟻島一島一鄉一社、鄉社合一的一年，也是自然災害特別頻繁的一年。夏汛大黃魚受到雨水多、天冷、上落水急<sup>②</sup>的影響，使

① 甙門：即閘門。

② 上落水急：潮水漲落而流速較快。

金条般的黃魚群繞魚場而過，它們象故意與人們开玩笑一樣，只是“咕咕咯咯”的叫，就是不抬頭、不進網。全社十個远洋大捕單位平均捕到一百四十多担大黃魚，沒有賺錢不說，反而賠本三、四千元；近洋生產魚伙雖然發得很旺，產量也很高，可是遭到連綿陰雨一個月，魚伙晒不干，漁網“晾不燥”，生產受到了影響。

漁農業生產遭到自然災害後，階級敵人也乘機破壞造謠。所以，社員一度思想比較混亂。螞蟻鄉黨支部面臨着這一嚴重情況，連夜開會研究緊急措施，千方百計恢復災後生產，挽回損失。在干部和黨團員中統一認識取得步調一致後，加強了各條戰線的力量，深入群眾開展宣傳教育，說明只要大家同心協力，災害一定能夠战胜。在群眾發動起來以後，就組織生產自救。

近些日子來，鄉黨支部和社管委會都在集中精力合理安排勞動力，可是安排來，安排去，八瓶七蓋，有了這頭，沒了那頭，鄉社領導都為這事有些犯愁。

一天，李書記正在考慮勞動力安排問題時，十幾個白髮蒼蒼的老漢，急呼呼地走進辦公室。為首的一位名叫李貴云，今年不多不少七十歲，他本地生，島上長，做過四十多年漁工，那時候家里雖有三個勞動力，但在漁霸的殘酷剝削下，一家人仍舊吃不飽穿不暖。解放後，他積極參加互助組、合作社，眼看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今年春天，大社辦起後，領導上看他年老，為了照顧他，所以沒有叫他下海。貴云伯聽領導報告說，機帆船生產馬上就要到來，社會主義越走越近。他高興得連覺也睡不着，雖然鄉社領導沒有派活給他，可是他在家裡一刻也呆不住，成天在船埠頭、網棚間打轉轉。看到誰干活不起勁，他就從誰手里奪過“梭子、網剪刀”，坐下來幹一陣。有一次，他在船埠頭幫着扛魚伙，一個青年漁民對他說：“大伯，社里沒有給你派活，你再幹也白搭呀！”他就瞪着眼訓斥似的說：

“为合作社劳动，为建設社会主义干活，难道非要鈔票不行嗎？”說得那个漁民紅着臉无話可答了。听到党支部、合作社向全島人民发出向自然灾害开展斗争的号召，他約了十多个多年沒有下海的老头，到乡政府要求安排生产来了。書記李大根看他們个个气喘喘的，不覺一楞，他还以为这些老年人吵了架要自己来作調解，心里正在打主意，貴云伯搶着先开了口：

“大根，你叫全島人搞生产啦，抓海螢啦！也得派点活給老汉做做呀！”

李書記心里一塊石头这才落了地，微笑着說：“大伯，你們老人家还是多休息休息，等以后有适当的活时，再派給你們干吧！”

“休息，社会主义难道会坐等着来嗎？”

“那你們在家里搓搓草繩、揀揀伙吧！”

貴云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力气，拿起屋柱旁边安放着的一个四、五十斤重的大砘<sup>①</sup>，单手将它举过头顶，复又放回原处，臉不紅气不喘朝着大根說：“不要看我們老，可还有一点老勁道哩。”

李書記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他們究竟都是些上了岁数的人呀，年紀最輕也在五十以上，咋好派重活給他們干呢？

貴云伯看准了李書記的心思說：“大根，派活問題你甭发愁，这几天我們到处摸了一遍，我看埠头边有四只老船搁着不用，倉庫里还有老网、老梗、老边索，把这些东西交給我們就可出四只‘六老船’。”

李書記知道这些老年漁民的特性，个个都人老心不老，他們要是出了口，誰也劝阻不住，所以勸慰了一陣也只好同意了，这样他們才笑着、叨唸着走出办公室。

老年人剛走出办公室，窗外有个社員对大根說：“李書記，現在

① 大砘：用石头凿出的漁网沉子。

海蜇大发，网棚間里的大部分劳动力都抽出去开洋了，可是眼前織网的草沒人拷，繩网无人拔，咋办呢？”李大根同志这时想起昨天有二、三十个瞎眼、拐脚的有殘疾的人，他們來乡要求安排工作，現在人手缺少，这不是一个很大潜力可挖嗎？說起这些“殘廢人”来，不由得使人心酸。解放前，他們都是沿門求乞的叫化子，就拿拐脚周阿虎來說吧，从小死了爹娘，家里穷，六亲不認他，冬无冬衣，夏无夏衣，好孬穿着一件十多斤重的“百挂衣”，連鞋子也沒得穿，一年到头赤着脚，一年夏天被毒蛇咬了一口，过了几天，毒素侵襲到胫骨，成了拐脚，島上成立合作社后，他成了五保戶，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全有了指靠，合作社为了照顧他，还叫他学习劈篾，一九五三年小社时就分得了一百多元現金。現在买了新被，添了新衣，还討了老婆，生了孩子，生活过得挺不錯。他逢人就說：“共产党救活了我，合作社养活了我，我一定要积极劳动来报答党和合作社的恩情。”其实講這話的何止他一个呢？昨天他們你拉我扯的来到李書記办公的地方要求工作做，按照他們的說法，这样一方面算是对党的感謝，另方面掙几个工分，自立更生，可以減輕合作社的负担。

窗門外那个漁民又在催促解决劳动力的困难了。李大根同志說：“沒問題，今晚上給你們开一支生力軍来。”那个漁民才兴高彩烈的走开了。李大根同志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什么重大事情，跳起来說：“啊呀！一个很大的潜力還沒有被挖掘呢？”他自言自語的說：“糊涂啊！竟把占全島人口半數的妇女給忘掉了。”

过去小社时虽然也想把妇女們安排到生产崗位上去，但因限于社小，劳动力、工具还不能达到統一調配，所以难于安插。現在并了大社，特別是恢复灾后生产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不是正好發揮她們的作用嗎？想到这里他高兴极了，随即把島上所有妇女和啞吧、瞎子、拐脚等所有殘而不廢的人組織起来，并按照他(她)們的

特长和体力情况，分别给他（她）们搞农业生产，和渔业后勤的栲草、拔绳网、纺线、调麻……等轻活作。

劳动力问题解决后，就立即组织受灾后的漁农业生产。

螞蟻島以渔业为主，所以恢复灾后的漁业生产将是全島人民的首要任务，乡党支部按照生产季节和魚发特点，在漁业生产上主要是：大抓近洋，大抓海蜇。远洋十个大捕单位撤回来后，立即組織了三十三个小大捕<sup>①</sup>，为了赶上近洋六月半水生产，社員們勁头十足，白天汗流浃背打桩、栲漁网；晚上在月光下面扎綆、扎簷架<sup>②</sup>，投入生产后第一个回合，就旗开得胜，获得了丰产，一天当中每单位捕到了魚虾一千四、五百斤；台风一过，桃花港海蜇也开始旺发，乡党支部組織一百余条張网船投入紧张的突击捕海蜇的战斗，沒有几天功夫，每桩捕到海蜇一百八十斤，比上年同期（八千斤）增产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全社三千二百个桩头，共产五十七万六千斤，值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元。

在农业生产上，主要是：整地排水，发动社員把倒伏的花秆扶植起来，被洪水冲毀的种上秋黃豆；甘薯地进行培土补苗，追施肥料……等。

各部門都为迅速恢复灾后生产貢献出自己的力量。信用部立即发放生产和生活贷款；供銷部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夜調齐了农业上所需的黃豆种、肥田粉，和漁业上应用的毛竹、篾絲、漁网等；各手工业小組日夜赶修漁农具，滿足生产需要。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能上地的都上了地，能下海的都下了海，作到家家无闲人，人人有活干。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經過一場与自然灾害的激烈斗争，螞蟻島

① 小大捕：漁船名称，小大捕船简称。

② 簷架：架漁网用的竹架。

漁农业生产在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情况下，产量比上年还有很大的增加。全社一九五四年渔业总产量达到一千零四十二万一千斤，比一九五三年(七百七十二万零五百斤)增产百分之三十五。农业生产：棉花平均亩产达到四十斤，比上年(三十斤)增产百分之三十三；甘薯平均亩产为七百八十斤，比上年(四百斤)增产百分之九十五。农业队社員除了留足口粮外，还分到了現金一百多元。社員郭小根激动地說：“要不是全島并成一个社，今年遭到这样大的灾害，我連討飯都来不及，那会象这样又是鈔票又是糧食。”全島除了少数懒汉外，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同时，还积了十万元的公共积累，这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础。社員們个个都喜笑顏开的說：“今年，漁农业生产虽都遭到了严重灾害，但是产量仍显著提高，社員收入大大增加，这証明了众人一心，一定可以战胜灾害。”

## 丁阿光捨身救漁船

——編寫小組——

深夜，丁阿光被一陣“拍拉拉”的聲音驚醒過來。他仔細一聽，整幢房子格格地響，灰屑象篩米一樣往下落。園子里那棵柏樹，被風刮得呼呼吼叫。突然，又一陣“拍拉拉”的聲音，阿光聽出是瓦片被一陣大風卷落在地上的碎裂聲，緊接着“噼噼啪啪”一陣亂雨點聲敲砸着玻璃窗。憑他以往的經驗，這是做“風水”<sup>①</sup>的預兆。可是今天是六月二十五日呀！風水在小潮汛是不可能作起來的。又一陣激烈的風雨聲，打斷了他的沉思，他自言自語地說：“喫呀！这么大的風雨，沙灘上的漁船恐怕會被刮走？”他一骨碌翻身起床，披上一件衣服，在枕頭下摸着了火柴，點亮了玻璃燈，從房里急急忙忙跑出來。

阿光的妻子在夢中含含糊糊聽丈夫說：“阿爺……被刮走……。”忙跳下眠床，鞋子也顧不得穿，光着腳追了出來，一把抓住丈夫的胳膊就問：“快說，阿爺被刮到哪里？”

睡在後房的阿爺，聽到半夜三更有人在叫他，還當出了什麼緊要事情，所以摸着拐杖“的的篤篤”走了出來。他聽到孫媳婦在叫自己，急着回答說：“我不是好端端的在這裡么！阿光出了什么事啦！”

阿光被問得莫明其妙，後來聽出了他們誤會了自己的意思，忙把天氣突然起了變化，和自己要去沙灘檢查漁船的事說了一遍，三

① 風水：即看風，做風水即刮台風的意思。

个人这才会意地笑了。

阿爷說：“对，孩子！船是合作社的財产，柯魚人的金飯碗，千万不能遭到损失。”說着，扣紧鈕子顫抖着就往門口走，阿光忙上前扶住阿爷，看看老人家剛生过病后的虛弱身体，甭說这大风雨中去檢查漁船，就是連走路也会被大风刮倒的，劝說了好大一陣才把他劝住。他妻子又急着說：“那我同你一块去吧！”

“你还是在家里照顧阿爷和孩子吧！”阿光邊說邊把大門的門閂拔开，“呼”的一下把灯吹灭了，一股西北风夹杂着黃豆大小的雨点劈面打来。他不禁打了个寒噤，随即探头向外看了看，門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見。

风，一陣紧似一陣。雨，一陣大似一陣。“快！赶快到沙滩上看看去。”阿光催促着自己，忙披了一件破棉袄，一脚跨出門檻。他妻子一把将他拉住：“等一等，这样能走嗎？”她說着，随即轉身往房間里跑去，抱出蓑衣和笠帽，加在阿光身上，阿光感激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挺了挺脖子，双手往胸前一抱，冲出门，頂着大风雨，深一脚淺一脚的淌着水汪朝大畧沙滩跑去。

阿光把泊在沙滩邊的漁船挨只緊了緊纜头，不牢固的再加上一条，在他認為確實都牢靠了，才直起腰数了数漁船的只数。“啊！怎么少了一只呢？”他怕自己数錯了，又重数一遍，还是缺一只，再数一遍，仍旧缺一只。他再朝前走了几步，又發現擋在沙滩上的四只拖桶，和正在建造新船的几根木板也不見了。到那里去了呢？他心里猜疑着，是不是有人知道今晚上有风浪，事前把它搬走了。不可能！这风浪是突然襲来的。看看潮位已經沒过了大潮汛的痕迹，自己提出的疑問立即被否定了，最后作了判断：一定是被潮水冲走了。于是，他便順着沙滩寻找起来。风呼呼地刮着，雨点沙沙地斜打着，濺得人眼睛都睜不开，忽的笠帽也被风卷走了，雨水順

着脖子往里灌，阿光被淋得象只落湯鴉。沙滩全被海水淹沒了，浪头象座小山一样，嘩嘩地吼叫着，翻滾着，前浪未平后浪又涌上来成一道白綫，忽然地卷过来。浪花激起丈把高，好象要吞沒一切。这一切阿光都不放在心里，难过的是合作社的財产遭到了損失。他用漁民特有的眼力，仍然，四处搜索、寻找着。

忽然，发现前面离沙滩不远的地方漂浮着一件黑烏烏的东西，再走了几步仔細一看，心里一陣高兴，“那不是船、桶和木板嗎？”阿光生长在海島，对沙滩上的情况熟透了。小时候，天热时老光着屁股在海滩边“推揖”<sup>①</sup>、“拾泥螺”、“捉彈涂”<sup>②</sup>，在冷天不能下水时，就叫一伙小朋友划大桶，差不多滩头上每塊石子他都摸遍了。当然，更知道沙滩那里深，那里淺，憑着他對沙滩的熟識程度，仗着自己年青力壯，又考慮到小潮汛不会做風水等情况，所以他連忙脫掉簑衣，一下窜进白浪滔天的大海里，对准舢舨方向猛扎过去。“沙——宏”一个浪头把他卷入海底。他这才感到今天的风浪不比平常，更不是象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輕便了。他掙扎着剛把头露出水面，又一个浪头压下来，阿光又被大风浪拖下去了。接二連三地浪头扑来，他頑强不屈的与大风、大浪、大雨搏斗着，用尽生平力气，好容易游到舢舨旁边，忽的一个大浪头把他全身托起，腰部在船舷边猛的一撞，“肋排骨”<sup>③</sup>被撞得格格作响，渾身一陣疼痛，身子連連搖晃象要倒下去的样子，但要搶救漁船的念头，在鼓励着他，阿光忍住痛，摸着舢舨的纜头，慢慢地往岸上拖，这样来回十来次，只觉得全身打着寒顫，累得他头昏脑胀，在无数次連續下海中几乎昏迷过去。阿光把船、拖桶和木板拉到岸边后，拖着沉重的身子，沿着沙滩正打算往回走，又发现一桶木板快要被海水冲走

① 推揖：海涂里的一种捕魚方式，一般都是一人一頂漁網，在漲潮时去捕。

② 捉彈涂：彈涂是生长在海涂里的一种小魚，捉彈涂就是捕这种小魚。

③ 肋排骨：人体上腰部邊的骨头。

了，他想：算了，用不着为这几块木板去冒生命危险……；没有这些木板合作社正在新打的渔船就没有办法完工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念头一齐涌上他的心头，象两个浪头互相冲击着。最后，咬着牙再一次跳进大风大浪的大海里，等他把最后一捆木板拖上沙滩后，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大雨还是哗啦地往下浇，大风大浪虎啸狮吼，耳边只听见一片嚎啕的风声和哗啦的雨声。他挣扎着往前走了几步，一个浪头又把他罩了下去。

这时候，陆社长带着五、六个人打着手电，检查完长沙塘、后界等地的船只后，赶到大界来检查。

“陆社长，长沙塘、后界船舱带得都很牢靠，我看大界也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风、雨这么大，把人刮得连气都喘不出，咱们还是回去歇一下，等风小雨小再来吧！”他们一路上急促地走着，谈着检查的情况。

“不，不能，最容易出问题的正是现在这时候，咱们为合作社，为社员负责，还是牢靠点走一趟的好！”陆社长坚持着说。

“陆社长说得对，咱们检查组的任务就是检查，俗语说得好，小心差一篑，万一出了毛病，合作社的财产遭到了损失，那谁也负不了责任。”第二生产队队长刘海昌赞同陆社长的意见。

大家说着走着，不觉到了大界埠头，到沙滩一检查，只见一只舢舨，四只拖桶和几十块木板没有带缆，陆社长一面吩咐大伙把在沙滩边的物资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免得被风浪卷走，自己又把手电向四周照了照，突然，发现不远的沙滩上躺着一个人，他三脚两步紧赶过去，“啊！这不是阿光吗？”原来阿光被一个浪头罩下去后，又一个浪把他顶了回来，他看到合作社的物资都已抢救了上来，就松了一口气，但被舢舨撞伤的腰部立即觉得十分疼痛，多时雨打潮浸的身躯也在得得地颤抖，他直着腰，拖着湿淋淋的身子，跌跌撞撞

的向前冲了几步，只觉眼前一黑，就昏迷瘫痪在沙滩边了。陆社长弯下腰抱住他，摸摸阿光胸膛，心还在突突地跳动着，他唤叫着阿光的名字，阿光将嘴唇抖动了几下，半睁着无力的眼睛向四周周围扫视了一阵，他在手电光下看到陆社长；激动得流出泪来，他断断续续的说：“陆……陆社长，先……先别管我，给舢舨、拖桶带缆要……要紧……”，声音是那么低沉无力，要不是陆社长把耳朵贴在他的唇边，连一个字也不会给你听出来。“阿光，舢舨、拖桶、木板都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了。”陆社长十分感动，大声地告诉他。阿光了解到合作社的财产已经脱离了险境，露出了笑容，这时，大鹏村口出来一群群的人，紧张地往沙滩、山上走去，来沙滩的人，一看陆社长抱着阿光，忙上前搶着把阿光抬回村去。

东边天色渐渐由灰转白，天亮了。

人群扛着釘耙、鋤头，提着繩子、杠棍，奔向仓库、沙滩和地头……。陆社长朝着那黑簇簇向四面奔去的人群，内心一阵高兴，一阵激动。他想：大社合并后，人们的思想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过去刮台风群众鑽在家里顧自家，干部喊破喉嚨，才慢吞吞的出来几个人。如今社員不需要发动都自动的搶救农作物，檢查船只，把社的财产看成比自己生命还重要。他边想边往前奔跑，投入了灾后的搶救工作了。



社長看到這兩個有理想又活潑的姑娘，心里早就有說不出的快樂，但故意試探地說：“海洋里不是玩的，無邊無岸，大風來了，浪頭幾丈高，顛得你坐立不穩，這種苦，女孩子吃得消嗎？”“嗨！”亞玉和荷花噘起嘴說：“不要吓唬人了，男的吃得消，女的也吃得消。”陸社長鼓勵她們說：“好哇！嘴硬，還是你們心強，下船去試試風吧！”這可使她們高興極了，陸社長又叮囑了一句：“回去同你們爹娘商量一下。”她們飛也似地跑回家去了。

郭亞玉和陳荷花要下海的消息傳開了，有贊成的，有懷疑的，也有反對的，風言風語也傳來了，過去曾有婦女跨過船艙就得祭神洗塵的迷信，幾個封建迷信思想嚴重的人說婦女是“扫帚星”，女人下船“船要翻，魚蝦不見”，可是她們在黨支部和社干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起胸膛，冲破了這些阻撓。亞玉的母親聽了女兒要下海去捕魚的消息，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對亞玉說：“孩子，下海要好好的學啊！我家几代都是做漁工，從前窮人被刮得只剩一層皮，几根骨頭。現在島子變了樣，家里變了樣，住的、穿的都是新的，不是靠大家好好的勞動，日子那能過得這麼甜呵！”可是荷花的家里是一個一般漁民（相當於農村中農），她爹娘把她當作一個小寶貝似的，當她娘聽到荷花要下海去，硬說軟勸，叫她不要去，但荷花的決心強，第三天早晨，天還黑洞洞的，她就偷偷地溜出去了。

那天，天氣晴朗，太陽剛升起，五采繽紛的大海，笑呵呵地迎接著這兩個勇敢美丽的姑娘。她們上了“婦女一號”機帆船，向老大打了个招呼，只見老大繩着眉头，看樣子，并不歡迎她們。機帆船開動了，她們在船上象樹枝上的小鳥一樣跳躍着，一會兒從船背上跳下機艙間，摸摸黑黝黝的機器，听听隆隆的馬達聲，一會兒又從機艙間跳上船背登<sup>①</sup>，眺望着遼闊的海洋，海燕從海面上掠過，鑽入

① 船背登：船艙上面。

高空，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船群在碧波上竞驰，青年小伙子哼着号子，唱着渔歌……，这一切都使她俩感到新鲜，奇妙。亚玉抱着船尾上的小桅杆，望着杆上红绿色的信号灯，心底里悠悠的想着：现在乘着机帆船，将来自己当了轮机手的时候，驾着银白色的渔船，把一船船的鱼送至农村、城市，远销国外，换回钢铁，使国家建设起更多工厂。荷花坐在船背上也涌着各种幻想：撒一网，鱼儿就堆满船舱，把最大最好的鱼运到北京城，送给敬爱的毛主席……。隆隆的马达声打断了她俩美丽的沉思。亚玉高兴地对荷花说：“以后我们俩个在一起开机器多好啊！”荷花说：“要求社领导上分配我们在一艘船上。”亚玉说：“领导不同意，咋办呀？”“那还用说吗？坚决服从分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荷花回答得很干脆，亚玉点点头说：“是呀，服从领导是第一条，反正哪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接着他们俩就低低地唱起“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来，清脆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热情奔放，缭绕在大海上空，融化在宏壮的海涛声中。

海浪冲击着渔船，船身剧烈地晃荡着，忽儿被浪头高高掀起，忽儿又落入浪壑中。神秘的大海，对陌生的客人总喜欢开个玩笑，试试人们的胆量。亚玉和荷花渐渐地觉得头脑发胀，眼睛也不愿张开，一阵难过一阵。她们想坚持多站一会，但已是身不由己了，只好到船舱里躺下。渔船越驶越远，浪头越来越大。渔船开始捕鱼了，她们挣扎起来想帮下手，但一起来，就觉得天转地旋，五脏好象一齐要从嘴里冲出来似的，开始呕吐起来。这可忙坏了船上的青年小伙子，他们擦干净了舱板又替亚玉、荷花送茶送饭。陈再平老轮机手亲切地说：“吃吧，吃一点不会伤身体。”亚玉也想起妈说的话：“吃了吐，吐了再吃，这样才能练出来。”于是她就一骨碌的坐起来，想吃个饱。可是，这时，那吃得下呢？嘴里又苦又涩，还没有吃上两口，又是一阵呕吐，荷花一口也不愿吃，她想起来到壁壳

登<sup>①</sup>去透透新鮮空氣，可是沒有走一步又倒下了。这时，船上原来不贊成妇女下海的老大顏德生怀着怜惜的眼光搖着头說：“妇女下海就是不成呀！在屋里做个針綫活是能手，搓草繩网还可以，要下海，就很难啊！”这些話象針刺到亚玉和荷花的心里一样，她俩想反駁几句，可是話到嘴边也說不出口，只是昏晕、嘔吐。这种暈船的生活整整过了三天，漁船才回港。

亚玉到家后，蒙起头就睏，只想多休息一会，可是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床在搖晃，房屋在旋轉，好象还在大海里一样，她心里問着自己：“亚玉，这是第一个难关，你就被海浪吓倒了嗎？桃花島上的目魚姑娘謝素英，不也是經過千辛万苦鍛炼出来的嗎？紅軍长征过草原爬雪山不是更艰苦嗎？……”正想着間，突然房門开了，亚玉的母亲捧着一碗糖鷄蛋，走到床邊說：“亚玉，吃碗鷄蛋，补补身体，不要怕，剛下海的人那有不暈船的啊，日子长了就会慣的。”母亲这些話使亚玉增加了征服海洋的信心和决心。她从床上坐起来，斬釘截鐵似的說：“媽！我决不怕海浪，一定要堅持下去。”

荷花回到家里后，她的母亲一見她又气又怜惜，本来要把荷花痛罵一頓，看到荷花面孔焦黃，眼眶凹进，又捨不得罵了，一把将荷花摟在怀里，拍着肩膀，怜爱地說：“賤丫头，看你弄成这个样子，早就对你說了，女孩子吃不消的，你偏要去。荷花，听媽的話，媽再不許你下海去啦！”荷花受着母亲的温情，想着难受的三天暈船生活，心里正在犹豫，猛抬头看到壁上貼的第一个女火車司机田桂英的宣傳画，又想到航行在长江上的女輪機員羅列芳……，这些堅強的新中國女性的形象，活跃在她的脑子里，这时，又听媽媽說：“在岸上也是劳动呀！螞蟻島开山劈地以来，那有女人下海啊！”荷花再也不听媽的話了，坚决地說：“不，我一定要去。你就是把我綁起来，

① 壁壳凳：同船背凳。

“我咬斷繩子也要去！”这下子激怒了她的母親，她發狠地罵道：“賤骨頭，你要下海，就給我滾。”荷花帶着昏暈的神情，冲出房門。媽媽急忙追上去，一把將她抱住，拖着往家里走。婉轉地說：“死丫头脾氣這樣倔，媽擔心你吃不消。”荷花邊掙扎，邊說：“我吃得了這個苦，不用你擔心。”接着又耐着性子說：“媽！你答應我下海，我就好好的回家。”媽媽只好答應了。

几天以后，社里選送亞玉和荷花到舟山輪機訓練班去學習，這對她倆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要在五個月內學物理、代數、柴油機基本知識等四、五門課程，對於這兩個文化程度不高的姑娘說來，確是件困難的事情。學校的領導上鼓勵她們，幫助她們，社里的亲戚朋友鼓勵她們，支持她們。她們倆也暗暗地下定了決心，要苦學苦鑽，不辜負上級和同志們的关怀。她們起早貢黑、廢寢忘食，互相督促，互相幫助，五個月很快地過去了，她們倆都順利地通過了結業考試，滿載着學習的成績，回到社里。

在亞玉和荷花回社后的第三天，綽號叫“爆竹”的陳保裕老大——機帆船上的輪機手病了，眼看就要影響出洋生產，這可急壞了老大和船員們。亞玉和荷花知道後就自告奮勇地向社長要求去代替。當時因為沒有其他適當的人，社長同意她們去試一試。保裕老大因為知道這兩個姑娘在五個月前暈船的情況，因此帶着不信任的眼光勉強的把她倆迎上了船。

亞玉和荷花畢竟還沒有經過實際的操作，上了機帆船以後，機器不聽使喚，發動不起來。她倆急得滿頭大汗，以為是機件上的毛病，阻礙了通氣，於是就把一個個零件拆洗一通，整整搞了半天，機器裝上了，但還是不行，亞玉敲敲自己的腦壳，怨恨地說：“為什麼在輪機訓練班學習的時候都搞得清清楚楚的，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胡塗了呢？”保裕老大眼看着這種情況，生氣地說：“草鷄供不了桌，

猛月亮晒不干谷，妇女怎能开机器！”这话象一盆冷水浇在满腔热情的亚玉和荷花的头上，她们又气又懊丧地上了岸，跑到家里放声大哭起来。亚玉的母亲，看到女儿哭得这么伤心，不觉惋惜地说：“亚玉，学不会就算了吧！到农业队一样是劳动呀！”荷花的母亲更是心疼，又同情又责备，说：“早就对你说了，何必受这个闲气。”就在那个晚上，社里党委李书记把她俩叫了去，亲切地说：“万事总是起头难，什么事情都不是一下子成功的。做个学徒也得三年，你们还只有短短几个月，刚从学校里出来，光有书本上知识，没有实际经验，不要心急，不要灰心，百炼成钢，锻炼一些日子就好了。”这些话又使亚玉、荷花增加了无限信心和力量。他们坚决地表示：“一定要好好的学，好好的干，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当亚玉、荷花回去后，李书记又考虑，要培养新生力量还必须从技术上来帮助提高。于是就把她俩分配在“妇女号”机帆船上，把任务交给共产党员老轮机手陈再平同志，要求他帮助她们提高技术。亚玉、荷花在这位陈师父的帮助下，更积极，更虚心地学习。为了能完全了解机器的性能，熟悉开关，有时在渔船回港的时候通宵不眠的把机器拆开、装上。为了大风浪里不晕船，她俩经常在刮风下雨时，摇着小舢舨，在港湾里锻炼。陈再平同志，对她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她们碰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他会忘记吃饭和休息来帮助她们解决，讲一遍不懂，就讲两遍三遍，直至完全弄懂了为止。在机帆船出海的时候，陈再平同志就站在机器旁边，看着她俩操作，看她们有一点差错疏忽就立即指出。一次，机器突然出了事故，亚玉、荷花忙去找“毛病”，找来找去，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陈再平同志严肃地说：“找机器上的毛病要沉着，细心，好比稻种里挑稗子，要一粒粒细心的拣，才能把稗子剔出来，性急是不行的。”于是亚玉和荷花又把机器上的零件一个一个检查起来，连一个小小的螺丝也不漏过，终于

找到了毛病，原来是有個螺絲鉸鬆了。从此以后，她俩工作得更細心，更踏實。这样，通过秋汛的实际操作练习，亚玉和荷花在輪机訓練班学到的理論知識很快就在实际操作中运用自如了。

一九五八年冬汛，由于陈再平同志要到蠣蟻十八号机帆船上担任培养技术人員的新任务，亚玉和荷花就正式担任了妇女号机帆船上的輪机手。她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征战在嵊山洋上，当她们捕起一网一网銀光閃閃的带魚时，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

一九五九年春汛，她们俩又經歷了一次严重的考驗。四月十一日正当“妇女号”机帆船在沿海洋紧张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风暴，烏云滿天，十二級的狂风夹着暴雨，小山似的浪头一浪推着一浪，漁船象蕩秋千似的，一会儿掀得数丈高，一会儿落得数丈深。忽然“嘩啦啦”一声巨响，一个大浪猛扑过来，船上的馬达頓時停止了，机艙間灌进了半船艙海水。管理机器的亚玉、荷花被浪头灌倒在艙板上，等她们苏醒过来，看到机器上的麦耳朵，油罐也都貫滿了水。連忙动手把机艙間的水往外戽完，又趕修机器。浪花不断地灌进来。亚玉、荷花脱下身上的雨衣，遮住机器，她俩的衣服湿透了，身上冷得格格发抖，她俩紧紧的咬住嘴唇，双手不停地忙着。約半小时后机器从新又开动了。不料“嘩啦”一声，又是一个巨浪，从艙背上打过来，有人惊叫：“哎呀不好了，桅杆断啦！”亚玉和荷花冲出机艙間，看見一抱粗的桅杆橫倒在船舷，向外滾着，眼看就要落到海里，她俩想去抱住它，老大顏德生严厉地、急促地喊着：“这是什么时候，不怕死嗎？”亚玉却回答說：“我是共青團員，只要桅杆搶回来，死了也是光荣的。”荷花也回答說：“一根桅杆就是几百元，讓它白白的丢掉嗎？”她俩邊說還邊想爬过去。站在船舷旁的一个老漁民，一个箭步上去，将她们俩个拉住，大声地嚷道：“不行，送掉性命也撈不回来。”說着就把她们推往艙里。她们回头看看，只好回到

机艙間。巨浪繼續一浪高过一浪，机艙間剛舀完的海水，又打进了半船艙，机器又被水熄灭了，漁船就象一張树叶了，不自主地随风浪迅速飘着，往淺沙滩上推，后面就是一个沙堆，眼看漁船就有搁沙翻船的危險。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老大发出了落掛<sup>①</sup>的海令，十来个漁民都七手八脚的忙碌着，拉鐵錨的、拿繩索的、背米袋的，迅速地把两个大鐵錨和米麻袋吊在船头上。这样船才移动得慢了些，但仍在往这个沙堆飘去。亚玉和荷花刻不容緩的趕修着机器，大伙們把希望都寄托在她俩的身上，机器被水打得湿漉漉的，亚玉就撕下自己的衣服，将机器擦干，雨衣已經遮不住兇暴的浪头潑向机艙間的海水，荷花就拿出自己的棉被來擋。突然，荷花象發現了什么似的，結結巴巴对亚玉說：“电快完了，咋办？”亚玉也怔了一下，原来緊張的臉色显得更緊張了，亚玉心里明白，船上的机器是靠电瓶的电来发动的，电完了，就好比燒火沒有点火的东西一样。但亚玉还是鎮靜的搖搖头，示意荷花不要大声嚷，嚷給大伙知道了又会引起一陣惊慌。輕輕地对荷花說：“机器开不出不要硬开，否則会多消耗电的。”他們俩沉着气，繼續修理着机器。大約又經過个把鐘头，机器又发出隆隆的声音，漁船才背着沙堆慢慢地前进，大家这才长舒了口气，心里覺得輕松了些，亚玉把机器交給荷花管理，自己又去舀前艙的海水，因为有好几个漁民已經受伤了。她舀完水，抹着湿淋淋的臉，对大伙說：“你們要看准方向，把牢舵，机器由我們俩个負責。”

胡須花白的顏德生老大，向大伙誇耀着說：“多好的姑娘啊！这样的姑娘誰会不高兴叫她們到船上来。”有个青年漁民打趣地說：“你不是說妇女不能下海，只能在屋里做做針綫么？”顏德生不好意思

① 落掛：漁船在遇风暴的时候，把錨、麻袋或漁网等物用繩索吊在船头上，将船沉住，随风潮慢慢的飄着，以免翻船。

恩笑着回答說：“那是過去的看法，現在眼睛換了一双哩！”大伙听了，都笑了。

夜幕來臨了，一團漆黑，什麼也見不到，只有那滾滾的浪頭，衝擊着船舷，咆哮的海洋面目顯得更猙獰可怕。“你怕沒？”荷花輕輕的問亞玉，“怕有什么用，困難面前更要沉着勇敢。”亞玉堅定地回答着。“萬一我們的漁船……”荷花有些胆怯地說：“不會的，我們一定會战胜風暴，就是萬一不幸，為祖國獻出生命也是光榮的。”亞玉鼓勵着荷花，也鼓勵着自己。“對”要有臨難不屈的精神，一定要战胜風暴，荷花自信地附和着。

黑夜过去了，白天就會到來。第二天，風漸漸的小了，浪也慢慢的平了。緊張之後，亞玉和荷花以及船上所有的同志們多么需要休息一会儿呀！但情況不允許她們這樣做。因為公社里十余對漁船都失散了，他們的安全怎么样還不知道。顏德生老大和大家商量後認為必須去找尋。於是，她們的機帆船又開足馬力，疾駛在廣闊的沿海洋上，傍晚，碰到了本社的“帶頭船”，知道其余的漁船都已安全回港了，這時，荷花興奮地望着亞玉，她倆疲憊不堪的臉上，同時露出了笑容，她們為自己經得起這場考驗而暗暗高興，更為公社的所有漁船战胜這場險惡的風暴而高興。

“婦女號”機帆船凱旋歸來了，人們傳頌着亞玉和荷花的英勇不屈的事迹，傳頌着船上所有漁民的勇敢頑強的事跡。



## 刻苦鑽研，發展淺海養殖業

——劉岳明——

桃花港面上浮着一排一排的竹架子，有的露出水面半人高，有的緊貼着水面。

“老胡，那些黑框框里裝的有糧也有鋼。”陪同我參觀的劉岳海同志指着那些黑竹框詼諧地對我說。我微微地一笑，不解地看着他。劉岳海同志今年四十歲，一九五二年帶頭組織了螞蟻島第一個互助組，搞得很出色。一九五三年參加赴朝慰問團，慰問過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年又被群眾推選為螞蟻鄉鄉長，現在是公社副社長，分工負責淺海養殖事業，因此他對那些浮在海面上的竹框框特別有感情。他似乎看出我對他的話不大理解的心情，繼續對我解釋道：“真的，那里面有鋼有糧，那浮在海面的就是海帶框，一框就是一台，一台海帶好的收千把斤，通常也能收四、五百斤。農民兄弟水田旱地收糧食，我們漁民的土地就是這大海，這是不用施肥的頭等好田。”“噃，”他用手指着島子周圍的泥塗和岩礁說：“不要說這海是好田，那些連草也不能長的海塗和光禿禿的岩石都是頂呱呱的肥田呢？海塗上養蠚子<sup>①</sup>，岩石上種紫菜。不過，過去我們沒有好好利用。這些東西，都是大躍進跃出來的，特別是海帶，過去連看也沒看過，公社化後，我們却養起來了。”他一會兒指東、一會兒指西，熱情地向我們介紹着。我不住地表示贊同，接

① 蠚子：屬貝壳類，肉可食，味鮮美，生長在海塗里。

着請他談談發展淺海養殖的經過，他笑了笑說：“快吃中飯啦！上岸之后再談吧！”

趁中午休息時，劉岳海同志簡略地向我介紹了發展淺海養殖的經過：一九五八年，全國水產會議提出養捕并舉的方針后，公社黨委作了慎重的研究，并作了詳細的規劃，決定大力發展淺海養殖事業。

一天，火熱的太陽照在頭上，我們公社里的幾個干部，乘着機帆船到附近的海面選擇養殖海帶的地点。聽海洋試驗所的同志說，養殖海帶的海港，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沒有湍急的潮流朝東南方向，第二要沒有漩水，第三要沒有船只來往。我們根據這個要求，找了半天，才看中了兩個地方。一是小螞蟻山東南面的海港，一是桃花港中老鼠山和螞蟻島之間的地方。地點確定後，就着手打樁，做準備工作。誰知道樁沒有打，就有人反對了。說：“海帶出在北方，南方天熱，不能長呀！”“連海帶是圓是扁都不知道的人，竟想養起海帶來了。”有的人竟翻起老簿子來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漁霸“百步蛇”曾欺騙過漁民，在螞蟻島養婧子<sup>①</sup>，叫每戶漁民拿出千元錢作為投股合夥經營費。當時有很多人上了當，拿出了錢，百步蛇拿到了這筆錢後裝模作樣的買了一點點的婧子苗，養了幾分塗，沒養上幾天就向漁民們說：“螞蟻島的海塗硬，婧子長不大呀。”把金錢就裝到自己的腰包里吞沒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婧子適宜什麼塗，於是就被他欺騙過去了。後來也沒有人把他揭穿過，因此在這些漁民腦子中就留下一個深刻的壞印象，認為螞蟻島不能養婧子，所以當這次公社提出要養婧子、紫菜、海帶時，他們就反對說：婧子都不宜養，还想養海帶，那有這樣容易的事呀。我們便向他們解釋說：海帶在硇洲，虾峙等地方已經試養成功了，還顧

① 婧子：即蠻子。

慮什么呀；沒有技術，可以學，什麼事情都不是生出來就會的。並且地委已經決定要各公社選派一些人去大連學習，學習回來不就有經驗了嗎；過去不能養，那是“百步蛇”騙鈔票的陰謀，能不能養，大家都沒有親自經歷過，怎麼就肯定它不能養呢？通過我們這些解釋教育，大部分社員都表示積極擁護，但也有一些好心的人，心裡懷疑，怕社里浪費資財，個別的人，甚至堅決反對。我們不管這些阻攔，開始做起準備工作來。可是一動手，第一個困難就是沒有材料。當時計劃養一百二十台海帶需要毛竹三百六十支，棕繩一千二百斤，倉庫里一點存貨也沒有。我們派人到外地去采購，跑了很多地方，還是空手回來。怎麼辦呢？公社黨委決定同社員們商量，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社里立即召開了社員大會，在會上把海帶的用處，發展淺海養殖的意義，詳細地向大家作了介紹。社員們知道海帶不仅可以吃，而且可做工業原料，支援國家工業化，這是件大事，應當積極想辦法。解放前一直當漁工的阿生老头說：“沒有毛竹棕繩，張網舊竹不是可以代用麼，我家還有一間破草屋，現在住了瓦屋，破草屋還有什麼用，把它拆掉，毛竹就可派用場哩！”被他這一說，很多人都嘆開了，有的說：“我家有道竹籬笆，現在沒有強盜小偷，還有什麼用呀！”有的說：“水桶便桶，土箕，魚簍上的繩子都可以用廢麻代替，把棕繩解下來養海帶。”有的說：“如今有了油布衣，那些破蓑衣也可用來為海帶服務一下。”會後，大家立即動手搜集廢竹、舊竹、烂棕繩、破蓑衣。光破蓑衣就有三百多件。這樣沒花一元錢就解決了養殖海帶缺乏苗繩和竹架的困難。社員們養海帶的情緒象八月大潮一樣高漲。男人白天要開洋張網，抽不出勞力，就在晚上打海帶桩去。婦女們在白天忙於漁貨加工、農業生產，抽不出時間，就開夜工搓棕繩。有的手上搓起了泡，仍舊繼續搓。這樣過了半個月，就完成了海帶養殖的一切準備工作。正當

这时，县委漁工部也来了通知，叫我們派人去旅大学习。公社决定我和胡再紅、李国华、丁忠德、朱小岳、李永娣六个人去。这使我們高兴极了，我們都向党委保証：“一定要在最短時間里，把养殖工作学会。”那次去旅大学习的普陀县就有一百八十六人。到了那边我們就在旅大市合石礁工区，这是專門給我們安排好的学习的地方，規模很大，养了三千六百多台海带。开始，我們初步懂得了海带养殖的一般知識后，就边做边学，先学打桩，后学育苗、放养。有些工作倒也簡單，看了之后，就会操作了。但是养殖海带是件复杂細致的工作，特別是育苗，帶有很强的技术性。剛刺激出来的幼苗很小很小，肉眼根本看不到，用放大鏡才能看到。我們这几个人都是粗脚粗手的漁民，所以学习起来困难还是不少。不过，我們决心都很强，沒有被难住。情願少休息一会，多試驗几次，不懂的就問，不会的就做。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就自己动手来試驗育苗，第一、二次都失敗了，后来苗子虽然出来了，但不能附殖到竹片上去，技术員对我们說：“种海带刺激的時間既不能太长，又不能太短，太长太短都会影响游泡子的附殖。”于是我們就根据他說的办法，进行了試驗，终于成功了。育苗后，我們就到海里去放养。放养是一項艰苦的工作，必須連日連夜搞，一时不能停。起初我們晝夜拖，結果都累倒了，后来我們分做日夜二班，每人每天搞十二小時。通过四个月的苦学，我們就学完了平常一、两年才能学会的海带养殖的一整套技术。

我們学习回来后，在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帮助下采用玻璃片育苗的方法，进行了海带苗的暫养工作。不料，因港里的潮水很急，沒有养上几天，一百多張玻璃片被海水冲走了三分之二，只剩了三十多片。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我难过得連飯也吃不下，看到社員們的臉，心里就跳个不停，心想：“大家抱着多么大希望，把这样重大

的事情托付給我們，我們却沒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时，有些原来反对海带养殖的人，又說起风凉話来了，說什么：“蠣蟻島就是不宜养海帶呀；可以养的話，老早就养啦！”“不要动这个脑筋了，癩蛤蟆那能吃到天鹅肉啊！”这些人終究是个别的，大部分社員却鼓励我們說：“一次不成，第二次再来呀，試驗的东西，哪有一次就成功呀。”李書記則一面鼓励我們一面和我們一道研究，分析了桃花港的情況后，認為桃花港不适宜育苗暫养，可以考慮采取分苗养殖的办法。海洋水产研究所的同志也認為這意見很对。于是，就把剩下來的一部分殘苗移到虾峙去暫养了。

“苗”在那里暫养<sup>①</sup>了一个多月，生长都很正常。分苗的時間到了，我們象护理剛出生的嬰兒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它移植回來啦。开始，是根据大連“工”字形的竹架，3公尺长2公尺闊，三根毛竹做成的养殖架子。因为这里潮急，海水一涌，竹架就沉沒在海水中了，阳光就照不到海带，影响了生长。剛巧，我从樟州參觀回來，看到他們是用四根毛竹做成的長方形架子，虽多了一根竹，但不管潮怎么漲落，一排排的竹架始終浮在水面上，浮力就增大了。于是我們也改成了这个样子，試驗后，果然很好。困難一道道的克服了，我們心里也一天比一天快活。眼看海帶一天天的长大，更有說不出的喜悅。我們养殖队里的几个青年姑娘乐得成天合不攏嘴，天真的小英姑娘更是一天到晚唱歌，忘記了一切疲劳，丟尽了一切忧虑，逢到人就說：“你看我們的海帶喏，多好呀！再过几个月就能給你吃到鮮美的海帶了。”社員听了，也总是夸奖地回答：“巧媳妇，就能办出巧事呀！”

古曆三月半，正是大水，洶涌的潮水不断的上漲。原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烏云滿天，来了风暴，海洋掀起了数丈高的凶浪，船不能

① 暫养：暂时扶养。

开洋，人不能下海，我們管理海带养殖的十六个人个个发急，眼看着海带竹架被风浪刮得颠来倒去。暴风刮了整整一晝夜，我們的心也象竹架一样不安地晃蕩了一晝夜。这晚，我們睜着眼等天亮，看风势逐渐减弱，就立即把船驶到海带养殖海面，只見那原来整整齐齐的竹架，被风浪打得七歪八斜，仔細点了点，少掉二十多台；一台就有二千多条海带，二十台就有四万多条。我象失了魂似的，在海面上搖着小舢舨，急得团团乱轉。养殖队里的同志也顧不得有没有吃饭，就在附近的海面上找寻起来，有的在張网簷架間找到了几台，有的在岸边礁石上尋着几台……，忙了大半天，才找回了十余台，其余的被洶涌的浪濤冲得无踪无影，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养殖队的同志坐在工場里，平时欢乐的笑声好象也被这场风暴刮跑了，工場里寂靜而沉悶。“小英，唱一出越剧吧！”一个年轻小伙子說。小英臉上苦笑着說：“海帶都采去了，誰还有心思唱戏呵！”接着又是一陣沉默。我心里想：今后风暴越来越多，如果刮一次采去几台，几次风暴刮过不都采光了，怎么办呢？

小英姑娘是养殖队里最活跃最热心的一个姑娘，对养殖工作挺能鑽研；能唱能舞，还到揚州戏剧訓練班去学习过三个月。平时唱呀跳呀真象只小黃鸝，可一下子变得这么沉默。以后怎么办……？这时我的心情也象一縷亂网線，結头繞結头，解不开，一个勁的想。

“張网簷架为什么沒有采去？海带架却采去了？”

小英清脆急促、有含意的問話，打断了我的沉思，也提醒了所有的人們，沒等大伙兒发言，小英就接着說了下去：“我看問題就在这里，我們是十个海带架一个桩，張网簷架是一个架一个桩……，”還沒等她說完，大家就七嘴八舌的說开了話，一致同意小英的看法，認為桩少架多，吃水大，当然容易采走。于是很快的决定了明天繼續打桩。工場上又鬧騰起来了。

第二天，把桩头加紧了，原来十台打一个，改成三台打一个。后来經過多次风暴，个个架仍牢牢的浮在海面上。

为了使海带长得快、长得大、长得均匀，我們也改进了一些养殖方法。有一天，在洗刷海带时，我发觉竹架边的海带长得大，中間的长得小。我又把其他几台也看了看，一看都是一个样，我感到有些奇怪：同一台海带有大有小，是什么原因呢？我琢磨了半天也沒找出原因来，回到岸上翻了翻有关海带养殖的書，也沒有找到原因。第二天，紅紅的太阳剛爬上山头，我又搖着小船在海带架旁边找原因，只見紅紅的阳光照着竹架边的海带亮堂堂，中間的海带却在水底下黑沉沉，这就使我想起，海带是很需要阳光的道理。后来我又看了看別的几台，又發現露出水面的海带却晒死了，沉在水底的长不大。从实际觀察中我懂得了海带生长，需要阳光，但一定要在海水的表面層，不能深不能淺，更不能露出水面。于是又将原来竹筒上下交错四角成“十”字形連接的海带架，改为竹筒互相平行四角成“丁”形連接的海带架，并把棕繩拉直綁紧，不使它两头高中間低。这样每棵海带都能长得又长又寬又厚实。

接着，他又对我談起今年淺海养殖的收获和今后的打算，他說：“今年因为沒經驗，养得还不大好，估計可收鮮海帶一万二千斤，紫菜二百多斤，蜻子一万斤。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間，我們要养海带六百台、紫菜十五亩、蜻子三十亩；并利用小河、池塘养魚三十亩，还将人工养海龙、海馬。海龍和海馬都是名貴的中药原料，国家是很需要的。我們要叫大海獻上更多的宝，岩石开出更多的紅花！”

螞蟻島人民公社的渔业生产正面临着一幅美丽壯闊的远景！



## 鄒善清動腦筋

——編寫小組——

天剛朦朧亮，東方已經一片火紅，一霎間，海面上飄拂着的縷縷薄霧，被微風吹得無影無踪，鱗鱗微波，閃爍着耀眼的金光。海鷗追隨着漁船，一下俯冲下來啄食漂浮在海面上的小魚小蝦，一下又騰空升起，在空中盤旋飛翔，漁船穿梭似的來往在桃花港上的桁地間，夏天的早晨，桃花港顯得格外清新美麗。

近些日子，魚伙特別多，每天空船而去，滿載而歸，漁民們將捕上來的魚伙，揀好的、大的運往杭州、上海……，滿足城市居民對副食品日益增長的需要，把小的、次的送進舟山水產食品廠，製造魚粉，出口調換機器，大大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在這丰收的季節里，社員愉快地勞動着，心里充滿了喜悅，桃花港上洋溢着爽朗高亢的漁歌：

茫茫大海萬里浪，一望無邊成魚倉；

海上健兒魄力大，萬丈浪頭當平洋。

手執丈八櫓和槳，水晶宮里鬧一場；

黃金白銀滿船裝，氣煞東海老龍王！

充滿了干勁和活力的歌聲，沖破了晨空的寂靜，隨着有节奏的波浪，向祖國辽闊的海洋擴散。

桃花港桁地里的一只張網船，船上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小紅旗，船上只兩個漁民，一個中年漁民把着舵，船頭上站着的是個青年，

船到网簷旁边后，落下篷，开始紧张地撩伙<sup>①</sup>、倒伙。

船上的老大名叫鄒善清，今年三十四、五岁，他久經烈日曝晒的臉龐，閃射着黑而透紅的光澤，渾身壯實有勁，寬闊的肩膀，肌肉凸起富有彈性。他作事比一般人做的多，話却比別人說得少，黨交給的任務，从不討價還價，每次任務都完成的又快又漂亮，領導和群眾表揚他時，他總是說：“這是黨員應該做的事。”他是第一生產隊長，大躍進以來，他連走路、吃飯都在動腦筋想办法，搞發明創造，任何一個細小問題，他都會站下來呆呆的想上幾個鐘頭。有一次，善清“开夜落平”<sup>②</sup>回來，已經深夜了。他走到家門口，停住脚步，正要舉手敲門，忽然，一陣風吹來，打了个寒噤，回头看見晾衣竿上的一條黑褲子，一只褲脚管竹竿穿着，另一只褲腳管迎風拍拍响着，一忽兒右、一忽兒左，一会，两只褲腳管都被風吹得飽股股的，好象受着漲潮急流衝擊的漲網一樣，他想：要是張網也象晒褲子一样，一个簷架挂兩頂網，一上一下，產量不就可以提高一倍嗎？啊哈！一倍啊！想着不覺說出了聲，這時他早已忘却了疲倦，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跑到網司張和定家里，說出自己的想法。和定翻身跳下了床，兴奋地說：“好哇，這叫做樓上樓下網，保險大大增產。”第二天一試驗，果然比一柱漲一網增產一倍左右。這個辦法，立即在全社範圍內展开了，夏秋兩汛就為社增產十萬多斤魚貨。

站在船頭上的青年，兩手緊握竿子，輕輕的往水里一插，熟練地鉤起了一個黑颼颼的張網袋筒，飽肚肚的看樣子這網魚貨足足有一百二、三十斤，这么大的網筒，碰在別只船上非兩個人抬不行，但這青年却不費勁地把它提了上來，解開了袋筒繩，魚貨嘩的一下倒了滿滿的一籮筐。這青年叫李浪濤，是善清的得力助手，愛說愛

① 撩伙：撈漁網倒魚蝦的意思。倒伙也是同樣意思。

② 开夜落平：晚上出海生產。

笑，有話藏不牢。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早入了团，还担任了党的宣传員，干起活来猛打猛冲，象条海洋上的大鯨鲨，力气老是使不完。因为他們干勁足，产量高，所以这面写着“火箭”字样的循环红旗，就象跟他們攀上亲一样，四、五个月来，不曾移动过，社員們叫这条船是“红旗船”，并給善清起了个綽号是“三百岁”<sup>①</sup>，助手浪濤是“黃金牛”<sup>②</sup>。

“善清叔，坏了，海蛰来啦！”忽然浪濤惊叫了一声，看善清不作声，接着又抱怨地说：“他娘，海蛰来介早，这么旺的魚伙不就要泡湯了吗？……”

善清悶声勿响，两只大眼睛出神地看着簍筐里几个上白下紅，形似一頂“黃龙伞”的海蛰。

善清知道，如果按照慣例，海蛰来了之后，全部紧网都要解上兌繩网<sup>③</sup>。因为海蛰“来龙健”<sup>④</sup>，体又重，紧网易于爆破放直筒<sup>⑤</sup>，产量就要严重受到影响。一九五六年夏汛五月初水时，海蛰似山似泥涌进了近洋漁場，那时候魚虾也正在旺发，社員們捨不得把紧网解下来，結果三千多个桩头有一半爆破了。去年，一見海蛰苗头，就赶快把紧网兌上換繩网……。

善清心里盤算着：現在大跃进啊！产量越多越好，这样在水产事业上才能尽快地飞跃大发展。他自言自語地说：“要是把海蛰、魚虾一塊捕上来該多好呵！”

太阳斜照着，一陣一陣热起来，船板被晒得火热，善清擋着大櫓，圓圓的臉、拳曲的手指、黧黑結实的身軀，全被汗湿透了。他一

① 三百岁：寿长，知道事情多，聰敏的意思。

② 黃金牛：指力大的意思。

③ 兑繩网：換網的意思。

④ 来龙健：来的多而急的意思。

⑤ 放直筒：漏网爆破而成两头空。

动不了，汗水沿着凉帽带子涔涔地流下来，滴在船板上，这他都不在意，脑子里只是考虑如何能够把海蜇、鱼虾同时捕捉上来。

冰鲜船上传来了响亮的对话声打断了善清的沉思：

“老大，‘沙筛袋’里一百五十斤大米麻袋眼子太浪，米要往外漏咋办呢？”

“傻瓜，后舱不是有一只麻线袋，把它套进去不就行了嗎？”

这对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蓦地想到：要是繩网外面套紧网，海蜇被繩网兜住了，鱼虾漏到紧网里去，这样一方面不会爆破紧网，另方面又可以把海蜇、鱼虾同时漲上来，豈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嗎？”他想到这里，高兴极了，催着浪濤加紧撩伙。

浪濤仍旧是手不停地撩伙，嘴里一歇不歇地罵着、叨咕着：“呔！該死的老龙不听话，叫送鱼虾偏送海蜇来，当心老子捉住你，抽出龙筋当櫓带，剥下龙皮当雨衣……。”他正罵得性起，好象沒听清善清的話，善清大声喊了声：“浪濤！”浪濤回过头来看看。“快撩！快撩！早一点回去。”善清急促地催促着。浪濤知道善清一定有什么紧要的事情了，否则他不会催得那么急的。浪濤連忙抖擞精神，使出了平生的本領，手里拿着的箇子，忽上忽下的揮舞着，比提笔写字还来得輕快。剩余的十多个桩头，不到一支香烟的功夫都撩完了，撩最后一个桩头扑了个空。原来，一頂紧网被急流冲走了，潮急浪大，无处寻找，只好等第二天拿新网再去挂。船里堆满了鱼虾、海蜇，他們拉起了风帆，乘着南风，迅速回大埠头来了。这天他們到埠最早，秤完伙，善清連飯也顧不得吃，在网棚間偷偷地背了一頂紧网，一頂繩网；乘着平潮，一个人又把張网船搖向岸地，到剛才扑了空的桩头边停住了，他将两頂漁网一里一外的挂在空蒼上，停在那里看了长久，才回岸。等船靠攏大埠头，已經后半晌了。这时，他才感到有些累，手臂酸溜溜，肚子也噦哩咕嚕的翻起“石蟹”

来，但当他想到試驗成功了，将会替社大大增产的时候，从内心发出欢乐的微笑，身上又来了勁，迈着快步离开了船埠头。

第二天，善清一早起来，驶着漁船去撈魚伙。这天，风很大，小漁船一下被抛出几丈高的浪峯，一下又被拉进深淵的浪窩里。善清坐在船尾把着舵，心里老是惦記着緊网套繩网的事兒。船到桁地照例落了篷，摆上舵，叫浪濤搖大櫓，自己亲自出馬撩伙。第一网就撩那个試驗桩，撩起网袋不覺一楞。原来，头次試驗摸不准性道，繩网与緊网之間沒有留出一定的距离，使緊网悶水<sup>①</sup>，网衣被擦得毛茸茸，只漲进了少量魚虾和几只烏賊<sup>②</sup>。

浪濤目不轉睛地觀察着善清倒伙、撩伙那种利索的动作，他看到善清又創造出了新花样，心里好高兴。“善清叔，这办法好足了，你又为社作出了貢獻”，浪濤笑着說：“你真瞞得好紧，在老搭当地方也保起密来啦！等回我告訴技术研究委員會，叫他們好好的总结一下。”浪濤眨巴着眼睛頑皮地說：“我还要把你的經驗編成快板宣傳出去！”

“不要那样兴师动众，这点小玩艺兒算个啥，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城門打鼓。”善清阻止說：“現在我還沒有把握呢，要是一下子推开了，万一不成功，給合作社財产遭到損失，咋对得起大家呢？”

“小玩艺兒！全島四千多个桩头都用这个办法，一个桩头起码按增产二十斤計算，那末一潮就可为社增产八万多斤，如果全县、全省，以致全国所有近洋地区都推广，你看你要替国家增加多少財富……真是的，小玩艺兒！”浪濤一口气說出了成套的大道理。

善清再沒有話說了，他一面撩伙，一面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改进緊网套繩网，使既能保护漁网，又能增加更多的产量。

① 悶水：网目流水不快。

② 烏賊：卯目魚。

浪濤真的編了快板向大家宣傳起來：

說快板的開門就見山，  
說一說咱們隊長鄒善清。  
自从全國大躍進，  
挖盡心思動腦筋，  
昨天想了个新办法，  
繩網外面套緊網，  
魚蝦海哲大丰收。

.....

經浪濤一宣傳，繩網套緊網的事兒立即轟動了全島，并且作为一种新聞互相傳递着。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樣一來，實現夏汛大躍進指標更有把握了，”有的說：“這個辦法好雖好，可是買馬還是配鞍大，緊網被繩網擦破，反而得不償失，”有的說：“偷鷄勿着反餉一把米，魚伙漲不進，緊網倒烂糊，”各有各的說法。

這個消息傳到網棚間，“老補網”陳仕金知道善清又在搞什么技術革新了，又聽到一頂嶄新的緊網被擦毛了，這比割他的肉還心疼，他氣極啦，恨不得立時找到善清狠狠的痛罵他一頓。

在食堂里吃中飯的時候，陳仕金看見了善清，把飯碗蓬的往桌上一放，三腳二步趕到善清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大聲責備說：“善清，你這隊長在搞啥個鬼把戲，繩網外面咋好套緊網，如不快解上來，我剛裝好的一頂新網非給你擦得稀烂不可，”仕金伯頓了一下說：“你不忖忖自己是啥個身份，既不是大學生，又不是專家，想搞發明創造。”

善清聽了這席話開始感到惶惑，接着他想：大學生、專家也是人，他們能創造，難道我不能創造嗎？現在自己試驗的繩網套緊網，雖不能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如果稍微再改進一下，成功是沒有

問題的。”他又想起：上級黨經常号召我們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做，敢于战胜一切困難。想到這裡使他鼓足了勇氣。他一向是不大愛說話的人，現在再也耐不住了，說道：

“大伯啊！搞技術改革是为了多增產，要叫合作社好嘛！這……”

“叫合作社好，我看要叫合作社倒霉。”陳仕金打斷了他的話頭，氣沖沖的說。

“倒什麼霉，一頂緊網真的損壞了，我自己拿錢賠，現在已經試了就要試到底。”善清也粗聲粗氣的說。

把個老頭子氣得直跺腳，他知道善清是個說到做到，不開空頭支票的人。眼看橫說豎說都沒有用，把頭一扭，吃了半肚子飯，受了半肚子氣，往外就走，臨出門，還捎言帶語的說：“你是隊長嘛，咱管不着你。可是網棚間是我負的責，好吧！你要網我不給，看你怎么辦。”

善清吃飽了氣，他收拾一下碗筷正要往外走，浪濤迎面跳跳蹦蹦的走了過來。

“善清叔，到底給我找到啦，我把你的事迹向領導上匯報後，現在李書記要你談談經驗去呢？”浪濤絲毫沒有覺察到善清的心事，一把拖了他就往鄉里走。

善清被拉進李書記的辦公室，裡面擺設很簡單，一張靠窗邊的寫字台，放着几把竹椅子，跨進門檻一眼望見挂在正中牆上的毛主席像，陽光從透明的玻璃上射進來，辦公室里顯得格外明亮，這一切善清早已熟透了。但是今天跟往常不同的就是旁邊還坐着個舟山報記者徐光峯同志。

李書記見善清進來了，忙站起來迎上去，向記者作了介紹，然後搬了一把紅漆靠背椅，叫他坐在寫字台邊對面。

“老鄒，聽說你又搞了个新發明，喏！記者也在这里，把你的經驗和經過談一談吧！”李書記向記者嘮了一下嘴，微笑着說。

“沒有什麼經驗好談，我這樣的人笨手笨腳的”善清看了看記者謙虛地說：“我怕是緊網被擦傷了，要給合作社造成損失呢？”

“看你說到那里去了，想出了辦法，不交出來，這是保守思想啊！”記者風趣地半开玩笑半作真的說。

別的說啥都不打緊，就是“保守思想”这几个字，使善清立即紅了臉，他鄭重地說：“李書記，并不是我想出了辦法不交出來，就是怕還有不妥當的地方！我還要試一試，”說着，把自己試驗中的情況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記者坐在寫字台旁邊，從口袋掏出筆記本，嘩嘩地在作記錄，善清最後把群眾的諷言冷語，網棚間杜金伯不給緊網等等都向黨作了匯報。

“這是件好事情啊！善清。”李書記鼓勵着善清說：“大膽搞，一次不行再一次……。”記者打斷了李書記的話：“‘606’殺蟲藥也是經過606次試驗才成功的。”

李書記用嚴肅而又溫和的態度說：“共產黨員嘛，應該敢于向困難作鬥爭，以事實來回擊保守派、觀潮派。有困難黨會支持你、幫助你的，緊網問題等一歇我同陸社長去商量一下，單獨給你几頂作試驗網，損失了由合作社負責。”

黨的支持，給善清帶來了無窮的力量，他站起來信心百倍地說：“李書記，我保證不灰心，繼續試驗下去，試驗不成功誓不罷休。”

第二次試驗時，善清又把緊網的找頭比上次接上二、三尺，繩網袋筒剪短兩尺，使緊網與繩網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不但緊網不會再被擦傷、擦破，而且漁網‘悶水’的情況也可以避免了。果然，這一改成功了，幾個試驗池平均產量達到三百三十五斤，其中

光緊網漲到的魚伙就有一百三十多斤，比繩網平均一百一十斤的增產一倍以上。

鄉支部抓住了這個事實，立即召開了現場會議，會上由善清介紹了經驗教訓，以及操作過程中應當掌握的關鍵問題。到會的各生產隊長、技術老大都一致認為，只要緊網與繩網能夠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個辦法是行得通的。在擺事實講道理，辯通弄懂的基礎上，由李書記作了會議總結。首先他要求大家多動腦筋找窍門，與海爭魚，保證秋汛超夏汛。最後他要求凡是能够套緊網的生產隊、生產單位，那怕是一個桿頭，都要套上緊網……。”

散會後只一天工夫就有三百三十多個桿頭都套上了緊網，僅四天時間為社增產了九萬九千三百多斤魚伙。

這個消息又傳進杜金的耳朵里，這下可把他驚呆了，但他還是不服氣的說：“這樣說來，咱做了四、五十年的漁活，反倒成了外行啦。”

“不是是啥！”一個頭髮花白的漁民接住說：“老哥，再過些時候，這個創造，那個發明的越來越多了，小伙子們坐上了‘突突突’的小火輪，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再不能老是坐着破舢舨嗚啦嗚搖啦……。”

一陣爽朗的大笑代替了那老漁民要往下說的話。

# “多面手”姑娘

——編寫小組——

傍晚，战斗在近海漁場上的張网船，張着片片白帆映着晚霞，頂着风浪，从桃花港駛回螞蟻島。

在这帆牆似林的船群中，有一條張网船，帆篷飽滿，一馬當先，向着大埠头疾駛过来。周圍船上的漁民和岸上的群众，都以欽佩的目光，凝視着它。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人們的視線呢？我仔細一看，竟使自己也楞住了。原来坐在“后八尺①”把舵駕駛着这条漁船的是个年青的姑娘，看上去不过廿二、三岁，丰潤的方盤臉上，已經具有普通漁民特有的肤色——微黑透紅，在夕阳余輝映照下閃着光彩，穩重的神色当中露着微笑，那对水玲玲的大眼睛，緊盯着前方。汹涌的浪濤打打着船舷，浪花飛濺开来，洒在她的身上，她一動不動地坐在櫓前，右手紧握“舵牙②”，左手捏住“撩后③”，一下拉过来，一下又搶过去，漁船象匹被馴服的駿馬，乖乖地听憑女主人的擺布。

虽然看过“千女鬧海”的电影，和听说过漁区有大批妇女下海生产，但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是妇女下海不过是在船上当輪机手，或有搭配个把学习学习，“真生活”还得靠漁民。現在妇女真当起

① 后八尺：船尾把舵的地方。

② 舵牙：掌舵用的一根小木棒。

③ 撩后：风蓬背面。

“老大”来了，这怎么不使人惊奇呢！所以当船一靠岸，我就急不及待地爬上这条渔船，去看个究竟，船上第一生产队长鄒善清，滔滔不絕地告訴我关于这位姑娘的情况。

李亚戎生长在一个貧苦漁民的家庭里，从小就成天上山拔野菜，下海拾泥螺、捕螃蟹，一年到头野菜当饭，泥螺、螃蟹当小菜，連点盐也沒有，家里生活实在沒法过下去，因此，十二、三岁时就跑到沈家門当女佣，小小的年紀就受尽了打罵凌辱，嚐遍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好象是被大石压着的筍芽，見不到阳光，悶在地底下。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翻了身，反掉了地主、漁霸，亚戎家里一顆茁壯的幼筍，冒出了地面，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漸漸长大起来。今天，李亚戎已是一个懂得多种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同时，又是一个善于依靠群众、领导群众的好干部了。李亚戎的成长是经历过一段艰苦的鍛煉过程的。

螞蟻島一解放，亚戎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抗美援朝，土改斗霸的运动中表現非常积极，一九五二年就光荣的参加了共青团。

一九五三年李亚戎带头响应了党提出的“男人下海捕魚，妇女上山种地”的号召，帶領几个妇女第一批上山种地，但是却遭到島上許多人的反对，到处是諷言冷語。亚戎非但沒有泄气，而且还利用那些諷言冷語来推动大家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当时，亚戎見到姊妹們技术缺乏，就提議請队长在甘薯、棉花播种前开办訓練班，聘請几个技术最高的老农民来傳授农业技术。在实地操作过程中采取“师傅带徒弟，徒弟带生手”的办法。亚戎原来对农业是生疏的，經過一年的刻苦学习，不但学会了剪藤、牵藤、松土、收割等简单的农活，而且学会了一般老农才能掌握的农活，如棉花、甘薯等农作物的育苗、播种、施肥、扦插和副土等技术。

螞蟻島历来是个近洋張网地区，一九五四年合併大社后，发展

了远洋捕魚生產，五、六十個近洋漁民被抽調到远洋去了，如果要保持原來的張網桩頭，必須把網棚間會下海的漁民抽調出去投入近洋生產。那末網棚間的人員就要減少了。鄉黨支部注意了發揮婦女社員的作用，就研究決定叫亞戎帶領幾個青年姑娘到網棚間去學補網，代替出一部分男勞力投入下海生產，李書記還鼓勵她們：要為婦女今後參加漁農業生產作出個榜樣。

亞戎帶着四個姑娘去學補網，拜了老補網阿方伯為師傅。她們在網棚間碰到的第一道困難是手法不熟練，手里拿着的“梭子”和“網剪刀”老是不聽使喚，一手拿兩樣工具，不是把梭子當了剪刀，就是將剪刀當成了梭子，把漁網划破了。一個結頭教了四、五遍仍舊學不會。有人指桑罵槐的說：“算了吧！打個三眼結，學了半天還沒學成”，“婦女終歸是婦女，在家裏抱抱孩子，燒燒飯是內行，要干網棚間這活，還得轉世再投胎。”有兩個姑娘聽到了這些話後，哭鼻子流眼淚了，將梭子、網剪刀往地上一甩，噘起嘴就逃回家去了，臨出門還抹着眼淚說：“寧願在家燒飯補衣服，死也不再進網棚間。”亞戎上去想勸住她們，沒等開口卻被推了回來，要不是趕快扶住屋柱，差点兒摔倒。亞戎牢牢的記着黨鼓勵她們的話：要為婦女今後參加漁業生產作出榜樣！雖然，看到一塊來的五個人跑了兩個，心裏難過，但並不灰心，她怕還有兩個姑娘也受不住打擊，就去鼓勵她們，這兩個姑娘都是好樣的，她們說：“阿花、金珍家裏生活富裕，一向驕生慣養，現在在困難面前跑了回去，是不奇怪的，我們都是共青團員，一定要作好黨的助手作用，克服困難，堅決學會網棚間的全套技術，為婦女爭口氣。”就這樣，她們三個姑娘互相鼓勵，繼續進行着苦學苦鑽。白天，為了不打擾老師傅們的工作，除帮着曬網、整網外，一空閑就站在旁邊呆呆地看，或者從地上拾起一條廢棄的網線學打結頭。晚上，她們特地請劉阿定、劉連夫等几

一个青年网师，教她们怎样打结头，怎样编織魚网，又怎样并补旧网……等等。为了迅速掌握技术和不浪费合作社的灯油，她们将活计拿到月亮地下学。没有多久，在青年网师热情指导下，网棚间的一套技术都被她们掌握了。

李亚戎在网棚间经过一番苦鑽苦学，很快就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一个顶呱呱的老补网了。有一天，她在仓库里整漁网时，暗处翻出一籮“紅根栲①”来，她粗一看一根根的以为是甘薯。“谁这么不负责任，仓库里还放着一籮甘薯，浪费粮食实在太可惜”，背后的盛再康老汉哈哈大笑說：“看妳笨到这种程度，连紅根栲也不認得，还当是甘薯！”

原来，过去染网一向是用进口的中簿栲②，国家为了减少外汇，准备采用紅根栲来代替。上个月县总社把紅根栲带来螞蟻島試驗，社員們嫌它不上栲，怕染起网来网綫要发脆等，所以一直被禁闭在仓库里。今天被亚戎发现了，她問清了紅根栲使用方法后，当晚，洗呀洗的折腾了一夜，等燒沸栲水，把斬好的碎栲倒入鍋子里煮燒，直到鍋子里的泡沫消失和栲水成为血紅色后，拿来一片网綫試染，并将染过后的网綫浸入海水里，第二天取出一看，并沒有脫栲現象，网綫的堅韌程度简直象网絲一样，她心里一陣高兴，拿起网綫就撒腿往网棚間跑，嘴里嚷着：“紅根栲可以染网啦，紅根栲可以染网啦！”

就在这年十月亚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八年大办鋼鐵运动中，李亚戎又从网棚間被抽調去搞鋼鐵，全島三百多个妇女和将近四百个男社員，組成了一支強大的鋼鐵大军。公社党委为更好地发挥青年們的力量，就組織了青年

① 紅根栲：染网用的一种染料名称。

② 中簿栲：染网用的一种較好的染料。

突击队，亚戎担任了突击队副队长。一天，陈书记从县里开完钢铁会议匆忙赶到社里，向各连队布置连夜要建三十只土高炉，投入全国高产突击周生产，分给突击队建十只爐子。这个任务是多么艰巨啊！当时，建爐中的磚头很困难，乡、社领导为此而耽心。正在这时，亚戎挑着一担又一担的磚头往工地上送。采購員老林还以为是从魚粉队的基建工地挑来的磚头，急忙責問她。誰知亚戎却笑了笑，不慌不忙地告訴他是自己家里准备造屋的四百塊磚头。大家在她的带头影响下，都紛紛把打算砌屋、做坟的磚头獻出来送到工地，建爐的磚头很快得到了解决。接着，在陈书记的指示下，大家又發揮了革命干勁，順利地解决了缺高岭土的問題，这样，三十只土高爐一夜就建了起来。

爐子建成后，突击队员們把鋪蓋也卷到工地上来了，輪流激战在爐前。亚戎更是艰苦奋战，她从建爐开始，砸矿石、称料、裝料、看火色、拉风箱、捅风眼……等爐前操作的全部活計都无所不干，日夜不离工地，象指揮着一場激烈的战斗一样，帶着突击队员突击炼鐵。連續苦战了两天，突击队员們的土爐終于流出了紅紅的鐵水，为全国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任务，献出了一分力量。

公社成立后，李亚戎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共青团委副書記、公社副社长。虽然，社党委分工她負責文教卫生这条綫，她脑子里老是考慮如何把工作搞好，認為要搞好社員的文教卫生事业，光熟悉岸上的生产还是不够，必須要懂得渔业生产，何况自小生长在漁区，不会下海才怪哩！她时常呆呆地站在大埠头，眺望着濛濛的桃花港，稳稳約約可以看到近洋漁民，把魚伙一网一网往船上扛。美丽的大海引誘着她，丰富的海洋資源吸引着她的心。于是，她下决心要学会下海捕魚。

今年春季，亚戎乘近洋需要补充人員的机会，向党委說出了自

已下海的决心。公社党委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就到第一生产队长鄒善清張网船里先当“后舵娃①”，亚戎虚心向老渔民学习，鄒善清成了她的老师。

亚戎下海的第一天，虽然是风平浪静的好日子，但茫茫大海，无风也能掀起三尺浪，当小渔船乘风破浪驶出港口，就进入了滚滚的浪涛里。亚戎拉着队长問这問那，鄒善清和渔民們也耐心教导她，船越往外驶，风浪越大，风浪越大，船身搖晃得越厉害，亚戎开始学搖橹，可是，那橹就不听话，善清帮她按住橹，还是經常从橹柱上掉下来。一会，她放下橹，坐在船板上，感到头越来越重，象要倒下来一样，可是，她还是倔强地坐在那里，后来肚子咕噜噜、咕噜噜翻起斛斗来，酸水禁不住往外流，接着，大口大口吐了起来，早上吃下的饭菜都吐光了，还是吐，連“黃水”也都吐尽啦！这时候，只觉得天在轉，地在动，山在搖，她——暈船了。这天，她就这样体验一下海洋生活回了港。

亚戎脸色腊黄，踉踉跄跄地上了岸，许多人都为她担心，亚戎自己也感到下海这活并不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了。她想：炼鐵、种地……都有个技术关，下海可也有个暈船、搖橹关，这两关过不去，甭再想捕魚了，她决心先要过好这两关。

从此，每当蠻蠻島人們靜悄悄地陶醉在春梦里的时候，她就在大埠头的港口里学搖橹。开始几天鄒善清帮着她扶橹，告訴她左手怎样握橹，右手如何捏橹带②，怎样用力……等等最基本的知识，一面講一面練，后来就独自練，学会一个动作，她心里就高兴。尽管四肢酸痛发麻，仍坚持着每天晚上学，手掌上磨起了血泡，她从不哼一声。日子漸漸长了，亚戎消瘦了許多，本来天生的一对大

① 后舵娃：船上的練习生。

② 捏橹带：握住系船橹的繩子。

眼睛，現在显得更大了。父母怕她累出病来，心疼的不得了，几次三番劝她不要再去干漁活，但她却满不在乎的說：“怕啥，我不是仍旧好好的嗎？我臉上的肉跑到两只手臂上来了。”的确，經過一番苦學苦練，亞戎的两只手臂鍛鍊得粗壯結實，并且能灵活掌握大槳了。下海的头道难关——暈船、搖槳被冲破了。随后，就急着要学习技术了。在船上她虛心地向別人学习，起先干些搖头槽、拔蓬、擋大槳等輕活，后来在队长鄒善清和漁民們的热情帮助指导下，逐步干起扎綆打桩、駛船撩伙、兌网掺簷<sup>①</sup>……等技术性較高的重活来，沒有多久全套漁活，她都能熟練地掌握了。

李亞戎不但是各項生产的能手，而且在各項运动和工作中还是个干練的組織者和积极参加者。在粉碎反党小集團进攻中，是个立場坚定、斗争坚决的勇士；在軍民聯防中，她是拥軍优屬的模范，也是保卫海防的优秀民兵，由于她勤学苦練學習軍事技术，已成为一个优秀的步槍射击手；在卫生运动中，她帶領着全島妇女，苦战了六个月，先后实现了“八无島”“健康島”；在綠化运动中，她领导着广大妇女为綠化、香化、美化海島作了重大努力，使島上光禿禿的龜头山，成为柳条成梢、芬芳美丽的海上桃园了。

亞戎在不斷的刻苦鍛鍊中成长起来了。

鄒善清同志亲切地介紹了李亞戎同志的成长过程以后，又介绍了地委書記表揚舟山妇女的一首詩，說明舟山的妇女，正向着徹底解放的道路迈进。詩曰：

舟山妇女真能干，  
个个赶过男子汉，  
上山种出万斤薯，  
下畈种稻产双千。

①兌网掺簷：換漁網，把漁網的竹架子用繩索系在槳头上。

近洋張网搖舢舨，  
远洋捕撈开輪船。  
紡出麻繩象絨綫，  
織成漁網似花邊。  
大搞鋼鐵建高爐，  
亦工亦农样样全。  
又學文化又練武，  
巩固国防最前線。

## 技术革命的尖兵

——賀斯福——

螞蟻島自开辟以来，一直用原始式的小張網生產。这种网具象西瓜子一样，口小身短，兜海面積不大，在漲潮時漁網被急流一冲，网張开象喇叭，魚虾隨着潮水流入口，在网底一碰打一个弯，又被冲了出来；在緩潮期間，魚虾进进出出，产量很低。但是，过去愁吃愁穿，誰也沒有心思去改进它，也沒力量改进。因此，一年又一年，一代傳一代，大家就認為用这种网生產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外地船只从螞蟻島駛過時，船上的人却給編了一首順口溜：

張網象喇叭，	魚蝦進出快，
一桩張一口，	百桩一小籠，
求天拜菩薩，	越求越背債。

解放后，漁民當家作主，在党的正确領導下改正了这些落后的生产工具，提高了魚产量。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以來，改进和創造了許多捕魚工具，产量更是成倍地增長。拿一九五八年夏汛來說，全社三百個試驗桩平均張上四千六百斤，最高一桩張六千斤，其中盛再濤創造的大板子网一潮就張一千一百十七斤，获得了大面积丰产，夏汛平均每桩一千八百斤。这些产量虽不算高，但和以往一桩張一口比較，也確實跃进了不少。請听螞蟻島人們的歌頌吧：

社員干勁加鑽勁，	張網工具大改进，
漁業丰产創紀錄，	門口港里湧金銀，

如今不求天保佑，家家吃穿不用愁。

螞蟻島人民在大胆革新漁業生產技術方面的動人事蹟是很多的。這裡介紹的是在改進和推廣蝦板子網中伯姪競賽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夏汛，盛再濤參加專區漁業參觀團到山東參觀取經。他一路上都在回憶着鄉親們對他的期望：“再濤，趁這個好機會，多看看人家的，多帶點經驗回來。”到了山東，看到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漁網，他特別仔細地聽人家介紹，看人家操作。他簡直想把他所看到的東西都象拍照一樣，記在自己的心裏。有一次，他聽人家介紹蝦板子網產量高，又不影響繁殖保護，就決心要把這種網帶到社里試試。為了徹底學好，晚上其他同志都休息了，他又跑去請教。他把一點一滴的經驗都記在自己的小日記本上。在他的日記本上畫滿了標有尺寸的圖樣，有詳細的說明。不了解他的人，一定以為他至少是個初中畢業生。其實，他解放前還是個“亮眼瞎子”，從沒進過學校門。一九五四年才摘掉戴了十多年的“文盲帽子”。他記了畫了還不放心，第二天又去實地參加操作，直到扎綱、打桩、馬簷<sup>①</sup>、挂網、撩伙、拷網、補網……等一系列操作過程都摸遍了還不放心，回來時還帶來幾頂蝦板子網作樣子。

再濤一回到家乡，和他差不多年紀的青年伙伴就拉住他的手問個不停。恨不得讓再濤一下把學到的經驗、辦法都講出來。

再濤看了看熱情的伙伴們問着，鬧着，爭着，不知怎麼回答好，只是不住點頭、笑着，算是回答。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大家的包圍，向着大家說：“我要馬上向李書記匯報去，等匯報完了，再詳細告訴你們怎樣提高產量。”他邊跑邊回過臉來向伙伴們打招呼。

第二天，試驗板子網的事轟動了全島，社員們都爭着來看。這種網具誰也沒經過，有贊成的，有反對的，也有搖頭晃腦既不表示

① 馬簷：把架漁網的竹架子用繩索系在椿頭上。

反对又不表示贊成的；有的用脚踢踢，用手摸摸板子网，挑剔着“八子网”毛病，說：“背网勿漏水，复网开天窗，啥个魚虾勿逃光。”“張网張一世，这种漁网头趨見，不用說張伙，看看也不行。”“試驗試驗，試驗个屁，只有吃饱飯沒事作的人才会去干这种蠢事。”李書記站在群众中傾听着人們的反映。正在議論紛紛的时候，一个老汉突然从人群中挤到漁网跟前，仔細打量了下漁网，搖搖头，对站在网边的再濤說：“濤，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怎么去干这种蠢事”，他又看了看剛才反对的几个人，“要是吃了飯沒事做就到涂里拾泥螺也比这个强呀！”人們的視綫立刻都移到这个人的身上。这老汉叫盛俊洲，是再濤的嫡亲大伯，从小当雇工下海捕魚，上岸补网，海里生，船里长，网棚是他家，因此，不論燒烤結网，开洋打椿，扎綆摻簽都是一个出色的老把式。他今年已經五十六岁了，干起活来却象头大水牛，小青年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負責的船头，产量总是社里的頭排角色。他不服老，常常把下巴刮得光光的，好使自己年輕些。青年人在他眼里都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娃娃。人倒是个好人，只是有个脾气，遇着不合意的事，說話象放銅鏡<sup>①</sup>，一点上引子就要轟隆轟隆放个完。因此，大家又叫他銅洲伯。这时，他見再濤不說話，眼睛直楞楞地看着他，命令似的說：“开玩笑！这种网，那能張伙！快收起来！別糟蹋社里的錢。”

再濤站在漁网旁边，听到富裕漁民、老頑固一个勁地在說板子网这不好，那不行，心里早上了火，偏又遇到銅洲伯，又說他糟蹋社里的錢，真是灶火洞里拉风箱，火更大了，气得要炸，扫視了周圍看热闹的人群，正要发作，突然，看到李書記在人群中，向他看着。他这才想起了昨天汇报时李書記对他亲切的指示：“試驗板子网是件好事情，但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时候要沉着，不要动不动就来

① 銅鏡：古时的一种火炮。

气。”于是他就抑制着怒火，說：“大伯，板子网成本低，产量高，又能保护魚苗，怎能說糟蹋合作社的錢呢？”

銑洲伯刷的板起了皺紋縱橫的臉教訓似地對他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娃娃，不知天高地厚，我活了半輩子也沒有看到过这种漁网。”

再濤見大伯也不信板子网，板起了臉，叫了声大伯，粗声粗气地說：“天下事你沒看过的还多着呢？”銑洲伯的臉更紅更黑了，“是啊！多着？”說着，突然提高嗓子冲着再濤說：“从我手上出去的网，比你見的多，吃的魚比你捕的魚还多。”停了停，嚥下口唾沫又挑战性地說：“你这种漁网張百个，还不如我張一个。”

再濤緊接着說：“大伯，你說話當真不？”

“当然囉，話不当真还不如放屁？”

“不要你百个頂一个，大家硬碰硬，一个頂一个！”

銑洲伯連說“好好”，眼睛不斷地在人群中扫視着，看到了李書記，忙大声招呼道：“大根，来！你來作个証，我就信共产党和毛主席，不信这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娃娃，秋汛开始，秋后結帳，产量比不上他，我自备红旗一面，敲鑼打鼓送到再濤面前。”說罢，举起右手豪爽地說：“来！我們伯姪两个，都是揷倒头彬树<sup>①</sup>出身的，还是接着老規矩击掌为定。”李書記看了看再濤，意思在說：小伙子敢不敢？接着，迅速地挤出人群，笑着对銑洲伯說：“大伯，真要比嗎？”

“嘿！我在你書記面前，几时說过假呀！”

“可是你要知道，再濤他們是听党的話才这样做的呢？”

銑洲老伯突然楞住了，刚才的气好象也消了一半，他看看周圍的人們，只見他們交头接耳嘁嘁喳喳的在議論，听不清說些啥，他嘆了口气，緩緩地說：“党叫做的，这不会錯，不会錯！可这些‘嘴上

<sup>①</sup> 插倒头彬树：泛指漁民攀能的意思。

「沒毛，办事不牢」的娃娃恐怕不行吧！”

和再濤同船头的两个青年——再忠，再成輕声的催促着再濤，再濤跨上一步說：“大伯，不用管行不行，比一比就知道了！”

李書記接着說：“对！你們两个就來个船头竞赛吧！”

这时，人們的眼睛都盯着再濤和銑洲伯，場上靜悄悄的。再濤和銑洲伯互相对视着，同时举起了粗壮有力的大手，拍的一声紧紧地握住了。

再濤和銑洲伯两人当众击掌为定，要比个高低。为了看出产量上下高低来，他們两条船各三个人，管三十五个桩头。再濤心想：如果产量比不上銑洲伯，自己臉沒处放是小事，影响党的威信，挫折今后渔业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开展是大事。所以扎綆栲草，裝网染网，掺管兌綆……全部操作規程，都絲毫不差地按照山东样式进行。再成，再忠两个青年人也勁头十足，样样都学着再濤做。他們的共同願望是要胜过銑洲老汉，讓全島人看看新技术是不是比老办法强。

銑洲老汉却另有主意，他想，憑我真本实力，对付你們这几頂漏底网，不是說吹牛，只稍下一半功夫，就能远远把你們拋在后面，何況自己的对手又都是些娃娃。哼！到那时候讓你們看看到底誰行！但他想到再濤那股子牛勁，也不敢大意。他把桩头打得十二級台风也拔不动，网搏得四平八稳，每一件事，每一样零星工具看了又看，查了又查，只要稍微有一点毛病，都要重新返工。开早洋，撩夜落平更比青年人巴結<sup>①</sup>。他为了摸一下板子网的底子，还独个儿把船搖到再濤的析地里，看了看他們掺管、挂网的情况。

一場新老手的激烈竞赛就这样展开了。夏去秋来，古历五月二十三日打桩，二十五日挂网，六月初一秋季第一次撩伙开始啦。

① 巴結：劳动积极的意思。

头潮再濤每桩只張四、五斤，銑洲老伯每桩却有三十多斤。开洋回来，張网船都停靠在大埠头，岸上圍滿了人群。銑洲老汉看看放在海滩上几十籠象銀子一样的带魚絲，楓树叶，金黃閃亮的“梅子魚”，七須八脚的“烏賊”、“望潮”和正在嘩嘩剝剝跳动着的紅白活虾，乐得合不攏嘴。再濤的張网船和銑洲伯相隔五、六个船头，船头边放着三、四籠魚虾。他們几个人羡慕地望着銑洲伯。这时候，反对板子网的人出来講話了：“大头底板眼子介稀<sup>①</sup>，咋会張伙呢！”“張这网算我們社員倒楣，魚伙黑白沒看見，亏了本我們倒霉。”“內行生意不可丟，外行生意不可做，这种网具在山东好使，我們这里是团团轉、流又急的水磨潮，根本不行！”銑洲伯站在魚籠邊朝着大家笑，富裕漁民李菊昌在銑洲伯身旁的魚籠里拿起个面盆般大的鯧魚在空中搖晃着，拉长高嗓子說：“嘿！好大的鯧魚，要是鑽进板子网里，早溜跑啦！”接着一陣淡笑后又添了一句：“板子网不会張伙嘛，及早兒緊网拉倒，免得以后賠本貼工分。”銑洲伯歛住了笑容，沉下臉一把上去夺下了李菊昌手里的鯧魚，“拍”的丟回籠里，瞪大了眼看着他，好象裝滿藥的銅錠点了引子，立刻要通通通爆发一样，李菊昌本想打击一下再濤这班青年，为老汉打打气，誰知却抹了一鼻子灰。

正弄得騎虎难下的时候，旁边一个人拉了他一把，說：“你別胡扯了，人家还要爭模范呢。”边說边溜走了。

再濤等听到这些諷言冷語，心里觉得挺难过。急性子再成氣得瞪着两只銅錢般的大眼睛，朝着李菊昌“呸”的吐了一口唾沫。

李書記对青年人試驗的板子网很关心，他特地赶到大埠头来看第一次試驗情況。李書記看到銑洲伯滿滩魚虾，笑着說：“大伯，你真象个黃忠老將，第一潮就打了个漂亮仗。”

① 大头底板眼子介稀：漁兩口子的湖眼很大。

銑洲老漢見書記表揚自己，又露出了笑容說：“李書記，离一斤半还远着呢。”

李書記邊說邊朝着再濤的船頭走去。他們見書記來了，都迎上來圍住他。

“李書記，板子網怪極啦，在山東我明明看它產量很高，一樣的網，同樣的活，到了這裡產量就是不高，你看怪不怪？”再濤焦急地說着，“怕搞不成，給社帶來很大的損失那就糟啦！”

“頭潮能張上这么些伙也算滿不錯了。”李書記安慰着再濤，沉思了一會，說：“網一樣，操作規程一樣，產量不一样，這裡就有問題，是不是犯了生搬硬套的毛病，你們仔細想想看，這裡和山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這一下提醒了再濤，他搶着說：“對！有不同的地方，剛才他們說的真把我氣炸了，不過我們这里是水磨潮團團轉，這話後來一想也有些道理。”

李書記說：“是呀！這些人骨子里反對我們推行新技術，但只要我們沉住氣，他們還充當了我們的‘好教員’呢！”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李書記輕輕說了聲：“走，向銑洲伯學習學習老經驗去。”再濤他們起先怕失面子，擺擺手不肯去，看李書記头里走，也就硬着头皮跟着走了過去。李書記知道青年人不好開口，首先搶着說：“大伯，向你學習經驗來啦！”

銑洲伯看到再濤船頭的產量那麼低，心里並不高兴，而且為再濤耽心，特別是聽那些富裕漁民幸灾樂禍地嘲笑，心里就更加難過與着急。他想把再濤系網的毛病指出來，又知道這些娃娃也有一股子牛勁，指出來後，如果產量真的超過自己，秋後敲鑼打鼓送紅旗才難受呢！因此，終於沒有說出來。經李書記一說，心里豁的亮了，連連責備自己太糊塗。再濤也誠懇地笑着說：“大伯，張網這活你是老把式，我們比賽是比賽，有什么毛病還要你指點指點呢！”

再忠站在一旁插嘴說：“大伯，你還生我們的氣呀！”再成說：“大伯，你織的網比我們見的多，有啥經驗也該傳授傳授！”

銑洲伯聽這個叫大伯，那個喊大伯，并沒有看輕自己，心里一乐，話象竹筒子倒水似的嘩嘩地說了起來：“我這笨手笨腳的人，有啥經驗好傳授啊！我也是听爷爷說的，張虾的网二股邊索一定要結到當半柱<sup>①</sup>，使魚網成個扶梯樣子，這才適合虾往上跳，魚往下鑽的特性。我看了一下你們挂的網，邊索却結在下半柱，同三杠一樣，直來平行，看來這是產量低的主要原因吧！……”銑洲大伯滔滔不絕地說着。

再濤等幾個青年個個稱贊大伯的話有道理，暗暗佩服這老漢有經驗。

李書記說：“小伙子們，再下點苦功鑽一鑽新技術，多向大伯學學老經驗吧！”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說什麼好。最後，再濤說：“大伯，謝謝你提醒了我們。”說罷，就告別了老伯，向自己的船頭走去。

按照銑洲老漢的提議和本地漁場情況，再濤等又重新調整了挂網的方法，果然產量比上次提高了，但板子網的性能畢竟還沒有摸准，接連十天，產量都低於緊網。第一水結束，結了賬，緊網平均每柱二百七十斤，板子網每柱只產七十斤。一天開洋回來，再成苦笑着對再濤說：“再濤哥，看樣子咱們送紅旗是肯定的了。”說完就扭過頭看着銑洲伯那船頭上的魚貨。“送不送現在還沒有定局，秋汛三個月時間還長着呢。”再濤笑了笑繼續說：“別看大伯產量高，可很大一部分都是幼魚，這對繁殖保護是不利的。而咱們呢？雖然產量暫時低些，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蝦……。”

① 當半柱：漁網架子上的一根竹杆。

② 三橫：用三根毛竹做成的漁網架。

“只要不送錦旗不丟臉就行了，管它幼魚不幼魚。”再成有些不高兴的回头頂了一句。

“老毛病又犯啦！还想去見毛主席哩！”再濤严肃地說：“上級号召我們要保護魚苗，這虾板子網就是既能提高產量又能保護魚苗的新技術，同志，把眼光放遠點，應該為長遠利益打算。”

“再濤哥說得對，魚苗是咱們捕魚人的命根子，俗語說：‘吃食不留種，餓煞無人墮’，現在如果把幼魚捕光了，將來魚就要斷子絕孫。”接着用批評的口氣說：“團小組會上每次給你們提出來：要經得起考驗，不怕打擊，凡事要沉着，不能急躁。你呀！老毛病就是改不掉！”

再成紅着臉不聲不響的低下了頭。再濤看他不說話了，轉口說：“算啦，以後注意點就是。共青團員要有勇氣，要注意在各方面當好黨的助手。”再濤看李書記從大埠頭朝他們船頭走來，用手指了指說：“你看李書記對咱們試驗多關心。”李書記走近他們，看了一下再成，亲切地說：“怎麼，第一回合失敗了就泄氣了嗎？”再成抬頭說：“沒有泄氣，氣得肚子都脹了。”他眼里還含着淚水，却笑了起來。大家開了一陣子玩笑後，再濤就一本正經地說：“李書記，你來得正好，我本來想把昨天夜裡想的關於進一步改正板子網的意見向你匯報……”

“你這秀才真會動腦筋。”李書記笑了笑搶着說：“說說你的改進意見吧！”再成這才活躍起來，趕緊把臉轉過去，神秘地問：“再濤哥，快說說，到底咋改？”

再濤輕輕地在他的腦袋上拍了一下說：“慢着，心慌吃不了熱粥。”他卖了个关口<sup>①</sup>，才慢慢地說：“山東板子網沒有找頭<sup>②</sup>，却

① 卖了個关口：即買關子，懂得事不直說。

② 找頭：漁網上面的紐條。原頭同。

有八个原头，我們如果改它四个找头、五个原头，这样产量不仅能够大大提高，而且还可以減輕劳动强度。”

再忠兴奋地接着說：“对！我还有个补充意見，山东板子网是棉紗，桐油网面，草繩网底，我們何不改它棉紗桐油网面，絡麻网底，使底网不会象現在那样經常被摘脫，既損失合作社的财产，又影响生产。”

再成乐得揮着两手說：“这下找到窍門啦，赶过銑洲伯沒問題了。”

“哈哈！三个臭皮匠，胜过諸葛亮，這話真不假。”李書記笑着說：“这个意見我贊成，不过，还要提一个問題，那就是改成功，产量高了，要防止翹尾巴，沒有成功也不要灰心喪氣，同时，还要多虛心地向老年人請教。”

大家齐声回答說：“一定听党的話，戒驕戒躁，虛心学习。”

三个人按照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趁着小水季节，把所有板子网都解下来，突击了三天二夜，改装好了，又挂在原来的桩头上。

挂完网，剛剛赶上六月半大水，这下魚伙果然大大增加了，十五日一潮，再濤那条船就滿滿地裝了一船鮮紅虾、白水虾和飯虾……。再成高兴得跳了起来說：“好哇！現在也叫他們看看咱們的了。”

这天攏洋<sup>①</sup>，再濤的張网船靠在最前面。再成在海滩上有意地把魚簍排得长长一大串，好讓人家看看，板子网到底趕上来啦。

銑洲伯的漁船在前面，排在再濤后面的一条張网船上有个社員焦急地說着：“糟糕，迟攏洋了一步，前头排了这么大大个主兒，等他一只船头过完秤，准得一天！”

秤手提着大秤走过来，看着再濤船头边那么多，怀疑地看了看再濤，大声問：“过秤啦！这是啥人船头的。”

① 攏洋：即靠岸。

再成站在船头边，大声說：“看不出来嗎？凡是伙里沒有帶魚絲、楓树叶<sup>①</sup>的准是板子网的！”他把“板子网”三个字，說得格外响亮有力，然后用誇耀的眼色看了看周围的人們，彷彿向大家說：別再看不起板子网啦！往后准把你們拋得远远的。

人們听说是板子网的，都大吃一惊。板子网产量一向最低，今天为啥却变成最高了呢？后面的人都拥上来，探着头看看，七嘴八舌地詢問着板子网高产的原因。

再成早想找机会說一說板子网的好处，可是由于过去产量低，說也說不响，只好悶在肚子里；現在經大家这么一問，立即滔滔不絕地講了起来。他講了再濤改进板子网的經過，中航再忠如何提合理化建議。講了板子网所以背网网目紧，是因为这样适合虾往上跳的特性。复网网目大主要是小魚进网后，在背网一触馬上往下逃了出去，这样对繁殖保护有好处……等等。从头到尾詳詳細細的講了一遍。銑洲伯也挤在人群里靜靜地細听了再成的講述。他暗暗地为板子网的試驗成功、为这一群年青小伙子的干勁而高兴，但一想到秋后送紅旗的事，心里未免有些惶惑起来。等秤完伙一結賬，板子网平均每桩六十五斤，銑洲伯每桩只有三十九斤，他更加不安起来。那些原来尽挑剔板子网毛病的漁民，这时也点头說好了。富裕漁民李菊昌开始探了探头，一看再濤船上排滿了伙，吐了吐舌头、縮回了头。可还不服气地說：“这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下潮就不会有这么多啦。”但事实正好和这些人的想法完全相反。板子网的产量更高了，一个桩六、七十斤，七、八十斤不算高产，最高一天达到两、三百斤。銑洲伯的产量虽然在全社來說也是数一數二的，但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两下一比較，就差得多了。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秋汛結束后，在評比以前，銑洲

① 楓树叶：一种鱼类。

伯早已偷偷地請人把秋汛的总产量敲了敲。結果是：全汛共产九万一千斤，每桩不多不少二千六百斤。这个高額丰产数字，远近島嶼，老少三輩都从未听到过，更未見到过。他滿有把握地想：“板子网虽好，但前期产量低。保叫你們把紅旗送过門来。”

評比那天，銑洲伯天蒙蒙亮就起了床，点上灯，刮了刮胡子，換了一套簇新的毛兰布衫褲，脚上穿一双黑哩噏面子的反毛底布鞋，匆忙地喝了二口水泡饭就兴冲冲地跑到會計办公室等着了。

沒有多大一会，乡党委書記李大根、盛再濤、再忠、再成都来了。他們跨进門檻看見銑洲伯忙打着招呼：“大伯，你早啦。”銑洲伯滿臉笑容地說：“剛到！剛到！”来看这場竞赛究竟誰輸誰贏的人，陸續走进会計室，刹时把会計室挤得满满的。

在会計作最后核算的时刻里，会計室里是靜悄悄的，只听得算盤珠子滴答滴答响。当核算完毕，会計就高声地唸道：“盛俊洲，秋汛总产量共九万一千斤，每桩平均二千六百斤。”刚唸完就响起了一陣热烈的鼓掌声。掌声一歇，人們就唧唧喳喳說起話来了，有的說：“每桩二千六百斤，这下再濤赶去吧！”有的說：“我胡須長了尺把长，也沒听到过这么高的产量。”有的說：“这老汉真有两手，叫产多少，就产多少。”富裕漁民李菊昌依着門框，哈着香煙說：“再濤輸了可不能賴紅旗！”

再濤和銑洲伯好象并沒听见这些話，两眼紧盯着坐在写字台上的会計撥着算盤珠子的手。只見算盤珠子上上下下来回跳动着，发出了急促滴滴答答声音，他們的心比算盤子跳得还快。会計复核了一遍，露出了笑容，朝李書記看了一看，李書記看了看再濤，笑着点了点头，富裕漁民李菊昌看这情况，蹑手蹑脚地溜到門外去了。

人們緊張地靜听会計兴奋地大声唸着：

“盛再濤，秋汛总产量十八万五千五百斤，每桩平均五千三百斤

斤，比盛俊洲每桩高二千七百斤。”人們一股勁地鼓掌，銑洲伯覺得自己的臉熱辣辣的，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他帶着又慚愧又激動的心情，拉着再濤的手說：“濤，你大伯腦筋太古啦！今后得好好跟你學習學習新技術。”

再濤忙說：“大伯，張網這活兒我還差得遠，要不是你給我們指出毛病，產量那能有這麼高！今后還得多開導開導才是哩！”

忽然，銑洲伯和再濤一齊走上前去，左右握住了李書記的手，激動得說不出話。李書記看看他倆，又看看大家，說：“你們倆都是好樣的，新技術要大力推廣，但也要學習老經驗，新技術和老經驗靈活地結合在一起，就能出高產！”

銑洲伯對再濤說：“濤，這回大伯輸了，你把新技術教給大伯，我們倆個再來比賽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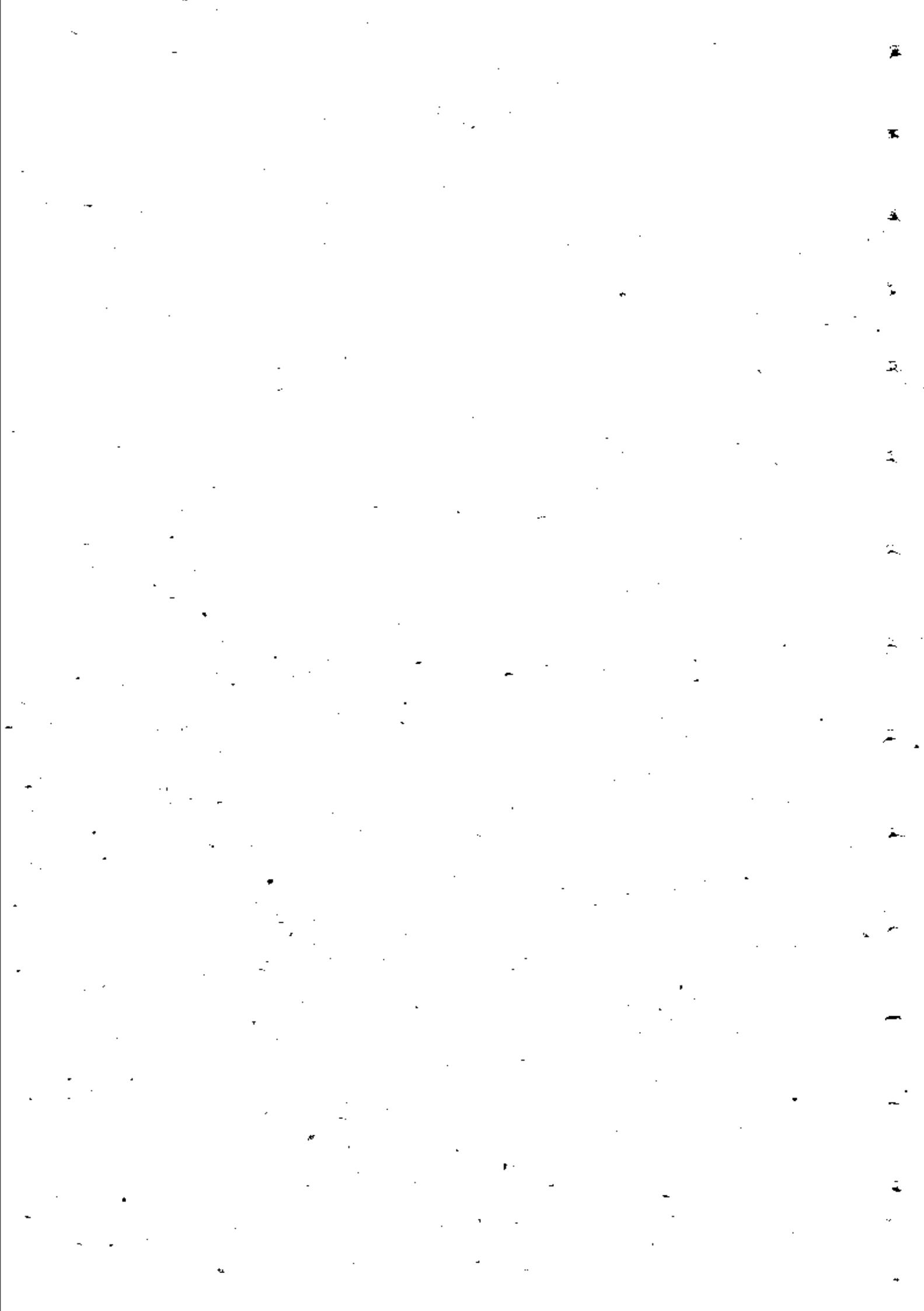
再濤樂得跳起來說：“好呀！好呀！”略停片刻又說：“不過，以後的目標是實現萬斤桩，爭取上北京。”“我都同意。”銑洲伯又向李書記說：“還是你做公証人。”李書記爽朗地笑着點着頭。

會計室里象剛開鍋的熱粥一樣沸騰起來，笑聲，掌聲……一片歡樂的氣氛。

不久，全社推廣了一千四百多個板子網。

年青的共產黨員盛再濤同志，牢牢记住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他經過了兩年的虛心學習，刻苦鑽研，一九五八年試制成功了大蝦板子網，創造了一網一潮產一千一百十七斤的高產記錄，全年每桩平均產百擔，實現了“萬斤桩”的諾言，光榮地代表全社青年出席了一九五八年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代表大會，見到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第四部分  
螞蟻島的新階段



## 海上业余中学

——编写小组——

一九五八年的秋汛结束时，蚂蟥島公社的一队队远洋漁船，載着丰收后漁民的欢笑，回港来了。漁船离开了玉盤洋漁場破浪前进，回蚂蟥島来。虽然，陣陣秋风送来了寒意，但是煦和的阳光仍把船板晒得暖烘烘的。漁船都敞着帳篷，有的船面上聚着一群皮膚黧黑，身體強壯的漁民，他們有的捧着書本，有的膝蓋上擺着講義夾，全神貫注地凝視着挂在桅杆上的一塊黑板，听教師在講課。有时，教師講完了，漁民們爭先恐后的提問題，教師也一个一个的回答着。这就是蚂蟥島公社海上业余中学在上課。

走在船队前面的是二艘青年号机帆船，漁民們三五成群的东一伙，西一伙，有的依着壁壳登，有的坐在船头温习功課，有二个青年坐在船尾。他們有的手里握着自来水笔慢慢地在紙上写着，有的眼睛死瞪着書本，好象要在書本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不肯松眼，坐在船头的三个人在細声的交談着。

“树标，我們这些娘肚子里出来沒有唸过書的柯魚人，今天在船上讀中学，你說变化多大啊！”一个青年感慨地說。“是吆，不要說我們現在学的四則应用題，約分、道分这些沒听到过，就是几个阿拉伯字也写得象蚯蚓爬一样。”名叫树标的青年回答着。

这时，一个臉色微紅，身體健旺，中学生模样的青年从船尾走过来，他边走边問：“你們那个学习組四則应用題全做好了嗎？”“我們都做好了，鄒老師，你來指教指教吧！”树标說，“嘿！老师、学生

不是脚碰脚嗎！如果講柯魚，你得好好教我呢！”“柯魚，這是笨生活，一學就會，不象你們高中畢過業的，要是你再拿出一個大代數題出來，我二只眼睛一定要瞎盯了。”“柯魚好學，那麼文化為什麼不好學呢？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娘肚子里出來就有文化的，他也是慢慢學起來的……”老師一邊走一邊說，一邊接近了樹標手里的那張習題紙，細細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在查看着，當他確認沒有錯的地方時，高興地拍着樹標的肩膀說着：“門門做對，今天你是機帆船上的老大，又是學習文化的先鋒，真是雙喜臨門。”說得樹標不知回答什麼好，船上人帶着欽佩而羨慕的眼光停留在樹標的臉上。這個只有二十七、八歲的機帆船老大，過去是個大字不識的全文盲，連阿拉伯字母也難以分認出來，他活了二十多年沒有跨進過學校門，十來歲就幫給人家做活，到了十五、六歲就一直跟着他的父親在近洋漁場上張張網。對於远洋生產技術他根本不懂，在茫茫無際的近洋里要掌握潮流、風向和魚發規律也完全生疏。到了一九五四年社里發展了远洋大捕作業，他才跟着有經驗的老漁民落南上北，熟悉了舟山魚場，几年來，他在學習远洋漁業生產技術上虛心，誠懇，不懂即問，不會即學，因此，去年冬汛就被提升為機帆船的網船老大，平時，他經常這樣說：“真快啊！過去用木帆船生產，現在用機帆船生產，將來就要用漁輪生產，沒有文化這就困難了。”船上的漁民听了他這樣說，心里也是熱辣辣的，大家一致提出：一面生產，一面要學文化，學技術，否則將來即使有了漁輪也沒有人開機器，沒有人操作漁輪上的現代化捕魚設備。因此在他們青年號機帆船漁民的一致倡議下，經公社黨委的批准，就在漁船上开办了一所海上业余中學。樹標老大在學習中，往往天未亮就起來讀書，有時魚網張開後，沒有什麼事，也看它几遍書，至于海上中學怎麼辦好的話那就長哩！

漁民們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飄游不定的。一年中有大半時間活動在海洋上，在船上煮飯，在船上休息，春上呂泗洋，夏下大陳洋，秋到玉盤洋，冬闊岡山洋；魚群迴游到那里漁船就追捕到那里；漁民們怀着無比的自豪感，諧趣地稱這種生活為：“海鷗式”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夏天，慶祝春汛小黃魚丰收的鑼鼓還在海上迴響，接着夏汛大黃魚獲得了空前高額豐產，島上人們又把“秋汛超夏汛”的戰鼓擂得震天响。在激動心弦的戰鼓聲中，島上出現了第一批漁業中學，紅專學校，……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上了學，一堵堵的白粉牆上布滿了詩歌漫畫。這時，远洋漁民已整裝待發，將要遠征玉盤洋，學文化為生產，搞生產不忘學文化。但是，海洋上哪有學校，远洋漁民怎樣學文化？這個問題成了远洋漁民熱烈談論的中心。當時，徐樹標提議：就在船上辦個中學。青年號機帆船上的小伙子都高興得跳起來說好，但是，大家仔細一想又覺得問題不少。漁船上不要說課桌，就是小板凳也沒有，叫誰來當教員，被稱為“海鷗式”的漁民生活，在漁場上撒網、收網、掏魚，靠埠時要洗網、拷網、挑水、劈柴、買米買菜，哪裏有時間學呀！徐樹標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也沒個數，不過，要辦學校，這個念頭沒打消，他把这个想法告訴了李書記，大根聽了後，微微一笑說：“你那本三國演義看完了嗎？”樹標一時捉摸不着，李書記為啥問這個，還以為李書記也想看看，忙回答說：“早看完啦！從大陳洋回來時，一路上抽空還看完了紅軍長征的故事，你要看‘三國’嗎？”李書記搖了搖頭說：“這些書我都看了一遍，不過，看的不仔細，將來再仔細地看看。”說着，舉起右手，又猛的落在樹標的左肩上，用力往前一拉，哈哈大笑起來，好久才止住了笑說：“樹標，我看船上可以看小說，就可以辦學校，船上生活總不比紅軍長征時緊張吧，你看怎樣？”這時，樹

标才恍然大悟，滿意地說：“对！可以看小書，就可以办学校。我們捕魚同紅軍比起来那我們簡直是在享福，船里有舒适的床鋪，晶亮的电灯，船面就是个好課堂。”边說邊轉身往船上跑。他把这消息向同船小伙子們一說，大家都高兴得象一网捕到了上百担魚一样，爭着獻計献策。原来要能抓紧远洋漁民学习時間是很多的。对船作业中在网船上工作的漁民，就有利用出海和轉移漁場的远程航行时、撤下重网后的劳动間隙看小說的习惯，喜欢看連环画、小人書的同志，出海一次就能看完一叠書，也有許多同志出海一次就能看完“水滸”或“三国演义”；每次靠岸总有一、二天的時間可以学习。至于对船作业中的煨船，讀書時間比网船更多，大捕作业一天四潮，生产、生活有規律，学习也就更加方便了。海上学习的時間找到了，接着就开始組織学校，校长公社党委書記兼任，副校长由远洋書記和远洋社长兼任，并且吸收了团委等負責同志組成校委会。海上业余中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具有高小毕业和高小文化程度的远洋社員，爭取在三年左右時間內，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相当于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和掌握一定先进渔业理論知識的渔业劳动者，因此学校設有政治、語文、数学、理化、渔业理論等五門課程。政治課主要是學習貫徹党的方針、政策与各个时期的重要文件。其他課程相等于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課程。

怎么教？这是在学校办起后碰到的第一个困难。課堂教学是适合于陆上学校的，而海上中学呢？就不允許象陆上那样的教学方法。海上中学它就根据了不同漁汛，采取以下方式：春、夏，冬汛漁船在海洋上比較分散，只有风暴期間才集中停泊在港里，捕勞时间不一致，因此以每只船为一教學单位，各設教師一人，采取“分船教學为主，集中教學为輔”的方式。这就是：船隨漁場轉移，課堂隨船轉移，大忙不学，小忙小学，不忙大学，隨空隨学。秋汛：漁船都在近

洋比較集中，捕撈時間大體一致，因此，與近洋社員合在一起，以各生產隊為一教學單位，各設教師一、二人，採取“分隊教學為主，集中教學為輔”的方式。在解決了教學方式後，又碰到的是師資問題。誰能成為教師就使社員們普遍關切。後來決定，文化程度已具初中以上的同志擔任，並由教務主任或螞蟻島公社中學教師給他們上“課前課”和介紹課堂教學經驗等，漁業理論除了有擔任文化課的教師講解外，請有經驗的老大出網上課。也考慮要提高教師的質量，就須抓教師會議，一是抓思想，二是抓業余訓練。春夏冬汛遠洋船因風暴停在港里時，就可集中教師進行備課；秋汛則按照各教學單位集體備課。

螞蟻島公社海上業余中學終於在一九五八年秋汛開始時誕生了。

只經過了一個短短的秋汛，三、四個月時間，由於遠洋漁民一有空就學，不是苦心鑽研算術題，就是高聲朗誦語文課的詩歌、散文。社員們由於文化水平很快的提高，不少遠洋社員買來了“航海基礎”、“水產資源”等書在閱讀。現在，青年號機帆船上的漁民經過一段時間補習，原來高小沒畢業的青年，已經能學初中的語文、算術了。他們正在開展人人會駛船，會開機器，會出網的多面手運動。

機帆船隊，仍在破浪前進着，激起的浪花打在人們身上，機器的隆隆聲和海水的抨擊聲震撼着他們的耳朵。但是誰都不理會這些，不時地把眼光投向在挂在桅杆上的那塊黑板上，一會又回到書本上，靜聽着老師的講解。

船隊駛進了桃花港，螞蟻島岸上傳來了親人慶丰收的歡呼聲和鑼鼓聲，大家才迅速合起書本，舉起小柱子般結實渾圓的手臂，使勁地鼓着粗壯厚實的手掌，拉開宏亮的嗓子，把生產、文化雙丰收的喜訊告訴親人。這時，桃花港、螞蟻島沉浸在歡呼声中。

## 兒童樂園

——編寫小組——

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後，島上五個自然村立即辦起了五個幼兒園，全島三百六十七個兒童都入了園。

各村的幼兒園都設立在環境優美的地方。象后嶺那個自然村的幼兒園，設在村東南的一幢一字形排開的五大間新瓦房內。這幢房子後面是一座小山，山上是成林的松、柏、四季常青，新栽的桃樹、梅樹已有一人多高，枝葉茂盛，有的已開花結果，不久，那些天真活潑的兒童就可嚐到自己種植的水果；前面是個供兒童活動的操場，有秋千、滑梯、浪木、浪船等城鎮幼兒園用的一般活動器具。夏天的太陽光從操場四周圍的茂盛的梧桐、白楊的枝葉間透過。嫩綠的草地上，一群小燕子般的兒童在清涼的樹陰下打滾、翻跟斗，盡情地玩耍。他們一見有客人去參觀，就立即鼓起胖胖的小掌，親熱地喊着“叔叔好！阿姨好！”一齊向你涌來，拉着你的手，牽着你的衣角，向你問好，爭着向你報告他們的“新聞”，邀你去參加他們的遊戲。當你表示要離開幼兒園時，他們依依不捨地再三挽留你多待些時候，如果挽留不住，他們會一齊歡送你，不停地揮着小手，說着“再見”向你告別。當你走了一段路回頭看時，他們還在門口向你招手呢！直到你走遠了，才又去玩他們喜歡的遊戲。如果你碰上公社里招開慶祝會或晚會，那算是你的幸運，因為你能看到幼兒園里的孩子們演出的節目，聽到他們銀鈴般清脆響亮的歌聲。

在后馨幼稚园里有二个最惹人喜爱的孩子，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结实，脸蛋儿象熟透了的苹果，叫起人来嗓嘴最响，蹦跳起来象小白兔一般灵活；而是他们那种团结友爱劳动的习惯，他们看到老年人拿着东西，就会抢着去帮忙，看到农民们在收拾棉花地，他们就会帮着去拔草。

这两个孩子，姐姐叫苏萍，今年六岁，弟弟叫道平，才四岁，是姊弟两个。他们的父亲叫林连根，母亲叫刘香云。她在旧社会里生过三个孩子都死了，一个暴病死掉，一个因无人看管掉在海里淹死了，还有一个孩子是活活的饿死的，解放后生了这两个孩子才养了下来。可是这两个孩子差点也死掉。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岛上还没有幼儿园，苏萍、道平的父亲上浯泗洋捕鱼去了，母亲正忙着给大、小麦除草施肥，培育甘薯秧、做营养钵培育棉苗。天气闷热。香云本想带着孩子一块上麦地去，但是怕孩子晒黑了脸庞，昨天带着他们在地头，姐弟争着捉蝴蝶，把麦子踩坏了一大片。这样，她才决定把他们留在家里，让他们自己在村里玩。不料，就在这天出了问题。香云出门没有多少时候，苏萍领着道平找妈妈去了，走到海边，正是涨潮，看到一只木桶，不懂事的孩子就跳进那个木桶里划起水来，忽然，人一偏，木桶翻了个向，两个孩子一起掉进水里，幸亏涨早潮的渔民，从桥地回来，看到了他们在没顶深的海里挣扎，急忙跳下水，忙了一阵，才把两个孩子救了上来。但是孩子鼻孔嘴里都粘满了泥，肚子里灌满了水，已是奄奄一息。这个风声也很快的传到了刘香云那里，她放下锄头赶来，看到孩子这般样子，不觉眼泪、鼻涕哭成一片。孩子经过急救终于救活了，社里又当即派船送到沈家门进行医治，过了半个月才复原。但从此后，香云在农业队里劳动也不安心，人在田头，心挂在家，劳动工分也月月减少，甚至有时只好待在家里照料孩子啦。

因此，香云日夜盼望着有那么一天，孩子有人照管、自己可以安安心心地搞生产。

公社化后，她的願望終于實現——島上办起了幼兒園托兒所。苏萍和道平都高高兴兴地入了幼兒園。

苏萍和道平入园后，头几天，生活不习惯，吃饭没时沒頓，肚子吃得飽飽的，也要問阿姨要东西吃，自己喜欢的玩具不肯給人玩，保育員同志一时照顧不过来，就会躺在地上打滾，累了就爬在潮湿的地面上睡着了。使这些淘气的孩子养成适合兒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生活习惯，保育員不知化了多少心血。

一天，正当保育員張文英拿起筷子吃饭的时候，农业队里李阿春跑来了，冲着小張說：“你們怎么管教孩子的！把二畦試驗地甘薯都踩光了，踩坏了几株甘薯是小事，試驗地不能做样子是大事。”小張剛要开口問个明白，見香云領着苏萍、道平来了，一进门就气呼呼的指着两个孩子抱怨地責問小張說：“你看，孩子弄成这个样子，这还算什么幼兒園。”小張見苏萍、道平滿身是泥浆，連忙把他們拉到身边，掏出自己心愛的手帕替孩子揩泥浆。但听了这些抱怨責難的言語，鼻子里象聞着辣椒味一样难受，差点流出了泪水。低下头，一面替孩子擦着泥，一面回忆起自己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幼兒事业，并向团支部写了决心書，决心做个好阿姨。担负了这个工作之后，起早落黑的为孩子把尿抹粪，做菜燒饭，上課，講故事，一刻也不得空，累得喉嚨也啞，只要孩子能白白胖胖，活活潑潑，他心里就高兴。不料，今天却受到这样責難，正想用几句話把他們狠狠地頂回去，倏的抬起头，却楞住了，兩对烏溜溜的小眼睛懂事地看着她，兩張小嘴差不多同时发出了：“阿姨，我們以后再不这样啦！”道平边說邊扑到小張身边，紧紧抱住了她，回头对他媽媽說：“媽媽，你回去吧！我們自己会把衣服洗清潔的。”小張看

到孩子这般情景，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力量，责备着自己刚才的想法，命令着自己：不能哭，更不能用一些怪话来顶回李阿春和刘香云；损坏了甘薯，影响增产，那个社员不心痛呢？孩子弄成满身泥浆，那个母亲欢心呢？做母亲的都爱孩子哩！于是她立即恢复了平常时的神态，和蔼地向李阿春和刘香云说：“我们没有将孩子管好，这是我们的错……。”阿春和香云两个看到刚才的情景，又想起小张以往工作的认真，又感激又惭愧地说：“小张啊！这是孩子们不好，有你们这样好心的姑娘做阿姨，一定会把孩子教好的。”

李阿春和刘香云走后，小张问了苏萍和道平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骯髒，他们两个孩子争着把今天的事告诉她：

“我们今天玩秋千、浪木，阿姨也不来，我们玩厭了，就到外边去玩了。走到地里，看农民伯伯在割青草，我们就在背后帮助拔草，拔完了草，我们多高兴呀！跳呀唱呀！又在地里捉跳，后来，农民伯伯说我们把甘薯拔掉了。”这两个孩子的话教育了张文英，使她懂得：不但要使孩子吃得好，弄得卫生，还要使孩子玩得好，小孩的活动也是要丰富多彩的，并且在平时也要教一些劳动和起码的生产知识。

从此，张文英同志白天耐心教孩子们唱歌、教孩子玩，和孩子的感情更深了。傍晚送孩子们回家，早上又把孩子一个个接到幼儿园里，一天忙到晚，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在为孩子们做玩具，无用的碎布、棉花到她手里就成了孩子们喜爱的小公鸡、布娃娃、小白兔……，有时从张网船里拿来的鱼，怕时间放长了不新鲜，就连夜洗杀煮熟，装成一小盆一小盆，盖上纱罩。孩子们早上吃白糖绿豆豆粥怕烫，她就很早起来煮，煮好凉着，盛豆汁、泡奶粉的杯子一定要用沸水消了毒再给孩子们用，这样她才安心。

早晨，她带着孩子们到田野里散步，看到地里长的庄稼，她就

告訴孩子們：這叫甘薯藤，它的根頭就是我們吃的甘薯；這叫棉花，將來在稈枝間長白色花朵，花朵再經過工人叔叔的手，織成布才能做我們穿的衣服，這些甘薯棉花農民伯伯要辛苦三、四個月才能將它種上……。吃完早飯，她又領着孩子遊戲、跳舞、唱歌或講故事，她的一天生活就是这样開始的。

蘇萍和道平在她這樣耐心的教養下，再不象從前那樣淘氣了，身體也長得白白胖胖，成為又會唱歌，又會跳舞，愛勞動，尊敬老人活潑可愛的孩子。

有一次，蘇萍拾到一只皮球，拿着自己玩，給弟弟道平看到了，就問：“姊姊，你的皮球是啥人的？”

“我，我拾來的。”

“拾來的為什麼不還給人家呀？”

“不知道是誰丟的，還給誰呀！”這下道平被難住了，一時沒話。忽然，蘇萍高興地說：“對啦！我們把皮球交給阿姨去。”說着兩人就手拉着手蹦跳着向張文英同志跑去。終於把皮球還給了原主。

現在，螞蟻島的孩子，就是在這樣的集體中逐漸成長。他們是祖國的花朵，是祖國未來的建設者和保卫者。



## 春元伯的变化

——编写小组——

現在作敬老院的房屋前面，有一棵白楊樹，杆子象一段電線杆，溜光、筆直，在齊屋簷處冒出了手臂般的橢枝，匀称的向上伸展，托着密密層層的綠葉，遠看真象一個柔軟的綠絨綫團。這棵樹給敬老院添了不少乐趣，特別是夏天，二十多位老人在這樹下乘涼，坐着藤椅、躺椅，泡上一杯茶，搖着扇子聊天、說笑；打開收音機聽音樂劇目，聽國家大事；少先隊員們，公社业余文工團經常來為老人們演唱慰問。一到節日，更是熱鬧得很，公社黨委書記和社長，親自來看望他們。老人們更是談笑風生，說古頌今，國家大事，家庭瑣事，神話傳說，亲身閱歷，無所不談。

據說，很早很早的時候，長着白楊樹的那地方，長着一棵合抱大桂樹，常年葱綠，每到中秋節前后，全島的人都能聞到清香扑鼻的花味，大家對它都很珍愛，不但不准孩子們攀樹折花，而且連周圍的土地也不許隨便踐踏。“只許看，不許折”無形中成了大家的遵守的規定。現在住在敬老院里的春元老伯更愛惜這棵桂樹。

春元老伯姓林，今年七十歲了，是個又聾又啞的人。但卻很聰明，力氣也大，學得一手好活，能織網捕魚，能種地砍柴。年輕時，替長元做年，貪心的長元看他是个啞巴，常常剋扣工資，他向長元要，長元還惡狠狠地把他趕出門。在那時，春元伯兩手空空，一天

到晚干活还免不了挨餓。于是，他被这家長元趕出來，又被另一家雇進去，天下烏鵲一般黑，長元喝血一个比一个狠，結果到年終他又被这家長元趕出來。就这样，春元伯勞動了大半生，還是光棍一條，連老婆也要不起。一年到頭過着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生活，冒着生命換來的血汗錢，一個銅子也捨不得化，他想自己說不定那日死，無子無媳，死掉也沒人安葬，因此，積攢了許多年，聚了三十塊大洋，準備老來用。有一次，他為了這棵人人喜愛的桂樹，差点斷送了性命。

那是二十年前的春天，島上漁霸百步蛇想霸占這桂樹附近的地，要砍掉這棵树。人們得到這個消息都奔走相告。林春元雖然聽不到人們說的什麼話，但眼裏却看得十分清楚。他氣呼呼的趕去，一把將百步蛇拿的鋸子奪了過來，狠命往地上一甩，用腳一蹬，鋸子斷成了兩段，百步蛇抓起一截斷鋸向林春元頭上劈去，林春元頭一偏，鋸板擊中了脊背。“呀噃”一叫，倒在地上，幸亏眾人氣勢洶洶地趕上，“百步蛇”才被哄走。這樹總算被保存下來了。但是，從此島上的一些漁行主和長元們都把林春元當作是個罪人，看他成殘疾，不能挑，不能背，誰也不願去雇他做年了。於是，他的處境也更痛苦了，有時獨個坐在家門口，頭朝着天嗚嗚地哭了起来，有時扶着一根棒在大埠頭的石檻上呆呆的坐了半天。後來好心的鄰居看他弄得這個樣，都再三勸他的姪子照應他。他姪子想他積攢的一點錢，也勉強的收留了他。可是，他的姪媳是漁霸呂財富的女兒，百般虐待他，不久，他就病倒了，他姪媳待他更苛刻，巴不得早些死去。給他睡覺的地方是潮濕的泥地，連塊鋪板也不給，只薄薄的散了點稻草，一年四季蓋的是一塊七孔八洞的破花絮。到了炎熱的夏天，春元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覺，只得把花絮裹住身體，熱汗不住的往外流，可是一到冬天，寒風颼颼的從花絮的窟窿鑽進來，他卷縮着身

子，熬着寒冷。吃的更沒有一餐飽飯，一餐只給一碗薄粥，那潑妇給春元端上粥时，捏着鼻子，臉象秋天的落叶蒙上一層霜，沒好氣地把碗往桌上一擺，扭头就走。林春元气得几次把碗甩碎，但这有什么用呢！带来的更是苛刻的虐待。

春元伯进了他姪子家后，接連病了三年，五十多岁的人成了骨瘦如柴衰弱不堪的老人，但他还是念念不忘那棵桂树，一天，他稍微能走动了，就一搖一拐地去看那棵桂树，走到一看，原来长桂树的那片地造了一幢房子，桂树不見了，他不信自己的眼睛，慢慢走近去，在那房子前面找到了一个籬笆口般的树桩，他脚一軟就倒在树桩上大哭起来。原来，春元生病的期間，漁霸沃連成用药水偷偷地把大树弄死了，并和百步蛇伪造了張文書，說这地是他的，后来，砍了桂树造起了这幢房子。这时，正在屋里喝酒作乐，听到外边哭声，就跨出門，走到春元身边連踢带推要把他赶走，春元忍住了泪，两眼狠狠地瞪着沃連成，然后，才一步二拐地离开那地方。

解放后，沒收了漁霸的財產。春元伯在沃連成門前刨起了那棵桂树桩，栽了一棵白楊树，現在长大了，成为老人們乘涼說笑的好地方。春元伯的生活也象这棵白楊一样一天天好起来。解放初期政府发給春元伯救济米，成立高級漁业生产合作社时，春元伯是享受五保戶的待遇，有房住，有柴燒，不愁吃，不愁穿。有时別人裝着手勢對他說：“春元呀，今后可以享福了呵！”他点点头，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但是，他却不願坐享这个清福，每天很早起来，柱着拐杖，走到网棚間，不是打繩就是結网。社員們打手勢對他說：“你年紀大了，身體有病，休息休息吧。”他就瞪起眼睛，指指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也打着手勢唔呀唔呀叫喚不停，大家懂得他要說的意思是：不劳动这些新衣服那里来呵！一九五六年社里蓋大礼堂了，社員們都忙着搬磚头扛石头，他也帮着去搬。从大埠搬到造大礼堂的

地方，有很长一段路，磚头又重，人家看他搬得吃力拿下他的磚头，不讓他搬。这可使他冒了火，他气呼呼的把那个社員拉到社长面前訴道理。社长也沒有办法說服他，只好仍旧讓他搬。他看到社長答应了，朝着那个社員笑个不停。一次，社里开社員大会，社員們紛紛拿出錢向社里投資。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把錢拿出来，去問社長陸阿強，社長做了个机帆船破浪前进的样子給他看，他馬上領會了意思，知道社里要办象解放軍用的曾經到过螞蟻島的不用風蓬，不怕逆水，駛起来又快又穩的船。于是，他馬上从人群里鑽了出去，急忙奔回家，从墻洞里取出以前积存下来的三十塊銀元，回到會場里，亲手交給社長，看到會計在簿子里写上了，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一九五八年国庆节，螞蟻島人民公社正式宣布成立了，隨着公社的成立，敬老院也办起来了。社員們聽說要办敬老院都願意把自己的好房子讓出来，公社里干部挑來挑去，結果挑到這幢房子，這是土改時沒收的房子。島上的老屋要算這房子最好了，前面有片空地，周圍九棵白楊樹已長得比屋子還高，後面靠山，座北朝南，冬暖夏涼，地勢高燥；幾個大玻璃窗透進陽光，屋子里格外明亮，房子也寬敞，有五軒間，兩披頭，房子確定了，新棕床、新棉被也都安置好了，社里叫林春元搬到裏面去住，可是林春元却不願意，社長去動員他也不去，大家感到有些奇怪，這樣的地方難道還不好嗎？問了原因，他才指指自己的身體，作樣子給人家看，意思是：我這個有殘疾的人，出力少，怎麼能住這樣的好的地方呢！後來，社長又向他作了一番解釋，才住了進去。他到敬老院後，也不願清坐，看到敬老院里服務員吳亞娣在燒糯米粥，他就幫着去燒火，看到亞娣在做白糖糰子，他洗淨手也要幫着去做，早上起來他看到亞娣來整理房間，折疊被頭，倒尿壺，他搖着手把亞娣推出去，意思是：我自己能

搞的，亚娣比着手势怕他累坏，他指着桌子上苹果、桔子和自己的身体，意思是有这样好东西吃下去，身体长了很健壮。怪不得有人说：林春元进了敬老院年轻了十年，确实，现在林春元的脸孔红润，微微发胖。他一天到晚闲不着，敬老院里没有事，他经常柱着拐棒，到网棚间、工场里、大埠头去转溜，东看看西瞧瞧。看到你损坏了社里的东西，他就拿起拐棒，在地上敲得笃笃响，眼睛瞪着你，看你认错了，才笑呵呵的走开。一次，他往网棚间走，青年们正在竞赛，赶结渔网，一个青年把许多短线断麻扔在地上，他就一根一根的拾起来，凑在一起，他用这些短线断麻结成了一个渔网袋筒，青年们看了很感动。以后，他再到网棚间去看时，已经拾不到一根短线断麻了，他高兴地拍着那个青年，哈哈大笑。因此，大家更尊敬他，叫他“监督公公”。

他虽然耳聾嘴哑，不识字，不听报告，看不懂报，但却懂得幸福生活是那里来的。敬老院堂屋正中白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上面横额是“人民公社好”，两旁写着一付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春元伯经常面向着墙，看着，笑着，看看笑笑，笑笑看看，乐的合不拢嘴。遇有客人去参观敬老院，春元伯一定要拉着你陪他一起看，舞起两手，嘴里咿咿呀呀说个不停。从他脸上的表情，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春元伯心里要说的话：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人民公社，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好。

## 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节

——陆岑松——

轟轟烈烈搞生产 欢欢喜喜迎春节

寒冬腊月，勤劳的蚂蚁島人民起得比太阳还早，东方还没发白，公鸡尚未报晓，岛上就热闹起来了。蚂蚁島公社的社員在“搞好生产、迎接公社化的第一个春节”的口号鼓舞下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动。

繩索加工厂里的女社員們，点亮了汽灯展开了激烈的搓繩竞赛；农业排的社員們，男的挑着一担担人糞，女的扛着鋤头，說笑着走向麦田；路边巷口，妇女三三两两执着扫帚鋤头在拾糞扫垃圾，为春花作物准备“粮食”，在大埠头的沙滩上，近洋漁民正在推着漁船出海打桩……，笑声、歌声、金属抨击声交織在一起，打破了寒冬深夜的靜寂。

島上起得最早的要算是夏仕強，他是个近洋老大，身材粗壯，五十来岁，上嘴唇留着二寸多长的胡子，臉色棕黑，一看就知道是个經驗丰富、精力旺盛的老漁民。有时他天不亮起来干这干那，夜工开到九、十点钟沒有一点倦容，还經常說：“嘿，建設社会主义不用勁到啥时候用勁呢？”他这个干勁确实使人敬爱，所以有些人称他“老来青”。昨夜他紧心記着今天早起出海打桩，一觉醒来，也不管是几点鐘，穿好衣服就一个勁的奔到工場去了。工場里一片漆

黑，四处靜悄悄的，他一手提着玻璃燈籠，推开了工場的大門，背起了已經綁在綫上的柱頭，通通地大步朝大埠頭走去，他背了一趟又一趟，自己也記不清背了多少趟，累得肚子餓了，才跑到食堂吃了三大碗白米飯，又到漁船上整理打柱的工具。這時岸上的人也越來越多，一盞盞燈籠把大路照得亮堂堂的，海灘上喧鬧起來了，近洋社員有的整理着船具，有的從工場里背來柱頭，一看堆着一大堆柱頭，知道又是阿強背來的，有的埋怨自己起得晚了，有个青年漁民責怪着阿強早起一個人背柱頭不叫他一声，就說：“阿強叔，這麼多柱頭都叫你一個人背來了，為啥不叫一声呢？”阿強笑着說：“多背幾個柱頭又算得啥呢？明天你們早点起來多背幾個就是了。”又一個漁民插嘴說：“明早，明早多得很哩，過了今朝是明朝，過了明朝又是明朝，說不定今夜十二點你會把柱頭都背到船上哩。”“那你們十一点就背不比我早了嘛！閑話少說，快推船吧！”阿強打趣地說着催大伙下船。

大家捋起了褲腳管，一齊跳下冷得刺骨的泥塗，肩膀抵着船舷，“嗨唷”一声，一齊用力，漁船慢慢的向大海溜去，越溜越快，象玻璃丟在冰面一樣飛快地向前滑行。漁船一只只接連着从泥塗滑到大海里，一位漁民稱贊着：“阿強伯，今朝又是你們最早啦。”夏阿強隨即回答：“你們也不遲呀！光我們一只船早又打不來柱。”

一对打柱漁船迎着寒風向前駛去，在海面上犁起一條水路，泛起二條長浪閃着鱗光。

東方漸漸發白，北風吹起白浪，矯健的海鷗紧跟在船尾發出婉轉的叫聲，彷彿在與漁船賽跑。不到半個小時，漁船駛到了桃花島附近的柵地上。柵地上，風大潮急浪頭高，船象搖籃似的顛動着，往年年內是不打柱，就是打柱總要選擇個風靜浪平的時間進行的，如果遇上今天這樣的天氣，就只好返岸，改干其他工作。可是今天

社員們的勁頭壓倒了洶涌的海浪，仕強老大把着舵，穩住了船，大家不等仕强老大發布打桩命令，立即动手把桩头套在象電線杆般粗細的“頭踏”上，然後接住“先鋒竹”。“開始干吧”，仕強老大一聲令下，大家把流动繩用力一拉，“頭踏”慢慢豎起把桩头送入海里，一下沉下了十多米，五、六個身體結實的青年漁民握着“先鋒竹”上的把手，哼着高亢的漁民号子，大家用力把“夯”舉起，死勁的往下打。隨着號子，“夯”不停地升起落下，桩头慢慢地被打入海底泥層里。

“同志們加油干呀！——哼呵！”

“打好過年桩喲！——哼呵！”

“為春節獻賀禮呀！——嗨喲！”

號子聲迴旋在桃花港上，附近山谷上傳來回音“哼呵！嗨喲……！”“桩头”一個個被打了下去，年青小伙子互相替換着。一會脫換棉衣，打了一陣又把毛綫衣也脫了，最後脫得只剩下單布衫褲，但仍累得滿頭大汗，單布衫褲都濕透了。打下了第七個桩头，老大興沖沖地對大伙說：“休息一下，吸支煙提提神。”大家都在原地坐下來休息，仕強點燃了一支煙，猛吸了兩口說：“我活了五十多歲，這樣打桩還是第一遭呢。”有個青年漁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隨即反問道：“怎麼是第一次呢？”

夏仕強笑着慢悠悠地反問着：“你們曉得今天是啥時候？”

“這——大家都曉得十二月廿四日嘛！過去年內不打桩，今天為了迎接公社化後的第一個春節打過年桩。”

“是啊！這是一點不同，還有呢？”夏仕強說。

“比平時干勁足，早出洋，遲回潮。”

“今天浪大不容易打，可是我們都打下去了。”

“打的質量好，排列均勻……”

“还有呢？”仕强又催問道。

“还有是……”那个青年想說，可是又說不下去，兩顆烏黑的眼珠朝大家的臉轉動着，沉默了一會，仕强老大才給提個頭：“今天下午我們還開第二潮哩。”

頓時，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顯得活躍起來，這個說：“一天打一潮桩的習慣打破啦！這是為了迎接春節創造的新記錄。”那個說：“這次打過年桩總共有五個好處，過春節時間向公社報個喜。”夏仕強聽着大家的議論心里更是喜歡極了，他一面搖着櫓，把船穩住，一面也忍不住的插嘴道：“我看還應該加上個好處，就是完成任務也比往年快，這一条啊！很重要，上級今後問起來：轟轟烈烈搞生產、歡欢喜喜迎春節，你們到底干出多少啦，完成九十，還是完成几百。這時候我們可以講啦。我看，我們把一百六十個桩頭春節前全部打好，大家決心有嗎？”

“決心，你老大有決心，青年還落後嗎？”

“好啊！大家有決心，我們立個誓：為了迎接春節，一定打好過年桩，否則，年初一也不休息。”

“對，明天你代表大家再向連里和公社表示個決心。”船上的人異口同聲的說。“同志們！抓緊時間干呀！”仕強命令着大家，十多个漁民一齊站了起来，又呼喚着打起桩來了。

傍晚時分，打完第二潮桩的漁船陸續回港，夏仕強收拾完船上的活，帶好船就回到家裏，一推進門，只見妻子李淑華正從菜籃里把一碗碗熱氣騰騰的菜端到飯桌上，女兒鳳娟披着一件列寧裝棉祆和小娟一起伏在桌上吃着飯。淑華一見丈夫進來，放下菜盤問：“回來啦，桩打得怎樣？”

“今天打了三十六，明天爭取打它四十。”夏仕強答着話，淑華一面把一盆熱水端到竹椅子旁讓仕強洗腳，一面又說：“春節前能

打完嗎？別忘了我們農業排向你們的挑戰書，你們要保証啊！”

夏仕強瞟了她一眼半开玩笑地说：“挑战，开洋排还怕吗？过去一直挑慣的，你们要当心，不要向人家挑了战丢自己的臉。”

“丟臉？”淑華止住他的話急忙說：“農業排從來沒有丟過臉，大家的干勁比過去更足了，這幾天鷄還沒有啼就摸到山上去澆麥了，三百多畝大麥再過二天全部松土一遍，施完第三次肥，前五天澆的一百多畝三類苗現在都轉青了；還有每個人計劃在春節前積升擔標準肥，現在已積十五擔，最多的已經超額了；室內室外都打扫得清清爽爽，不用說牛糞、鷄屎都拾光，連海邊的垃圾也搬上了山崗，你說這能丟臉嗎？”

“不丟臉，那麼就算賽過開洋排囉！”

“那倒用客氣，開洋排都是身強力壯的男子漢，咋會賽不過農業排呢？”

這時，鳳娟聽着爹娘倆的爭論，心里也說不出的高興，她一面看熱鬧，一面又咯咯的笑個不停，等他倆暫時停了一會，也插進嘴來：“農業排、開洋排都好，可是這二天你們還沒開夜工哩，縫紉廠里一直開到下一、二點鐘，做新衣、翻新祫、縫新褲，十多個人連夜干還來不及呢？今晚我還要突擊縫五件花哩吱衣服哩。”

夫妻倆聽着鳳娟的話，對看着笑了，仕強搶着說：“那末說還是縫紉廠搞得轟轟烈烈了。”

那也不能這樣講，縫紉廠是为了讓大家在春節穿上新衣，可是我們對面的加工工場還有一百多婦女在開夜工搓草繩哩，她們的勁頭也不小，到年底可以搓到三萬斤，按一角一斤算吧就有三千元好收入……”鳳娟正說着話，忽聽外面拴在電線杆上的大喇叭响了，大家靜靜的听着，喇叭里傳出了青年人的清脆的說話聲：“各位社員，晚上七点半公社要發工資、獎金和過節費，請大家帶着私章

到各連的食堂會計室去領……”

仕強、淑華、鳳娟都惊喜地笑了，仕強說：“我們也派個代表去領吧！”

“我去。”淑華說着轉身到房里拿出了幾顆私章，正喜沖沖的走出門却被仕強喊住了：“你去，搞錯了也勿曉得呀！”

“嘿！搞錯了明天也可以查清楚。”邊說邊篤篤篤地向食堂走去。

會計室里燈光晶亮，滿屋子的人，大家都在笑談着，李淑華坐在一條長櫈上，旁邊還挨着炊事員彩菊，兩個人在低声談着話，淑華說：“彩菊，公社給阿拉好处實在太多了，吃飯不要錢還發工資，你說這是多大的變化呀！”彩菊也笑着回答：“可不是吆，過年還要發過節費，年卅還要會餐。過年似過關，越富越奔、越窮越困那種時代哪能想到有今天啊！”“是啊，公社干部經常說，生產越發展，收入就越多，再過几年我們用漁輪生產，那時生活就更好啦。”她們二人滔滔不絕的說着，喊了二次仕強的名字，淑華也沒聽見，會計只提高嗓子朝着她喊了聲，她才歉意的一笑，連忙擠到桌子邊，從口袋里拿出一把私章輕輕地放在會計面前，等會計在名字下一個個蓋了章，抽屜里拿出許多疊大紅紙條腰着的鈔票點給淑華：“這是仕強叔的，這是你的，這是鳳娟的，這是春堂……”淑華一疊疊的接過來，激動得手微微顫動，好象这几包鈔票有四、五十斤重似的，她數也不數，拿回了私章，就急忙奔回家里。剛一步跨進門，正好迎面碰着她兒子春堂從屋裡出來，“阿姆，工資領回來啦。”春堂一見母親進來就笑着問。

“呵！春堂，你遠洋回來啦，快——快來拿工資。”春堂跟着母親走进里屋，這時躺在牀上的仕強也坐了起來，小娟也從被窩里探出頭來問：“啥東西呀！”

李淑華和藹地說：“領來工資啦。”小娟才五岁，她不知道“工資”是什么，天真地說：“給我吃一个”，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小娟瞪着眼呆呆的看着，不知爸爸妈妈为啥笑。

杜強在床上对小娟解釋道：“共产党、毛主席給我們鈔票啦，明朝阿爹到供銷部秤斤苹果給妳吃，再买条花圍巾給你过年时圍上，好不好。”

“好——好”小娟答着又合上眼睡熟了。

杜強默默的思考了一会，慢吞吞的說：“要儉吃省用呀！我看存九十元到信用社去，反正每个人都做了一套新衣裳了，年夜飯又吃食堂的，啥地方去用呢？”

“好，明天阿姆去存吧！不过，要对海珠、凤娟講一講，否則她俩会貼大字报哩。”春堂打趣似地說，爹娘俩都笑了。

淑華一面收拾着桌上的鈔票，一面說：“貼啥大字报，誰要就自己帶存折去取好啦。”

杜強好象發現了什么似的問：“呃！春堂，今年存款該滿这个数了吧！”說着伸着长滿厚茧的大手，大姆指压着小指，伸出中間三个粗壯微曲的指头，做了个手势。淑華看了，嗤嗤一笑：“看你多糊涂，这个数早超过了。”接着春堂补充說：“信用部會計說我家要算全社存款最多的一戶。”杜強唉嘆了一声感慨地說：“是啊！全社最多，解放前，我是欠債全島最多……！”淑華知道老伴又要翻老簿子了，忙岔开了話：“春堂，飯吃过了嗎？远洋柯得好勿好？”春堂回答了母亲的問話，就說开了远洋的生产情况。

“远洋么，勁头大哩，县委負責同志在奶山作了报告后，說为了要支援城市人民过春节，我們螞蟻島公社十九条船，带了双套工具，有的捕过年风，有的到大陈去了，技术改革也搞得轟轟烈烈，一船多业啦，一具多用啦，又是輕重网結合啦，本来我們的船也不会

这么早回来，因为漁網連續爆破了二次，只好提早回来，其他船還在洋面上哩！”

“要加油干啊！上級多关心漁民！”仕強鼓勵着兒子，也鼓勵着自己。淑華打了个呵欠，抬頭看窗外，說：“時間不早啦，快去休息吧，明天早些起來，與你爹他們一快去打桩去。”

月光傾瀉在大地上，嘩嘩嘩的海潮衝擊聲，噠噠噠的縫衣機的轉動聲，有節奏地響着。勞動了一天的人們沉浸在甜睡中，養精蓄銳，迎接明天的愉快緊張的勞動。

### 年飯大團聚

青松翠柏扎成的彩門上挂着五盞大紅燈，上面貼着“人民公社好”五个金色大字，二旁貼着大紅對聯：“送旧岁人人心情舒暢”，“迎新年个个干勁冲天”。整潔的飯廳里懸燈結彩，張紅挂綠；廚房里，炊事員們穿着洁白的罩衣，戴着口罩，正在案板旁灶邊忙碌着：有的剝肉，有的切魚，有的燒火，有的炒菜……。鏘鏘鏘的鍋鏟碎擊聲，叮叮叮的盤碟移動聲……響成一片，廚房里散發着一陣陣誘人的肉香魚香。為慶祝人民公社成立後的第一個春節，食堂服務人員為社員們准备着豐盛的年夜飯。

傍晚，食堂的院子里爆發出一陣陣爽朗的笑聲，一桌桌酒席上坐着男女老少，真是全家團圓，全社大團圓，熱鬧非常。青壯年漁民有的在划拳致興，有的飲酒暢談；孩子們有他們的興趣，有的小手上捧着大蘋果，比量誰的大誰的紅，有的左手拿着鮮紅的黃岩蜜桔，右手拿着筷子，揀肉夾魚，一個勁的往嘴里填，二腮鼓起象蘋果又紅又圓。母親對着孩子說：“別吃得太多”，孩子們笑得樂呵呵。最繁忙的還是幾位炊事員同志，托着一盤盤、一碗碗卷冒熱氣的湯菜魚肉，敏捷地在席間來回奔波。

圍在飯廳東首一張方桌旁的是夏仕強全家，仕強臉漲得紅紅的，吃完了一杯酒，春堂又給他灌滿了，仕強拚命的爭脫，春堂沒有放手。李淑華坐在一邊與一個青年婦女談着話，這位婦女目測不過二十來歲，蘋果似的臉蛋，笑時腮幫上露着二個深深的酒窩，二縷短髮綾着淺綠色絲帶，怀里還抱着哺乳的孩子，她倆談了一陣，淑華從那位婦女的怀里接过孩子，嘖的在孩子的臉上亲了一下，逗着孩子笑。這時，海珠提起酒壺，把那位青年婦女的酒杯里灌滿了酒，放到她面前說：“美娟，今天是全家團聚，又是吃年夜飯，吃了這杯酒呀……。”美娟推却着，海珠急着說：“我的好妹妹，妳吃了這杯吧。”美娟推却不過，喝了一小口。仕強、春堂、鳳娟和淑華看着這幅情景也笑得合不攏嘴，鳳娟調皮的插嘴：“我看呀！也該給哥哥和嫂嫂敬一杯，吃了保你多生幾個胖娃娃。”說着真的倒了滿滿的二杯，遞了過去，春堂和海珠兩夫妻大方的喝着酒臉龐漸漸紅了起來。全家的陣陣哄笑引得許多人掉過頭看着他們笑，坐在飯廳中間的桌上一位年青姑娘惊奇地用手指了指又問她母親：“阿姆，留二根辮子的婦女是誰呀！”

“誰？”鄰桌的一個五十來歲老年婦女插嘴：“她是仕強的第二個女兒。”

“啊！我沒有听说过仕強婦有这样一个囡。”

“妳只有十七、八岁咋曉得呢？”那位年青姑娘的母親說：“那是廿年前的事了，這小姑娘叫美娟，生出來不到八個月，因為生活苦就把她賣給桃花人，那時候是逼得沒辦法呀，解放後，碰巧的事情多，海珠前二天在桃花開會，不知道怎麼的，姐妹會面了，昨天一同回到了螞蟻。”

“今天正好年卅，又是全社大會餐，這真叫團聚加團聚了。”青年姑娘說着就咯咯笑了起來，突然，止住了笑，深有感触似的說：

“还有这样巧的事。”

“巧，过去卖出的，现在回来的多得多哩！”

她们正谈着话，只见陆社长托着木盘上面放着四、五碗汤，走过夏仕强家的酒席，放下木盆，端一碗放在桌上，看了看美娟说：“仕强哥，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啊！你女儿回来了，我海珠……”

“海珠”没等陆社长说完，刘海珠惊讶的问。

“我不是说你，我说的是十多年前我家里的海珠，她也回来了，所以我们两家可以说双喜临门啦。”

“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这样呀！”仕强激动地，一句一句的说着。

“是啊！所以春节要狂欢狂欢，一面庆祝人民公社后、大跃进后的第一个春节，一面还要庆祝父女久别重逢呀！”陆社长端起了木盆又向另一桌酒席走去。

忽然，有线广播刺的一声响了，饭厅里霎时静了下来听着广播筒的声音：“各位社员，现在我们把俱乐部里组织的春节活动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有省跃进文工团演话剧和社里自己的电影队放映电影，初一上午组织拜年，下午组织大游行，晚上公社文工团演戏，初二上午学校和远洋队有场篮球比赛……。”陆社长送完了菜汤，拿着空盘走到仕强家的桌旁，止步静听着广播：“今天晚上省跃进文工团在大礼堂演出，节目是‘林海雪原’里的‘智取威虎山’，电影在学校操场放，影片是‘子女闹海’，如果大家欢喜看书画、下棋、打乒乓球请到文化宫……。”

“哈哈！春节的活动真多呀！”夏仕强兴奋地说。

“是啊！任你拣就是啦！喂！海珠，你这个文娱干事大游行咋游呀！”陆社长应和着仕强，又好奇的问海珠。

海珠笑着说：“大游行嘛，我们想蚂蚁岛历年来得到的锦旗、奖

旗、奖状高高举着，一面放着鞭炮，一面敲锣打鼓在整个螞蟻山兜个圈。”

仕強贊許地說：“這办法好，誰想的点子，這些獎旗、獎狀到螞蟻島後還勿曉得螞蟻島有几條路呢？明天呀！讓它也看看螞蟻島現在到底有多大的變化啦。”美娟也搶着說：“我雖生在螞蟻島，可是螞蟻島的路我還沒有走過哩，大姐，明天我也參加好嗎？”

“那再好沒有了，到了明天下午，妳同陸社長家的海珠一起也抗一面錦旗，看看妳們出生的家乡現在是個什么样。”

美娟連連点头，桌上的人又是一陣哄笑。

陸社長看着大家都贊成這個辦法，他心里也樂，不過，仍嚴肅地對海珠說：“大游行是好，又熱鬧，大家看看許許多獎旗，一定會高興，干勁會更高，可也要防止驕傲。”

### 拜年隊來了

初一的早晨，天氣晴朗，鮮紅的太陽浮出海面，射出萬道金光。這時廣播筒發出壓抑的“東方紅”曲譜，悅耳的音樂声响徹天空、海洋……，太陽隨着歌聲漸漸升高，毫不吝嗇地將溫暖的光芒鋪着大地，給大地穿上了金色的新衣，使大地變得更加美麗。

螞蟻島洋溢着歡樂的氣氛，穿着花棉祆的姑娘三五成群的在大道上走着唱着；脖子上系着紅領巾的兒童，川流不息的涌向文化宮、球場；島上，鑼鼓聲、鞭炮聲、音樂聲交織在一起。公社領導干部李大根、陸阿強帶着干部分頭到社員家里拜年。一路上，陸社長和社員們碰面時，互相祝賀新年。當陸社長和干部們走到百貨大樓門口時，迎面碰上了陸、海軍拜年隊，領隊的是二位上尉軍銜的軍官，陸社長快步上去，握住了二位領隊軍官的手說：“陳連長、胡艇長新年好，你們辛苦啦。”

“我們艦艇駛到茅草屋碼頭時，看到我們老大哥，知道他們也是來向你們拜年的，因此，我們就來個大聯合，一塊坐着艦艇來啦。”一位穿海軍呢軍裝的上尉軍官謙遜地說着。陸社長和干部們表示熱烈歡迎，互相道賀後，陸社長說：“好吧！我們再串几戶就回公社啦，現在陳書記在家中。”

“那不就擋你們啦，我們上公社啦。”二位軍官回答着，就帶着“拜年隊”向公社行進。

陸社長領着的干部拜年隊走到夏仕強家門口時，只听得屋裏一片說笑声，他輕輕地把門拉开，看見仕強全家人在吃酒釀糰子，說：“嗬！真熱鬧啊！我認為你家還來了客人哩！仕強哥，公社向你們拜年來啦。”

“阿，歡迎！歡迎！來，大家都來，年初一吃酒釀糰子保你多活廿年。”仕強一邊說，一邊招呼大家坐下，屋子里被擠得滿滿的，李淑華端出五、六碗糰子，從灶間走出來，陸社長急忙問：“喔！我們七個人每人一碗，把你們準備的吃光了怎辦。”

“吃光”，仕強說：“你們再來七個人也不會吃光哩，今朝春堂娘足足下了三鍋子，特地為你們準備的。”

几个人不客氣的吃着糰子。這時，小娟從門外連蹦帶跳的笑着進來，陸社長看見了她就問：“哦！小娟，花圍巾誰給你買來的呀！”小娟一見屋裏这么多人，羞羞答答的走到淑華身邊，李淑華做了個手勢說：“快，給大伯、叔叔拜年。”小娟起先還有些難為情，扭着身子，淑華又催了一句，小娟活躍起來走到陸社長面前說：“伯伯好。”說罷又奔回淑華身旁，抱着淑華的膝蓋，逗得滿屋子人咯咯直笑。

陸社長和夏仕強談起了新年活動，淑華津津有味地搭訕着說：“上午，我留在家里燒飯，他們父子倆個准备去串門，下午全家參加游行，晚上都去看文工團演戲，初二春堂他們年青人去看藍球比

賽，我和老头到桃花去走亲戚，初三的联欢会凤娟、美娟和春堂他們去参加，初四晚上再去看場电影……。”

陆社长听着她介紹，連声称贊她的“計劃”丰富多彩，打趣地說：“这个計劃倒不錯，不过，燒飯誰燒呢？”

美娟連忙插嘴：“阿姆燒两天，我燒两天。”

“那不行，怎能叫妳燒飯呢？”然后，轉向仕強說：“應該讓她玩个痛快，我意見你們老俩口一人燒二天。”

夫妻俩听着陆社长这样一說，微微一笑。拜年队的干部一齐說：“老俩口来个燒飯比賽，看誰的技术高，請美娟当公正人。”

拜年队离开了夏仕强家后，又串了几戶社員就回到了公社，这时，陈連長、胡艇長正和陳書記談得起勁，他們一見陆社长回來了，就起身迎了过来，陆社长急忙上前握着手說：“陈連長、胡艇長，中飯在我們这里吃罢。”

“不啦，咱回去吃。”

“回去吃？”陆社长一本正經的答着，又轉过臉問陳書記：“你同意嗎？”

“怎能同意呢？俗語說，‘來得去不得’”。他們正热烈的談着，忽然听到門外的大道上一陣敲鑼打鼓声，二、三十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有的扛着报喜牌，有的抬着决心書朝公社走来。陳書記笑咪咪的對大家說：“来啦，社員来拜年、报喜啦。”

社員报喜队到了公社，陳書記和陆社长同社員們一个个的握着手，然后把报喜牌、决心書抬进公社办公室。在这些用大紅紙寫的报喜牌、决心書上，有完成冬汛生产任务、創造近洋一天打二潮桩和春花全部消灭三类苗的喜訊；有十天搓繩五万斤的新記錄；有为一九五九年爭取更大跃进的漁、农业等生产指标、措施……表达出了广大社員的干勁和决心。接着还举行了报喜仪式，夏春堂代

表远洋队講了話，表示要以更大干勁爭取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来一个各項生产的更大跃进。最后陈書記代表公社党委、社管會也講了話，他在祝賀社員們新春愉快后說：“一九五八年螞蟻島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漁、农业等各項生产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輝煌成就，这是上級党的正确領導，駐軍的大力支援和全体社員發揚了苦干、实干、巧干的結果。新的一年開始了，我們要爭取今年比一九五八年有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全体干部和社員必須鼓足更大的干勁，和駐軍一起，建設舟山群島，巩固国防前綫！保証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各項生产指标而努力。”

陳書記的話，激起了一陣陣热烈的掌声，陸海軍的軍官和士兵与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員互相祝賀新春；互相勉励着在新的一年中作出新的貢獻。

煦和的阳光下，草发青、树吐芽，杳渺无际的大海閃金光，山頂上、山脚下翻滾着碧綠的麦浪，后浪推着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螞蟻島开始了更大跃进的新的一年。

## 偉大的理想，美好的前景

——編寫小組——

停靠在沈家門埠头的航船上坐滿了人，他們热烈地談論着螞蟻島几年来的生产、生活的大变化。

海云老大向到螞蟻島參觀的同志說：“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就一島一社了，不过，那时候還不知道叫人民公社哩，只曉得这样搞好处很多，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份才正式宣布是人民公社。”海云老大稍停了停接着又說：“人民公社正式宣布后，社員們生产积极性更高啦，去年渔业产量就达到二十六万五千担，比一九五三年翻三番多，远洋已經有五对机帆船，可是在一九五三年連一只大捕船也沒有哩，当时只能在門口桃花港張張网，現在呢？机帆船啦，大捕、打洋船啦，能够南下大陈，北上呂泗。近洋还养了海带、蠔子、紫菜。新建工厂到处都是，还正在建設百貨大樓、碼头、海塘。在社員文化福利方面也是够幸福的，老人进了敬老院，兒童进了幼兒园、托兒所，办起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錢，飯后可听有綫广播，工余可在文化宮看書閱報，每月數場电影，學令兒童都进了中、小学讀書，社員們真的象上了天堂。”

几位來參觀的同志，臉上浮着微笑，流露出羨慕的眼光，靜听着海云老大的介紹。

坐在后艙間的林副書記接上話題說：“螞蟻島的变化只能說还剛开始哩，擺在我們面前的也正是党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

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根據黨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久的將來，我們螞蟻島的生產將完全走上機械化、電氣化的道路，用近代化設備的漁輪來代替現在的大捕船、打洋船、帆船，把螞蟻島建設成更幸福的海上樂園，到那時你們再來參觀，將會有新的感覺哩！最近公社黨委又擬訂了一個新的建設規劃……”

“林副書記，等開了船，你說說這個規劃好嗎？”沒等林副書記說完，海雲老大挺有理想的要求說。來參觀的同志也講：“請林副書記談談吧，可以讓我們多知道一些。”

林副書記高興地點點頭說：“好喲。”

開船的時間到了，林副書記幫着拉起了篷。航船緩緩地離開埠頭，象一片樹葉輕飄在平靜的湖面上，航船剛駛出沈家門港，螞蟻島的輪廓清晰地映現在人們的眼前。海雲老大抖擻了一下身子，開口說：“林副書記，現在好講啦。”

“好呀！我講你要把船駛好呀！可不能駛錯方向呀！”

“放心好啦，我閉着眼睛也能駛向社會主義去。”引得大伙一陣大笑。

林副書記看了看船上大笑着的人們，指了指前面的螞蟻島，大伙止住了笑，然後，微笑着說：“若干年後你們如果再坐上這航船，就可以看到那海拔一百七十三米的高峯上一座銀白色的氣象水文站，象寶塔似的矗立着，有了這座氣象站我們就可以根據他的氣象報告進行生產。再從高峯一直到山腳是一片茂密的樹林，樹林中有四季常青的松柏，有當建築用的杉樹、樟樹、樟樹，還有桃子、楊梅、李子、桔子、蘋果之類的果樹，它可以讓螞蟻島人民一年到頭吃到美味可口的水果。你再望望平地和山巒吧！那時，一座座高大、整潔的房屋屹立着，有住宅、工廠、學校、醫院、商店、文化宮、大

會堂、倉庫、幼兒園、公共食堂、招待所等等，除了這些以外，還有馬路、碼頭、公園、水產、畜牧養殖場。最大的水庫建在長沙塘，它用水管通往各處，成為天然自來水；潮汐發電站建在大畧山嘴，能發出二百多瓩的電力，足夠滿足生產和住戶用電，燒飯不用柴、點燈不用油、晚上一片光明。停泊在螞蟻島周圍的是一艘艘現代化的漁輪和精巧美觀的汽艇。用漁輪生產不但可以南到南海，北到渤海，還可遠征太平洋，船上裝有無線電設備和魚群探測器，很快可以把魚群找到，同時，船上還裝有自動起網機，它可以把滿網的魚輕松地拉上來，自動送進船艙加工，製成各種罐頭或冷藏運鮮，既省事又省力。在勞動後休息時，還可以打打康樂球啦，站在甲板上眺望遠洋的景色啦，總之在這樣現代化的漁輪上勞動使你感到輕鬆、愉快。”

“除了發展远洋生產，還將大力發展近洋生產和淺海養殖，張網生產漁具也完全由機械制作，繩索和竹綫由尼龍來代替，現在這種載重量二、三噸的開洋船早就沒有了，換上幾十匹馬力的小汽艇，它既能作近洋漁船，又能供人們欣賞海洋的游艇。現在靠風力推進的航船也換小汽艇啦，不必象現在這樣要坐上二、三個鐘頭，馬達一響，幾分鐘就可駛到螞蟻島了。在淺海養殖方面，島周圍的海面都養上海帶，海涂養蠔子，岩石種紫菜，真所謂是：海面到處浮竹排，岩石處處開紅花，蠔子盛長海涂里，蝦、蛤、雜魚無處避。除了發展漁業生產外，還要發展農業、畜牧业和副業生產。長沙塘的一片四百多畝旱地種植棉花、麥子，畠產平均達到二千斤和五千斤。耕作不象現在一头牛一張犁，而是坐在萬能拖拉機或者康拜因聯合收割機上操縱着駕駛盤，進行犁地、播種、收割。”

“隨着生產的高速度發展，為生產、生活需要的建築也更加多了。當你再坐上漁輪或者小汽艇靠岸的時候，就不是象現在這座

用石条駁成的碼头，而是一座完全用鋼骨水泥筑成基底、梁架，用起重机、卸貨机装备的現代化活动碼头了，不管是大潮汛或者小潮汛，可以停靠千吨巨輪。碼头連接一条用水泥澆成的环島馬路，它經過长沙塘、宏瑞譽、后譽、大譽、岩沙譽、仙人洞譽、兰地譽、直至川山譽，好象是一条綢帶繚繞在螞蟻島的腰部，馬路两旁种植整齐的柳树、梧桐树，路面二輛重型卡車可以同时并駛，到那时路上奔驰的是自行車、三輪摩托車、汽車。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奶油色公共汽車，当你坐上公共汽車从碼头出发，驶进长沙塘时，就可以看到百貨大楼、办公大楼、人民大会堂、招待大楼等許多高楼大廈。在百貨大楼里，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日用品、文化用品、毛織品和電訊器材等等。百貨大楼旁边就是一所理髮厅，室內阳光充足，清洁美观，設備齐全，非常舒适。”

“办公大楼、人民大会堂是在百貨大楼的左侧，四面一堵二米高的磚瓦圍牆，大门里是象地毯一样的草坪，中間二条水泥路分別通往办公大楼和人民大会堂。办公大楼是座三層的鋼骨水泥樓，公社党委、社管会、邮电所……等都設在这里。大会堂里有很大的舞台，一千多个座位，联欢会、报告会、庆祝会、演戏、放映电影都可在这座会堂内举行。圍牆的側門通往招待大楼，这所招待大楼能容納四、五十人住宿，招待大楼的四周风景优美、长达二市里的长沙塘壩上是一排排桃树和柳树，一到春天，桃树开花，柳树发芽，象彩綢一样浮在海面。”

“汽車拐过一个弯就到了宏瑞譽，在进入这个文化娱乐区后，最醒目的是四幢楼房，每幢楼房的二端有十多級水泥石阶直通楼上，这四幢楼房，一幢是紅专大学的各系教室、化驗室……，另二幢是普通中学和小学的住处，青少年分别受着高等、中等和初等的文化、技术教育，培养着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

新人。最后一幢是文化宮，里面有乒乓球室、閱覽室、舞厅，还有藏書一万册的圖書館。大樓的前面是一处寬暢的运动場，場上有藍球場、排球場、秋千、单、双杠等体育設備，要是在工隙時間或是节日、假日里，青少年成群結队的来到这里，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各种体育活动。学校背后山脚下設一座医院，医院由三幢皎洁的平屋組成品字形，后山建成一个小花园，种有四季花卉芍药、牡丹、薔薇、玫瑰、菊花、水仙等等，供病人觀尝休憩，院內有五十多張床位，分設内科、外科、中医科、妇产科……，有透視、手术、化驗等設備。医院的門前大道还貫連着一座风景优美的海滨公园，背后是树木茂盛的青山，前沿是游泳池，公园里树木参天、綠蔭蔽日，有一池新奇的睡蓮盛开着紅白色的花，还有讓人們休息的路亭和草坪，公园里将养上各色的鸽子，更給花圃园林增加美色。公园一到春天就会显得更加活跃，靠北首那所幼兒園的孩子們穿着各色各样的花衣、圍裙，蹦跳在公园里，或騎上小型的三輪車兜旋在水泥道上，也可以尽情地在草坪摔交，还可以伏在山壑的独孔桥上觀尝潺潺而下的小溪，到那时孩子們比現在更愉快、活潑了。”

“公共汽車穿过公园的中段，便到了后寨的住宅区。住宅区的周围种植着树木花草，每排住屋的門前还有一塊长方形的园地，各色花卉四季盛开。住宅区的房屋都适宜每个家庭男女老幼的团聚，有寢室、小廚房……，室內的裝飾也非常齐全美观。在住宅区里有五个大食堂，食堂有菜园、豆腐坊和粉坊，每天供应美味可口的丰富的食品，还备有对老人、病人、小孩、孕产妇和乳奶母亲的食品。”

“公共汽車离开住宅区穿过一个海拔一百米的小岭，汽車爬上岭頂，向前眺望就是一片无垠的海洋，它好象一塊巨大的藍色水晶，时时泛着碧波，螞蟻島就好象是嵌在这水晶上的宝石，映着阳光，放着异彩，炫耀夺目。汽車下坡就会看見六、七幢耀眼的玻璃

瓦房，这是大畧水产养殖场，一幢幢的玻璃瓦房里和被海堤围进的塘内试养各种海水鱼类和贝藻类。这所养殖场还开发几处专为养殖淡水鱼类的池塘，养上草、青、白、鲢、鲤等鱼类，使社员们不仅可以吃到海水鱼，又能经常嚐到美口的淡水鱼。汽车再翻过一个几十米的山岭，就会看到无数排列整齐的木板房，这就是畜牧场，这所畜牧场分设在岩沙嶺、仙人洞嶺和兰地嶺，岩沙嶺和仙人洞嶺养家畜万余头。畜牧场还要饲养几十头奶牛，每天产奶量二千多斤，使社员每天能吃到一磅鲜牛奶。兰地嶺专为养殖家禽，有鸡、鸭、鹅，还有舟山特产的火鸡，这些家禽除供食用外，每天能产蛋七、八千只。养殖场还将专门设有配种站，贮藏仓库、消毒室、兽医站等。公共汽车顺着环岛马路再向南行进就到了川山嶺的工业区，整齐的厂房沿山排列着；象树林似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在工业区里最大的要算是鱼货加工厂、渔具制造厂和机械修造厂，鱼货加工厂是一座机械化的联合加工厂，每天可处理鱼货七、八十吨，不仅有较完善的冷藏、烘干设备，还能制造符合出口标准的鱼类罐头和鱼粉；渔具制造厂的范围也很大，有结网、繩索等车间，它能满足本岛的渔具供应。除了这些工厂外，还有水泥、砖瓦、缝衣、鞋革等厂，它完全可以满足生产建设和生活的需要。”

“螞蟻島就是这么美丽啊！那时它与城市根本没有两样了。岛上的人民都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才能；人人都能亦工亦漁亦农，享受着人身必须的社会主义劳动，享受着高度的物质、文化生活。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大大提高，会以更高的劳动热情建设更幸福的共产主义家园。”

听完林副書記这段动人心弦的叙述，船上的人们都为这美好的远景吸引住了，大家热烈地谈论着未来，一个来参观的同志无限感慨地说：“这个美好的前景，不久就会到来，螞蟻島人民的偉大理

想一定能够实现。”

林副書記謙遜地說：“我們現在的苦干、实干、巧干，也正是为了这美好的未来。”

这时，海云老大呆瞪着林副書記，老半天没有說話，大家的视线很自然的扑向老大那慈祥的臉上。“海云老大，你大概有点不相信吧！”林副書記打趣似地問他。

“不”他一面搖手一面說：“林副書記到那时該多好呀！”

“到那时候呀！不需要你扱魚啦，也不需要你撐航船啦，你可以安心养老了。”一位社員插嘴道。

“这，咋可以呢？那时我還不到七十岁哩，人家积极建設共产主义，我两只手难道能空着嗎……？”

“海云老大”，林副書記搶着他的話微笑說：“你再过几年就可以进敬老院了，自然到这样美好的时候你就成了螞蟻島的老前輩了。到那时候呀你坐在公园里谁会有一群孩子拖着你講螞蟻島的故事哩。”參觀者听着林副書記这样一說，又望着海云老大笑个不休。林副書記接上說：“不过，离这样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时间还有十余年，我們必須在現在加油干，越加油，这样好的日子来的就越快。”

“对。”船上的人几乎同一个时间应着話。

蔚蓝色的天空綴着魚鱗般的白云，海风吹得帆蓬飽鼓鼓的，航船破浪前进着，美丽的螞蟻島快要到了。

## 党中央关怀着我們

——陳阿毛——

一九五八年的一个初冬的日子，海島上的氣候還象初春那么的和暖，明亮的太陽懸掛在淺藍色的天空上，照得大海閃出金光。人們一早起來，照常愉快地投入了一天的緊張勞動，誰也不會料到這是個不平常的一天。

上午十點鐘光景，接到县委急電，要我和陸社長兩人立即去沈家門，并在下午三點前要趕到地委去。看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我們認為大概有什么緊急會議，連忙坐機帆船去了。匆忙地趕到定海，已經是下午三點鐘。地委辦公室主任通知我們立即到海軍大禮堂去參加開會，我想這一定是十分要緊的會議，一口气的跑到海軍禮堂，禮堂內已經坐滿了陸海軍軍官和機關干部，過了一會，聽到門口的汽車喇叭聲，禮堂內的水銀燈一齊亮了，大家都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台上，突然，會場上響起了暴風雨般的鼓掌聲，會場中的過道上出現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人，他不斷地向大家揮手致意，我一看這人，“啊！劉少奇主席！”我心裡真高興得差点大声喊出來。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定神細看，他紅潤的臉龐露出慈祥的笑容，身着銀灰色的大衣，果真是劉主席，一種難以抑制的喜悅涌上我的心裡，我感到無限的幸福。劉主席面色紅潤，精神飽滿，一看就知道我們敬愛的領袖身體非常健康，使我感到更加高興。

暴風雨般的掌聲經久不息，劉主席向大家揮了揮手，在我們中

間坐下来。我們和劉主席一同參加了舟山党政軍民共同組織的文藝晚會，看了“戰士演出隊”的演出。

散會後，我的心長久不能平靜。地委王代書記告訴我們，少奇同志一到舟山，就問起螞蟻島。劉主席對我們的關心使我的內心更加激動了。王代書記還說：“少奇同志要了解螞蟻島的情況，要我們好好地準備向他匯報。”這使我們心里發急了，拿什麼向劉主席匯報呢？劉主席會問我們些什麼呢？應該怎樣回答呢？我們為了向劉主席匯報得更加全面，又把帶來的材料仔細看了又看。

這一夜，我睡在牀上，怎麼也睡不着，腦子里想着；我們這兩個漁工出身的干部，今天居然能够在海島上見到劉主席，不禁又回想起過去的日子，解放前痛苦生活的情景，象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出現在眼前。更使我們感到解放後生活的幸福。

一點鐘，二點鐘……掛在壁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均勻地走着，但我們感得彷彿這夜特別長，一聽到敲五點鐘，我們連忙起床盥漱完畢，就趕到海軍大禮堂門口的草坪上。六點鐘，部隊首長和地委首長都到了。又過了一會，少奇同志來了。剎時又響起一陣熱烈的掌声，我們要和少奇同志在一起照相啦！這時，部隊首長象發現什麼似的，把我和陸社長兩人拉到前排，安排在劉主席的旁邊。劉主席看了我們，向我們伸出了手，我趕緊跑上去，緊緊的握住了劉主席的手，一股暖流通遍了全身，一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眼眶潤濕了，這時才想起忘掉向劉主席問候，我連忙說了一聲：“劉主席，你好。”

九點鐘，王代書記通知我們坐小汽車跟少奇同志一起去沈家門。十二點鐘又乘砲艇去普陀山。四時左右，我們又和少奇同志一起乘坐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曾坐過的“南昌”號軍艦，離開了普陀山，這時，王代書記快叫我們二人去向少奇同志匯報螞蟻島的

情況，突然我的心又砰砰跳動起來，王代書記看出了我們的心事，說：“不必緊張，就象過去向地委、縣委匯報工作一樣，很自然的談好啦！”

我們緊緊的跟着王代書記走進了一間明亮整浩的會議室里，一眼就看到劉主席安祥地坐着和省委林書記、陸海軍首長談着話。看見我們進去，劉主席就站起來，亲切而微笑地向我們伸出了手，我又一次幸福地緊緊握住了劉主席溫暖的手，王代書記把我們向少奇同志作了介紹，他招呼我們坐在左側靠近他的一只沙發椅上，開始聽了我們的匯報，我由於過分激動，心還是砰砰跳動着。少奇同志先問我們：“螞蟻島有多大？多少人口？從事哪些作業？”我們都一一作了回答，少奇同志又問：“島上可以弄些水稻田嗎？”他關心我們農業上只搞甘薯、棉花太單調，我回答：“可以種，過去也種過水稻。”少奇同志在談話時那種親切而和藹的態度，使我們剛才緊張的精神，很快平靜下來，接着，我向少奇同志匯報了公社成立後的概況和一九五八年的預計收入和分配。

少奇同志非常注意的聽着我們的匯報，有時，還在本子上記着。軍艦上的會議室象陸地一樣，一點震動也沒有，只聽到窗外嘶嘶的流水聲。我談到了今年全社總收入除去公共積累外，每戶還可分配到八百二十六元，平均每人收入有一百七十元，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少奇同志滿意的笑了。

我匯報到今年漁業生產可以全部實現機械化，就是機器買不到，那時，少奇同志說：“所以要大搞鋼鐵呀！以後，機器就可以要多少買多少。”這時，有個同志進來告訴少奇同志，軍艦已經駛近了螞蟻島附近，少奇同志馬上走出來用望遠鏡觀看了我們可愛的家鄉和漁場，少奇同志看到有一只開洋船在漁地上撩魚伙，他問我：“這是你們的漁船嗎？”我說：“這只船就是近洋作業的漁船。”少奇同志

“又看了‘小螞蟻’‘点灯山’。

然后返回會議室，繼續听我們的汇报，我談到幼兒园里的孩子已經穿上了公社发的衣服，还发孩子們糖果，小孩子們不肯回家了。少奇同志和在坐的首長都笑了起来。这时，少奇同志問旁边的海軍首長：“你們去过螞蟻島嗎？”海軍首長說：“部队去參觀过了，对我们教育很大。”少奇同志点点头。

我們足足汇报了近二个鐘头，少奇同志始終留神傾听着，一会問，一会記。刘主席日以繼夜辛勤工作的精神和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深深感动了我們。

我們汇报結束，軍艦快到穿山了，少奇同志請了攝影記者，单独和我們俩人一起拍了一張照，一边拍照，一边我心里想，一个普通干部，今天能和刘主席一起照相，这是多么光荣啊！同时，我也感到慚愧，按照我的想法，只有英雄模范才能享受这样的荣誉；可是我没有为人民作出較大的功績，今天却享受这样崇高的荣誉。在照相的时候，我就下决心，今后一定更好工作，决不辜負这崇高的荣誉。

五时左右，軍艦靠在穿山碼头，全体同志目送少奇同志上岸，少奇同志登上了汽車，还向我們揮手告別，我們立在公路两旁拼命鼓掌，直到少奇同志乘坐的汽車消失在公路上，我們才趁快艇回到了定海。在回来的途中，我的耳边还仿佛响着少奇同志的爽朗的笑声，激励人們不断前进的說話聲音。

當夜，我們趕回到螞蟻島，立即召开了党委擴大會議，傳達了會見少奇同志的經過和少奇同志給我們的寶貴指示，到会的每个同志臉上露着兴奋的微笑。为了回答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全体到会干部信心百倍，决心进一步作到政治挂帅，以整风为綱，轉变作风，坚决实现产魚量指标，爭取超额完成任务。

第二天又召开了全社社員大会，这一次大会，是从螞蟻島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大会，几乎全螞蟻島的人都来了。当社員們听到刘主席接見我們俩人时，掌声象雷鳴般的响了起来，全体社員一致認為接見了我們俩人，等于接見了自己一样。一致表示决心，以实际行动搞好生产，回答党中央对我們的关怀。会上的大字报、决心書、挑战書象雪片一样的飞来，青年号机帆船提出帶魚汛全船指标从一万担提高到一万五千担。妇女号全体輪机人員向党表示决心，苦学苦練，在一年之内，成为一个又紅又专的多面手。

会后，六百多个社員，提着灯，蜂拥似的連夜去修海塘。近洋社員半夜三点鐘就起床，到桁地里去打桩头。从原来的計劃一千二百个基础上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

全体社員决心創造更大的成績，力爭提前完成全年生产指标，生产出更多的魚虾，來回答党中央对我們的关怀。

解放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英明領導下，我們在工作中作出了一点成績，却一直受到了党中央对我们极大的关怀。

一九五四年十月党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时，我乡总支書記李大根同志赴北京參加，在会上專門向党中央汇报了螞蟻島互助合作情況，党中央負責同志給了我們宝贵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同志來浙江视察工作时，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全省十多个公社参加的座谈会，我社由我和社长陆阿强同志赴杭参加，会上，譚書記听取了我們的汇报，对于今后如何办好公社，搞好生产和分配給了我們重要指示。

一九五八年十月，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設先进单位代表會議在北京召开，我社光荣的被选上先进单位，由徐明标同志出席了大会，会上，得到了周总理亲筆簽名的奖狀。

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份子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社团委書記盛再濤同志被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份子出席了大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第一次妇女社会主义建設积极份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社妇联主任刘海珠同志出席了大会。

党中央首长和政府負責同志在百忙中还經常来我社视察，使我們能經常不斷地得到极其宝贵的指示。

在一个不到二平方公里、从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島，党中央对我们却这样的重視和关怀，这是我们全体社員永生难忘的大事，我們永远牢牢记住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戒驕戒躁，虚心学习，永远前进。

